

DALIAN YOUXIU WENXUHE YISHU ZUOPIN XUAN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长篇小说卷
短篇小说卷
诗歌卷
评论卷
舞蹈卷
摄影卷
戏曲卷
儿童卷
曲艺卷
杂技卷
美术卷
民间卷

1945-2005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总主编：怀忠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说卷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长篇小说

总主编 怀中民 主编 张玉珠

纪念大连解放 90 周年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长篇小说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总编委会

总 顾 问 孙春兰 夏德仁 李永金 林庆民
总 主 编 怀忠民
副总主编 魏小鹏 贺 旻
委 员 张玉珠 洪文成 周大新 王家胜
邓 刚 张国平 季福林 张 超
艺术顾问 邵默夏 余定华 沈西牧 董志正
李勤明 王永林 阎德荣 郑述诚
康文金 王世昌 张 毅 张家瑞

编选委员会

主 编 张玉珠

副主编 康文金（特邀） 王家胜 王晓峰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刁成国 马世顺 马志广 王大斌

王忠玲 车培晶 邓 刚 卢 奕

田 耒 刘美华 刘益令 齐春生

曲致正 沙仁昌 宋 民 宋延平

杜 明 李卓毅 李振远 李紫娟

何永娟 迟德顺 张本义 张廷起

张秉加 张 玲 张俊英 阿 拜

邵勋功 郑海英 林 丹 杨友臣

杨 赤 津子围 郝宏春 高志华

素 素 晁德仁 徐 铎 阎太恩

矫红本 满 涛 蔺剑梅 蔡永武

滕毓旭

编选办公室

主 任 王晓峰

成 员 何永娟 王长丽 吕克文 石轶鹏

张远凤 刘晓牧 郭 军

长篇小说卷

主 编 邓 刚 徐 铎

助 理 肖 正

总序

1945年8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们这座被日、俄帝国主义掠夺、奴役了半个世纪的城市，终于获得了解放，长期饱受凌辱的大连人民，终于呼吸了自由、民主的空气。一轮红日，在这片土地上跃然升起。

时光走过了60年，我们这座城市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过去满目疮痍的废墟，如今已经变成了美丽壮观、繁荣昌盛的北方明珠。伴随城市前进的脚步，我们的文艺事业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60年来，我市的各类文艺创作硕果累累，璀璨夺目，它们记录了时代的风采，闪射着世纪的光华。为了庆祝大连解放60周年，我们编选了这套《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其目的是：回顾历史，展示成果，面向未来。

早在大连刚刚解放不久，一批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如文学界的李一氓、方冰、柳青、白朗、罗烽，戏剧界的阿英、田风，美术界的朱鸣岗，音乐界的刘炽等，先后从革命根据地来到大连，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传播革命文艺的种子，催生革命文艺的发展、壮大。他们带来的延安革命传统和精神，像春风吹拂，像细雨殷殷，滋润着大连的文艺芳草园，迅速出现了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本地的一批有志的文学青年也在革命文学家、艺术家的带动和影响下，投身革命文艺事业，走上了文艺创作之路，形成了我市最早的一支新老结合的创作队伍。这期间，柳青等人在大连创作了长篇小说《种谷记》等，本市的业余作者也创作了一批反奸锄霸、歌颂新生活的文学、戏剧作品，如《穷汉岭》、《一二〇新纪录》等，这批作品敲击着时代的战鼓，紧密配合了当时的民主革命斗争，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人民的新生，城市的新生，文艺的新生，大连市的文艺事业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怀着胜利的喜悦和革命的激情，推动了全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各类专业文艺团体相继成立，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蓬勃开展，锻炼了一大批专业和业余文艺创作的骨干。他们以广阔的视角，关注新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门类的作品，也如雨后天春笋般相继而出，有的作品如话剧《红旗》、《人往高处走》等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57年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我市歌舞团编演的《花鼓舞》一举夺得金质奖章，不仅成为我市歌舞团传统的保留节目，也成为全国许多歌舞团

学演的节目之一。此后，尽管也受到了“左”和右的干扰，但我市的文艺创作总体上还是积极、健康的，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各个时期都有佳作问世，并卓有影响。著名作家高玉宝的长篇小说《高玉宝》就是在这期间出版的。1958年，大连京剧团编演的现代京剧《菊花石》，运用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在全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先驱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我市歌舞团创作演出的《摇篮曲》、《俺是快乐的饲养员》唱遍大江南北。这期间，我市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相结合，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剧（节）目，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复县（瓦房店市）创作演出的二人传《镶牙记》，单出头《三到刘家》、《放猪姑娘》在辽宁省新戏曲汇演中轰动省城。旅顺口区演出的《出车之前》、金县（金州区）演出的《跨海办学》以及大连京剧团演出的《松骨峰》、《迎风斗浪》，也都轰动一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市的文艺事业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文艺创作在低谷中徘徊。但是，严冬过去是春天。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春天到了，树上绽出了新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激发了我市文艺工作者的无比热情，文艺创作又出现了新的生机。宣传画《迎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且很快便被全国多家报刊、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也被上海、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大幅街头广告临摹。从此，我市的文艺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各个艺术门类，竞相争辉，新作迭出。在全国性的许多文艺评奖和大赛中，我市的作品均榜上有名。电视剧的创作，可谓是佼佼者。从《篱笆、女人和狗》农村三部曲叫响国内外以后，已有23部电视剧荣获全国“飞天奖”，其中获“飞天奖”一等奖的就有《太阳小队》、《相依年年》、《远山远水》、《轻松一点》4部，《相依年年》和《轻松一点》还先后获亚洲电视剧金、银奖；摄影艺术的创作，全国共6次评出60名“金像奖”获得者，我市就有5名同志获此殊荣，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独占鳌头；文学创作自1981年《路障》、《敬礼，妈妈》、《阵痛》等6篇连续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后，《迷人的海》、《爸爸，我一定回来》又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散文集《独语东北》获鲁迅文学奖，儿童文学创作成绩喜人，《神秘的猎人》、《轰然作响的记忆》等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戏剧创作方面，《海蓬花》、《勾魂唢呐》、《西门豹》、《三月桃花水》等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杂技有《水流星》、《顶碗》、《转动地圈》、《大连女孩——车技》等获全国杂技比赛“金狮奖”，《软钢丝》、《水流星》等在国际比赛中获大奖；舞蹈获全国“荷花奖”银奖；书法获全国“兰亭奖”创作奖；民间文艺《荷花龙舞》获全国首届“山花奖”；曲艺《说说心里话》获全国相声大赛“牡丹奖”一等奖；还有一些作品获“文华奖”及“群星奖”。其他艺术门类也都有在

国家和省级以上评奖中获奖的作品。为了推动我市的文艺创作，1987年，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十条规定》，并决定设立全市文艺创作最高奖——“金苹果奖”，有力地推动了我市文艺创作的发展，至目前，已进行8届“金苹果奖”评选活动，共有15人荣获“金苹果奖”，383部（篇）作品获优秀创作奖。在全国和省级“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我市共有12部（篇）作品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36部（篇）作品荣获省级“五个一工程”奖。总之，新时期以来，我市的文艺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预示着一个更加辉煌的鼎盛时期就要来临。

回顾60年来我市文艺创作发展的历程，我们感到欣慰和自豪，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是在我们未来的工作中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一是弘扬主旋律，注重多样化。大连市的文艺创作，从起步伊始，就是在老一辈革命文学家、艺术家的启蒙、影响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那种来自延安的革命传统和精神，在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中间传承和发扬，他们自觉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理论作为导航的灯塔。高唱时代主旋律，与时俱进，形成了大连市文艺创作的鲜明特点。当我们汇编这套丛书的时候，时时感到一股股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我们的文艺作品既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又推动和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创作者们在自我完善的同时，笔下流淌着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真诚与信念。在深化作品思想内涵的同时，也注重了群众多样化的要求。大连市的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的教导，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养育我们的土地。

二是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越是成功的作品，其生活底蕴就越丰厚扎实。笔力来自生活的“底气”。这是创作实践验证的真理。多年来，大连市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积极深入生活，有的长期挂职生活在第一线，有的不定期到生活基地或用其他方式，保持与生活前沿的密切联系，他们在生活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分享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感受人民群众的爱恨情仇。他们用心去感悟生活，用笔传达人民群众的呼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激励着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用优异的作品回报人民。

三是十分活跃的群众文艺创作。这是我市文艺创作显著的特点之一。大连素有“音乐之乡”、“舞蹈之乡”的美誉，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异常活跃。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群众性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普遍开展。事实证明，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辽南渔乡的风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

及。”群众性文艺创作是我们文艺创作的生力军，也是我们文艺创作产生精品的广泛基础，而多种文艺精品的产生，又进一步推动和提高了群众性的文艺创作。

四是在改革中发展，在开放中前进。这是我市文艺创作发展总的趋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文艺创作的生产力，使我们摆脱了思想上的许多陈腐观念和局限。大连的优越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我们加快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时期以来，我市举办的许多大型涉外文化活动，如国际服装节、赏槐会、烟花爆竹节等，不仅面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风韵，也让我们更多地接触了外来的文化艺术。这些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活动，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活跃了我们的思维。吸收、融会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创造性地建造我们新的民族文化大厦，是我们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

以上是仅就文艺创作而不是总体文艺工作而言的。由于我们这次编选的着眼点主要是各艺术门类的一度创作，因而对于表演、导演、舞美设计等二度创作就无法在这里体现，这也是一种遗憾，但是二度创作在我们整个文艺创作中也是功不可没的。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大连市文艺创作的明天会更好。

我们编选的这套系列丛书，是按各艺术门类分编的，计17卷。其中文学、戏剧、曲艺、歌曲、电视电影、民间文艺等12卷以文字形式成卷出版；美术、书法、摄影、舞蹈、杂技等5卷以光盘形式合集出版。

为这套丛书的编选和出版，文联的同志们历时两年，精心策划，认真组织，从大量散存的作品资料中收集整理和选编出几百万字的宝贵文献，为大连留下一套十分有价值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文学艺术优秀作品丛书。所有参与其事的同志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许多文艺界的离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也多次热情地予以关怀和帮助，文化艺术出版社和大连理工大学印刷厂也多方为我们提供方便，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总编委会

2005年3月

目 录

总序.....	3
种谷记（节选）.....	8
高玉宝（节选）.....	24
眩惑（节选）.....	35
曲里拐弯（节选）.....	42
枪响刘公岛（节选）.....	51
外交官（节选）.....	62
黑白人生（节选）.....	72
下级军官（节选）.....	88
兵谏前夜（节选）.....	100
残酷的夏夜（节选）.....	114
古国的振荡（节选）.....	128
东方风云（节选）.....	139
银河浪漫曲（节选）.....	149
飞雪迎春（节选）.....	162
我短暂的贵族生活（节选）.....	176
爱个明白（节选）.....	187
步云山夜话（节选）.....	196
歇马山庄（节选）.....	211
镣铐与梦醒 节选.....	221
志愿门（节选）.....	241
最后一个战犯（节选）.....	255
后记.....	268

种谷记（节选）

柳青

内容简介 作者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为背景，以清涧王家沟的集体种谷工作为线索，对阴历三月中旬到三月底——不到 20 天时间中的事，用近 20 万字的篇幅，写出了农民们围绕集体种谷而展开的活动和斗争。作者借这个故事给我们介绍了初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农村阶级力量的变化，给我们介绍了农村中各农民阶层的人物及其复杂的斗争。此为该书的第十七、十八章。

十七

这一天去桃花镇赶会的人，除了带着买来的牲口和物品，卖得的票子，以及怀里塞些饼子外，都带了一件相当动听的消息回来了。人们在市集上和归途中尽拉谈着这消息，回到王家沟，又向没有去的人报告。赵德铭的读报组很久以来便是只谈论着边区的生产消息，现在又有新的材料了。

伊克昭盟发生了大事变，蒙古人不堪反动派的蹂躏，杀死了他们派去的“蒙旗指挥官”，收缴了他们的武装，鄂尔多斯部草原变成了战场。除过现驻长城内外傅作义、马占山、陈长捷和何文鼎所部之外，宁夏的马鸿逵也奉命由西线包剿，而在北线包头五原一带的日本人，则隔着河套参观。在无定河流域的山头上，受苦人近日每天都看见飞机南北飞行着，金属的嗡嗡声震荡着天宇。众人以为它们又在给那些从察绥、雁北甚至晋西溃逃下来，挤在河套里边的残兵败将输送单衣，因为他们与大后方的交通线最近便的只有边区蔚蓝的苍空了，在桃花镇会上听到这个消息，众人才恍然大悟，并且据传说，连胡宗南本人也急急忙忙从省里飞到榆林去了。

这是确凿的事实，新到的延安的报上也报出来了。晌午过后，后晌戏开台以前，程区长还登台讲了话，说明这边区邻境事变的意义。他说国民党那些军阀老爷太不对了，不在原来的边区坚持抗日游击战，却挤在荒漠的塞上担任由北线包围边区的职务，他们加在绥蒙人民身上的政治压迫和经济负担，使具有蒙古利亚英雄气概的同胞无法忍受，才挺起反抗；而他们却不仅拒绝共产党的调停，相反还像一贯把自己造成的一切纷扰、骚动甚至恨不得连自己不小心伤风咳嗽，统统算在共产党账上，诬赖“异党”从中煽动。受苦人听了，气愤地评论着，用耕地时骂驴的话语臭骂反动派，都说他们太没人味了。

但总是有极少极少一部分人只是听着，含蓄地笑着，保持着诡谲的缄默；而在没有外人的僻静地点，却贼头贼脑拉谈不完。这帮人不知是神通广大，耳朵特别长，抑或只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希望，他们似乎总能得到一些除过公开嚷叫以外的机密“消息”。通常这种“消息”的来源总是秘而不宣的，有时开始总是一个人的希望或估计，经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才逐渐变成“消息”，以至更详尽，更“确实”。传达的人极为谨慎，只告诉那些嘴牢的，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可能相信的，和听过之后有作用的人，因此，你在表面上几乎完全看不见有什么事情。

王克俭在会上一听程区长讲话，便觉得不对，一种战乱的预感开始在他脑里活动。进攻边区的谣传已经不止一次，“收复二区”（陕西第二行政区，指绥德分区）的口号在榆林和正川曾经不断地公开喊叫过，但总是紧张几天便没事了。这一回他看阵势有点不对，那边说“鞑子造反”是这边煽动的，宁夏马回回也出动了……他这想法和存恩老汉早晨的话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

王克俭立刻想起减租斗争以前，他常跑四福堂时王相仙说的话——自古以来没有见过政府能由老百姓自己选，想要谁便选谁，不想要就叫他下台，这算什么官呢？至于参议员，那更是高贵，旧前全县只有两个，一个是杜聿明的老子杜举人，另一个是县城西街春寿堂老东家高和庭；杜举人到过京里，而高老爷只到省城。现在，乡上也有参议会，王家沟竟有五个参议员之多。都是些什么人呢？一年到头赤脚，走在跟前一身汗臭，开腔就是毳、屌一类的粗鲁话，真是把高贵的“参议员”三个字都糟蹋了。王相仙曾告诉过他，新政府连印都是假的，县政府的印是梨木所刻，笔画老粗，他并且拿出旧的地契给他比较。那是什么印？省上发下来的铜印！这印在民国二十八年日本人大进攻，黄河渡口万分危急之际，旧政府和何专员（兼保安司令）乘八路军在黄河沿岸抵抗的空子，撤离时一起带到榆林去了。这一点王克俭完全相信，他并且听说那印在榆林还继续生效。从榆林来的人告诉他，那小小的沙城里有几十个县政府的招牌，从雁北、晋西跟陈长捷逃去的不挂牌子；跟何绍南逃去的却挂着十来个县政府的招牌，因为房子适宜的关系，绥德和吴堡镇隔壁，清涧和安定对门。他们在那里既不征粮收税，也没有去打官司的，但也照常办公，一天只是计划着“收复二区”，并陆续派进来些秘密的“联络人员”。

王克俭听着程区长的话，左顾右盼，看见周围所有的面孔都那么相信，镇静，坚决……他不禁羡慕起那些人的“简单”和无忧无虑来了。而他自己不行，不管听了什么话，都有自己的一番打算：随机应变，因此他向来不吃亏。听完了讲话，他想从人群里挤出去，不知说了多少声借光，他才满头大汗挤了出来，摸了一把腰里，钱包还在，绕

过一些粽子和凉粉摊，便到戏台后面去撒尿。正在朝墙根撒尿间，后边轻手轻脚来了一个人，站在他身旁也掏出要撒。他转头一看：老雄！他想离开他，但已经撒脱了。

“听见了没？行政？”老雄一边解裤腰，一边欣喜地问。

“听见了。”王克俭会意地说，脸通红低着头，眼盯着尿流，一股异样的感觉使得他怪不舒服，仿佛他做了什么可笑的事情。

“我给你说，你可是不要给旁人说啊！”老雄抽脱裤腰，只是不尿，左右看了一眼，没有人，便连忙对他说：“这回有理由了！平了鞅子，返转就收拾八路军！调集了那么多中央军，打日本不行，八路军可没法招架，过几天就见高低！……”

“真的？”王克俭抬起头来，看见老雄得意的面孔，将信将疑地问。

老雄看见他竟还怀疑，很不高兴，一点尿也没撒，把裤腰填到裤带里便走了。

“骗你！骗你！”他不高兴地把一双手伸到背后摇着，边说边转身走。

王克俭看见自己的疑问造成了不愉快，很是尴尬。他还想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于是很久以来第一次破例，恭敬地叫了两声：“四爷！四爷！”老雄返转身站住，半寸长的眉毛下边，两颗眼珠子定睛瞅着他，等待他开言。

“你这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哩？”王克俭凑上前问。

“你不要问！”老雄不耐烦地说：“信就信，不信就拉倒！你身上边区票还有多少哩？”

王克俭以为他要借钱，顺势在腰里摸了一把，说：“不多几张了。”

“花了它！”老雄坚决地手一挥说：“过几天成废纸了。”说着匆匆忙忙便走，仿佛他今天倒一下变成了忙人。

王克俭从戏台后边出来，惶惶惑惑地在一个干炉担子前面站了一阵，终于蹲下来掏出钱包，尽他所有的边区票数了几十个干炉，满满塞了一褡裢，背在肩膀上走了，心里还很是庆幸，因为据他估计，老雄这消息知道的人一多，到后晌边币就要落价。那个傻瓜卖干炉的还用笑脸感激他的惠顾，实际怕是吃了他的大亏。

他背着一褡裢干炉，满会场寻找着他的两个外孙。在傍晚午时，他才一个一个找到他们本村的人，托付给人家，带他们回家。现在他一定要找到他们，因为照这样看来，他是没有必要参加变工了，而且必须在大动乱以前安种进去。他估计和去年夏天边境紧张时大约差不多，大规模的各方面的战斗动员又要来了，谁还顾得管人家变不变工呢？

他一边走，一边想，越想主意越坚决。他走遍市场——饮食摊，杂货摊，粮食市，炭市，牲畜市，又到庙里。他站在高处眯缝起眼睛瞅着戏场里蠕动的人群，惟恐他们已经跟着人家回去了。但他最后终于把他们全找到了，他给人家说怕他们走不动，过两天

他赶驴送他们回家。人家当然没有什么话说，只是两个外孙不愿返转再去了，他们在外婆家里住得已经腻味起来。他拍着褡裢里的干炉说转了他们，在半后晌，路上还很少行人，而村里更是和平日一样孤寂的时候，他已经带着毛虎和狗娃回到家里。寥寥几个人看见他们，却没有被人注意。

但回到家里，却引起老婆和女客们的诧异，一听说是准备明天种谷，更加莫名其妙。她们惊奇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突然改变了计划；他不要她们过问，理由是她们不懂得什么。她们又问两个娃娃，毛虎和狗娃也说不出究竟，只听见大人们拉谈“鞑子造反”，也知道区长讲话的事，却不了解其中的有联系的全部含义，更不明了这与种谷有什么关系，只管他们又掏出干炉啃起来。

有些人得到一点机密的“消息”，即使不广为传播，也由不得告诉自己的知己。王克俭不然，他是个很小心谨慎的人。民国三十年第一次乡选，他初当行政的时候，虽是地主提的他当候选人，他也不敢再上正川赶集去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既当了干部，似乎已经成了共产党，他害怕万一给那边的国民党扭住，他便吃不消。随后，村里渐渐出现了一些老雄所谓的“暗部”，说话办事都与众不同，他才松了口气，好像已经退出了组织，开始走起正川。凭良心说，他并不讨厌共产党，只是害怕国民党。当甲长的时候，他屁股上挨过不少马棒，人家骂他：“驴禽的！”他鞠躬；而他还是个国民党员！当每一个甲长必须入党的时候，保甲训练员给他填了表，他在上面按过手印的，旧政府一跑，保甲一倒，他这“党员”也没有人再问了，党证也被他老婆糊了老鼠咬过的纸囤。第二次乡选后，边区严格实行三三制，干部统计表上要填他是国民党员，他坚决不干，跑回家去抱了那个盛些黑面的纸囤给工作人员看，结果还是填了“无党无派”。现在，老雄这“消息”带给他的不是欣喜而是恐惧，他有什么必要告诉旁人呢？

他回来立刻换上家常衣裳，因为第二天便要开始种谷，一开始，便要紧张几天，所以他准备担几担干土垫垫驴圈，好像他和楞子要出门几天不回来一样。他到院子里，看见鸡刨着柴堆，企图在豆秸里觅食遗漏的粟粒，小鸡竟在驴槽里搜寻吃剩的几颗驴料，把鸡屎也拉到驴槽里去了。王克俭看见好骂呀，跳大神一样把它们驱逐了，有的见阵势不对仓皇溜出了大门，驴槽里的来不及逃，飞上了墙头，被酸枣刺扎得疼痛地叫唤着。老婆在窑里听见，连忙跑了出来；她关心鸡和老汉关心驴一样心切，因为这是她经营的惟一的牲畜，为了一只丢蛋的小鸡，她甚至耽误了正经事，尽一天跟在它后边，照它到哪里去下蛋。

她出来莫名其妙地问老汉：“你怎么了？啊？鸡惹着你？……”

老汉没有理他，只是担了一对筐子，拿了铁锹和镢头走了。他一连从院子旁边的土崖上掏了两担干土，倒进驴圈里去。当他正在驴圈里往碎拍着土圪塔，用铁锹往平摊着土时，存恩老汉从大门进来了。王克俭担土的时候他看见的，他来照例只是想打听一下桃花镇这回会上哪一样牲口较快，粮价的涨跌，以及棉花的行情……

“你来得正好。”王克俭说，停止了摊土。

“有什么事哩？”善人走到驴槽外面问，一只手搔着辫根下面的痒。

于是王克俭隔着驴槽把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王克俭这“消息”比老雄的更加完备，听起来更加顺耳。他从伊蒙事变的起因，经过，目前的势态，发展的趋势归结到进攻边区的部署，最后说得连自己都简直难过到极点了。他惋惜着这几年的升平盛世将要结束，匪盗会复炽，保甲会恢复，抽丁会重来，训练员会委派，征粮征借会一月一回，军队会跑到驴圈来抓差……总而言之，从王家沟起沿无定河二十里以上乡村的情景，全会原样在这里出现，而在他的语调和情绪上，看出他对边区新社会的依恋。

“大叔，你说这算什么世事哩？”他两手托着铁锹把，又把全部上身的重量都压在手上，颓丧地歪倒头说：“日本人和中国人也打，汉人和鞑子也打，鞑子和回回也打，你说这算什么世事哩？……”

他盯着存恩老汉，仿佛等待着回答。存恩老汉在初听的时候，兴趣还十分浓厚，并且因为他早晨关于世道变乱的话毕竟成了预言，对王加扶对他的那种态度很是抱屈，但到后来，他越听脸上的气色越是不对，以至于好像支持不住一样，两肘支着驴槽沿，也歪倒头沉思默想起来，王家沟他是第一个容易忧时叹世的人。

王克俭说着，存恩老汉又略加思索了一下，站直身来主张把这“消息”告诉农会，要他办工作注意些；虽然他早晨对他态度不好，但他总是不记恨人的，何况是王加扶。

“他是咱王家沟头一个好人啊！”善人激动地说。

“你给他白说，”王克俭反对，觉得老汉这主意简直是可笑，“人家党里头的人除不信，还要说你造谣言，你和自己去告自己的状一样。他早是另一个心眼的人了……”

“唉！”存恩老汉叹息了一声，问：“那你说怎么办哩？这世道……”

“种谷，”王克俭坚决地说：“抢种进去，出了苗只要锄上一遍，到秋后揪回来就能吃，总比一乱种不进去好得多。”

“对，”老汉说：“你这主意对。”

两人一得到协议，存恩老汉便连拉闲话的工夫也没有了。他们又说了几句话，约好往后有什么新的“消息”互相照顾，他便走掉了，因为看形势，情况是相当紧急了，他看见这天晌沿无定河又上去一架飞机。

存恩老汉走后，王克俭垫罢圈，从大门外边调回了驴，喂着草，他老婆从破窗孔看见善人一走，便出来死跟着老汉，问他们拉什么话。王克俭不告诉她，先说她没有问的必要，随后又推说拉闲话……

“哄谁？”老婆瞟了他一眼，“隔着窗子我全听见了，又是榆林，又是飞机，不是说国民军又要来了？”

“谁说？”王克俭坚决否认：“你说话要当心自己的脑袋！谁给你说国民军要来了？婆姨女子，尽多事！”

老婆见他又要冒火，再不缠他了。她走着，一种恐怖感觉整个控制了她，手里的倒线木拐子颤抖着。

傍晚时分，王家沟的大路上又是络绎不绝的行人。桥边的人市上，从地里回来的人和赶会回来的人聚集了一大堆，好像一群吵闹的麻雀一样，嚷着草地里发生的事变。楞子从山里下来，掂着锄头站住听了一阵，很是感到兴趣。有人说蒙古人是一种“九反”的民族。每个鞑子都是兵，只要王爷的命令一来，把牛羊交给鞑婆，骑着马便上阵，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回很够老蒋平一气。一个走过草地的人以他亲眼看到蒙古人对待邪恶者的残忍手段来证实说：把乌审旗王府驻扎的国民党人员杀得一干二净是完全可相信的。另外一部分人反对以蒙古人的民族性来解释这次事变，他们的看法是一句众所周知的俗语：“人逼造反，狗逼跳墙”，倒不怪蒙古人性暴。赶驴贩炭的大汉王加明最赞成这种说法，他说正川一带乡下有这么几句话：打下粮食是军阀的，养下小子是老蒋的，娶得好媳妇是保长的……老百姓活得有什么劲呢？大汉说和他一块走路的无定河上游的人拉谈起来，全羡慕下游是天堂，有些人盼八路军上去情急，甚至偷偷地给关帝庙许愿。楞子听得走不开，直至人散才回家来，回来便把他所听到的东西，毫无保留地全传出来了，最后要求他爸估计一下：八路军能打上去吗？

王克俭心里想：什么打上去，噫，恐怕要打下来了。但他嘴里没讲，只说楞子：“好好吃饭，吃了饭看看锄楔得稳不稳，刀子不快磨一磨，明儿要种谷……”

“怎么？定了期了？”楞子奇怪地问。

王克俭告诉他决心不变工了，楞子这才明白为什么毛虎和狗娃又返转来。他没有问题，原来便不愿和他们那组搅在一块，现在不变更好，楞子是个再直杆没有的人，他肚里的心肠恐怕连一个弯都不拐，吃罢饭就收拾锄头，收拾完就同媳妇睡去了。

老汉点了灯笼，提着毛褡裢到空窑里去装谷籽。这所谓“空”窑只是不住人而已，其实比住人窑还要丰满，从门口的窗台起直到窑掌摆满了东西：醋酱坛子，酸菜缸，面箱，谷囤，办红白喜事用的各项家什，桌凳，以及碾磨上的用具——筐箩，簸箕等等，

全按他老婆的次序摆设着。比起四福堂，他简直是个穷鬼，人家一类东西占一个窑，至于粮食则有三个大石窑；但比下有余，王加扶他们家里有什么呢？你一进他们的小土窑，一切破破烂烂的浮产全对你公开了。王克俭在他的“空”窑提高了灯笼一看，禁不住叹了口气，一时又百感交加。光看他这浮产，新社会这几年他的日子算过圆了，要什么伸手拿什么，一年除过出一次公粮，其余全填到这窑里来了，工作人员来吃一顿家常便饭，还要丢下粮票，你用粮便到政府去拿，嫌麻烦便等到秋天在公粮里扣除。而现在，这新社会不能长久了……

他站在摆谷籽的地方，考虑他在这地里种什么谷，那地里又种什么谷——大红谷，小红谷，白流沙，红流沙，大掏谷，小掏谷，干捞饭，红胶泥……红谷适宜于向阳地，流沙适宜于背阴地，掏谷则多种在平塌地里，因为每一墩都支出很多的穗子。狼尾巴谷的确是好，他去年冬天牵着他的驴到绥德参加生产展览会时还看见过穗子，名不虚传，驴毬一样又粗又长，刺芒和麦芒一般，松鼠和麻雀看见只能羡慕却动不得。但他还没有弄到种籽，王加扶有，说好明年分配给全村种，到明年又不知成什么世界了。

当他正一手提着灯笼，一手从好多个小囤里抓起谷籽识别它们的种类时，他老婆鬼鬼祟祟进来了。因为窑里堆满了东西，脚地很是窄狭，她差不多是肚皮擦着他的屁股挤进去的。

“黑天半夜，你做什么？”王克俭调转头问，厌恶地瞅了她一眼。

“你不要管我。”老婆神秘地说，尽管自己侧身走到窑掌角落里去了。

王克俭没有理她。他开始装白流沙谷籽，用一个小合子升舀着，数着数。装满了一头，又给毛褡裢的另一头装着红流沙。两头全装好之后，他提起灯笼一看，他老婆不见了。他以为她大约偷偷摸摸取了个什么走了，出去便要锁门。当他喀啷一声关上门时，里边却连忙惊叫起来，跑到门口：“你怎么把我锁在里边了哩？啊？”

“你捣什么鬼啊？！”老汉在外边大声鄙弃地责难着，重新掀开了门。

老婆一把把他扯了进去，那么有劲，那么急促，好像她退回了20多岁，变成了一个多情贪色的婆姨，因为窑里有许多女客不便，拉他进去干某种神秘的勾当一般。王克俭怪火，莫名其妙地盯住她，心里想谁还有心思和她搞那一套名堂。

“你嚷什么？”老婆责备他：“怕人家不晓得吗？你死心眼啊……”

王克俭提起灯笼照了照，这“活心眼”的头发顶着蜘蛛网，肩膀上擦着尘土，原来她竟钻进窑掌拐角处那个蹲着才能进去的暗窑里去了。这暗窑，口虽小，里边却够宽敞，摆着十几条大缸，大多放着小米，麦子和黑豆，一两个放着贵重衣物和首饰银器，平时它被净粮食的扇车掩护着，一到乱世便封了口，泥得和全窑到处一

样，你不长透视的眼睛又看不见。而平时，他可以把任何工作人员和干部带进窑里，一个一个大囤小囤指给他们看，说：“就这一点蚂蚁家当，这是谷，这是麦子，这是黑豆，家具不小，刚盖住底，我也不晓得我打得那些粮食全哪里去了。”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希望众人在公粮评议会上关照。

“你进去做甚？你？”现在他盛怒地质问，没有停止瞅她。

“我的一对手镯和女客们的一些零碎银器全放进去了。”她满意着自己的机动，说：“国民军可是没八路军规矩，见甚要甚，给他们拿走了，我死了光手腕进棺材？好贵的东西，叫你给我另置，嗯，可没那么容易……”

“你再记个甚？啊？”王克俭问，声音虽小，却带着愤怒的申斥。他看见楞子媳妇在门前闪过，便连忙佯叫着：“走，走，锁门了！”

但媳妇似乎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秘密，低头嗤嗤笑着溜进她自己的窑里去了。王克俭啪一声扣上门，下了锁。

人在真正的恐怖中，有时倒还能听之任之地过活，惟独在自己制造的恐怖中，愈来愈加重着恐怖的气氛。老婆的这种防备措施使他感到：似乎大事变在这苍茫的黑夜便要来到。他回窑以前，仰头看了看布满星斗的天空，浮动几抹云彩，种谷的主意是最后拿定了。

十八

第二天真好天气，太阳一天没有露面，一层淡灰的、稀薄的云彩绸绫一样飘浮在天空，树枝和花草在轻微的风中摇摆着，一场春雨是不远了。

这一天王家沟有八家种了谷。行政和善人是不要问的，存恩老汉自己点谷籽，他儿子王加祥拿锄，和他们同组的几家也想种，无奈他们的学生娃死也不肯点籽。存发老汉一见有人种谷，便不等教员“有组织地分配点籽娃娃”了，仍然带着他那个冬天便要出嫁的银凤吃过早饭上了山；王加钧也在早饭后锁了门，照旧和他婆姨合作去了。老雄从桃花镇回来路过袁家石砭时，便雇了两个娃娃，不说他贵子在正川念书，即使在家里也向来不上地点籽。因此，在这整个七八家中，只有三个学生娃在吃过晌午饭后，无声无息便没有到学校里来。当同学们到学校报告了教员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逼着，撅起嘴在山峰遮隔了的山径上走去了。

这三人竟是老雄那几个侄儿。他们照春耕时一样按小组变工种谷了，只不过不等全村决议日期，同组的行政连声都不吭便管他自己种去了，他们还有何顾忌的必

要呢？不过，把责任推到行政身上这只是他们在后晌才开种的一个原因，而主要的倒是他们三兄弟还不一致。还在桃花镇的会场上，老雄便把他想象中的进攻边区的严重形势告诉了两个大侄儿存恭和存谦，要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约束存让，使他能顾及到他的行径可能引起的恶果。老雄说得很伤心，声明依他们对他愈来愈坏的不逊，他本可以不管他们的；但他们的老子都已去世，他不关照他们便对不起长眠在老坟里的祖先，“大人不记小人仇。”他说他不像他们一样毫不保留一点骨肉之情，说得存恭存谦十分感动，很是羞愧，晚上便要让儿一块到他们四叔面前认错。让儿起先不相信那种消息，要去问维宝；他们不依，说这等于去控告他们的四叔。随后，存恭拖着他的袖子，存谦在后边推着，好歹把让儿弄去了。他蹲在脚地歪倒头一言不发，老雄以为多嘴的让儿这才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喟然长叹着，宣布过去的事不提了，只要往后认教便好。他教训他们自己过日子要紧，不要跟着众人瞎打诨，并且说，依他的眼力观察，抢种谷是刻不容缓的了。第二天早晨，老雄吃过饭匆匆忙忙骑了驴上正川打听更详细的“消息”去了，存恭存谦紧跟着让儿，说服着他，不给他接近旁人的任何机会，等一吃过晌午饭，便逼迫他去种谷……

破坏决议的行为陆续都被众人发觉了。最先被发觉的是存发老汉和王加钧，一来他们上地迟，路上自然会碰见很多人；二来他们还并不是偷偷摸摸去的，却以为这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有人碰见他们，企图劝说他们即使不顾及自己的面子，也应为全村的名声着想一下。他们听也懒得听，甚至不满地说：打早便上了山的行政和善人没有人问，却来劝他们！他们并且声言从这两个人的行动判断，每一回嘴说集体集体，到头来总是集不好体，他们没有点籽娃娃，何不早点动手，瞅好天气安种进去呢？众人这才知道事情原来如此……

事情传到王家扶的耳朵里，已经是受苦人从地里回来吃晌午饭的时候了。模范和几个人跑到他的小土窑里给他一说，他立即放下饭碗，手里挟着筷子发了呆。一群人七嘴八舌给他报告着各人所知道的情形，向他提供着意见，要求农会采取紧急措施。王加扶听着，长长地叹了口气，连连不断地摇着头。说话间，福子和维宝也来了，只听见维宝在院里一边走一边用怒不可遏的声调说：“开大会，马上开大会！……”而福子粗钝的声音不断愤怒地哼，哼，哼着，两人进来了。脚地很窄狭，存起看见众人挤得农会的婆姨、娃娃都没处停站，提议大家都到学校里去，等王加扶吃罢饭再说。众人又羊群一样挤出窑到学校去了，王加扶饭也没吃，放下筷子跟众人一块走了。在村道上，他被前后左右围拢着，有多少张嘴同时给他说话，他不知听谁的话好。到学校里，赵德铭一听，气得脸色铁青。他听着，忿恨地咬着

自己的下嘴唇，听完之后，王加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却体软地在他铺盖卷上躺下去，连眼也合上了，仿佛他已变成一个病人，一大群人站在脚地像看望他一样。但当两个学生娃跑来向他报告王存恭、王存谦的小子和王存让的女娃都点谷籽去了的时候，他猛一冒坐起来，问：“走了？啊？”

“走了，”一个学生娃气得喘着气照实说：“他们不愿意，老子们硬叫去的……”

“啪！”赵德铭在炕桌棱边上急躁地拍了一下，说：“看你们王家沟算是啥村子呀，我的老天！全边区找不出第二个……”

众人都互相惊怪地看着，全疑惑地说：“怎么他们兄弟也种了？一春都没断过变工嘛……”

“而今还是变工。”另一个学生娃脸色紧张地说：“我们看见他们一条路上走了。”

“你们为什么不问他们：变工不等定期一齐种哩？”有人问。

“问了，”学生娃说，“他们说行政尽日弄他们，他们还等定啥期哩？”

“你看！”维宝伸出两只胳膊，展开两手，对王加扶说：“咱们头一回在这里开会，我说的啥？到底还是从后门走了！行政引开众人走！”

“唉，”福子叹口气说，“我早看见行政请女客引外孙，就是请小姨子做伴，不安好心眼……”“昨儿到桃镇会上送回去了嘛，”王加扶奇怪地说，问存起：“你没看见？”

“谁晓得他又引回来哩？”模范灰心地说。

众人嘁嘁喳喳说：心里不想变工总是有办法瞒哄人的，他要这套把戏已经不止一回。王加扶提出他的怀疑：是不是伊蒙事变对行政有什么影响呢？所有的人都说没有这个可能，一则伊蒙事变的消息在昨天才传到这里，而他请女客带外孙来却是一听说要定期集体种谷便开始了；二则那是草地的事变。离这里还好几百路，不像去年夏天一样，那边既没摆出有进攻的架子，这边也不做战斗动员……王加扶一想，也有道理。他红了脸，向所有在场的人特别是向赵德铭和维宝表示，工作弄坏的责任由他一个人来负，一切错误都是他的“缺点”所造成的，而他的“缺点”现在连他也不知道有多少了，随着工作一点一点暴露出来。他说得众人全又怪不好意思，都说这干他的啥呢？赵德铭笑了笑，没有说啥，心里想：“农民干部就是这样，事先你和他说不通，错了又一切全是自己的错！”

维宝主张召集大会的意见，王加扶认为只好等到黑夜。你临时又召集不起人，

有些人在家里，很多人却上地去了，还有晌午没回来的，何况破坏决议的人一个也不在家。众人同意了，便散了，要他快回吃饭去吧……

这后晌，王家沟很多人没有上地去，一方面是由于气愤，简直无心去做活；另一方面也的确地里没有什么紧要活做了，只等着种谷。众人都到桥边的人市上去拉谈，人愈聚愈多，有些在附近山头上受苦的人看见，不等天黑便也回来参加进去。快到傍晚时分，桥边上差不多聚集了村里的大多数人。人们不说别的，只拉谈种谷的事情，仿佛伊盟事变已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事件了，没有人提它。人市上的喧嚷声恰像附近一棵大树上麻雀的吵闹声一般，稍远一点你听不清楚任何一个人在说什么，实际上每个人的嘴巴都不停歇，竭力用自己的嗓子压倒别人的声音。看样子，人人都脾气不好，缺乏忍耐性，仿佛都有一肚子气，都不怕惹人了。唾沫星子在人群中飞溅着，人们顿着脚，摔着胳膊，似乎要把那座小桥弄塌才能甘心。赵德铭不等放学，便跑到桥上来。他手里还拿着本书，却读不下去，跑来指责破坏决议的人的愚悍，自私和目无组织，所有他知道的形容农民落后性的字眼，这回是全按到那些人头上去了。他这一番话虽然是一时难以克制的气愤话，但他却无形中刺激了众人对那些人的鄙视和憎恶的情绪。六老汉一听到，便提着他打钟用的木棒来，准备向农会交代，因为他感到每回组织得挺好，实行起来便差了劲，而现在竟连一天也没有实行，便乱种开来，他没有劲再打这个钟了。

约莫有过半数的人认为这是一件替王家沟全村丢脸的事情，维宝、福子和存起们便是标本的例子，每当大路上有一个路过的人走来，他们便连忙制止众人，不让喧嚷这件事，以免被传到各处去变成笑柄；等到行人走过去之后，众人才又继续嗡起来了。

王加扶吃过饭，息了息，让他的脑子冷静了一下，也来到人市上。他一来便变成中心人物，许多人扯着他的袖子，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一会儿被扯到这边，一会儿又被扯到那边，照那样继续下去，他那破夹袄的袖子是非被扯破不可了。

“怎么办？农会！”一个叫做王加什么的说，“要是老是坏了村事没人问，老哥，说实话吧，我往后也不光你的面子了。”

“哎，”有人掀了他胳膊一把，代替王加扶质问：“你说话把点理吧！你变工是为给农会光面子，还是为你自家？……”

“哼！”另一个人在旁边不服气：“为自己也不能精精哄憨憨嘛，憨子等‘集体’，精人是‘袖里藏宝剑，杀人不露风’……”

“谁是憨子？”第三个人又不同意，针锋相对地说：“想要精明的人才憨哩？你看今黑夜开会，众人斗他们吧。”

众人便是这样说东的也有，说西的也有。六老汉坐在桥边的石墙上听着，情绪低落，执不起头来。他喉咙里响着痰，摇着头，带着显明的同情对王加扶说：“你不要难过，咱王家沟的工作，把毛主席请来也办不好，不要看全姓王。”

“一娘养九种！”在他旁边坐的存万老汉站起来，展出九个指头，用他喊羊的嗓子嚷着。他这后晌也没有赶羊上山崖去，只让它们在桥附近的沟滩里啃着水草，而他自己却坐在桥上的人群中高谈阔论。“我领导的这一群羊，”他用烟锅指着吃草的羊群，继续对王加扶说：“全不会说话，还有奸顽不听喝喊的，你领导的人更不用说……”

“怀娃娃婆姨赶集，”一个脸上有一片黑痣的人俏皮地说，“人里边看不出人。”

“尽扯闲淡！”头上笼着昨天才从桃镇买来的羊肚子手巾，招喜那组的一个年轻人不满地截住，一把把王加扶扯到另一堆人跟前，问：“你说怎么办吧？要是不寻办法，我们这明儿一早就种！”

“寻办法，”王加扶说，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应付着所有的人，说：“今黑夜开会商量。吃过夜饭就开会。唔，开会。一定开会……”

“农会！”在桥的那边一堆人议论了一阵，最后天佑站起来，仿佛是他们的代表一样叫道：“农会，过这里来，我们有话！”

“有话就敞开说嘛！还怕人听见？”桥这边有人说。

于是天佑得到他们那一堆人同意，郑重其事走到桥正中间，向人们宣布：“我们两参议①人提议：撤换行政！王克俭使不得了……”

“对嘛——”

桥前桥后的人齐声响应，仿佛春雷一般震动了山谷，大树上的麻雀一下子吓得不敢叫了，好像一朵灰尘似的仓皇逃逸了。羊倌王存万的羊群被这一声莫名其妙的爆炸，惊得纷纷四处逃散开去。准备做夜饭的婆姨们跑出院子，都奇怪地朝人市张望。

人市上又乱嗡嗡地评论起来。

“揣到病根了……”

“不尿就不要占茅圈……”

“新社会不同旧社会，行政要行端立正……”

评论着，全看着王加扶。王加扶嘴唇动颤着，说不出话来，看着赵德铭。他料想人们喧嚷着喧嚷着，一定会喧嚷出问题来，现在果不出他的预料。他心里一想，王家沟除过王克俭，你还找不出一个更合适的人当行政。积极分子全不识字，不会写不会算，虽说成立了识字班，嚷着文化翻身，但冰冻三尺，绝不是一日之功，马上接手，一定拿不下来，反给乡政府增加麻烦。到政府去结公粮公草的账目，当合作社里王家沟的股东代表去查账分红，都不是拿指头能计算了的数目；而上边来个信，下边有人要到区乡上去割路条，打介绍，都没有办法了。除过王克俭，有是还有几个识字的人：王相仙文墨还不浅，老雄写算都行，众人要他们当吗？存恩老汉也凑付，但他只适合当庙会的会长或纠首，办公事怕连王克俭也不如，王克俭虽说不积极一些，但他总还没有他们那些毛病，众人也能要他当，他当得也还差强人意，粮草款项，账目一清二楚，只是认识上，领导上差一点而已。减租以前，王加扶在四福堂当伙计时，曾亲耳听到他向王相仙辞了多回，王相仙不答应他；减租以后，他又向王加扶说：“这一下好了，你兄弟成了咱村里的头目。换了我吧，新起来的人不少了。”王加扶还批评他不对，说自己和财主不一样，替众人办事，众人说了算，并且保证农会支持他，帮助他。其后，福子和维宝虽然经常噘着嘴，嘟哝他不好；但乡上区上也是和他一样的意见，团结他，影响他，教育他，帮助他进步。他和老雄不同，不是地主死心塌地的腿子。而现在天佑竟不管工作，乘着众人被意气蒙蔽了理智的当儿起来煽动，解他送粪变工时的那点恨了。王加扶原想最多不过众人在会上批评他几句，让他以后不要再这样便好了，但现在事情已嚷大了。

王加扶看着赵德铭，赵德铭脸红了，似乎感觉到弄成这个形势，他的尽量指责刺激了众人的情绪应当负些责任，甚至应负主要的责任。王加扶是很了解农民的，一到完全被感情和意气所控制，讲道理便是很困难的，领导也不认领导，想起的便说，火上来便干，旧社会常因几句话遭命案，便是这个道理。他把赵德铭拉在一边，离开人群十来步，拐过弯，对他说变工自愿是毛主席定出的原则，他们说了参加，不通知组长便偷偷摸摸种了，只能批评他们这点不对，却不能强迫他们怎样。因为教员嘴会说，他要求他对众人宣布：黑夜开会讨论种谷的日期，分配点籽娃，批评那些破坏决议的人，追究他们不光明正大的责任；至于撤换行政的问题，那需要上面的同意，因为他是政府系统的人员，群众要求改选的时候，经区公署同意才能重新投票。

赵德铭转来，站在桥边的石墙上向众人一宣布，立即被雨点一样的质问所包

围。

“那算什么民主？老百姓作不了主？”

“赵同志，”一个人语气顶温和，态度却够强硬：“我问你，行政是给我们王家沟办事，还是给区上办事？我问你……”

“新社会县长也是为人民服务，”另一个引用了一句口头禅，说：“光管要粮要款的年头过去了！”

“你们瞎吵！”赵德铭不满地说：“瞎吵就是民主吗？要跟道理走嘛！全照你们，边区的工作都吵乱了。不能光讲民主噯，还有集中哩！没集中的话，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你刚才来吵得比我们还凶，而今又返转说我们，嘿嘿……”有人认为他可笑地说。

“我常听说民主，”另一个莫名其妙：“不晓得还有‘脚踪’，又不是偷吃了谁的果子，树底下看脚踪？……”

人群中又爆发了一阵低沉的哄笑，赵德铭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在这里和他们谈不清楚任何问题。这原本是拉闲话的人市现在居然变成了正式的集会，王加扶开始维持着秩序，要求众人不要闹笑话。但当赵德铭刚刚要继续讲话，便被下边不满的话堵住了。

“不要老是问题问题，说‘具体’吧！”

“‘具体’怎么样？”赵德铭这回着实上点火了，感到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具体’就是要在这一桥上改选行政吗？人到全了吗？连写信告诉一声上面也用不着吗？”

他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像一个一个封条，把下边所有的嘴巴全给堵起来了，一时人群中鸦雀无声。这才给一个结巴子提供了说话的机会。

“好，好吧，”他困难地说：“马，马，马上写，写信！”

“马上写信！”好些个响应这结巴子的提议。

王加扶一看，事情终于弄大了，不得不找乡长或乡文书来解决。桥的那边，有几个直杆人赌气了，掬起镢头便走，嘟哝着他们不是来受谁的气的，宣布他们不准备变工种谷了，明天便开种，也不管旁人的闲事。这些人中间有王加盛和铁箍，他们不仅已经开始说话，而且采取一致的态度了。存起一只手拉住他们一个，问他们受谁的气，难道教员没有说话的自由吗？何况赵德铭说得并非不在理，只是众人吵得他上了点火而已。

桥这边，人们已经推出了送信人，因为天快要黑，找了两个，要农会和教员到学校去写信，那里纸笔方便。

王加扶临走又重新招呼众人，黑夜的大会不管回信如何都照开，以便讨论日期和分配点籽娃娃，希望各参议员和变工组长都尽到自己通知和召集的责任。他要求大家都不要赌气，以免害了大事，因那几家便影响了全村的计划，更是王家沟公众的耻辱。大多数人噢噢地答应着，叫他快写信去吧。维宝和福子也要跟他们去写信，存起叫住了他们。这是改选行政的事，他不愿被人怀疑村干部在里边捣鬼；因为很久以前，还是春耕刚开始的时节，便有人提议换模范当行政……

农会、教员和送信的人刚走了一会儿，众人正待要散去，善人父子两个从前沟里进来了；因为整整点了一天的谷籽，存恩老汉累得连腿都瘸了。他们走到桥边，一群人马上把他们重重叠叠围拢起来，仿佛他们是正月里扭秧歌的一样，连几个已经走开的人都返转回来，在外边伸长脖子往里瞅。

“种好了吧？”在圈里福子无情地问，“按皇历今儿宜种谷？”

“好不好，总算种进去了，”存恩老汉若无其事地说，他一天没有回家，老婆送得他们在地里吃了两顿饭，从山上下来看见人市上一群人，以为他们还在拉谈伊盟事变，便加添说：“老天让我活到秋天，打得谷子，碾成小米就吃嘛，嘿嘿……”

“你看咱王家沟谁活不到秋天？你看？……”有人问。

“我不是十殿阎君，捉着凡人的生死簿子？”

“你大概在手上掐算着了吧？……”

“你们和他扯什么闲淡？”维宝推开众人，正面地提出问题：“那黑夜开会讨论定期集体种谷，你竖了胳膊没，啊？后来你参加了变工队没，啊？”

“竖了胳膊，参了加了，怎么样？”老汉见维宝来势汹汹，很有点奇怪：“我种了，你能教我把点到土里的谷籽一粒一粒全拣回来？”

“你这算句话？大爷？”

“你叫起称呼嗒我？啊？你是排长，你……”

“我怎么嗒你？”

“我说的不是话是放屁？啊？新社会有嗒人的道理？走，见行政去！”存恩老汉说着，恼怒地连辫子都要站起来了，一把揪住维宝的袖子，问两旁的人：“你们见克俭回来了没？啊？……”

所有在场的人全哈哈大笑了。他的一个侄儿用了好大的力气从人缝里挤进去，

剥开了他揪维宝的手，说：“伯伯，你怎么了？鬼跟上你了？”说着，转向众人，要求原谅，焦急地宣布：“不能和他较量，他脑筋太古了，大清年的皇历还全保存着，常翻得看哩嘛！边区新出的皇历他还不要，嫌没宜做甚宜做甚，尽是这个纪念，那个纪念……”

“哈哈……”

注：①两居民小组的人。

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

高玉宝（节选）

高玉宝

内容简介 《高玉宝》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作品详细地记述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苦难生活：9岁当童工，15岁当劳工，母亲和弟弟等家人的惨死，都写得感人至深。尤其是《半夜鸡叫》、《我要读书》两章更是家喻户晓。作品以其独特、感人而极富传奇色彩的内容见长，成为世所公认的优秀普及读物之一。

此为该书的第五章。

第五章 我要读书

三月里，天气晴朗。玉宝拿上镰刀、绳子，和村里八九个穷孩子上山去拾草。一出屯子，见太平村的小学生排着队伍在大路上走。有个学生走在队伍旁边，喊着“一，一二一，……”像个小教官似的。小学校的老先生走在队伍后边。

玉宝呆呆地看了一阵，真羡慕他们。回头对小朋友们说：“人家旅行，咱们拾草。来！咱们也排个队伍走。”穷孩子们没一个不愿意的。玉宝把镰刀往腰上一插，排好队伍，他也走在旁边，喊着：“一，一二一，……”穷孩子们照他的口令，踏着步子，挺起胸脯，肩上扛着镰刀，走得很带劲，远远地跟在小学生队伍后面。

小学生们听见后面又来了一支队伍，一个个扭回头直朝后看，步子就乱了。那老先生回头瞅瞅，也很惊奇：这是谁家的孩子？居然把一帮小孩子管得住，还怪有精神的！老先生回头招手，叫道：“喂！小孩，你过来！”喊口令的那个小学生名叫于志成，见老师叫玉宝，就说：“我去叫他。”

玉宝见老先生叫他，忙回头喊了声：“立——定！”说：“大家听着，老师叫我，你们就在这儿玩，等我一下，咱们一块儿就去拾草。解散！”有个孩子说：“玉宝，别去，先生会打你的。”玉宝说：“怕什么，我去看看就来。”于志成跑来拉着玉宝的手说：“玉宝，走吧，我们老师叫你。我们老师可好哪！来，跟我们一块儿去旅行吧！”“我不去旅行，我还要去拾草。”“走吧！待会儿再拾草。”“大伙儿等着我呢。”玉宝又回头对众人说：“你们等等我，我就来。”

玉宝到老先生跟前，恭恭敬敬给他敬了一个鞠躬礼，偷偷瞅那老先生：个儿好

高呵，怕有五六十岁了，干干净净两撇八字胡，穿一件粗蓝布长衫，青布鞋底都快磨完了。他眉毛胡子都在笑。玉宝心想：“怕是要我旅行。家里还没柴火呢……”小学生们不知有啥事，都一齐围拢来看热闹。

老先生哈着腰摸着玉宝的头，笑着说：“嘿！还懂得规矩呢！你叫什么名字？”玉宝把小脖子一歪，笑着说：“你猜猜看！”于志成说：“我知道。我们常一块儿玩的。”玉宝连忙堵住于志成的嘴，说：“你先别说呀！”老先生看这小孩挺有意思，笑说：“你这孩子，叫我怎么猜呀？”玉宝说：“你真猜不着？你看！”就蹲下用指头在地上划了“玉宝”两个字，字划得不像个样子，老先生眯着老花眼，双手撑着膝盖，低头瞅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认出来。笑了笑说：“有天资，有天资！你姓啥？”于志成一口接过去，说：“我知道，他姓高。”玉宝瞅了于志成一眼，怪他不该早说。老先生说：“你爹叫啥名字？”玉宝笑了笑，还没说呢，于志成又说了：“他爹叫高学田，跟我一个屯里的。”“啊，高学田，嗨，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又对玉宝说：“来，我也考你两个字，看你认识不认识。”老先生蹲在地下，拿中指划了“太平”两个字，说：“你看，这两个字念啥？”玉宝瞪着小黑眼珠想了好半天，这两个字很面熟，在哪儿见过？想了一会儿，一下子他想起来了，这不是咱们太平村村公所门口大牌子上的“太平”两个字吗？就说：“这是咱们太平村的‘太平’。”老师故意摇头摆手说：“不对。太平村没有太平，这是‘天下太平’的‘太平’，懂吗？”玉宝红着脸硬争说：“字是一样的。”老先生说：“字倒是一样的，现在意思可不一样，这个，你小孩子就不懂得了。来，你看这是个啥字？”老先生又在地下写了个“犬”字，玉宝一看，心想：“这回，老先生可写错了。”忙用手指头抹去“犬”字肩头上那一点，说：“这不是‘大’字吗？你写错了。”引得老先生和小学生们“哗”一家伙都哈哈大笑起来。

“孩子，你念过书吗？”

“没有。”

“喜欢不喜欢念书？”

“怎不喜欢？念书可好哪。我爹说，人不念书，光受欺负。念书识字，又旅行，又下操，又听讲故事，又藏猫猫，有多好呵！”

“那你为啥不念书？”

“我爹我妈不让我念书。”

“为啥不让你念书？”

“我……”玉宝心里难过起来，低下头，想起从前好多事情，心一酸，忍不住

泪水就想往下掉，“我……不知道。”话没说完，扭头就挤出人圈子来，往穷孩子们伙里跑。老先生叫他，于志成来拉他，他连头也不回。

提起念书，原来玉宝曾经和他爹妈闹过几回。今年开春，有一天，玉宝去找于志成一块儿上山去拾草。谁想，这天一到于家，他见于志成穿上了小学生服，背个小书包，和本屯几个孩子一跳一蹦地正要上学去。于志成见玉宝来了，高兴地说：“玉宝，你怎不念书？你看我的书包有多好！”“你不拾草啦？”“回来再拾草。去给你爹讲一声，咱们一块儿念书吧。”玉宝忙跑回家，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要读书。”他妈说：“孩子，你看咱家里，‘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三天两头挨饿，怎供得起你念书？”玉宝不听。他爹腿上的疮化脓很厉害，侧过身子躺在炕上骂：“越大越不懂事。你念书，家里吃啥？喝西北风？——快去给我拾草！”“我不去。”“不去，我揍死你！”一动，腿上的疮疼得他父亲直咬牙。他妈把玉宝拉到怀里抱着，脸亲着他，叹气说：“孩子，听妈的话！你人也大了，也该念书了，不是爹妈狠心不让你去，你爹苦了一辈子，也盼你将来给爹妈争一口气，苦出个头！孩子，眼目下正在难处，你爹腿上的疮都没钱治呀！老天爷不开眼，你就别想念书；你不去拾草，家里连烧的都供不上！”玉宝苦苦哀求说：“我放学回家就去拾草，家里不会缺烧的……”“孩子，我们家出不起这个学钱呀！”“我要去。”他爹说：“你敢去。看我把你的腿给打断！”玉宝真气了，把手里的镰刀、绳子往地下一丢，撅起小嘴说：“你不让我去，我自己去。”回头就往门外跑。他妈急了，就跟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叫：“玉宝！孩子！你往哪跑呀？……”玉宝不听，穿过屯里的小巷，朝太平山方向一直跑到小河滩上。那小河的水哗哗地流着，没有桥，也没有石磴子，过河的人都得脱鞋。玉宝正脱鞋，回头见他妈“扑通”一声，给一块石头绊倒了。玉宝吓坏了，也顾不得穿鞋，返回去把妈扶起来，一头扑在妈妈怀里，“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妈妈抱着玉宝，眼泪就像小河的水一样，流在孩子的脸上，母子二人坐在河沿上闷闷地哭了一场。哭了半天，玉宝妈伤心地说：“孩子，你爹妈不是不疼你；村上买枪的钱，保长来催过了十几遍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你爹腿上的疮、心疼病，都没钱治。……天呵！我们哪里有活路！……”说到伤心之处，又大哭起来。玉宝心里像滚油煎一样，泪流满面地搂着妈的脖子，抽抽噎噎地说：“妈，我，不……读书了，回，家吧！……”从此以后，玉宝再也不敢想那读书的事。

玉宝妈端了一筐萝卜缨子出来，在院子里，吩咐玉容拿到井台边去洗，又进屋去给玉宝他爹擦掉腿上的脓，才把腿上的包布解开，听院子里有人叫：“高学田在

家吗？”玉宝妈听声音不熟，伸头向门外看看，原来是太平村小学校的周先生来了，连忙下地招呼周先生家里坐。高学田腿上吊着一条包布，忙要下地，给周先生拦住了。“嗨！又不是外人，看你腿上还流脓呢，别下来啦。”高学田只得回手装了一袋烟，递给周先生抽。周先生瞅着他的腿，说：“怪不得好久没见你了，腿上怎么长这样大疮？”高学田叹了口气，把年底算账时阎王保长放狗咬他的事讲了一遍，周先生直叹气说：“这是什么世道呵，唉！蹲在人家屋檐底下，啥事还不由得人家？哪一天天下太平就好了。”“有那一天吗？周先生，咱们能盼到吗？到那一天，咱们的骨头还不吊起来当梆子敲了？”“终归有一天的呵，咱们慢慢熬吧，你还不老，熬得到的。我是不行哪，土都埋到脖颈根啦！”两人又谈了一阵家常话，周先生就提到玉宝念书的事：“喂，大兄弟，我来找你，不为别事，你那玉宝是个聪明孩子呀！将来有出息呀！不是我当你面来夸口，十个里也难挑一个呀，可不能把孩子给耽搁了呀！”高学田叹气说：“唉！周先生啊！你看，不怕你老人家见笑，我们家连这个他比划吃饭的样子都糊不上口呀！还有钱叫孩子去读书？只要有一线生机，我老早就送他上学了，实在是旱地的鱼虾遭天旱，眼看都活不下去了呀！”玉宝妈说：“周先生，难为你为这孩子的事跑来一趟。当父母的，谁不盼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个出息！千怪万怪，怪咱们自己命不好，怪我们当父母的不中用；嘴巴都顾不上，还顾得上孩子读书！”说着，玉宝妈心里一发酸，忍不住想掉眼泪。周老先生仔细看看高家屋里的动用家具，也真够穷了：土炕上的破席子都快蹬成碎条条了，炕上只有两床破烂被子，靠墙一张破桌子只剩了三条腿，一口石灰补好的水缸还缺了一大块，两个小木板凳，坐上一动就吱吱叫。高家穿的衣服，补钉上面加补钉，胳膊肘、膝头上还露着肉。屋子里除了破瓢破盆破锅盖，就是灶前那堆烂柴火，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周老先生说：“也不必难过了。人穷嘛，这也怨不得你们。谁不想过几天好日子，何况如今穷也不是穷你一家。我若是倒回去十年，有一点力气，我也不来教这个穷书了。这哪是教书，这是受气！你是知道的：保长放个屁，就是圣旨，咱们死活都不敢吭一吭气。非要我学日语不可，非要我教日语不可，唉！中国人到底是中国人啊，中国孩子怎么去学鬼子话！唉，不说这些吧。大兄弟，我也不是为挣钱来的。像我如今这把年纪，活一天算一天，多教几个学生也累不着我，少教几个学生也闲不着我；明天叫你家玉宝来吧，我不要你们半文钱，纸墨笔砚，书本本，我那里也有，都用不着你们出。上午放学早，他还可以给家里拾柴火。”高学田两口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先前光听人说太平村教书的周先生是个好人，现在看来，果然不错，怪不得有些穷孩子也去上学；心中

感激不尽，不知说啥好。过了一阵，高学田说：“承周先生的情，那孩子调皮呀，爱打架，给你添麻烦！”玉宝妈也说：“是呀，就是孩子的性子野得很，不成材，就怕枉费周先生的一片心。”周先生站起身来，把旱烟袋递还给高学田，笑了笑说：“你们说孩子长得野？如今这个世道，穷人家的孩子，我看还是野一点好，少受多少欺负！大兄弟，别怪我嘴直，你呀，就是太老实了，要多吃多少亏！别说了，明天叫孩子来上学吧！”

一个上午，玉宝心中都不好受。草比往年拾得少，就像掉了什么东西似的，回到院里，把草放下，也不知该做啥好。忽然，玉容从屋里跑出来，又蹦又跳地笑着说：“玉宝，快回来。告诉你，明天你要去上学了！”玉宝不信，说：“姐姐，你诳我。”“诳你什么？你问问爹去。诳你？”玉宝赶快跑进屋去，把镰刀、绳子一甩，他妈正在炕上给爹盛饭呢，他跳上炕，一把就抱住妈的脖子，问：“妈妈，真的？叫我去上学？”妈手上的饭给玉宝碰撒了些，把妈惹生气了：“真的，真的。快吃饭！看你这像不像个学生？”“你诳我的，我不信。”“妈还诳你？快吃饭，凉啦！”玉宝松开手，趴在爹脸面前，问道：“爹，真的？你叫我去读书？”“明天你妈送你去，在学校里可不许调皮打架。”玉宝又高兴，又半信半疑，吃罢饭，拉着姐姐到院子里，定要姐姐讲给他听，为什么爹妈今天要送他去读书了？玉容把周老师上午来家，怎么长怎么短都一五一十给玉宝说了，玉宝这才相信。下午，拿上镰刀、绳子上山拾草的时候，一路上，玉宝喜得乱蹦乱跳，赶得鸡往房顶上飞，赶得狗在野地里乱窜。玉宝怕他自己去念书，家里缺柴火，一个下午，弄回来好多捆柴火；还特意爬到树上砍了好多树枝子，捎带还取了十几个喜鹊蛋。

晚上，玉宝喜得一夜睡不着觉。玉宝的衣服太破烂了，他妈怕他穿这身破衣服上学不好看，下午就动手给玉宝补衣服，还特为把一件破洞少的旧青布衫改成小学生服；没有口袋布，将就凑合了两块黑布。晚上，省下了瓶里那点舍不得吃的豆油，点了个油灯，给玉宝补裤子，灯芯太细，穿针都看不清，但屋子里已经和往常不同，亮得晃眼睛。鞋子也得补：前脚露着脚丫子，后脚跟露着两个肉蛋蛋，也不像个念书人呀！补到半夜，这些活儿都做完了，玉宝妈熄了灯躺上炕，想想好像还有啥事没干完。又爬起来点上灯，翻出几块破布，给玉宝做了一个小书包。玉宝几次催他妈：“妈妈，睡吧！”他妈就说：“孩子，你睡吧。”睡一会儿，玉宝又起来，趴在窗户破洞上看天，院子里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只有天上的星星闪亮。睡一会儿，玉宝又爬起来，说：“妈，天亮了吧？快做饭吃，别耽误了上学呀！”恨这个死天为什么还不亮。他就这么睡下，起来，起来，睡下，欢喜到下半夜，他

妈好不容易才把他安顿睡着。这一觉睡得可真香！也不知睡了多久，玉宝迷迷糊糊地忽然听有人叫他，他猛一下睁开眼，原来是他妈在叫他：“玉宝，起来吃饭吧。”玉宝见天已大亮，忽一家伙跳下炕来，赤着脚拔腿就往门外走。他妈喊：“玉宝，上哪去？吃饭哪！”“不吃饭，我上学去。”“上学连饭都不吃了？”“你为啥不早叫我？为啥不早叫我？”“迟不了！你看太阳才出来。”果然，太阳还没爬过对过那间屋子的屋檐呢。

玉宝妈给玉宝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又硬把玉宝的两只小手按在瓦盆里，连胳膊肘也洗得干干净净。吃罢早饭，给他换上学生服，穿上补好的鞋子，背上小书包，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又在书包里给他塞了两个菜团子，才说：“走吧。妈送你去。”临出门时，他爹在背后说：“玉宝，你可得记住！在学校你要不听先生的话，你可要当心你的肉皮子！”玉宝头也不回地说：“我知道。”妈妈牵着玉宝的手，喜气洋洋地走出屯子，人家和她一打招呼，她就说：“是呀，我这是送孩子上学去呀。宁可少吃几口，也耽误不得孩子的前程呀！”

母子二人走过一个大院，院里的桃花杏花开得满树，真好看！河上早已安上了石磴子，过河的人也用不着脱鞋了。过了河，眼前就是一片树林子。树叶子都绿了，阳光斜射到树林子里的草地上，照得草上的露珠儿闪光耀眼。小鸟在树枝上跳上跳下，唱个不停。一路之上，玉宝妈边走边教孩子，要他在学校里听先生的话，教一句，玉宝答应一个“我知道”。走出了树林子，玉宝仰着脸问他妈：“妈妈，我念了书，将来我当什么呢？”“当什么？当好人！学会自己挣来吃，才算有本事。也不要像你爹，一辈子是个老实疙瘩，受人欺负。”“妈妈，我长大了，谁敢欺负我，我就拿大棒子打他。”“哼，那些人，揍死他几个也不算冤。可你一个人能打过他们吗？人家有钱有势力，还不抓你去蹲‘笆篱子’？千万记住，你可不敢去惹是生非，让爹妈在家里挂心！”“志成哥他们会帮我的，我不怕。”“说着说着你又来了。在学校里可不许打架！你爹是怎么教你来的？就忘了？”“你不是说他们该打？”“该打也不准你打。给我好好地念书，妈才喜欢……”

小学校就在太平村外小山坡上那座破庙里。这庙总有百十来年了，和尚不知哪里去了，菩萨也倒了，只剩三间正屋；开春以后，因为庄稼活不多，有些热心的庄户帮助修理了一番，把孤老头子周先生请来，想成立个私塾，两间作书房，一间小房作了周先生的卧房。保长周长安听见风声，插手进来，说是：既要办学，就办个小学，并且规定要周先生将来教日语。所以这学校就叫做“太平村小学”。

玉宝母子来到学校，学生们都还没有到。周先生见玉宝来了，很是喜欢。玉宝

妈给周先生叮嘱了又叮嘱，说是“孩子小，调皮不懂事，爱打架，又不听话，是个傲性子，野得很，不听话你就给我狠狠地打！”周先生说：“大嫂子，你放心！尽管把孩子交给我，响鼓不用重槌！从小看大！玉宝这孩子不会错的！”看看学生们已经一个一个来上学了，玉宝妈才走。

周老师回房去拿来三本书，一个小本本，一支铅笔，把玉宝叫到跟前说：“孩子，把这些拿去。听着，念书可不比拾草，要用心听讲！念书有念书的规矩，吵嘴打架都是不许可的！有不懂的你就问。”玉宝说：“知道。”老师又指着第一排一张红漆小方桌子，给了他一个小板凳，说：“你就坐这里。”老师回身走了。玉宝在红漆小桌旁边放下小板凳，刚往下坐，忽然觉得屁股悬空——板凳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屁股坐在地上，翻了个仰面朝天，立刻，就听见一些学生哈哈大笑起来。玉宝连忙爬起来一瞅，原来是周保长的儿子小名叫淘气的，把凳子掀了。淘气那小子两手叉腰，指着玉宝的鼻子，凶狠地骂道：“穷小子，滚开，别把我的桌子弄脏了。”玉宝气得把小拳头一举，拉开架子，说：“淘气，当心你的大脑袋瓜，看它把你捶扁！”立刻，小学生们分做了两帮，穷孩子们都站在玉宝这边，骂那淘气不该掀凳子；有钱人家的孩子就站在淘气那边，羞辱玉宝的衣服破，又打了补丁；有几个调皮鬼跳到凳子上喊：“打呀！打呀！先动手的是老子，后动手的是儿子！”于志成赶忙跳到玉宝和淘气中间，向淘气大声喊道：“不准打架！”周老师听见吵闹，赶忙走进课堂，学生们立即各归原位，坐得规规矩矩的。于志成拉着玉宝站在讲台跟前，对老师说：“老师，叫玉宝坐我桌子上吧。”又把淘气掀倒板凳的事报告了老师。周老师说：“淘气，你为什么掀玉宝的凳子？”淘气说：“这个桌子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我不要这个小要饭化子。”周老师说：“唉，孩子，用用你的桌子有啥关系？”淘气说：“我不！”玉宝说：“老师，我不坐他的桌子，我跟志成哥一块儿坐。”周老师说：“好吧，你就跟于志成一块儿坐吧。”忍住气又对淘气说：“我这回饶了你。你可得想想，你欺负人对不对。”周老师又把大家教育了一阵，才开始讲课。

玉宝统共念了一个月零几天的书，忍了不知多少气。开头，中午吃饭时，淘气吃他家送来的白面馒头煮鸡蛋，玉宝他们吃带来的苦菜团子，淘气还边吃边咂嘴舔鼻子，摇头晃脑地叫：“好吃！好吃！”玉宝就和一帮穷孩子们上树去取喜鹊蛋，煮熟了带在身边，又好吃，又好玩，气得淘气他们再不敢显摆他们吃得好了。玉宝很听老师的话，又用功，又勤快，跟于志成一起还帮老师挑水烧火，认字又认得快，记性也好；除了淘气他们一帮，大伙儿都爱和他玩。每逢淘气欺负他时，他总

是想：“我不跟你一个样。在学校里你逞强，我不理你。有本事的咱们到外面去比比看。”淘气他们那帮有钱的孩子也偷偷商量说：“在学校里打架，老师要骂，咱们到外边去，瞅他一个人时，狠狠地揍他一顿。”

于志成是放学回家时的路长，常常和玉宝一道走，淘气他们没敢动手。有一天，玉宝一个人往家走，给淘气瞅见了，一摆手，六七个财主家孩子绕道先奔到小河边那个树林子里藏着，等玉宝一到，他们就蹦出来，手里舞着小树条子，拦着路，淘气叫道：“玉宝，站住！给我们把树上的喜鹊蛋摸下来，就放你走；你不摸，我们就揍你。”三四月的天气，正是喜鹊下蛋的时候，平常要是穷孩子们叫他爬上树去摸喜鹊蛋，他三下两下就爬上去了；现在淘气他们来欺负他，他可不干。他翻着白眼瞅了淘气一下，扭身就走。那帮孩子瞪眼喊道：“你敢走！”一闪身就把玉宝围起来，威胁说：“给我们一人摸上二十个喜鹊蛋，就放你回家！”玉宝说：“二十个？你们等着吧。一个我也不摸。”淘气一把拉住玉宝说：“不摸，就揍你。”玉宝把小黑眼珠一瞪，小拳头一举，说：“你看它硬不硬？你敢打我，它就敢打你！”淘气喊一声“打！”大家齐动手，人多势众，就把玉宝按在地上，玉宝想好了主意，猛一翻身爬起来，扭着淘气的衣领说：“看你的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照着淘气的大脑袋瓜“吭哧吭哧”就是几拳，淘气哇的一声抱头大哭起来，树条子丢在地下，玉宝忙捡起树条子，就和那群小孩斗。人家到底人多，玉宝身上挨了不知多少下，看看正抵挡不过时，恰巧于志成和十几个穷孩子跑来了，于志成边跑边喊：“老师不叫打仗，你们为什么欺负人？”淘气见事不好，喊一声：“快跑！”他们才像兔子一样钻进树林子里逃走了。

玉宝脸上手上给打得青一条子紫一条子，小学生服也撕破了，他也不哭。穷孩子们听玉宝说，淘气他们逼他上树摸喜鹊蛋，都气愤不平，说：“给他们摸？那可不行，玉宝，不怕！我们人多，过两天给他们算老账！”于志成说：“对，算老账！太欺负人了，老师都管他们不了，咱们自己收拾他们！”有个孩子说：“嘿！看那几棵树上喜鹊飞！窝里准有喜鹊蛋，咱们上去摸几个吧！”于志成说：“对！玉宝！咱俩上去吧！”正说着，西北天狂风大起，一片黑云像怪猫一样，飞一般地阴上来。玉宝说：“不好啦！天要下雨，快回家吧！等好了天，咱们再摸！”各人只得四散，都跑回家去了。

玉宝才走进院子，就听妈在屋里哭：“苦命的孩子呵！妈怎么舍得下你呵！眼巴巴把孩子往火炕里推，我可不干呵！”玉宝呆住了，站在院子里听了所，弟弟也在哭，姐姐玉容也在哭。忽然，又听他爹的声音在骂：“哭，哭，哭，我还没死，

你们要把我哭死！”又听他妈说：“我可不干。自己的孩子，你一点不心疼！我可没见过你这个狠心人！”又听他爹生气地大叫：“你叫我怎么办？你叫我还有什么法子？你不把玉宝给他，你叫我还有什么路走？”玉宝大吃一惊，吓得浑身都没劲了，难道我爹把我卖了？忙跑进屋去，抓住妈的胳膊，瞅着妈的脸。玉宝妈搂着孩子，扳起孩子的脸，瞅见了他脸上的伤痕，又大哭起来，一直哭到晚上，好容易才给邻居们劝住了。原来保长周长安有个十二三岁的女儿名叫英子，这回要上大连去进日本学堂念书。周长安为了给英子多筹办些钱，好带到大连去花，今天下午，他亲自带了两个警备队，到各家催收今年开春时村上买枪的钱。高学田家这十块钱，据他说，是他给垫上的。他已经催收过十几回了。今天上午，他向高学田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条是马上还钱，带利息涨一倍；一条是要玉宝到他家去放猪，挣下的工钱除了顶这笔债，还给玉宝三斗粮；说是这样，高家还减少一个吃饭的人，算是他当保长的额外照顾。如果这两条路高学田都不走，他就要把高学田按“思想犯”送给日本人去办罪，说他私通胡子，存心违抗。高学田夫妇苦苦哀求说：“保长，没钱！孩子太小呀！”周长安说：“有钱供大学生，没钱买枪？哼！一条小蛇囤子还想变成一条龙呢？不识好歹！”立地就要把高学田捆送村上。高学田没法了，只得答应明天把玉宝送到周家去放猪。

玉宝听说不能念书了，伤心得哭了一场又一场。屋子外面雨下起来了。玉宝饭也没吃，总是哭。晚上，雨越下越大。玉宝倒在妈怀里，怎睡得着？他爹闷头躺着不说话，他妈紧紧地搂着孩子，好像生怕别人来抢去了似的，给孩子说不完的话呀！她说：“孩子，不是妈狠心不让你念书，阎王保长不是人呀！可怜你爹没有办法！等你爹腿上的疮好了，挣来工钱，你就回来念书吧！”“妈妈，我不去呀！保长要打我呀！我要念书！我要我的妈妈呀！”“孩子，妈会来看你的！你爹你姐姐也会来看你的！你大啦，要听妈的话！孩子，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妈是疼你的！”……这一夜，屋子外面，大雨下了一场又一场，屋子里面，玉宝母子盖着个破烂被子，哭了一场又一场。玉宝生怕天亮了，就要离开妈妈了，紧紧地搂着妈的脖子，亲着妈的脸，心想：“雨呀，你大一点下吧，叫河里发大水，把阎王保长淹死吧！”又想：“我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好把阎王保长和淘气杀死！”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早上，玉宝妈起来做好饭，才把玉宝叫起来。玉宝饭也不吃，只顾哭！同学们来叫他上学，知道这件事，都难过地走了，玉宝更哭得厉害。玉宝要穿他的小学生服，他妈把撕破的地方也给他补好了，又给他捆了一件小破棉袄。临出门时，玉宝

把小书包也要背上。他妈说：“孩子，你到保长家去放猪，还敢读书？”玉宝说：“老师的书，我要拿去还给他。”他爹说：“带他去给先生辞个行吧！也算教他一场！”妈牵着玉宝的手，又朝学校走去。

雨早停了。天还又阴又黑。路变成了稀泥和水塘。母子二人经过大院跟前，见桃树和杏树花也早谢了。走到小河跟前，小河的水又黄又浑，也看不见底了。小河水流得很急，那石磴子也不大好走了。过河以后，玉宝滑了一跤，原来草地里的青草，昨夜给大雨打倒了，一片黄泥压在它上面。进了树林子，鸟儿也不叫了，玉宝心想：“鸟儿上哪去了？啊！是雨欺负它，不敢出来玩了。”一路之上，他妈肚里好像有许多话说不完，她说：“孩子，保长家比不得自己家。自己家里，你有个三病两痛，有妈疼你；到人家听人使唤，你要有个好歹，人家不会疼你！你自己千万要放聪明些。”玉宝答应：“嗯！”妈说：“孩子，到了那里，你要听打头的话，人家好照顾你；白天上山放猪，要多找些伴；到人多的地方放，不要自己往大山沟里去；晚上天不黑，要早些把猪赶回来，大山上狼太多。”玉宝说：“我知道。”妈又说：“出得门去，可不敢和人家孩子打仗，你碰破一点皮，妈的心都要疼几天，你要给妈多省一点心！”玉宝说：“妈，你放心！”妈又说：“……孩子，冷了你自己就要加衣服，可不要冻着了，冻病了是你自己受罪。衣服破了脏了，你就脱下来，等妈来看你时，就拿回来给你补，给你洗！……”玉宝妈就这样千叮咛，万嘱咐，不知不觉，就来到学校门口了。玉宝心想：“今天这三里路走得太快了。”

周老师早已听孩子们说起了玉宝要去放猪的事，真是叹息不已，他把玉宝母子二人叫到自己房里坐下，他忍不住流下几滴泪来。玉宝妈只叫了一声“周先生”，喉咙就哽住了。玉宝也说不出话来，就从小书包里把三本书、一个本本、一支铅笔掏出来，双手放在老师的桌子上。周老师又亲手把这些给玉宝装在书包里，说：“孩子，你带去吧！有空时间，你也好读！”玉宝妈忍着泪说：“先生，承你费心教他一场，将来玉宝长大成人……”话没说完，又说不出来了。坐了一会儿，母子二人告辞出来，周先生一直把玉宝母子二人送到小山坡下，长叹一声，说：“玉宝，我也没有多话吩咐你，……总之，给周保长家扛活，眼睛耳朵要放灵活些。那里有个刘打头的，叫刘万忠，他是个好人，有啥事你就找他，他肯照顾人的。”回头他又对玉宝妈说：“大嫂子，你放心，刘打头的和我是一个村里的，见到他时，我会给他讲的。他会好好地照顾孩子的。你们去时，就先去找他。”玉宝给老师深深地敬了一个礼，眼巴巴和老师分别了。玉宝走了好远，回头望望，周老师还站在

山坡下望着他们，微风吹动着周老师的旧蓝布长衫。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

眩惑（节选）

达理

内容简介 1986年的除夕，大学讲师顾少康忙于邀请老同学来自己家聚会。可他两个当经理的老同学傅蓉和戈群，一个在车祸中丧失记忆，当天要迁回北京休养，另一个在改造利用废钢船的事情中被指控“经济犯罪”，锒铛入狱。顾少康决心要为戈群辩护，在司法局当处长的老同学严奉农却警告他不要涉足此事。他胆小了，退却了，但终于又看到了希望。

小说近距离地反映了改革，但不落“叱咤风云，悲壮豪迈”的窠臼，富有生活气息，语言风趣生动。

此为该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

顾少康每天都要出门儿。尽管他一周只有两天去学校上课，尽管现在已经放寒假了，而今天又是大年三十儿，但他照例要出去。

妻子许佩莹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是一种不良习惯，常常埋怨他道：“我说，你就不能老实在家呆一天吗？”

每逢这时，顾少康总要给妻子算一笔账：“你不要就事论事嘛。从宏观上来看，我每天都在家睡觉呵，这就是八个小时。干家务活儿，吃三顿饭，少说也得两三个小时。加一块儿，我这辈子差不多有一半儿的时间都扔在家里啦，还少吗？”

“我是说你活的时候。”许佩莹抢白道。

顾少康懂得妻子的意思。认识二十多年，结婚也十几年了，他们之间使用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演变。恋爱和新婚时期，他们的语言是诗，抒情诗，朦胧诗。有了两个孩子以后，就变成电报了。现在则成了只有他俩才明白的现代派小说。当然，吵架和争论除外。

许佩莹喝一口汤，放下勺子说：“那，什么……”

顾少康准知道她是要放辣椒油或辣椒面儿。四川长大的许佩莹，喝汤从来不会放醋的。

晚上上床睡觉，顾少康说：“怎么样？”

许佩莹也绝不会弄错他的意思。至于让不让他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若是说“来吧”，那就是认可了。若是说“来了”，别看只有一字之差，顾少康也是一点

就透，马上关灯睡觉。

同为大学教师，尽管他们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依然十分鲜明、准确、丰富，可是他俩日常生活之间的语言却越来越含糊、混乱，甚至有点儿贫乏。但顾少康似乎更喜欢这样。模糊数学，不规则四边形，才更接近自然形态，现在不就讲究返璞归真吗？

所以，顾少康对妻子说的“活的时候”，绝不会理解为死活的活，而是指他白天活动的时候，或活蹦乱跳的时候。至于妻子为什么要使用这样耸人听闻的字眼儿，顾少康认为除了语言上的混乱以外，还和妻子辣椒吃得太多有关。他总怀疑她每天吃下那么多辣椒，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能吸收，而重新从各个对外渠道排放出来，这就常常使她的话里，带着极大的辣味儿。顾少康倒挺喜欢这股辣味儿。他甚至庆幸没有娶个一天到晚玩儿着命吃糖的老婆。否则，不光开销上难以负担，而且到了徐娘半老还满嘴甜言蜜语心肝儿宝贝儿的，那还不得让你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一茬儿没完又一茬儿？

假如靠算账还说不服许佩莹，顾少康就要抬出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填写社会关系一栏，家庭成员才占多少？如果照此分配时间，一半儿扔在家里，可是重大比例失调，理应在家庭“七五”期间，进行必要的调整。

顾少康还得感谢一代一代的老修们，幸亏他们没有想到把马克思的这一命题改成人是一切家庭关系的总和。否则他就打不赢这场官司了，并且从此无由迈出家门儿一步。

其实，顾少康的社会关系也没多少。主要是在本市的几个老同学，班上的几个同事，剩下的就是粮店、副食店的售货员了。跟这几个售货员，他是纯粹的金钱关系，连名儿都叫不上，所以也填不进表。几个老同学虽也无需填进表里，但对他来说，却是举足轻重。他认为，他们在一起是可以办大事的。这种大事绝非婚丧嫁娶，晋级升迁之类。虽然当年他与妻子调来，是借助了那会儿在人事局工作的老同学严奉农的一臂之力，家里的一台电冰箱，也是老同学徐昆从出国一年带回的八大件儿中匀给他的。但主要的，还是办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或是谈谈也好，眼观全球，纵论天下。自然也不妨帮忙干点儿在家里也不大愿干的活儿。

但是顾少康回忆自己的前半生，常常遗憾地发现，凡是他和老同学合力去办，自己又非常爱办的大事，总是半途而废。而说不准谁安排他做，他又不大爱做的事，却总是干起来没完没了。毕业分配下乡教书，是顶倒胃口的事了。他学的是高分子化学，人工合成胰岛素。可不知道哪个家伙大笔一挥，把他弄到只有猪胰子的

地方，一呆就是八年。其间，1975年，邓大人主持工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邀几个同学到县委去一煽呼，建个小化肥厂吧，又支农又挣钱。县委一点头，他就当上了颇有滋味儿的总工程师。可是好景不长，邓大人不见报了，他们建了一半的小化肥厂也停工了。调到此地以后，他仍旧脱不掉教书匠的皮。虽说是教大学，有了高分子，但他志不在此。去年，城市改革全面开始以后，他的老同学戈群和傅蓉每人成立了一家大公司，他一下子获得了两个顾问的头衔。这可是他做梦都没想过的最称心如意的好事，并且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可也就是一阵子。当地下刮了一场特大台风，天上一颗哈雷彗星经过之后，他又回到了那个没完没了的老本行上。并且，他注意到，邓大人已经两个多月没露面儿了。他想让许佩莹给老家写封信问问，邓大人是不是回家乡过年去了？但未及提出，许佩莹忽接学院喜报，被评为全国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上省里领奖去了。信虽未写成，但顾少康却着实宽松了几天。

首先立竿见影的，是睡觉舒服多了。手脚可以随便摊开，翻身再不用原地旋转，打个滚儿都成，床大得好像没有边儿的。这张床还是有边儿的。两边儿的距离是一米三五，顾少康记得很清楚。为了做这张床，他颇费了一番脑筋。式样是在老同学徐昆从西德带回的一本家具图里看来的。只有一面床头，上沿略呈弧状；床腿儿是方椎体，很细，外侧与地面垂直，里侧稍有斜度，用木工的行话说，叫来点儿“梢”。

妻子许佩莹看了图纸后，担心地问：“这么细的腿儿，经得住吗？”

顾少康笑笑说：“这你就懂了。立柱顶千斤，四条腿儿就是四千斤。咱俩搁一块儿，再加上床的自重，不过四百斤，安全系数为十。当然，考虑到偶尔的冲击力，要打点儿折扣的。”

“讨厌，说不上三句话就来邪的！”许佩莹瞪了他一眼，走开了。当着外人的面，她受不了丈夫那些貌似文雅，实则相当放肆的话，尽管徐昆是老同学。

顾少康却不以为然，他常常埋怨妻子缺乏幽默感。这也许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人的通病。他发现，英语里有许多词汇，稍加引申，其义都会令道德君子不齿。并且，徐昆告诉他，德语也是如此，尤以动词为甚。国内学时，不甚了了，出去之后，方知其中奥妙。

“还是洋鬼子爽快。”顾少康称赞道，“不像咱们这么发假。好像十亿人口都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

但是对“洋鬼子”的家具式样，他却没有一味恭维，而酌情加以改动。长度二

米一，咱们没有人家高，一米九足够了。高度四十厘米，也太矮了，咱们床底下得塞柳条包，木箱子，至少得提高半尺。至于宽度，好家伙，一米六！徐昆说，这是“皇后尺寸”。谢天谢地，许佩莹不是皇后，还是平民化些吧，一米四足矣。这也是他在此房间里能给床留下的最大空档。徐昆说，外国人的床，都是抛空放置的，也就是两边均可上下。这一点，顾少康无论如何办不到了。区区十二平方米，还要摆放立柜，书架，写字台，沙发，岂容大床居中称雄？但他还是下狠心再砍掉五厘米，使床边与窗下的暖气片之间空出了一条缝儿。虽说不足以使人通行上下，但也权且“抛空”了吧，而且省去了一排弹簧。现在弹簧涨价了。做弹簧床的九圈簧已涨至七角一只，一排十只，就是七块。不用说，还省去了一些钉子和麻绳。

但是，一米三五确实太窄了，做好了一睡才知道。许佩莹埋怨道：“怎么做得这么窄？挤死啦！”

“挤挤显得亲热嘛。”顾少康给自己打圆场。可是亲热过后，他也觉得有些局促。原来，弹簧床不像平板床。这玩意儿中间高，两边低，稍稍靠外，就要掉下去似的。睡的时候，心里时刻提防着，总也睡不实。翻个身，犹如闹地震。不是你震了我，就是我震了你，震中轮番转移。

“哎呀，你不要总是翻身好不好，烦死啦！”妻子睡觉轻，受不了近在咫尺的频繁地震。他只好尽量忍着不动。一觉醒来，浑身酸疼，像是刚刚锄了二亩地。

“感觉如何？”徐昆来看他的新床。

“简直是受洋罪啊！”

这几晚，顾少康独享一张大床，自然觉得宽阔无边。怪不得外国电影里，夫妇分床睡，甚至分房睡，敢情是舒服啊。人到中年，已经过了如胶似漆的年龄，能够清清爽爽地睡一觉，堪称难得的享受。

但是，最让他感到惬意的还是“出境”自由了。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早从理论上战胜了许佩莹。不幸的是，许佩莹像许多女人一样，几乎没有理论感。因此理论上的失败，一点儿不会使她气馁。她的直觉和感情，对顾少康来说，照样具有很大的威慑力。仿佛开着盖儿的导弹发射井，即使不出声儿，不冒烟儿，光那上头转来转去无所不可测知的雷达，就够你犯核计的。每次，顾少康刚一动要走的念头，她几乎同时就感觉到了，比雷达都快。然后，不用开口，光是一个眼神儿，一个表情，就够顾少康寻思半天。虽然他也知道，这会儿就算他一拍屁股走出去，也不会屁股后头跟上一个地对空导弹。可那滋味儿，就跟开着U—2飞机到老苏上头溜一圈儿一样。

这几天可好了，导弹发射井关上盖儿了，雷达也停电了，他，可以大模大样地飞来飞去了。别看许佩莹临走时，嘱咐小琳小凯姐弟俩：“盯着你爸点儿，别让他一天到晚大跑风！”可是这有什么用呢？10来岁的小儿童团，凭着一杆红缨枪，哪能承担如此重大的警戒任务呢？除非他给他们领回个后妈来，那红缨枪说不定就能变成“萨姆”几儿什么的。

但是顾少康是绝不会领回个什么后妈的。一个地对空还不够？再来一个空对地，全方位追踪？受得了吗？所以这几天儿童团与他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再说姐弟俩都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旁顾。

小琳整天咔嗒咔嗒地踏缝纫机。许佩莹想在年前把窗帘儿、床罩儿和沙发套全部更新。左挑右选，上星期买回来几十尺墨绿色素格线呢。活儿没做完，接着通知就得走，只好收摊儿。

“妈妈，我来替你干吧！”小琳不让收。顾少康不放心，怕糟踏了料子。许佩莹倒很放得开：“让她试试吧。15岁的大姑娘，也该学着做点儿活了。好在我都裁好了，差不到哪儿去。”小琳欢天喜地踏起了缝纫机，可不是断线，就是倒转。干干停停，还经常返工。尤其是沙发套上的几处三岔路口，怎么也走不通。

“我来吧，大小姐。”顾少康看着着急，想把女儿推开。

“不，我非自己做好不可！”小琳固执地把着缝纫机。“哧啦”，刚轧上的一条线，又扯开了。看那针脚处，早已千疮百孔。

“爸爸，你出去办事儿吧，别老监工似的盯着我！”

这也许是一种交换？

今天早上，顾少康很早就被缝纫机声吵醒了。推门来到外屋，小琳正在埋头苦干。小辫披散下来，遮住了半边脸，也顾不得伸手捋一下。脚下的功夫，显然熟练多了。从声音也可以听出，缝纫机的运转已经相当平稳。毕竟是女孩子，大约天生具备做针线活儿的本领吧。

不光是针线活儿，最近一年，小琳还学会了做饭。中学生上学早，七点以前到校。顾少康和妻子每天不到六点就得起来给他们姐弟俩做早饭，同时准备中午带的饭。这真是一份苦差事。暑假前，小琳班上组织了一次会餐，每人做一样饭或菜。女儿的潜力被激发了。在妈妈的指导下，她做的四川怪味鸡，获得了一等奖。她从此不再让爸爸妈妈起早做饭了，有时甚至把晚饭也做好了，让爸爸妈妈回来吃现成的。难免有时缺盐少油的，但毕竟省时省力了。这次，她非要在妈妈回来之前，把活儿做完不可，所以不惜起早贪黑。

嘴，儿子小凯也起来了。是让姐姐的缝纫机吵醒的，还是为了赶制他的飞机模型？这学期，小凯参加了学校的航模小组。起初做单翼机，然后是双翼的。寒假里开始做里面骨架支撑，外面贴一层塑料薄膜的大型飞机了。动力也从猴皮筋升级为发动机。汽油机太贵，几乎相当于顾少康一个月的工资，只得改用小型电动机。四节干电池，能有多大劲儿？顾少康表示怀疑。但是许佩莹答应过年给每个孩子十块压岁钱，小凯提前预支了，买了电动机。

机身是买不到的，只有自己动手。小凯找出了爸爸的全套木工工具，又锯又刨又刮。顾少康好心疼啊！这还是他父亲留下来的，地地道道日本八幡制铁所的钢口儿。虽说是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家伙了，可是，无论哪件，稍加打磨，便锋利无比。顾少康不许小凯把工具带出家门，小凯只得在家里支摊儿了：原定上周返校日飞机制成升空。不料，一月二十八日“挑战者号”爆炸，打乱了小凯们的发射计划。航模小组全体成员一连召开五天会议，搜集情报资料，研究爆炸原因。小凯被指定担任调查小组组长。

几天后，他综合了大家的看法，郑重其事地向顾少康宣布：“挑战者号”爆炸，既不是因为火箭燃料溢漏，也不是因为橡皮圈变形破裂，而是让克格勃放了定时炸弹。

“是吗？”顾少康不愿打消儿子的那股认真劲儿，摸了摸儿子的小平头说，“那你们的飞机上天前，也最好检查检查。”

“怎么了？”小凯紧张起来。

“留神有人给你们塞一个二踢脚。”

“谁？”

“我。”

“你敢！”儿子怒目圆睁，小腮帮子鼓鼓的，“你给我们飞机里塞二踢脚，我就把你抽的烟里，全塞上小鞭儿！”

这几天，小凯几乎不跟他说话，并且警惕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像他就是一名克格勃。

“二位，停一停！”顾少康拍了两下巴掌，似乎这可以提高某种权威性。

姐弟俩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来看着他。

“你们的活儿，今天能完吗？”

“能！”小琳折着一条飞边儿，抢先答道。

“你呢？小凯。”

“我们小组约好了，上午去学校大操场试飞。”

“好极啦，”顾少康满意地点点头，“能完活儿，当然求之不得。要是完不了，中午以前也必须收摊儿。过年要有个过年的样儿。妈妈今天就要回来了。晚上还要请几个客人来吃饭。”

“都有谁来？”小琳问，“爸爸，我来做个怪味鸡！”

是呀，今晚谁会来呢？顾少康似乎也拿不准了。几个本市的老同学，逢年过节，照例是要聚一聚的。即使是大年三十儿，只要不外出，也总要凑到一个同学家里，吃喝神聊，守岁熬夜。今年，该轮到顾少康了。他和妻子早早就筹划起来。冰箱和阳台上的盆桶里，已经塞满了鸡鸭鱼肉，各类海鲜。酒柜里，白酒，果酒，啤酒都把搁板压弯了腰。今天再去买点儿细菜和小佐料，一桌丰盛的酒菜便唾手可得。可是，能有几人来消受呢？

顾少康觉得应当到各家去敲定一下。

有这样充分的理由，又没有人盯着，吃过早饭，他自然堂堂正正地出门了。

“我走了啊！”跨出门坎儿时，他喊了一嗓子。这几天，他总这样喊，并且知道喊一回少一回，不喊白不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曲里拐弯（节选）

邓刚

内容简介 这是一度被文学遗忘了的人群和层面。作者通过从都市底层蛮野的求生挣扎的世界爬出来的陈立世其人的命运，展开了读者似熟悉又陌生的广大人生层面。作品跨越20世纪60—80年代，描写了包括工人、苦力、煤黑子、木匠、知青、盲流、海碰子等众多奇特现象，写出了他们在为起码生存的艰辛拼搏中，灵与肉、同情与嫉妒、仁慈与冷酷、真诚与狡诈、爱悦与情欲的交战扭殴，揭示了今天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的来源以及他们蜕变和成熟的历史，表达了作者对历经不凡的平凡人物的理解、关注和代言。

作品的生活素材堪称丰富独特，别具一格的艺术构思和幽默夸张的语言引人入胜。读者可以从这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感人艺术魅力的小说中看到比《迷人的海》中更真实的邓刚。

此为该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

我3岁时就胆大包天，敢站在马路旁的一个高台阶顶上朝所有行人的脑袋上撒尿；5岁时我就是全街上的大王，对比我小的孩子，我拧他们的耳朵揪他们的头发；对比我大的，我就钻裤裆咬他们的鸡巴。这一手使我百战百胜，连个头比我高一倍的大人也望而生畏。在我打架的时候，他们就远远地高喊：“当心，别让这小子咬鸡巴！”没有人教我这一手，我生下来就知道男人那个地方最重要。

街上守规矩的老人当着我的面反复念叨——从小看老，将来出息不个好东西！

我从不对这些话在意，我觉得我将来肯定是个好东西。

我住的那条街叫民权街，二十年后我才惊讶万分，我们怎么会有这么个街名，我们怎么敢起这么个街名！我们街南面有一条宽阔的公路，整日里烟尘滚滚，从早到晚跑着苏军的坦克和汽车，这使民权街的孩子大开眼界。最开眼界的是看苏联兵，他们排着一个个方队在公路上迈步，高声唱着听不懂的歌曲。但那些歌却很有力气，听不上半分钟就会使你忍不住用力踏步。我们为此而拼命模仿，不知不觉就唱出一首既有苏联味儿又有中国意思的歌：

爷爷我！

爷爷我！

孙子大家伙！

街上的大人们听了，全都笑得死过去。老人们很怕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兵，说他们是打完了德国开到中国东北来的先头部队，先头部队都是劳改犯，斯大林放他们出来将功赎罪。说他们是劳改犯的惟一证据就是他们见了女人的行为。这也是我们亲眼看见——他们见了女人就像叫驴一样激动，尤其是喝醉酒的时候。不过我们都挺喜欢这些粗野的外国兵，首先是他们走路的姿势，靴子踩得地面咔咔响；给长官打立正的动作干脆有力；打完立正的手臂闪电一样放下来，并在大腿上面使劲地拍一下。我没见过一个中国兵会这样有气魄地打立正。民权街的男孩子进学校以后，走路全都很响地踩着地面，行少先队队礼时，也是在放下手臂后很响地拍一下胯骨，使那些慢声慢气的老师们惊惶不已而又怒气冲天。

我在学校表现当然不好，几乎打遍了全校。我把所有其他街道的大王打得鼻青眼肿，而又被他们打得鼻青眼肿。最后的胜利是看谁能熬得住。我不怕打，不怕疼——我牙疼得要命时，就找出家里生锈的铁钳子自己拔，而且一下子拔出两颗。当时血流如注，把隔壁老麻婶吓得昏了好几个昏。我从破棉被里撕下一块发了黑的棉花塞进嘴里咬住，不一会儿就好了。直到如今，我也不相信医生说的话，什么细菌呀，感染呀，全都是无稽之谈。你要不健康，天天喝青霉素也得得病；你要是健康，吃苍蝇也死不了。我最大的能耐是不哭，打死我也不哭。母亲说我生下来那阵，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哭，整整哭了一年，从此滴泪不掉。我大概把一生的眼泪提前哭完了。真的，到今天我整整三十九年没哭过，以后更不能哭，也不会哭了。

我的父亲对我管教严厉，他想尽办法使我变得老实温顺。实际上他本人的脾气暴躁得像块木材，点火就着。据说我那个暴躁的爷爷曾严厉地管教过他，多次把他捆绑在门口的电杆上抽打，边打边骂：“你他妈怎么不像我的好地方！”我不知道父亲有什么好地方，但我确实像他身上的坏地方。父亲最难看的是一双吊眉和鞋刷子一样的满腮胡，现在我全有。20岁的时候，那些倒霉的胡茬就迫不及待地钻出来，使所有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至少40岁。25岁时我就用父亲留下的照片办各种各样的证明和汽车月票。如果我对人说我用的是我父亲的照片，别人死也不会信，反倒骂我不正经。父亲领着小小的我在街上走，他的粗大的倒八字吊眉和我细小的倒八字吊眉相映相照，会使所有走在街上的家伙们发笑：“真是他妈的什么爹养什么儿！”

父亲会些拳脚。我们山东人都会些拳脚。他从山东老家跨海到生下我的这个城市，一路惹下不少麻烦。在船上他就和去招雇他们的雇主打起来，差点把那家伙扔

海里。后来他打工头，打得工头满地找牙；还打巡警，打得巡警恨不能长六条腿逃跑。按说这是他的丰功伟绩，敢于反抗旧社会压迫。可不幸的是他在这个社会也打，和车间主任打，和交通警察打。结果还是一败涂地。我不想在这里评论父亲的功过，也不想分析他打架的原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挺佩服父亲的胆量。他这个人极愿意打抱不平，为朋友两肋插刀。实际上他不管为谁都两肋插刀，只要他看着不平，便挥拳相助。下班走在马路上，看见有人打架，父亲立刻瞪起眼，就像发现不要钱的货物似的，拨开看热闹的人就往里钻，眨眼功夫就跟着打起来。他打抱不平的原则是，谁挨打了就帮谁，从不问打架的原由是非。有时由于他的帮助，挨打者精神顿然抖擞，反败为胜，发狠地去打对方，父亲反过来又去打他。总之，他不愿看到双方力量的对比相差太大。父亲上班往往在胳膊窝里挟个饭盒子，打起来碍事。所以，每次打抱不平之前，他就把饭盒随便往身旁人手里一塞，说声：“给我先拿着！”便挥拳而上。等昏天暗地打完之后，饭盒早就无影无踪，为此，父亲丢过数不清的饭盒子。然而他还是打抱不平，每次出门，他总是撞见许多不平事。似乎那些事早就安排好了，一旦等他走到眼前就发生。为此，我母亲总是恶声恶气地骂父亲：“就你多事！我怎么就撞不见！”于是父亲就和母亲打起来。他俩打架是家常便饭，吃一顿饭的功夫能打三次，打完了吃，吃完了打，我父亲手狠，有时把我母亲打得下不了炕。但母亲从来没有服过，她奋力同我父亲厮打，并且用锥子般刺耳的声音叫骂，使任何人听见后都会觉得母亲是强者。我父亲则不然，一声不吭，只是狠命地打——一直打得我母亲不能发出声音为止。据我那过世的奶奶说，父亲和母亲刚结婚时打得更厉害，母亲怀了我拖了个大肚子也决不休战。由于我在母腹中就饱受父亲的拳脚，因此长得特别结实，而且生下来就习惯于他们的战争。父亲母亲打得最凶的时候动刀子、剪子和斧头，连最不怕死的邻人也不敢靠前，我却安然站在四条激烈扭动的腿中间吃烤红薯。

每次战斗都是以我母亲被打得爬不起来而结束。但母亲从不请医生也绝不吃药，顶多是用黄豆面敷在打肿的地方。奇怪的是她恢复得特别快，一旦恢复就继续打，有时甚至还带着灰黄色的豆面厮打。我母亲可真正是能打倒而打不败的英雄。我母亲最要命的毛病是爱激动，一根汗毛的小事能使她激动好长时间。更要命的是她一激动就喋喋不休，能一口气不喘地骂上十五个小时，声调自始至终不减弱一分。我父亲最恼火母亲喋喋不休，他对我母亲的喋喋不休深恶痛绝，忍受不了半分钟的时间。他发誓要根除我母亲的毛病，我母亲也发誓要治服我父亲。结果他们谁也没改变对方一毫，双双带着自己的毛病走进坟墓。我之所以敢在这里肆无忌惮地

讲他们的私事，就是他俩早在倒霉挨饿的1961年离开人世。如果真有阴曹地府，我相信他们俩会继续厮打下去，阎王爷也没办法。另外，我对死去的人不放在心上，也就是不怎么信鬼神——准确地说是我不怎么怕鬼神。我觉得人死了就没什么意思了，管他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去哪儿都一样——反正是死了！

我的父母打得要死，但爱得也要死。别看我父亲经常把我母亲打得遍体鳞伤，可邻人要是动我母亲一指头，他立刻就奔出去拼命，好像他对我母亲百般疼爱似的。我母亲也一样，只要是我父亲在外面打起来，马上就出去参战。如果父亲吃点亏，母亲干脆就发了疯——坐在人家门前一口气不喘地骂上十五个小时，连我父亲都拉不回来她。

我们民权街百十户人家都敬我们家如鬼神，不管是当干部的还是不当干部的，全都不敢惹我们家。连派出所那个屁股上掖着枪的所长也惧我父亲三分——“陈胡子呀！他天生那么个样！”不论谁去告发我父亲，他都是这个口气，言外之意是管不了我父亲。我忘了告诉你，我父亲姓陈，叫陈守善——同我父亲的脾气差十万八千里；我的名字叫陈立世——倒和我挺相符的。

我说我的名字和我本人相符，就是说我想响当当地立在这个世界上。7岁的时候我想打狼，那时我们这个城市还没像今天这样臃肿嘈杂，把兔子也吓得无影无踪。晚上，民权街的大人们总愿聚在昏暗的路灯底下讲狼。说出了城市五里地的地方就有狼，说狼怎么怎么可怕，铜头铁身麻秆腿——腿不经打，一打就断。我暗暗记住这句话，便从院子里找出一根棍子，悄没声地走出去，直奔市郊的山丛里。我要打一只狼让民权街的大人们都吃吃惊，看看我的厉害。一路走，我一路抡那根棍子，朝地下扫。狼腿一打就断，太容易了。我不明白民权街的大人们为什么不打狼。快到黄昏的时候，一个从山路里走出的老头问我上哪儿去，我说去打狼。后来他又问了我几句什么，便卡着我的手脖子一直把我领回民权街家门口。父亲和母亲正因寻我急得团团转，急急地问我去哪儿了。我说我去打狼。我满以为父亲得称赞我一番。谁知他夺过我手中的打狼棍，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母亲一连骂了我好几天。这件事使我好长不明白，不明白我错在哪里。但我并不委屈和伤心——我从不伤心。反而，我还想去打狼，只不过没有兴趣了，才没去。父亲的棍棒和母亲的叫骂什么也不顶，实际上还激怒我更加犯错误。我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就是——你越不让我干我越干。

我住的城市是探进海里的一块半岛，它的东面、西面和南面全是海。每到夏天，这海就要了我的命。父亲说：“你要去海边我砸断你腿！”母亲说：“你要去

海边我扒了你的皮！”于是，我去海边的兴趣就增加了一倍——因为他们不让我去我就更想去了。

我终生的遗憾是不会潜水，也就是扎不进海底。在水面上我倒挺有两下子，游得飞快，如果参加运动会，绝对能打破一点纪录。我没参加过游泳比赛，因为学校说我表现不好——主要是我喜欢打架斗殴——禁止我报名参加学校和市里举行的各种游泳比赛。后来他们又请我去，再三再四地请我去，可我不去。据说是市体委的一个家伙看中了我，他在海滩上发现了我，暗暗用计分表测了我的速度，大吃一惊，急得穿着衣服跳到海里找我。我说我不去市游泳队。这家伙急得要哭，反反复复劝我——开始他倒挺摆架子，以伯乐的姿态和我说话，后来就蒙头蒙脑了——他还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的孩子，别的孩子，早就乐得发疯。

我不是不愿意去游泳队，关键是第一次我愿意去时学校不愿意，那这辈子就甭想我回头了。市体委那个家伙不死心，找到我们学校。我们那个可恨的校长不知天高地厚，传我到校长办公室。我当然不去。这使他怒气冲天，但更多的是吃惊——竟然会有校长叫不动的学生！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命令我马上去市体委报到。我连头都没抬一下。校长气得浑身打战战，拼命擦他那架黑框眼镜。教导主任和其他老师也来了，把我围成一个圈，七嘴八舌地训斥我，非要弄出个究竟来。这下他们更倒霉了，我就不怕这个，越这样我就越对抗得厉害。

“我不愿意去。”

“怎么，不愿意去？你怎么还能愿意和不愿意呢！”所有的老师都大吃一惊，一个人怎么能自己决定自己？

我心里挺高兴的。当初我愿意去你们不让去，现在你们让去我就愿意啦？真可笑！

最后被我气得半死的校长下令：从明天起不准我上学。

同学们都用慌然不安的眼神看我，以为我判了死刑。我心里暗暗好笑，怎么会说一句话我就上不了学了呢！

第二天我照常上学，死死地坐在座位上，任老师喊破了喉咙也不动一下。

事情不一会儿就闹大了，最后几乎全校老师都来了。他们说了成千上万句软话和硬话，看我一句听不进去，终于按捺不住。以体育老师为首的几个老师和佩戴三道杠的大队长和两道杠的中队长对我动武力。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拖出去拽出去或抬出教室。这些家伙知道我是个打架能手，但还没有了解我牙齿的厉害。不过，我并不想动牙齿，因为我当时有些懂事了。再说那阵的学生没现在这么野蛮。打破鼻

子的小事，会像杀了人似的惊动全世界。这些家伙只是想把我抬出教室，最厉害的动作就是拖拽我的胳膊和腿。我开始紧抱住凳子，后来我又紧抓住课桌。弄得他们狼狈不堪，只得将我连课桌一起抬起来。我像个蜘蛛一样攫住课桌，这个样子肯定很难看，因为我那个从来不笑的班主任也噗地笑了。我气疯了，但无可奈何，一个人四腿离地就什么也不顾了。幸运的是我们教室的那个宝贝门太窄，被我一下抓住，几乎连手指都插进门框里，任凭这些家伙吭哧吭哧地使劲，也动不了我一分一毫。我决心和门框子死在一起，除非这些家伙把整个教室抬走。这些家伙干瞪眼了，一个个累得直喘粗气。说起来也挺可怜的，他们只要敲打我的手指和什么地方，我肯定受不住。但这些可怜的家伙就是不敢打我一下。不过，我也做了准备，只要他们打我一下，我就动牙咬，先咬体育老师，他穿的运动服很瘦，那个地方很突出，再好咬不过了！

最后的胜利还是我的，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让我回到座位上。当然，他们不能让我那么轻快，又用心险恶地去找我的父亲——学校最无能的办法就是找学生家长，不过这一招也挺厉害的，叫你没有退路。我不怕这一招，因为我父亲最大的能耐就是把我捆在电杆上打。而我不怕打，不怕疼。你想想，我都给自己拔过牙，连好牙一块拔下来，还怕打吗？

这样，我始终没进游泳队。后来那些倒霉的年月，别人都为我没进游泳队惋惜，说我走错了一步。我并不为此后悔，我这个人从不后悔。不是那些事不值得后悔，而是后悔一点用也没有。

使我不愉快的是我的游泳技术在海上无用武之地。我们这个城市几乎所有会喘气的人都能扎到海底下去。只有我一个人不行，气得我只想自杀。你在水面上游得像兔子那样快也没用，海参、鲍鱼、扇贝什么的全都长在海底下。我简直就像自杀似的往水里扎，拼命地手扒脚蹬地往下钻，结果扎不到一筷子深，便呼地漂上来，好像我肚子里灌满了空气。我想了个办法，从楼房那么高的礁石上往下跳，借助下跌的惯力一下沉进水里。可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便像水下有人推我似的，呼哧一声冒上来，毫无办法。我又进一步想个更厉害的办法，抱着一块百十斤重的石头往海里扎。这法儿有效，沉甸甸的石头一下子把我带进水下。但可恨的是我不能松开石头，只要稍微松动一下，身子便呼地一下飞上去。我看到一个满身花刺的大海参在暗礁缝里蠕动，喜出望外，伸手便抓。谁知手还没伸出一半，整个身子就往上漂浮。我发疯似的挥动手脚，死也不愿上来，然而丝毫没有用，手脚舞动得越厉害，往上漂浮就越快。最后海水还是毫不客气地把我抛出水面。我骂天骂地骂海骂

龙王爷，骂得口吐白沫。然后爬上了岸，气哼哼地跑到海滩以外几里远的地方去找大石块，再气哼哼地扛回来，结果是照样丢在海底，而我还是恬不知耻地漂上来。我不舍气，又去扛石头，这样反复折腾到我快死了为止。海滩上的一些游人对我的动作疑惑不解。伙伴们笑着告诉他们，说我是在填海——愚公填海。

我伸开四肢躺在湿润温热的海滩上，心里万分懊恼，一般人都怕沉到海底下淹死，我却怎么也沉不下去——这真气死我恨死我折磨死我。

一个外号叫刀鱼头的小子走过来，嘲讽地说：“怎么样？海漂子！”我一高跳起来，猛扑过去。一顿狠捶死打，几乎把这个小子砸扁了。但我挺佩服这小子，他始终没哼一声，也不动弹一下，弄得我就像打一块橡皮。我觉得我把这小子打得相当厉害，换别人绝对能死好几个死，因为我当时的火气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这个城市称能扎到海底下的人为海碰子，扎不下去的称海漂子，是很厉害的骂人词儿——只有那些笨蛋和胖老娘们儿才叫海漂子。

我发现我竟把刀鱼头打笑了。这小子说我给他搔痒，不过搔得没劲。后来我才知道这小子抗打，他从小就泡在海水里，浑身上下像长了鳞片，没有一处地方不被牡蛎壳割过，皮肤又黑又粗又硬。他要是贴着礁石擦痒，会发出很响摩擦声，像鲨鱼在水下暗礁擦痒一样，那声音有时在水面上都能听得见。刀鱼头抗打不是不怕疼，而是不感觉疼，不像我疼得钻心也死咬牙。据说有一次刀鱼头挨他妈打，他妈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结果把刀鱼头打睡了。

刀鱼头浑身长得又扁又长，游进水里像一条带鱼似的飞窜。带鱼在我们这里称刀鱼，所以这小子叫刀鱼头。刀鱼头扎猛的水平天下第一，多么窄的礁缝他也敢往里面钻。据别的海碰子告诉我，在水下弯弯曲曲的暗礁缝里，刀鱼头能把身子扭曲成四五道弯儿，穿过礁缝挨不到皮儿。后来我们成了生死朋友，我同他合伙下海，他往水底下暗礁扎，我在水面上搞运输，把他扎的海货飞快地运上海滩。上岸后我们平半分，这小子相当大方。我给别的海碰子运货，只分三分之一。但我知足，因为我扎不到海底下。我活到今天只服输过这一件事儿，拗不过大海。我告诉过你，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再后来，刀鱼头当上交通警察，挺那么神气活现——扎着武装带，扣着大盖帽，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吆吆喝喝，全世界都得听他的。他即使站在一万个交通警察中间，我也会一眼认出他来——因为刀鱼头的脑袋细尖，总是戴不正大盖帽，只好斜挑着，像个德国军官，很有些外国人的风度。这小子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个大忙，结束了我的光棍生活；当然，我也为他两肋插过刀——这是后来的事，现在还轮不

到讲这些事。

我忘了告诉你，我有个姐姐。她比我大7岁，给我的感觉至少大17岁。因为她稳重、善良、沉默寡言，脾气好得像面条一样。我的父母能为我生出这么个温顺可爱的姐姐真是奇迹。有个邻居曾说我和姐姐不是一个父亲。被我的母亲听到了，一连骂了几天几宿，骂得那个邻居好几个月不敢出门，再也不敢吭气儿。不过，也难怪人家说长道短，我同姐姐不但脾性，连模样也天差地别。她细细挑挑，白白净净，几乎连汗毛都不长。姐姐很软弱，老挨男同学的欺侮。有一个叫大鼻子的男同学老是打我姐姐，弄得我姐姐一放学就往家快跑。要不被大鼻子堵住，就揪他的辫子。姐姐有条光亮的大辫子，所有的人都喜欢，邻居的老太太都愿用手摩挲着姐姐的辫子。有一次，那个可恨的大鼻子把姐姐的辫子揪得散开，姐姐哭着跑回家。我很愤怒，决心去替姐姐报仇。我的父母不怎么关心我姐姐，姐姐在外面吃了亏，回家反而受斥责。所以姐姐不管在外面吃多大亏，回家后都悄没声息。我当时还没上学，但我却敢去打比我大六七岁的大鼻子。大鼻子家在民权街的另一头住，我认识，门口还摆着两盆花，看样子家里挺有钱。他家的玻璃窗也大，像百货商店。我口袋里揣满了石头，雄赳赳地走到大鼻子家高声骂大鼻子，但没有人理睬我。我就毫不犹豫地用石头砸碎大鼻子家的玻璃。这一下天下大乱，大鼻子家所有的人马全冲出来。大鼻子一马当先，要来揪我。我毫不害怕，当头给他一石头。但被这家伙躲了过去，他一下子扑了过来，狠命地掬我的脸蛋子。可没掬两下却嗷地怪叫一声，捂着裤裆就往回跑——我说过我的牙齿厉害。

我并不为此解气，而是把口袋里的所有石头都抛向大鼻子家里的人。后来大鼻子又冲来，把我的胳膊反拧住，疼得我钻心裂骨。他老是问我服不服，我当然不服，用脚狠命地踢他，并不断地扭着脑袋去咬他，吓得大鼻子老是在我的后面转圈儿。后来大鼻子全家扑了过来，把我死死地按在地上，一动不能动。我就骂“大鼻子外国种！”大鼻子气疯了，用手打我的嘴。我们民权街对所有的大鼻子都骂外国种，因为“大鼻子”是指马路上唱“爷爷”我苏联兵，所以使所有民权街被骂大鼻子的人都胆战心惊而恼羞万分。

大鼻子有一拳蹭了我的鼻子，这下他倒霉了。我那个可恨的鼻子愿淌血，不小心碰一下也要流半天血。这会儿更来劲了，血淌得我满脸满嘴，我喷着血沫子骂大鼻子外国种。一见了血，大鼻子全家麻爪了，都吓得松开手。我乘机跳起来，又踢又咬，并捡起地上的石头继续砸玻璃。没办法他们只好又把我按在地上。邻居和走路的人看见一大群人按着个满脸满嘴血的小孩，都抱不平，逼得大鼻子他们只好松

手。但只要一松手我就又踢又咬又砸玻璃，逼得他们只好又把我按在地上。我心里是横下来，除非你就这么按我一辈子或打死我，否则我就砸玻璃。大鼻子家玻璃窗多，够我砸的了。渐渐地我看出来，大鼻子全家都是草包，没一个敢往死里打我，有一个老太太还用手绢给我擦血，差点叫我咬掉手指头。这样一直折腾到晚上，大鼻子全家筋疲力尽，差点就给我磕头了。这时有个邻人认识我，告诉大鼻子他们家，说我是民权街那一头老陈家的——那一家可是一窝狼，叫两个老狼知道可坏了——大鼻子他妈简直要哭出来，一口一声“小爹”地叫我，并当面打了大鼻子两个耳光，说要是再欺负我姐姐，就天打五雷轰，出门叫车撞死……

从那以后，大鼻子不但不敢动我姐姐一指头，反而见了我姐姐害起怕来。我姐姐开始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不知听谁说了，便一把把我揽进她的怀里。我很高兴姐姐这样亲昵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姐姐。每当在广播里听到“母亲”两个字，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母亲，而是姐姐的亲切模样。我身上所有打架的血迹和灰垢都是姐姐给洗的。姐姐给我洗手洗脸洗澡特别舒服，只要她那温柔的手挽着热水摩挲我的肌肤，我就老实得像羊羔。我的那些蠢笨的老师和校长只认得我的父亲，他们以为父亲能管教好我。这些家伙傻极了，其实他们要找我姐姐，我立刻就会乖乖地听话。每到晚上，姐姐就会给我缝补因打架斗殴而撕破的衣服。她从不抱怨我，或者责骂我打架斗殴的事。父亲为了管教我，把皮带都打断了，我没听他一个字。可是姐姐一个指头也没动我，只是在缝补衣服裂口时偶尔轻轻叹口气，这就 要了我的命，使我好长时间睡不着觉，并发誓明天不再打架。

我不是说我的父母一无是处，只是他们的火气太大，老是愤怒不已。父亲说像我像他的坏地方，母亲也说我像她的坏地方——也就是我既暴躁又激动，把父母两边最要命的东西全继承下来，使我比父亲还父亲，比母亲还母亲。带着这两个人最要命的能量，我走进了老想治服我的世界。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枪响刘公岛（节选）

刘新智

内容简介 小说真实地再现了1944年刘公岛汪伪海军练兵营官兵武装暴动的英雄业绩。官兵们周密计划，与敌巧妙周旋，胜利地举行了武装起义，投奔解放区，参加了人民军队。大爱大恨中显出大智大勇，国仇家仇里显出英雄本色。故事真实、惊险、曲折，感情色彩浓郁，语言朴实流畅。

此为该书的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辛成日夜谋划武装暴动的事，一直对妻子、父母和弟妹保着密，从未透露过一个字。

十一月五日这天，辛成醒得特别早。鸡叫第二遍的时候，他就睡不着了，心急地数着每隔十几秒钟一次的雄鸡啼鸣声。躺在床上想：

“今天就要行动了。如果告诉妻子吧，会使她担惊受怕，对胎儿生长不利；不告诉她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合适。”想着想着，他把正睡在身边的肖苑推醒了。搂过妻子，抚摸着她的将临产的身子，亲吻着说：

“喂，告诉你呀，我不想和刘公岛干了！”

“什么？怎的啦？”睡得朦朦胧胧的妻子，偎依在他的温暖的怀里，爱抚地问道。

“我想出岛找八路军去！”辛成很少像现在这般不断地亲吻着妻子的脸颊，他终于说出了他心中最秘密的话。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事来了？你吃了虎胆啦？”肖苑不理解地问道。

辛成说：“我早想好了，一直没告诉你。”

“那俺怎么办？还有小生命呢！”妻子轻轻拍拍腹部，犯愁地说。

“孩子？你说的是孩子？”辛成心里一阵高兴道，“孩子怕什么，咱们一起走！”

“眼看好生了，还走呢，走不动啦！”

“不是还有个把月吗？”辛成并没吐露出他要武装暴动的事，只是说：“走了

以后，再生来得及。”

“真来得及吗？”

“来得及！”

“那好吧。”肖苑答应了。女人的心，是很细腻的。肖苑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喂，我问你：要是生下来，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我早想好了。”

“你想什么？”

“我想……如果生个男孩，起名叫辛生，双关语，一是随父亲姓，二是还有新生的意思，好吗？”辛成两手捧着爱妻的脸蛋，亲亲昵昵地说。

“好。若是生个女的呢？”

“女的？”辛成还没想好，思忖着，“如果是生个女孩，你给起个名吧！怎么样？好不好？”

“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光想男的，不想女的！”肖苑一阵激动，更深地趴在辛成怀里，只是亲着，用脸蛋摩擦辛成的胡子茬，说，“哎呀，怪扎人的。”良久，不吭声了。

“哟！天好亮了，我要起床到练兵营去！”辛成抬头，朝窗外望了望，窗纸已透进曙光。他又多情地亲吻了一下妻子，跃身起床穿好衣服，轻声走进父母和弟弟的住屋。父亲和弟弟也起床了，准备上山干活。

“爹，你们起来了。”辛成没敢跟父亲说别的，只是把弟弟辛功叫到外屋锅台边，贴近耳朵，小声告诉弟弟道：“我们今天要动手了！”说着，他把一支二八匣子手枪交给了弟弟，“这给你！”

“干什么？哥，你要干什么？”弟弟辛功有些吃惊，急不可待地问。

“杀鬼子，先别告诉咱爹妈和你嫂子。记住，等下午两点，如果你们听到枪响，就是我们动手了！”说完，辛成就一个箭步，蹿出了家门，到隔壁二号门，轻轻敲了三下。顷刻间，门里闪出岳山的妻子。

“岳山呢？”

“他走了！”没等辛成转身，岳山的妻子就把门关上了。

辛成顶着晨曦，向练兵营急三火四地走去。在练兵营几十米远处，辛成就隐约看见昨晚值班的丁业，沐浴在晨霭中的身影。他已站在练兵营门口，等待部队起床。

“岳山已到。你俩先去兵舍里看看情况。”丁业见了辛成，只轻声说了一句

话。

辛成一面点着头，一面走进兵舍。

寻找暴动的有利时机，是丁业、辛成、岳山一直思考的中心问题和盼望已久的大事啊！

海天一片阴暗的曙光。公元1944年11月5日，终于光临了。

当夜幕慢慢散去，冷峻的晨光，撒满了威海卫港的山山水水。不一会儿，海上刮起六七级的西北风。身着单装的士兵，都冷得浑身瑟瑟发抖。因为是星期天，日本辅导员和好玩的军官们，都乘“日升利”号交通艇，到威海卫去了。

辛成和岳山吃完早饭，待人们散尽，两人站在食堂里合计好，早晨七点半，就到栈桥铁码头，假装看热闹，仔细观察出岛敌人的人数。

出岛的日本辅导员和军官们都打扮一新，身穿整洁的军人礼服，挎着各式手枪，身边带着太太小姐，大摇大摆地走上栈桥铁码头。按照惯例，也是一种规定的礼节，先由日寇军官登上“日升利”交通艇。国军官兵礼让地候在一边，等鬼子上完了才能登艇。

站在码头边上的辛成和岳山，装得很像样子，一面看热闹，一面暗中记着人数，桥本上尉等日本军官出岛七人，士官出岛十余人；其次，是中国的军官、士官、老兵们陆续登上交通艇。他俩也数了数，共有二十余人，其中有基地队司令黎玉纯上校、副长万二虎中校，还有要港司令部军需科长中校等人；接着，是军官太太、小姐、家属们上艇，人数比往常多得多，前挤后拥，把“日升利”交通艇压得左摇右晃。

辛成和岳山俩，回头走到码头竖的一块写有班船时间的铁牌子跟前，把班船来去的时间记准了：上午是八点开，十一点返岛；下午是一时开，五时返岛。两个人目送班船开走，转身急步回到丁业家里屋碰头，商量确定实施作战计划。

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决策碰头会，因此，核心成员又吸收了李国昌、任德木和雷大为、汪维海等四名主要骨干参加。先由辛成谈了和岳山俩观察码头的详细情况。最后，辛成拿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日本鬼子除了出岛的辅导员外，还有两伙蹲在礁石上钓鱼。今天他们人员分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机会！”

“这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时刻。大伙都想想，还有什么问题？”丁业引导各位出主意。

“我有个考虑，”辛成在丁业刚说完，就提出一个问题，“咱们动手，是用

刀，还是用枪？”

“你说呢？”丁业一听，这是个值得统一明确的问题，就反问辛成一句，并用目光搜寻着其他骨干。

“用刀，没有声音，不能叫威海卫方面听见；用枪，能省事儿。不过……就怕枪声惊动岛里岛外的敌人……”辛成没说完，岳山就接过话茬，说：“这个事儿，我看是刀枪并用！咱们一开始就强调‘近战肉搏’，虽然手里枪比刀多，但枪上有刺刀，加上部分战刀，还不够鬼子招架一阵子呀！当然要以枪为主。”

“对，对。”

“有道理……”其他人也倾向于刀枪并用。

“说得很对！”丁业直点头说，“远处用枪打，近了战刀砍，刺刀拼！到时灵活使用，随机应变。我看一班长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认识明确，就这么定了！暴动时间请记住：经我们三人反复合计，定为今天下午两点钟正式动手！按拟定的除奸名单，干掉鬼子汉奸！我在指挥部里。指挥部设在练兵营军官食堂。兵分三路向敌人进攻：辛成负责攻打基地队司令部；岳山和李国昌率人拿下日本辅导部；任德木领人解决东瞳派遣队。”丁业部署任务完了，没有人提出任何困难和问题，就又叮嘱辛成、岳山俩说：“年夜饭以后，你们再到码头看看午间班船的情况！”

“好！”

在丁业家这间小屋里，每个人心中都卷着一场十二级风暴！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时刻！每个人都面临着一场生与死的选择和考验，真正到了献身中华民族，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大伙有问题没有？”丁业问道。

“没有！服从队长命令。”由辛成、岳山带头，大伙响亮回答，态度明朗，声音坚定有力。

“其他人马上回练兵营，向外围骨干做传达布置。第九期新学兵，下午照例放假，但两点前必须赶回兵舍！没有别的事就散会，立即行动！”丁业说得干脆利索。

骨干们分头离开丁业家，奔向各自的岗位，抓紧做准备工作。

辛成刚走出丁业的家门，任德木神情不安地跟上来，担心地对辛成说：“老辛，咱们这事，我看够呛，不能成功。”

“怎么？！”辛成猛一听，发怔地停住脚步，急忙反问了一句。这时，他特意看了一下任德木的脸色，只见他脸色煞白，精神紧张。辛成继续朝前走着，脑海里

开始审思起任德木的为人来。任德木从小生长在被日本占领统治多年的大连，会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有时能充当日语翻译，脑瓜蛮聪明，读了不少书，就是感情有些脆弱。他担任着四班教练班长，技术水平和军事素质一般化，没能把一个班管得很好。当初发展他做暴动骨干，态度曾经表示得很坚决。为什么在这重要的时刻，提出如此令人意外的不好接受的问题呢？这显然是给三个暴动领导人出了一个大难题：动摇杀敌决心，涣散斗志。

对任德木的反常态度，辛成一时感到不好琢磨，他边走，边在心里有些埋怨这个人：“你不想干可以，应当早些提出来，偏在这节骨眼上冒出一句，叫我怎么说好呢？这不是要背叛吗？怎么得了！”辛成很气愤很严肃地用眼神逼问任德木：“你不想干了？”

“我怕……不能成功。”任德木有些心惊肉跳地说。

“为什么？你说说！”辛成心里很焦虑不安。

“记得我看过鲁迅先生写的《阿Q正传》，”任德木充满悲观情绪地说：“革命没成功，阿Q后来反倒上了断头台！他后悔了……”

辛成一听，很不对劲，胸怀豁达地说：“我们这种行动不可能是悲观的。在今天，有英勇的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我们对杀鬼子汉奸是充满希望的，充满着信心！”

任德木担忧地说：“你没想到后果吗？”

“这是放火烧山，我们不知道吗？为了除外贼内奸，顾不了这么多。思前想后，考虑太复杂，结果会一事无成！行，你再别说了，咱们走！”辛成便加快脚步，领着任德木往东曠自己家里去。一面走，一面对任德木说：“老弟，你放心，能成功！”

辛成坚信不移，而任德木真的害怕了，又忙说：“咱们一旦成功不了，你我连全家都得被杀头！”看来，任德木确实不想干了。

“事到如今，不干也得干！”辛成心里说。他一路走，一路对身边的四班长耐心劝说。任德木打了一路退堂鼓。

快到东曠辛成家门口时，辛成对任德木道：“到我家里坐坐吧！”

“好。”任德木答应了。

辛成一进门，就对妻子肖苑说：“任班长来了，你赶快给烙点地瓜干我们吃吃，当作晌饭。”辛成想镇静一下任德木的紧张情绪，先倒了杯水给他，继续劝说着：“干事业，没有胆量不行，敢干才能获得成功。文天祥不是说过嘛，‘人生自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咱不成功，无非就是个死嘛……”

心灵手巧的肖苑，很快就把地瓜干烙好了，热情地端来，说道：“德木弟，没好东西，快趁热吃点吧！”说着，递上碗筷。

两人边吃边谈。辛成注意看出任德木的神志，他并没有心思吃烙地瓜干，还是说武装暴动不能成功之类的话。辛成一再向他讲成功的理由，对任德木仍然不起作用。

“我说，算了，”辛成放弃了对任德木的苦口规劝，独自下了决心，对任德木说，“这样吧，你的任务临时变动一下，不带队伍出击，在练兵营里待着，给丁业做帮手，原定你的任务给别人，怎么样？”

任德木一听，紧张的情绪缓和了些，但还是得参加暴动，所以害怕的心理依然没有解除，嘴里似嚼非嚼着地瓜干，一时不好意思表白。

辛成内心里火急，进一步开导任德木：“成功了以后，论功行赏保证有你任德木的份，不成功，真的要被杀头，我们肯定不咬你，这你一千个放心！你看行不行？”

“这样行。”任德木见辛成做了保证，再一想事到临头只好如此，便宽了心，怯生生地答应了下来。

时间过得特别快，大半晌耽误过去，快中午十二点了。辛成见任德木同意自己待在练兵营里当丁业的帮手，就再也不敢耽搁时间，两人马上离家回头，往西曠走去。来到路口一个小卖铺处，辛成叫任德木等在那里，他急忙到了业家，向总指挥报告了这个意外的情况。

丁业一听，很生气，感到任德木这个人怕死鬼！不配做暴动骨干，想当即用枪处置他！气极地说：“这种人不能留他，留也是当叛徒！”

“队长，你先别生气，我想了个办法，已经跟他说了……”

“什么办法？”丁业着急地问道。

“让他跟你在指挥所当帮手，监督着点……”

丁业听了辛成的改变意见，认为很可行，便欣然同意，催促辛成道：“好吧！你要抓紧准备工作！”

辛成回头告诉任德木说，变动任务得到了丁业队长的同意时，四班长是跑步到练兵营指挥部里去的。当丁业来到指挥部，任德木见了，显得很不自在，很窘迫。

下午一点钟不到，辛成和岳山又扮作看光景，到栈桥铁码头边上，观察“军情”来了。下午到威海卫的人少，只有六个中国人，没有一个日本鬼子，所有的人

都是到岛上办事来回走的老百姓。

令人不安的是，日本辅导官林藤大佐、要港司令包其民和参谋长门铁尧等，都未出岛。判断这一情况的可靠标记，是供包其民、林藤专用的“东海”号交通艇，静静地靠在岛西马井子港里边，合他们心意的是，这些人却正是要干掉的重要对象。

辛成和岳山看准了，没等班船启锚，就从码头回到了练兵营兵舍。

今天，正好是辛成担任值班班长，他已经利用吃午饭时间，向弟兄们宣布了：“学兵照常放假，列队外出，只准在附近活动，两点前准时归营！任何人不得逾假。”

从表面看，练兵营的一切活动在正常进行。然而，辛成、岳山、李国昌等人，都专门向本班的人做过交待：外出后，马上返回，今天有要紧事。实际上，岛上没有好玩的地方，绝大部分人都不愿外出。

第九期新学兵，共计二百余人。除一、二、三、四班绝对控制住了以外，加上外围骨干和通知要按时归营的，能有一百余人，根据情况估计，大部分士兵都能参加武装暴动的行列。丁业利用短暂的时间，在军官宿舍召集辛成、岳山，碰完头以后，确认敌情没有别的变化，就布置李国昌率领武术班的人，先闯进教官办公室和宿舍收罗武器，叫敌人到时候手无寸铁。他们正要取下挂在墙上的所有战刀，忽然，被轮机教官谷分奇看见了，发问道：“拿刀干什么？”

“谷分队长，弟兄们想拿着刀照相做个纪念。”李国昌嬉笑着回答说。

没等谷分奇说出同意还是不同意，弟兄们在李国昌带动下，拿着刀就走人了。

“拿刀照相做纪念？蹊跷！”谷分奇不满地看着弟兄们的背影，心里产生了怀疑。

谷分奇这家伙，跟辛成他们同是第二期老学友。因为他原来多念了几年书，考进了上海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当上了军官，年岁不大，嘴馋好吃，已大腹便便，所以外号都叫他“谷大肚子”，是个十足的官迷，仗着鲁猴子的权势，盛气凌人，成天阴着个脸，专找士兵的茬儿，连同期的老学友，他都没有放在眼里，很不得人心。凡是当兵的，对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他是包其民和鲁猴子的心腹人物。

放假的新学兵，在很短时间内，都逐渐归营了。

一点五十分，武装暴动的骨干及士兵们，都准时集合在练兵营第二大兵舍内，紧急等待执行战斗任务。

因为人都齐了，时间没到两点钟，丁业从教官宿舍出来，快步走进第二大兵

舍。弟兄们见他来，都鸦雀无声。他脚踏在一张空床的床板上，胸有成竹地向满屋子弟兄们发表了鼓动讲话。其神情十分严肃、沉着，话讲得很简短、干脆、有力。丁业显得格外激动，大声说：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都是被党国政府欺骗而来的，离开了美丽的家园，离开了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姊妹。我们的家园还受着日寇的蹂躏，我们的房屋被焚毁了，土地被强占了，财产被没收了。现在全国抗战高涨，大势所趋，弃暗投明，是惟一的出路！”丁业踏在床板上的两脚动了动，声音激昂地继续说：“弟兄们，想想吧！我们驻在孤岛军营，过着黑牢狱的生活。每月军饷才几块钱，吃橡子面，受当官的毒打和痛骂，甚至坐牢和挨枪杀！日寇是用我们自己的手，来屠杀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叫我们为他们当炮灰当枪粪。为了抗日救国而死，无尚光荣神圣；如果替敌人去卖命，又值得什么呢？亲爱的弟兄们！保国卫民本是军人的天职，但是我们保的是敌人而进攻自己的祖国，我们于心何忍？弟兄们，起来吧！掉转我们的枪口，向着我们民族的敌人——日寇开枪吧！”

在丁业向全体弟兄们发表鼓动讲话的时候，辛成、岳山、李国昌、汪维海等人，都已站在第二大兵舍东西两头的大门内警戒着，这就更增加了营区内紧张的战斗气氛！

丁业仍继续在说：“弟兄们！据说中央军快打到胶东沿海地区来了。八路军游击队，也在威海卫南竹岛打了一次伏击战，很成功。这都说明，我们中国人决不愿当亡国奴，决不听外国人摆布！我们再也不能忍受鬼子汉奸的欺压了！让我们都一齐拿起武器，消灭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为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报仇！”他加重了语气说：“我们兄弟本着祖宗的遗训：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们要杀出刘公岛，岛外有队伍接应我们。我们要出去配合中央军打鬼子。弟兄们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愿意杀鬼子的弟兄们，勇敢地站出来吧！跟着我们武装暴动！弟兄们，有没有勇气和胆量？”

“有！有！有！”

士兵们一齐发出了响亮的喊声。立时，弟兄们很自然地联想起当初李国昌、于亭酒醉，喊“跟着丁队长杀鬼子”口号的情景来……

丁业一讲完话，各班培养的骨干和武术班的士兵，都坚决地走出队列，纷纷向丁业表决心说：

“丁队长，我们坚决杀鬼子！”

“怎么行动，请长官吩咐吧！”

“我们全都参加杀鬼子！”雷大为大声喊道。

“我也参加！”王文龙争先恐后地说。

二百多号人沸腾了！全兵舍里出现了杀鬼子除汉奸的热烈感人场面！

正在此刻，谷分奇突然从东大门走进兵舍里来了。他一看，有这么多人在集合，个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的样子，一片杀气腾腾，就朝着大伙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丁业见情况不好，一撅嘴，向把守东大门的李国昌、汪维海使了个眼色。他俩动作神速地从谷分奇背后扑上去。李国昌双手抱住谷分奇，汪维海下了他的手枪。这当儿谷分奇企图挣扎，喊道：“你们干什么？你们造反了……”

李国昌和汪维海各用一只手，扭着谷分奇的两臂，捂住他的嘴，硬是把“谷大肚子”架出兵舍，关押在走廊有铁栏杆门窗的一间乒乓球室内，派胡杰三在门口看了起来。

这段插曲一过，兵舍内重新热闹起来，都积极要求参加暴动杀敌。

丁业把手一挥，郑重地宣布命令说：“好，我现在宣布分组编队名单：辛成！”

“到！”

“你领着一班，攻打基地队司令部！”

“是！”辛成立正，响亮地回答。

“岳山！”

“到！”

“你和李国昌领着二班，攻打日本辅导部！”

“是！”还没等岳山回答完，丁业又说：“还有，辅导部攻打顺利的话，再由你去缴获‘同春’舰！”

“是！”

“是！”

……

“我在指挥所担任总指挥，任德木协助看守指挥所。现在各队出发！”

丁业把命令宣布完了，只听“呼啦”一声，士兵们都各找各的队伍去了。

“来，跟我走！”辛成一声呼喊。

“冲啊！走！”众士兵便像洪水般涌出练兵营大门，跟着自己的指挥者，向攻击点冲去。

其中一部分弟兄们没有武器，丁业命令他们砸开了军械仓库。因为新武器都保存在日本辅导部，眼下只好用试打过的教练枪，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杀向各个攻击目标。

阵势是兵分三路进攻敌人：第一路，由岳山、李国昌二人，率领于亭、胡杰三、冯雄等七名弟兄，攻击日本辅导部；第二路，由辛成、雷大为二人，率领张挺和等十名弟兄，解决基地队司令部，首先把在押的六个弟兄营救出来。丁业布置任务时，特别加以说明了由汪维海带领四十余名士兵，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到基地队军械库搬运武器；第三路，准备由丁业率领王文龙、华柏等十几名弟兄，攻击西炮台派遣队！

经过一番动员和兵力部署，三点钟，刘公岛上的枪声“突突突……哒哒哒……”像爆豆一样，响成一片……在东疃北山上，正刨地瓜的辛成父亲辛庚和弟弟辛功，猛然听见了枪响，大为吃惊！

“爹！你听，枪响！俺哥他们动手了……”辛功扔下手里的地瓜，担心地对父亲说。

“动吗手？”老人望着儿子疑惑地问。

“杀鬼子汉奸！咱快回家看看俺妈俺嫂吧！”辛功说着就要走。

辛大叔说：“别着慌，少拿点地瓜回去！”

“拿什么呀？快走吧，是要命？还是要地瓜？”辛功把镢头抡上肩，并摸了摸腰里别的那把辛成哥给的二八匣子手枪。

“你从哪里弄的家什？”父亲见儿子身上有枪，惊讶地问道。

“俺哥给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他不让我告诉你。”

“你哥吃了虎胆啦！你可别去闹，在家照顾你妈妈！”

听着密集的枪响，父子俩回到家里。老伴和儿媳妇肖苑已经门窗紧闭，惊恐万分，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外面出了吗事？”老伴小声问道。

“悄悄的吧！”辛大叔的心扑瞪扑瞪地跳，不让辛功他妈言声。

“我去看看！”辛功从腰里抽出匣子枪，就要往门外跑，叫父亲在门口一横挡住了，喝呼道：“你不能去！在家！你哥俩都不想活啦？”

“你回来！”母亲喊小儿子。

“他叔！”嫂子也喊着弟弟。

“那我哥给这个有吗用？”辛功用手拍拍匣子枪说。

“先藏起来！还不知道好坏呢？毛毛道道的，显不着你！”辛大叔生气了，说什么也不让辛功出门去。

自武装暴动的枪声一响，鸟入林，鸡钻窝，岛上所有人家都吓得关门闭户了。

大连出版社 1989 年版

外交官（节选）

阎德荣

内容简介 1900年底，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任期届满，准备启程回国，突然接到命令，让他留在俄国办理交收东三省事宜，杨儒以为俄国政府要向清政府交还被占领的东三省，十分高兴，欣然接受了“光荣使命”。不料，俄国政府却上演了一场以交还为名，实则占领的卑鄙伎俩。此前，俄军攻占盛京，并强迫盛京将军增祺与俄军签订永久占领盛京的条约，以期日后与清政府签订出让东三省的条约做准备。狡猾的增祺派已被革职的道员周冕在旅顺秘密签订了《交收盛京暂且章程》，这是俄国长期侵占东三省的前奏。

享誉世界的著名外交官杨儒为了捍卫祖国领土主权，为了不使东三省沦为俄国的殖民地，以自己的生命高奏了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

此为该书的第二、三章。

二 埋在雪里的人

经过几天劳累，加上昨夜又很晚才返回使馆的杨儒，直到天大亮的时候还没起床。可是杨夫人在天边刚刚放出鱼肚白的时候便蹑手蹑脚走出寝房，来到杨儒书房的办公桌前，打亮台灯，拿起桌上的玉雕台历盘，扯掉昨天才换上的新公历的封皮，凑近台灯下，仔仔细细地端看着，好像从这张日历上才突然知道今天是“1901年1月1日”。

如今，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她捧着台历，像一位驾着风帆穿洋过海，战胜狂风恶浪，胜利驶抵彼岸的航海者。

她会心地微笑着，笑得十分甜蜜。

因为今天是杨儒任期届满的日子。她将随丈夫返回祖国，共享阖家团圆的天伦之乐。

杨夫人系名门闺秀，熟读经史，通文晓理，温良恭顺，自从杨儒出使外国，她为了照顾和护理多病的丈夫，十余年来，不论去燥热的美洲，还是到寒湿的欧洲，她都形影不离地随侍左右。她和杨儒生下一男一女，为了不误孩子们的学业，夫妇一直把孩子留在国内。儿子是同文馆里东文馆后馆的高材生，儿子来信说，在年末毕业考试中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最近将被朝廷派往日本。她急切想赶回去能在

儿子出国前见上一面，否则将要等两年后回国述职时，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再说，杨儒多年来出使外国，特别是在彼得堡，这里低温潮湿，使他宿疾久治不愈。医生劝他及早到燥热地带治疗，否则病势将日趋加重。北京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地方，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杨夫人思乡情切，归心似箭。几天前，正当杨儒忙于去各国驻俄领事馆话别时，她便和女仆吴妈悄悄地将要携带的行李和细软整理好，只等任期一到，朝廷发来旨令，她就可以和丈夫启程回国了。

昨天晚上，当杨儒酣然入睡后，为了不惊动丈夫，她一直静静地躺在床上，睁着两只眼睛，侧耳倾听着墙上挂钟嘀嗒嘀嗒的响声，直到窗上隐隐出现鱼肚白，她便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悄悄地爬下床……

她在台历前凝思片刻之后，转身往书房门外走去，她想早点喊醒译电生赵鹏，唯恐耽误接收朝廷发来的旨电。

她刚推开房门，恰巧女仆吴妈端着熬好的汤药走进来，杨夫人笑着说：“这么早就把药熬好了。”

吴妈也笑着说：“我猜到杨大人和夫人一夜也不会合眼。”

杨夫人笑着说：“哪里，杨大人还睡得正甜，你把药先放到壁炉旁暖着吧。”

吴妈走到壁炉旁，把药碗放在烘架上，转身问道：“夫人，今天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做？”

夫人脸上漾着微笑：“这几天也太辛苦你了，我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夫人说罢，挽住吴妈的胳膊，“你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这时，参赞胡可章慌慌张张走进来，小心地问道：“夫人，大人起来了么？”

杨夫人见胡可章紧张的神色，便问：“出什么事了？”

胡可章说：“刚才车夫肇东昌起床出楼，刚推开大楼的玻璃门，发现院门前石台上隆起一个长长的雪岗，他十分奇怪，便用手扒雪，原来雪堆里埋着一个人。”

“噢？”杨夫人一阵惊疑，便吩咐道：“你快去看看，我马上喊醒杨大人。”

杨儒一边系着便服的钮扣，一边和夫人跑下楼梯。当他们来到使馆门外时，使馆人员都围在那里，比比划划地议论着。见到杨儒，大家忙闪出路让他走进来。

杨儒忙蹲下身。雪地上躺着一个冻僵的姑娘，乌黑的长发散乱地披在肩上，蜷缩在一件破皮大衣里，脸色煞白，双唇发紫，如同死人一般。

杨儒一边将四指并拢轻轻按住姑娘的手腕，一边伏身贴在姑娘的胸脯上仔细地谛听。

片刻之后，他惊喜地抬起头望着大家连声喊道：“有救！有救！心还在跳。”

站在一旁的杨夫人忙喊：“快抬进去。”

几个人正想动手抬那姑娘时，参赞胡可章将大家拦住，转过身对杨儒说：“杨大人，这姑娘来历不明，我们不能贸然从事。”

杨儒望了他一眼未做声。

杨夫人却说：“她很可能是流落异乡的大清百姓，难道能见死不救？”

胡可章不便与杨夫人争辩，冲着杨儒说：“杨大人，几个月前收容车夫肇东昌时，险些跟俄国政府闹僵，我们费了不少周折才勉强把事情平息下来。如今大人马上要卸任归国，何必为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招惹是非，羁绊行期呢？奉匪之乱以后，被掳至此的大清百姓何止这女子一人，要如此这般地救下去何以能救得了？”

听了这番话，杨儒陷入沉思，他想，胡可章的话也不无道理，当时为了救肇东昌，他被折腾得大病一场，俄国人为了逼迫大清驻俄使馆交出肇东昌，对使馆封锁长达半月之久，不仅拒绝向使馆提供蔬菜水果，就连粮食和淡水也实行限量供应，使馆人员有病也不得派人出去请医生，幸亏使馆人员同心协力，咬紧牙关才使肇东昌幸免于难。眼前这个姑娘如果和肇东昌一样的背景，将又会引起多少麻烦呢？再说，即使今天把她救下来，以后怎么办？思前想后，杨儒感到十分为难，他重又蹲下身子想再细细端详一番这女孩子。这时，杨儒忽然发现女孩子身上从绽开的衣缝里露出一条伤痕，他忙轻轻撩开衣角，看到女孩子身上布满纵横交错的鞭痕，像被无数条毒蛇缠绕着，心里顿时感到一阵痛楚，他忙用手托起姑娘的头细细地看着她的脸庞，突然瞪大眼睛，忙挪动身子，仔细辨认一下，失声喊道：“可章、祚礼，快来看，是她，原来是她！”

胡可章与温祚礼闻声忙凑近那姑娘。大家也怀着十分惊奇的心情围拢过来。

三 苦力行的九号

原来，那是在几个月之前，俄国军队侵占东三省不久，杨儒从一家俄国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

“坎伯尼里苦力行贩卖华人苦力大发横财！”

他看罢消息十分气愤，当天晚上便与胡可章、温祚礼一起乘马车来到坎伯尼里苦力行。

这家苦力行，地处彼得堡市郊的贫民窟，街道两旁尽是一些一两个世纪前的古老建筑，马路上没有路灯，通衢一片黑暗。

杨儒和胡可章、温祚礼走进苦力行大门，黑暗中拐了几个弯儿，在大院深处看到并排几间亮着灯光的房子，他们来到一间房子窗外，看到房间里站着一群用绳子捆住双手、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中国青壮年男子，多数人光着膀子，后背上都用火印烙上黑褐色的编号，站在灯光下，互相依偎着，一个个眼里闪动着惊惧不安的神色。在靠墙角附近，有五个青壮年男子，脸朝外站成一个圆圈，每人双手被缚，由于绳子勒得很紧，两只手变成黑紫色，他们脑后的长辫子被紧紧地系在一起，谁也无法单独行动。在他们身后的柱子上，一个青年人手脚被捆绑在一起，四马倒攒蹄地悬在半空，鼻子里穿着一个铁环，环上的绳子拴在柱子上。他被扒掉上衣，全身布满鞭痕和血迹，他紧闭着两只眼睛，看不清是死是活。

屋子里，几个士绅、商贾打扮的俄国人用手帕捂着鼻子，十分厌恶地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有人用手杖拨弄着青年华工的身体，有的用手杖敲打着华工的肩膀、腰背。在窗前，手执皮鞭的俄国人贩子正命令一个中年华工把地上的一只大啤酒桶扛起来，那华工憋足气，蹲在地上用力试了几次也未站起来。“啪”的一声，皮鞭子在华工身上留下一道凸起的鞭痕。华工忍着痛，拼尽全身力气，青筋暴起，满脸涨红地把啤酒桶扛起来。

站在一旁的俄国人马上伸出三个手指冲着人贩子喊：“三十个卢布！”人贩子马上扯住那个商人的胳膊说：“先生，如果你再买一个，我无偿地给您搭配一个。”说着，他用手中的皮鞭指指悬在空中的那个青年华工。

杨儒站在窗外不忍看下去，便低下头向里边走去。隔壁的另一个房间是贩卖苦力的地方。这个房间显得既宽敞又明亮，上百名中国青年妇女肩靠肩站在地中央，每人身上披着一条破旧的毯子。她们显得更加惶恐，这里招来很多俄国人，他们专找那些身材苗条、模样俊俏的妇女，放肆地摆弄着、作践着，有的掐着姑娘的脸蛋，有的把手伸进毯子在女人的胸前随便地摸来摸去。一个家伙用手杖挑起姑娘身上的破毯子，猛地扯下裤子将屁股露在外边，他一边用手拍打着姑娘的屁股，一边淫荡地哈哈大笑地喊：“好啊，这屁股又白又胖，我买下了。”那姑娘羞辱地猛拽着裤子一头扑在身边女伴的肩上呜呜哭起来。那家伙挥着手杖在姑娘头上一边敲一边喊：“再哭我就把你的衣服剥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展览。干我们这行的就是不能害羞！”

靠近门口的地方，人贩子从人群中拖出一个长得标致的姑娘，扯掉身上的毯子将她搂在怀里，用手托着姑娘的下颏，对几个俄国绅士大嚷着：“都来看哪，真正标准的东方美人！瞧这头发乌黑油亮，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像对小月亮。这瓜子脸

多匀称，多迷人，这脸蛋和小嘴谁要亲上一口……”说着他捧起姑娘的脸冲着她的嘴“吧嗒”一声亲了一口，然后咂着嘴故作神魂颠倒的姿态，摊开一只胳膊，闭上眼睛，而后仰着身子拖腔拖调地说：“啊，这滋味太美了，先生们不信你们试试，亲上一口保证叫你三天之内醒不过来。”说罢，他直起身子又猛地扯开姑娘的衣襟，将她胸脯袒露出来，用手拍着喊：“瞧这胸脯，简直像弹簧。老爷先生们身边有这样一位小妮天天陪着，保您终日快乐无穷。夜总会的老板们有这样的女招待，我敢保证顾客会拥破您的大门，上帝会让您日进斗金。啊！哈哈，怎么样先生们？要不要把衣服脱光了你仔细看看？”

“好的！好的！”几个围观的俄国绅士狂笑着，尖叫着嚷着，有人迫不及待地嚷着：“快点。”

这时，一个仆人打扮的俄国人来到人贩子跟前说：“先生，星星妓院的老板让我来领姑娘。”

人贩子马上点头应道：“就来。”然后歉意地对身边几个俄国人说：“诸位请稍候，我马上就来。”

人贩子急忙走到一个侧门，推开一扇玻璃门，探身向里边喊道：“给星星妓院提货！”

片刻之后，一个穿着考究的仆人从里边走出来，身后尾随着十几名中国妇女鱼贯而出，每人都是惊惧不安，羞愧不已，两只眼睛都哭得红肿。人贩子从来客手中接过钞票后，便逐个点名让他验收。交待完毕，来者一挥手，门口进来两个持枪的俄国警察，来者在前边引路，警察在后边监押。当这群妇女往门外走时，苦力行的仆人站在门旁逐个地扯下披在她们身上的破毯子。

这群女人被领走之后，一个穿戴十分考究拎着手杖的绅士拦住人贩子，十分傲慢地问道：“有最漂亮的吗？”

人贩子见来人穿戴不凡，神态逼人，忙殷勤地回答：“有，有，不过价钱……”

绅士把手一挥，打断他的话：“只要漂亮，价钱……”

人贩子忙点头称是，然后冲着屋里喊：“带九号！”

在室内挑足女人的俄国人听到喊声都纷纷围拢过来，片刻之后，苦力行的一个仆人提心吊胆地押着一个满头黑发的姑娘走出来，在场的俄国人立刻都惊呆了。这姑娘长得纤巧清秀，一对黑眸像两颗晶莹的黑宝石闪闪发光，双眼皮上挑着一排长长的翘起的睫毛，一眨一眨十分魅人，一束刘海整齐地盖在额头上。皮肤白皙细

腻，身材苗条健美，她与众不同地穿着一件合体的俄罗斯式白纱连衣裙，手上却戴着一副手铐，眼睛里闪射着不屈的目光。她倔犟地昂着头，侧着脸连看也不看一眼屋里的俄国人。那绅士见了这姑娘像吃了定心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眼睛里闪动着贪婪的欲火。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情不自禁地走上前笑咪咪地伸出手要摸姑娘的脸，人贩子在一旁忙喊：“先生，当心，这姑娘野性得很。”

话音未落，绅士的手将要触到姑娘时，黑发姑娘猛地一脚将那绅士踢倒在地上。绅士猝不及防，当众出丑。他恼羞成怒，爬起来抓起手杖嚎叫着扑上来，黑发姑娘毫不示弱，二目圆瞪，拉开架势准备迎战。她这凛然不屈的气概使绅士像泄了气的皮球，举在空中的手杖停了半晌又慢慢落下来，他用手帕擦擦额上的冷汗，掸掸身上的尘土，懊丧地冲着人贩子说：“这种野货，贵贱不要，贵贱不要！”说罢转身往外走，人贩子忙追过去小心地赔不是，然后返回来命令仆人把黑发姑娘押回去。

这时，围观的人群中又走出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人跟人贩子低声说：“这姑娘我要下了。”

人贩子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担心地问：“先生，你出多少卢布？”

中年人信口答道：“随便多少都可以。”说着从怀兜里掏出一张票子递过去。人贩子一看票子上的账号先是大吃一惊，继而便毕恭毕敬十分殷勤地说：“大人，您真是最有眼力的买主，这姑娘是这批货里最有价值的了，只要大人能使她驯服……”

中年人没听他絮叨，径直走到姑娘跟前，彬彬有礼地躬了一下身，用友善的目光望着黑发姑娘微微一笑，并伸出左手指着苦力行的大门，示意请姑娘跟他走。姑娘看他毫无粗鲁之举，敌意骤减，突然，中年人挥起右臂猛地击在姑娘肋下，姑娘被打得一个趔趄，险些跌倒，趁她站身未稳，中年人又猛扑上来，朝着姑娘的脖颈劈下一掌，他的动作迅雷不及掩耳，凶狠有力，干净利落，姑娘连哼也不哼地“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中年人一挥手大喊：“抬走！”

话音刚落，人群中走出两个仆人打扮的男子，七手八脚地把姑娘向屋外抬去。

目睹这种场面，杨儒的心像一位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人污辱和蹂躏，被人拷打和残害。受辱而引起的激愤，使他满腔的热血直往上涌。他几次想冲进去，可是外交官的理智终于使他镇静下来，他无权过问。

当杨儒与胡可章、温祚礼无可奈何地看着俄国人把黑发姑娘拉出苦力行死猪般地扔进门外一辆四轮马车时，杨儒牙关紧闭，双目喷火，他的心好像被一只大手紧

紧地握着，他的肩好像被千斤担子重重地压着。

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杨儒想出去买些异国风味的礼品，以备卸任回国后赠送同僚、亲友。他和夫人在胡可章陪同下乘坐马车来到斯摩陵斯克大街，在一家大商号里置办几件银狐皮袄、水獭领料等。在路过一家古董商店时，收藏古董成癖的杨儒又走下马车。

古董商店门口，顾客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他抬头一望，红色的霓虹灯光一闪一闪地映照着一道通贯门楣的大横幅，上面用俄文写着：“拍卖北京宫廷古董！”杨儒大吃一惊，他迟疑片刻，硬着头皮走进去。

豪华的古董店里灯光耀眼，富丽堂皇，光顾者尽是穿着华丽的达官贵人。里外毗连三间宽敞的卖场四周排列着货架，上面没有几件俄国古董，几乎全是各式各样中国的古瓷、玉器、珠宝、丝绣和巧夺天工的牙雕、玉镂、银盘、金盏……这些古香古色的珠宝珍玩全是参加八国联军的俄国人洗劫紫禁城和诸王府的“战利品”。

迎着门口的柜台里，一位戴着独腿眼镜的老店员像唱赞歌似的冲着走进店门的顾客不停地喊着：“小姐，太太，先生们，请快来挑选您最称心的真正的中国皇宫珍品！货真价实！机不可失，百年不遇！快来买吧……”

柜台外站满了挑选商品的顾客。在拍卖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专用品的专柜前被围得水泄不通，站在后边的顾客引颈跷足把手臂从人头上伸过去叫喊着自己所要买的东西。

一个中年俄国人挤在最前面，他趴在柜台上，手里已托着一个慈禧太后的“嵌料雕花玉如意”在仔细端详着，柜台上摆着他选好的朱红玛瑙朝珠、镂花玉簪、青光宝月壶、玉镂熏炉、霁红碗、绿龙盘、双鱼洗等物。他身旁站着一位苗条、俊俏、满头黑发的姑娘，一身女佣穿戴，低着头拘谨不安地站在那里任人拥挤。对柜台上摆着的古董看也不看，却不时地趁着拥挤中的混乱偷偷转过脸，一对乌黑深邃的明眸中流露出焦急、紧张、恐惧的目光，好像迫不及待地要在人群中寻找什么。

当穿着长袍马褂的杨儒和穿着旗袍的夫人走进商店大门时，戴独腿眼镜的老店员又像故意戏谑杨儒似的，亮开嗓子喊道：“小姐、太太、先生们，请快来挑选您最称心的真正的皇宫珍品吧！货真价实，机不可失，百年不遇……”

接着他瞟了杨儒一眼，又鄙夷地补充上一句：“穿长袍的中国大人请你也往里请！”

这一喊，顾客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脸，一双双流露着蔑视和嘲讽的眼睛都望着他们。中年顾客身旁那位黑发姑娘骤然像找到自己捕捉的目标，心里一震，马上偷

看一眼身旁的中年人，忙低下头装做什么也没看见，但是她的身子却慢慢向人群外挤动。

离杨儒不远处一个脖子上围着狐皮的贵妇人挽着丈夫的胳膊，毫不顾忌地问丈夫说：“穿长袍的老家伙是什么人？”

留着小胡子的丈夫轻蔑地歪了一下嘴角：“清朝驻我大俄罗斯帝国的公使，一个战败国的公使……”

贵妇人重新扭过脸端详一番，然后娇声娇气地跟丈夫说：“堂堂的清朝驻俄公使在我们俄国古董店里买中国古董？真富有讽刺意味，如果莎士比亚还活着，一定会写出一本世界名著。”

“哈哈……”说完，她放声大笑地把头偎在丈夫的肩头。

杨儒的喉咙像蹿出一条火龙，胸口剧烈地疼痛，使他不由自主地晃动一下身子，他被耻辱、愤怒折磨着，一个战败国的外交官，看到自己国家的珍宝在这里拍卖，该是何等滋味？亦有同感的夫人急步上前扶住他，杨儒镇定地昂起头对夫人说：“回去！”

杨儒说罢，转身硬朗朗地往外走去。这时站在中年人身旁的黑发姑娘急不可耐地想挤出人群，刚欲转身，中年人却回过身把几个捆好的锦缎古董盒塞到她怀里做了个“走”的手势。黑发姑娘望了一眼走出门外的杨儒，无可奈何地跟在中年人身后挤出人群，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却一刻不停地盯着杨儒的背影。

杨儒气咻咻地走出古董店，头也不回地直奔停在十字路口的马车，接着那中年男子也领着黑发姑娘走出商店，朝杨儒相反的方向走去。跟在他身后的黑发姑娘不停地回头偷看杨儒，当她发现杨儒和夫人已经登上马车时，骤然扔掉手里的古董盒，猛转身，一边拼命地喊着：“大人！大人！”一边不顾一切地冲撞着路上的行人向杨儒的马车奔去。大吃一惊的中年人一边两手划拉散落在地上的古董，一边大声喊着：“站住！站住！”拼命地追赶上去。

刚登上马车的杨儒，在异国他乡突然听到姑娘用中国话的喊叫，忙对胡可章说：“大清人！一定是喊我们，快下去看看！”

这时，姑娘已经冲到离马车不远的地方，中年男子从后面追赶上来，他刚要用手揪住姑娘的头发，那姑娘急停住脚步，猛闪身一个仙鹤亮翅，左手掌“啪”地一声重重地击在中年人的胸脯上，中年人猝不及防被打得趑趄起些跌倒。姑娘蹿上去就势一脚把中年人打翻在地，她扔下中年人转身又向马车奔去。

中年人赶紧起来拼命地喊：

“抓住她！快抓住她！”

围观的人群密密实地挡住了姑娘的去路。她左推右揉，不少人被她推得翻仰在地上，人们互相践踏，互相拥撞，街道上一片混乱，一片嘶叫。

突然，胡同里冲出几名警察，拦住姑娘的去路，姑娘被迫又与警察格斗起来。这时，几个骑高头大马的警察也冲过来把姑娘团团围住。姑娘毫无惧色，左冲右突，前抵后挡，越战越猛。突然一个警察在马上抡起警棍狠狠地击中她的头顶，姑娘一阵昏晕踉跄跌倒，警察立刻扑上来用绳子把她捆绑起来。这时中年人来到姑娘面前恶狠狠地用手掐着她的咽喉，姑娘一声惨叫，中年人趁势将一块布塞进她嘴里，然后用穿着尖皮鞋的脚劈头盖脸地猛踢着……

杨儒和胡可章从人群中挤进来，忙上前制止说：“先生，这姑娘……”

中年人气喘吁吁猛踢一阵才停住脚，不屑一顾地斜视杨儒和胡可章一眼，用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指着倒在地上的姑娘说：“这是我们大人用卢布买的中国猪！”

“中国猪”这个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词汇，使杨儒义愤填膺。几年前就是为了这个污辱民族尊严的称呼，他代表大清政府与英国殖民者整整斗了三个月，直到迫使英国人出具文书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止。如今俄国人又这样当着他的面，毫不掩饰地直呼“中国猪”，使他忍无可忍。杨儒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对中年人说：“先生，她是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中国人？哈哈……”中年人发出一阵桀骜不驯、放浪无羁的狂笑。

这时，姑娘慢慢地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杨儒站在自己跟前，忙挣扎着要站起来，这时中年人又一脚将她踹倒。姑娘倒在地上，还是紧紧盯着杨儒，嘴里发出一阵阵“呜呜……呜……”的声音，好像有什么话急着要马上告诉杨儒。中年人抬起一只脚狠狠地踏在姑娘的脸颊上，姑娘毫不屈服，还是拼命地挣扎着，虽然嘴里喊不出来声音，但是那双乌黑闪亮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杨儒。

杨儒怒不可遏地走上前：“你不能这样！”

中年人置之不理，他那只踏在姑娘脸颊上的脚故意又狠狠地踩下去。姑娘疼得拼命挣扎，眼睛里流出一串热泪，杨儒实在无法忍受，走上前要拽开那个中年人。他却双手掐腰，嘴角一撇，歪着头冷笑着：“怎么？想管吗？告诉你，中国人在俄国不如一条狗！”

“你！……”杨儒手指着中年人，而中年人却若无其事地转过身从兜里掏出一张片子递给身边的警察，警察看完名片，马上紧张地脚跟一碰，站得笔直，恭恭敬敬

敬地向他行一个举手礼，忙说：“请大人吩咐！”

中年人用手一指：“抬到那边路口伯爵府的马车上！”

几个警察七手八脚地把姑娘抬走了。姑娘挣扎着拼命地转过脸用充满着绝望的目光望着穿着大清服饰的人们……

杨儒断定躺在眼前的姑娘就是在苦力行和古董商店里遇到的那位黑发姑娘时，刚才那些想法顿时飞到九霄云外，他立刻站起身说：“赶快救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黑白人生（节选）

常万生

内容简介 《黑白人生》系九卷本史传小说《常万生史传春秋系列》之一，该书立足于坚实的史料，亦文亦史、文史兼融地叙写了秦相李斯黑白分明的人生经历，剖示了名缰利锁对人性的羁绊和扭曲。该书获大连市优秀长篇小说奖。

此为该书的一章。

一位韩国使臣的迷失

咸阳宫笼罩在一片压抑愁惨的气氛中。听不到琴瑟之声，看不到美姬曼舞，来来往往的人们甚至不敢大声说话，见面低头而过。秦王政更是满面阴云地呆坐在寝宫之中一言不发。

他是在为宜安战事伤神，心头上弥漫着驱除不尽的耻辱。他怎么也想不到，堂堂秦军竟遭此惨败！从平阳大捷到宜安失利相隔并不太久，形势逆转何其速也！

秦王政将这一切都归罪于樊于期。他发誓不惜一切代价捉到他，更期待着有朝一日将樊于期的首级悬挂在咸阳城门，以警世人。

当秦王政的思绪久久地停留在宜安之役时，李牧的形象也清晰地进入了他的脑际。作为赵国名将的李牧，秦王政久已闻之。他知道，李牧曾受赵孝成王之命戍守赵国北部边防，驻兵代郡和雁门。李牧带兵有方，宽严相济，训练士卒，一丝不苟。士卒们个个练得一身骑射和击杀的本领，并对李牧心悦诚服，甘愿为他效死。故此，李牧的队伍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李牧在驻守赵国北疆期间，因其采取了以逸待劳、以和为主的方针，故使边疆长期安宁无事。

但是，李牧并未放松对匈奴的戒备，高度警惕地等待着一举歼灭入侵匈奴骑兵的良机。十年前，匈奴单于率众二十三万人大举攻赵，李牧亲率二十万大军进行反击。他率领步、骑两个兵种组成的战斗部队以主力反攻、两翼包抄的战术对匈奴进行围歼，致使匈奴损失惨重，死伤十余万人。李牧又乘胜追击，开拓了赵国的疆土。此战之后，匈奴再不敢袭击赵国，赵国边防又恢复了安宁。

宜安一战可说是李牧的又一杰作。他的出现改写了秦赵大战的历史，使赵国的

战旗迎风飘扬在曾是由秦军主宰的战场上。

回思宜安战事，秦王政对李牧其人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他爱惜人才，包括敌国的人才。但是，他又不能容忍这样的人才，因为他使秦国的军队蒙受了全军覆没的奇耻大辱。秦王政烦躁到了极点。臣僚及侍者不敢接近他，唯恐遭到无端斥责。他们知道秦王政的脾气：时而温和如春，时而冷酷如冬。

李斯是迈着轻缓的步子来见秦王的。他细心地注视着秦王的神情，谨慎地思索着自己的禀报，唯恐稍有差池引发秦王愤怒的雷霆。李斯尽可能地使自己的禀报简洁明了，他说：“韩国之行未能如愿，韩王拒而不见，行前定好的意图没有面告韩王，只留下一封未知回音的上书。”秦王政沉着脸问：“怎么，区区韩国也敢小视我？”

李斯道：“臣三次求见皆被拒之门外，臣是在百般无奈之下才离开韩国的，因韩王下了逐客令，若不离开，他将强行驱逐。此行韩国，未能完成使命，有负大王重托，还望大王赐谅。”

秦王政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踱着步子，用较为和缓的语气说道：“这事怨不得你，你是不会辜负寡人的，韩王安此举必有缘由……”

李斯感激地说：“多谢大王不罪之恩，知我者莫如大王！”又道：“大王所言极是，臣去韩国之前，赵国已派使臣去韩，想来必有勾结……”

秦王政猛地停住脚步，转过身来：“真不出寡人所料，赵国暗中图我！”

李斯道：“大王万勿动怒，此事宜徐图之。”

秦王政却按捺不住了，宜安之役的积恨终于找到了爆发的契机，他大声吼道：“我将发兵攻赵，兼及韩国，看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李斯道：“攻赵伐韩势在必行。但宜当细细筹划，以保旗开得胜。”

秦王政闻听李斯言之有理，这才略微平息了怒气，默默地点了点头。

当即，秦王政急召尉繚、王翦、蒙武、内史腾等人前来，商议攻赵伐韩之事。

王翦，秦频阳人，自幼好兵，长大后为秦王政侍从，后为秦王之师，秦王曾向他学习兵法。王翦是秦国著名战将，其子王贲也以勇武著称。

蒙武，祖上为齐人，父蒙骜，自齐入秦，为秦昭王上卿。秦王政即位后曾为秦国力将，多次率兵攻打赵、魏、韩等国，攻城略地，战无不胜，为秦置两郡。蒙骜死于秦王政七年 公元前 240 年，蒙武继承父业，为秦大将。

内史腾，名腾，内史是其官名，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支出，他才兼文武，也为秦国大将。

秦王政和这些能臣大将们筹划了好久，最后的决策是：鉴于宜安失利，先暂缓攻打赵国，收拢队伍，以赵国为假想敌有计划地做进攻演练。与此同时，责令王翦具体部署对赵国的第三次进攻，发起攻赵的日期定为明年。蒙武仍陈兵秦韩边境，继续对韩进行威慑，内史腾则具体组织兵马，准备攻韩，力争一举而攻灭之。

秦王政发誓报复赵国，以雪宜安之耻。对韩国，则准备尽快将其翦灭，以作为对其依附赵国的惩罚。他还用严厉的语气嘱咐诸臣僚，万勿轻敌懈怠，务必恪尽职守。

韩国的局势又一次地紧张起来。这个中原小国多年来一直处于羸弱挨打的境地，几乎每战必败，败则割地，仅在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便被蒙骜秦军攻取十三城，日渐缩小的国土和日渐衰弱的国力使韩国朝不保夕。前些时候，韩王安因赵国使臣蛊惑，如重危的病人看到了生机，但是，当秦军将大举攻韩的消息再度传来的时候，毫无主见的韩王安又陷入惶恐不安之中。

由韩王安召集的朝臣议事是一个毫无生气的集会。臣僚们个个愁眉不展，坐立不安。有人虽有心救亡图存，但朝无大将，国无健卒，即使有千条妙计也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所以，他们只能唉声叹气，为天不助韩而伤感。至于那些无心国事的庸碌之臣则一心考虑自家的安危，甚至暗中筹划着出逃避难之事……

经过了一阵死一般的沉默，韩王安和朝臣们只得再次做出这样的选择：派使臣前往秦国朝贡，像当年诸侯国朝贡周天子一样。同时，再割韩国南阳之地给秦国，向秦国表示愿为藩属，完全投降。

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韩王安和朝臣们都有一种末日来临的预感。想起前些时候拒见秦使的往事，韩王安像是做了场梦。他很奇怪当时何以有那样的勇气。与此同时，他也迁怒于赵国：赵国使臣口口声声地表示愿为韩国力助，此时为何无动于衷？难道前日之言竟是一个骗局吗？

韩王安叹息悲伤了一回，又将韩非召来，请求他以国事为重，出使秦国。韩非没有拒绝，他决定为他的国家做最后一次努力。

韩非是在一个阴晦的日子到达秦国的，他的心情也如这天气一样沉重。他心里清楚，秦国这次攻韩，势在灭韩，无力的说劝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当他看到秦国上下一片兴旺景象，朝野内外洋溢着生机和活力之后，对韩国、对韩王安更是失去了信心，他不禁问自己：为这样的无能的君主效命能有什么作为？

基于这样的考虑，韩非初见秦王时，未做徒劳的说劝，而是说，他受韩王之命而来，韩国愿意献上南阳之地，以表示对秦国的臣服。秦国若能大度容人，允许韩

国保存社稷，韩国之地可随时割让，韩国之民愿受驱遣，韩国之君则每年向秦王朝贡一次，三年大贡一次。

韩非将这些屈辱的话语和盘托出以后，心中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不管怎样，他总算完成了使命，做到了一个韩国之民应尽的责任。他暗自为他的国家哀伤：一百九十多年来，韩国曾荣耀地度过了自己辉煌的时期，今天，难道就这样走向终结吗？

秦王政对韩非的话似乎没有听进去。他只是用善意的目光端详着韩非，细心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在思忖：这位貌不惊人、说话口吃的文士难道就是他久已想见的韩非吗？《说难》、《五蠹》等美文佳作难道就出自他之手吗？难怪说不可以貌取人，真想不到这个看似平凡之人却有惊世骇俗的非凡之才！

秦王政这样想着，渐对韩非产生深深的爱慕之情。他不在乎韩非说些什么，对韩非的献地求和也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得到一个韩非胜过得到一个韩国！

秦王政没有对韩非的请求做出任何表态，他只是郑重地吩咐有司：一定要好好接待韩非，给予他国君的饮食，允许他和朝中重臣一样入出咸阳宫廷。

在来秦国之前，韩非并未见过秦王政。今见秦王，气宇轩昂，神采奕奕，谈吐不凡，且有礼贤下士的明君之风，深为折服，相见恨晚。他不再为他的国家忧心忡忡，决计不再回韩，留在秦国效力，在这块新的天地里一展才华。

这天，韩非连夜给秦王写了一封信，说：“当今秦国，地方千里，雄师百万，号令赏罚，天下无双，故臣冒昧上疏，愿一见大王，陈破六国之计。如按臣之计行事，一举可灭六国。若赵、韩不灭，楚、魏不臣，齐、燕不破，可杀臣以戒不忠……”

写罢，韩非掷笔于地，向着韩国的方向深施一礼，喃喃道：“生我养我的韩国父老，恕非之不忠吧！当今天下，六国羸弱，秦国独强，并列国而定一尊，非秦莫属，贤士来归，此其势也！”

重逢，一个长长的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秦王政养成了“面东”而睡的习惯，即头朝西脚朝东。他在咸阳宫及宫中的床榻都是东西摆着的，他说，这样睡舒服，做梦也会梦见那充满诱惑、充满魅力的东方。

应该说，秦人望东方、梦东方已经很久了，秦人的祖先原为黄帝的苗裔，在遥

远的西陲为周人养马，后因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并准许他们在秦这个地方营建城邑，从此结束游牧，定居下来。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秦襄公受封岐西，从此，秦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国家。

秦人似乎有史以来便是雄心勃勃的，从第二代国君秦文公开始便迅速向东扩展。至第九代国君秦穆公时已向西开地千里，向东竟至黄河。他们不满足据守西方，一心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因此，他们的国都经六次迁徙都是一路向东，最终定都在咸阳。向东发展成为很久以来的渴盼；向东挺进成为秦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他们执著地认定，东方连结着他们的前程，东方孕育着他们的辉煌。

秦人的“东方梦”做到秦王政这一代应该说已经接近实现了。此时的秦国已远非那个古老而落后的戎狄之邦。它骄傲地具备了远胜于列国的雄厚国力，拥有了向东发展的有利契机。

雄霸东方，统一天下，不再是一种渺茫的梦想，即将化作光辉的灿烂的现实。

在秦王政看来，韩非的来归对于“东方梦”的实现是一个良好的征兆。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归附，而是表明了人心所向和人才流向。人才乃立国之本，能人贤士咸集秦廷，六国何愁不破？此外，韩非的来归标志着韩国已是众叛亲离，分崩离析，攻灭韩国指日可待。以灭韩为开端，再依次攻灭各国，统一天下的美梦不是即可成真吗？

秦王政一边驰骋着他的遐想，一边思索着韩非写给他的信，宜安之役的烦恼渐渐淡漠了。

秦王政决定召韩非前来，和他做一次长谈，仔细了解一下他究竟有何妙计可灭六国。

韩非是穿着一身崭新的朝服精神抖擞地来见秦王的。这朝服是秦王政所赐，韩非穿在身上有一种“己为秦臣”的感觉，平添了几分荣耀，几分自豪。

秦王政问：“先生上书言及，若听你计，一举可灭六国，请述其详！”

韩非伸出了三个手指，道：“臣之计只三个字：法、术、势。此三字乃人君南面之术，帝王不可不记也。”

“何为‘法’？”

韩非道：“法即国家法令。法者，臣之所师也。臣无法则乱天下，吏不必贤，能守法而已。当年，申不害在韩国推行改革之所以没有成功，关键在于法令不严。设使申不害以法治国，韩国决不至于贫弱至此。”

秦王政道：“请再言‘术’！”

韩非道：“术者乃君主御臣之权谋，君主无术则不能驾御臣下。商君变法即只知法而不知术。结果，国家虽富，君主却不能御下，以致数十年不能成帝王之业。前事之师，不可忘也！”

秦王政赞道：“讲得好！快请言‘势’！”

韩非道：“势即君主之权威。威势可以禁暴，德厚不足以止乱，唯有权势方能使法令推行。君主之于权势，譬若飞龙乘云，腾蛇驾雾，云罢雾散，则失其所乘也。”

“法、术、势何重何轻？”韩非道：“三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秦王政深以为然。他想到，在此之前，我独重法，却看不到“术”与“势”的重要，实在是一大失策。从今以后，“法”、“术”、“势”当兼而用之也。

秦王政又问韩非当如何挥师东进，南灭六国，韩非笑道：“大王雄才大略，何须探幽问微？法、术、势乃南面称王之良策，一统天下之妙方，大王且行之矣！”

秦王政大喜道：“难怪李斯多次向寡人举荐先生，先生饱学多才，寡人钦佩之至！”

韩非拜谢道：“大王过奖了。韩非不才，还望大王多多指教。若蒙不弃，愿为大王驱使，万死不辞！”

通过这次交谈，秦王政对韩非又多了一些了解，越发感到韩非是个难得的人才，决定像李斯那样给予重用，引为重臣。

韩非拜见秦王政以后很快又去拜访了李斯。韩非与李斯是同窗好友，当年曾一起在兰陵从师于荀卿，二人一起切磋学术，交往甚密。二人分手时，还恋恋不舍，互赠礼物，韩非赠李斯以佩玉，李斯在一青石片上亲书以“永”字，以示友情永久。当他走进李斯家门的时候，浑身似乎涌动着有一股暖流，心情兴奋难抑，因为这不仅仅是官场上那种礼节性的拜访，而是好友相见，同窗相聚，是友谊和真情使然！

当这一对阔别多年的同窗好友重又相逢之时，他们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们久久地相互端详着，欣喜若狂。

他们关切地问起了彼此这些年的情况。李斯首先讲述了他自楚入秦的经历，讲述了他被逐而又复归的往事，讲述了秦王政的为人及秦国的朝野现状；韩非则将他离齐入韩，继而投秦的事讲给李斯听。韩非深情地说：“自弟离开兰陵，为兄常在念念之中。其间，或有一些消息传来，深为贤弟喜遇明主、一展才华而高兴。今闻

弟在秦已初展宏图，深感欣慰。这些年来，为兄有志难申，无所作为，实在惭愧！”

李斯道：“兄长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兄之才华远在我之上，兄今仕秦，定会大有作为！”

韩非道：“听大王说，弟曾多次在大王面前为我美言，真是感激不尽。难怪说同窗之情胜手足，此言不为过也！”

李斯道：“兄长这样讲就见外了。弟何尝不愿我兄弟共佐秦王，成就一统大业？”

李斯说着，唤夫人冯氏及儿子李由前来拜见，韩非见冯夫人温柔贤慧，侄子李由精明英俊，十分高兴，连连夸赞李斯事业有成，治家有方。

当即，李斯令夫人置酒，李由在一旁彬彬有礼地为韩非和李斯斟酒，二人边谈边饮，十分投机。

席间，李斯还谈起了他的韩国之行。他说，原本想在韩见韩非一面，想不到被韩王所逐，实属遗憾。

韩非道：“往事不必提了吧，免得扫我二人酒兴。韩王，昏王也。其临危不图强，人才不知用，何以言治？前些时候上书秦王，劝其暂缓攻韩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李斯道：“为人臣，必为其主，不足怪也！如今我等皆在秦廷，还须同心协力，共创大业。”

韩非点头称是。二人又连饮数爵，不觉已至深夜，冯氏见二人已有几分醉意，便请他们进房歇息，李斯遂令撤去酒宴，铺设被衾，当晚，韩非便宿于李斯宅中。

这一夜，韩非睡得很沉。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他梦见他和李斯都在兰陵那座背山临溪的小屋里，一起倾听荀卿讲学传道，共同研讨学术文章。他们对以倡“法”为主要内容的“帝王之术”尤为关注，而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却兴趣索然。他们向荀师提出异议，荀师面露不悦，李斯见状，马上改口逢迎，荀师释去了对李斯的不满，却独迁怒于韩非……

他还梦见他们一同拾阶而上，登上了荀师经常登高吟咏的高台，他与李斯纵情谈笑，其乐融融。忽然一阵大风骤起，李斯随风飘然而升上高空，他却因一失足而跌入谷底。韩非骇然大呼：“斯弟救我！”李斯只是无情地一笑，自顾升高而去……

恍惚间，韩非觉得自己已经死了，粉身碎骨，鲜血流淌，但灵魂却在，灵魂未

死，驾雾腾云离开谷底，轻扬而至重霄。云雾迷蒙中，忽见前方有一人，似是李斯，便大声道：“前方可是斯弟吗？”李斯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但仍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笑。韩非道：“斯弟何其绝情，难道不记得我二人同窗之好，不记得临别的赠物吗？”说着，他从怀中解下写着“永”字的青石片，向李斯示意，李斯似乎早已忘却了此事，摇着头，冷冷地笑。韩非又向他叙述当年的情景，李斯似乎稍有记忆，在身上摸了摸，旋即摸出一块佩玉，面带不屑之色，说：“此物何用，还你也！”说罢，将那佩玉抛了过来，一下子打在韩非的心上，韩非觉得他的心被打穿了，透过脊背，他觉得这一次是确确实实地死了，浑身冰冷彻骨，仿佛是在一个深不见底的冰窟……

韩非惊恐万状地睁开眼睛，发现被装已经蹬开，全身裸露无遗。待惊魂始定，梦影消逝，他不觉好笑：李斯待我亲如兄弟，怎会做这样的梦？真是荒唐！又一想：荀师有言“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想必是离韩入秦面临重大转折，处心不静，因有此梦。梦境混乱虚幻，与现实毫不相干，大可不必在意。于是，他又盖好被衾，静静地睡去。

韩非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早膳已准备停当，李斯和冯氏已静待多时了。

釜底添薪：且观二虎相斗

韩非入秦后数日，秦王政便任命他为客卿。这标志着他已取得了和李斯相同的地位，具有了进位相国的资格。秦国设立客卿制旨在招待策士贤人，入秦为客卿者极有可能擢升为相。

这种情况在秦国的历史上已经多见：秦惠王以张仪为客卿，后至相位；秦昭王以向寿为客卿，继而为相。范雎、蔡泽也都是先任客卿，后为相国的。

韩非的迅速被重用在秦国朝臣中引起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议论：有人说，秦王礼贤下士，用得其所，用人不疑，大有明君之风。韩非也确属旷世奇才，用得其所。另一部分人则说，韩非来自敌国，其离韩入秦系韩王指派，是韩国派来的奸细。有事为证：在此之前，他曾代韩王上书，为救韩效犬马之劳。此外，李斯出使韩国时，韩王拒而不见，一方面是因赵国使臣的挑唆，另一方面便是韩非在背后出谋划策。韩非虽与李斯为同窗好友，但却是各事其主，故而他抛却了同窗友情，蓄意破坏之。

这些议论自然会传到李斯的耳中，他表面上未置一辞，内心中却是疙疙瘩瘩

的，猜疑和嫉妒也悄悄地潜进了他的思维。

李斯把出使韩国未完成使命看作是自己仕途上的一次失败，或者说是耻辱。这不仅是对他的国家的轻视，也是对他个人的轻视。此事若是韩非从中作祟，岂不是玷污了同窗之情？

李斯也担心韩非会超过自己，妨碍了自己的仕进。因为他发现秦王很看重韩非的才学，时常单独召见他共议国事。那天，李斯还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韩非乘着秦王赐给他的车马威风凛凛地朝咸阳宫而来。至宫门前，韩非下了车，谒者躬身相迎，引他入宫。而秦王则远远地站立在大殿之前，等待着韩非的到来！

此情此景像一阵凉风吹进了李斯的心中。他不由得想，韩非初入秦国便被待为上宾，日后前程一定不可限量，跻身相位也未可知。若真如此，自己的升迁之路岂不要被堵塞？

李斯正自胡思乱想，家人入报：姚贾前来拜访！

姚贾是新近才回到咸阳的。这一段时间来，他带着资车百乘、金千斤出使了燕、赵、魏、楚四国，进行了广泛的游说活动。他先是用重金贿赂燕、赵权臣，极力挑拨燕、赵关系，用同样手段收买了两国权臣，争取和培植了内应，从这两个国家内部打开了缺口。

姚贾满面春风地向李斯讲起了四国之行的情况，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不无恭维地说：“先生首倡重金游说之策，真可谓功高无名。此计既行，为吞并六国开辟了又一战场。既有强兵良将攻战于外，又有使臣说客瓦解于内，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先生此计真是胜过十万大军啊！”

李斯道：“先生言过了。重金游说列国不过是在下偶有所思，贸然进献，权衡定夺，全赖大王果断决策，在下安敢贪功以为己有？先生既受圣命，毅然出使，历尽千辛万苦，不辞奔波之劳，功莫大焉，可敬可敬！”

姚贾听罢，心里美滋滋的，他此番前来拜访李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便是来向李斯表功，请李斯在秦王面前代为美言，今听李斯如此赞赏，哪能不乐？他故作谦逊道：“出使四国，苦则苦矣，然能为我统一大业贡献绵薄之力，乃为臣之本分，不足挂齿。我素敬重先生之德，还望先生多多提携！”

李斯笑道：“我等同为客卿，何谈提携？先生既有功于国，定将擢升，今后还得请先生多多关照呢！”

姚贾听到“擢升”二字，心中一动，试探着问：“先生难道听到了什么风声？可以相告否？”

李斯猜得出姚贾的心思，故意说：“听人说，大王很满意足下的出使，将重重有赏。待荣升之日可要赏杯酒喝啊！”

姚贾喜不能禁，道：“果真如此，我请先生光临寒舍，我二人一醉方休！”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李斯见姚贾那副得意的样子，暗想，此人真是利欲熏心，方有微功，便急盼封赏，一句恭维话竟使他如醉如痴，忘乎所以，何其浅薄乃尔？可又一想，只说姚贾名利心重，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利之所在，人之所趋，此千古不变之定则，世上万人所遵循，姚贾重利，不足怪也。他还想到，姚贾还有些才能，在大王心中也有些位置，倘若姚贾此次真被封赏，还是个用得着的人。于是，他一改略带讥讽的口吻，又热诚地和他谈了好一阵子，两人越谈越亲密，心似乎一下子贴近了许多。

李斯向姚贾说秦王将重重有赏不过是信口说来的，哄骗姚贾，想不到这话果真应验了。就在这次会面后的第三天，秦王政下了道诏令，称：“姚贾出使四国有功，封千户，拜为上卿！”

卿是一级爵位，在大夫之上，有上卿、亚卿之分。姚贾既被拜为上卿，可谓直步青云，名利双收，连李斯也不禁觉得眼热，但他并不嫉妒姚贾，因姚贾到处这样宣扬：重金游说的成功应归功于李斯，李客卿是这一良策的首倡者！

姚贾的受封在朝臣中反应较为平静，但却有一个人觉得赏赐不当，并为之愤愤不平，这个人便是新近入秦的韩非。

这天，韩非向秦王上书称：“姚贾携珍珠重宝出使四国，凡三年，宝尽而归，妄称建功于秦，其言不符实甚矣。姚贾以大王之权，车载宝物，交结诸侯，以谋私利，请大王明察。况姚贾乃魏国大梁监门卒之子，曾行盗于魏，后又被赵所逐。如此监门之子，魏之大盗，赵之逐臣，却受此封赏，恐难服人心，励群臣，望大王收回成命，免贻后患。”

韩非的这道上书对正在春风得意的姚贾可谓当头一击。更为不利的是，秦王政接到韩非上书后即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动摇，拟召姚贾前来，细究此事，如果属实，则考虑取消成命。

姚贾在被宣召之前已经听到了些风声，他对韩非恨得咬牙切齿，暗骂：“韩非贼，你好狠毒！我何负于你，你落井下石，坏我前程？这不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吗？”

姚贾意识到，事情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他知道李斯与韩非是同窗，便去找

李斯商量，请李斯去求韩非，撤回上书，相安无事。或者让韩非再向秦王面奏，将上书所言做一更正。李斯感到很为难，说：“韩非生性耿直，言之既出断然不会更正。他此次上书定是经过深思熟虑，若出尔反尔，将会失信于王，他岂能做这等傻事？”

姚贾听罢，苦涩地点了点头，暗忖：“难道我姚贾三年奔波之功就要断送在韩非之手吗？”

李斯道：“依我看来，足下也不要过于惊慌，待大王有召，足下可如实禀报，大王最恨说假话，最喜坦荡直言。足下若如实以对，力陈忠诚，或许会化险为夷。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足下不妨一试。”

事既如此，姚贾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想了，只得表示就照李斯的话去办。

李斯给姚贾出这个主意，主要是为了回报姚贾的友好之情。但也怀有坐山观虎斗的阴暗心理：他二人针锋相对，或必有一伤，或两败俱伤。不管是何结果，对自己都有利无弊，因为他们都已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所以，姑且来个釜底添薪，观二虎相斗，坐收渔人之利。

姚贾是在拜访李斯的当天下午被宣召的。秦王政见到姚贾，开口便问：“听说你以寡人之财，交结诸侯，可有此事？”

姚贾努力镇定着自己的情绪，平静地倾听着秦王的发问。他深知，这是一次事关自身命运的召见，若罪名成立，不仅到手的爵位将被剥夺，还会有性命的危险。于是，他答道：“确有此事。”

秦王面有愠色：“你有何面目复见寡人？”

姚贾道：“曾参孝敬其亲，天下愿以为子；伍子胥忠于其君，天下愿以为臣；贞洁贤淑之女，天下愿以为妻。今臣忠于王而王不知，实令臣寒心。设使臣不忠于王岂会历尽艰险奔波游说，为王效命？桀纣听信谗言而杀良将，致使身死国亡。如今大王听信谗言，恐朝中将无忠臣矣！”

秦王怒气稍缓，道：“如此说来，你交结诸侯未谋私利？”

姚贾道：“臣只知为国谋利，从未敢损国而肥私。臣以珍珠宝物交结诸侯，意在买通敌国重臣，寻找内应，成就统一大业，难道大王夙夜操劳不正是为此吗？臣若谋私，出使时所带资车百乘，金千斤，足可富贵终生，安会赠予外人？”

秦王觉得有道理，沉思有顷，问：“听说你是监门卒之子，魏之大盗，赵之逐臣，此事当真？”

姚贾坦率地说：“当真。臣出身微贱，确有过一些不光彩的经历。但大王难道

就不信任臣吗？姜太公吕尚望在齐国时曾被老妇赶出，在朝歌卖过臭肉，又曾被子良赶走，钓鱼鱼不得食饵，卖庸作又不能自售；管仲也出身贫贱，曾在鲁国被囚；百里奚曾以五张羊皮被卖；咎犯则曾在中山为盗。但这四人都被明主所用，且皆立有大功。明主不究其过，不计其非，而是用其所长，放手让他们效劳立功，大王既有并吞天下之心，效法明君之志，怎可以出身尊卑定高下，以一时一事论是非呢？臣虽微贱，但愿竭诚报王，大王岂可拒而弃之？”

听了姚贾这番话，秦王政很受感动，心想：大凡徇私者皆掩其私，为非者都讳言其非，姚贾如此坦白诚恳，足见其心底无私，看来是误会了他！于是说道：“卿襟怀坦荡，直言不讳，忠心为国，大可嘉奖。误信人言，忠奸不辨，寡人之过也！”

姚贾“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热泪盈眶地说道：“大王不疑臣？”

“寡人历来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姚贾再也止不住激动的泪水，涕泪交流地说：“既蒙大王信任，臣披肝沥胆，誓报大王！”

秦王政道：“爱卿快快请起，寡人不疑卿，卿也勿负寡人！”

姚贾再拜稽首：“谨遵圣命！”

姚贾走出咸阳宫的时候，像获得了一次新生，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他恨恨地说：“韩非贼，看你如何收场！”

先师早有明论：只讲利害，不叙友情

姚贾的胜利对李斯来说不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秦王喜欢性格率直的人，再说，重金游说是秦王亲自决定的，姚贾又是他亲自派出的使臣，若是否定了姚贾，岂不也否定了他自己？

李斯暂时也不希望韩非一败涂地，因为韩非既与姚贾结怨，必然会不断地产生争斗和牵制，这无疑将消耗他们的力量，自己则可乘机增强实力，将他们压倒。

这样想着，李斯既无姚贾胜利之喜，也无韩非失败之悲。他平静得很，坦然得很，他愿置身于局外，当个旁观者。当姚贾再次前来李斯府上时，李斯的这一初衷却彻底改变了。

这天，姚贾居心叵测地对李斯说：“先生可知大王在冷落你吗？”

李斯晃了晃头，说：“不知。”

姚贾道：“先生真是身处危境不知危啊！前日大王召臣入宫，又谈及重金游说之事，大王很欣赏这一计策，认为是并吞六国的又一条不可忽视的战线，并将奉命出使的使臣视为统一大业的又一支重要力量，声称可与王翦、蒙武的强兵劲卒相比。但是，大王对先生出使韩国而未完成使命则耿耿于怀，认为先生未能尽力，辜负了他的重托，愧对了他的期待！”

李斯惊问：“确有此事？”

姚贾道：“在下安敢乱说？”

李斯沉思有顷，问：“大王还说了些什么？”

姚贾道：“大王认为先生才学远在韩非之下，他说，早得韩非，岂用李斯？”

“你在诳我！”李斯怒视姚贾，“我知道，你与韩非结怨，故意挑拨我二人关系，休想！”

姚贾却一点怒色也没有，微笑着说：“在下与先生相识已非日浅，先生难道还不知我？我岂是那般挑拨离间、制造是非的小人？况且，大王之言难道我也敢编造吗？伪造君命是要以身家性命为代价的！我以为与先生交情不薄，特来相告，想不到先生却误以我为恶人，真是冤煞我也。既然先生不愿听，我也到此为止，在下告辞！”说着，姚贾一拱手转身就要走。

李斯怒气稍息，上前拉住姚贾道：“何必急着要走？有话慢慢道来！”

姚贾笑了笑，复又坐下，煞有介事地说：“知人知面难知心，先生且莫小视了你这个同窗，仅以善意待之，以善待恶，非善也，终将为恶所害。先生重义轻利，令人景仰，然环视天下，重义轻利者却属寥寥。君不知孙臆、庞涓之事乎？”

孙臆乃古之兵家，与庞涓同拜鬼谷子为师，系同窗好友。庞涓下山早于孙臆，为魏惠王赏识，拜为将军。后孙臆经人举荐来魏，魏惠王欲拜其为副将，与庞涓共掌军权，庞涓恐孙臆超过自己，力请魏惠王拜孙臆为客卿。不久，庞涓又假造孙臆家书，陷害其暗通齐国，魏惠王大怒，责令送军府审问。庞涓奏请魏惠王先将孙臆处以刖刑，待将他的兵法弄到手再杀掉。同时又对孙臆表示同情。孙臆既斫去臆骨，脸上刺字，已成废人，但他却误以庞涓为救命恩人，立志刻写祖传兵书赠送庞涓。后侍者告知真相，孙臆如梦初醒，遂装疯自救，幸免于难。齐威王得知，派人秘将孙臆救回，马陵道一战，方报庞涓之仇。

讲起这一古事，姚贾感慨万端，道：“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先生博古通今，怎可不深戒之？难道先生不惧黥刖之刑吗？”

李斯沉默有顷，对姚贾说：“韩非不义，既陷足下于死地，又构我以罪名，将

准备如何动作？”

姚贾道：“他既不义，我亦不仁。我二人可一同面见秦王，参奏韩非，为国除奸！”

李斯见姚贾如此坚定，先前即埋于心底的猜疑和嫉恨一下上升到顶点，韩非的形象在他的眼前越来越变得狰狞可怖。在此之前，他曾试图在姚、韩相斗中扮演旁观者角色，准备坐收渔利，但现在，他却下决心参与其间，与姚贾站到一起。因为姚贾已成乌眼鸡，恨不得将韩非吃掉，如果和他携手，定可将韩非搞垮。这样的结果对自己也不是什么坏事，减少了一个敌手就清除了一个障碍，何乐而不为？至于与韩非的关系大可不必在意，先师早有明论：只讲利害，不叙友情！古来能臣皆残忍，为人不忍，岂能成大事？

想到这里，李斯打定主意：借姚贾之手，除掉韩非！

当即，二人议定，先由姚贾出面，劾奏韩非不忠，而后，李斯再面见秦王，力证确有其事，一唱一和，置韩非于死地。李斯说：“大王素来多疑，若我二人一同面奏，恐大王疑我为朋党，合谋构陷他人，这样，事情反会搞坏。如此相继入奏，既可解除大王疑心，又可增强劾奏的分量，造成一种连续进攻之势。”

姚贾以为然，当天，姚贾便去觐见秦王政，参奏说：“韩非乃韩国公子，韩王使臣，爱其国，忠其君。今人虽入秦，心未必真归顺。大王难道不记得其救韩图存之上书吗？其措辞何其急切，对韩何其忠诚？如今其离韩归秦，顿改初衷，不过是数日之事，大王难道真的相信他会有如此迅速的改变？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厌其诈，频频用间，屡见不鲜。当今大王正锐意图强，志在扫平诸侯，兼并天下，怎可收留一个敌国奸细，坏我大事？”

秦王政对姚贾这番话，既相信，又不全信，但是，他头脑中的韩非的形象却不知不觉地蒙上了一层阴影。

秦王政正狐疑不决，李斯又来到了咸阳宫。他见秦王政双眉紧锁，知道正为韩非事犯疑，便故作不知地问：“大王因何事烦恼？”

秦王政便把姚贾的劾奏向李斯说了一遍，并用探询的口吻说：“卿与韩非为同窗，你以为此人如何？”

李斯道：“我知韩非，韩非也知我。若论韩非其文，堪称上乘，其《五蠹》、《孤愤》大王早已读过，毋庸赘述；若论韩非其人，臣却不敢妄说，恐有不义之嫌。”

“但说无妨！”

李斯仍面有难色。他见秦王正以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他，故意低头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韩非其人，不足道也！他性情狭隘，嫉贤害能，对人也是以邻为壑。昔时臣与他从师于荀卿，臣视他为知己，他却暗怀心腹事，不肯吐真言。由此观之，他此番来秦，也未必出以真心，对大王未必真心依附，其身虽在秦而心在韩也未可知！”

“你是说他为人奸诈，表里不一，口是心非？”

“臣以为如此。”李斯点了点头。

此时，秦王政的眉宇间已拧成了个疙瘩，愤然道：“如此说来，寡人看错人了？”

李斯没有应声，他只是注视着秦王政的神情，倾听着秦王政的决断。

忽然，秦王政雷霆大作：“来人，将韩非下狱拘问！”

听到这一决定，李斯暗自得意。他庆幸自己的高明，神采飞扬地离开了咸阳宫。

秦王政的一道诏令将座上宾的韩非打入阶下囚。这一骤然变故，使韩非猝不及防，他甚至没闹清是怎么回事，便被押入狱中。

惊魂始定之后，韩非想到了他的怨敌姚贾。他想，一定是姚贾进行报复，在秦王面前进行诬陷。他很后悔自己前些时候谏阻封赏姚贾的上书。自己刚刚来秦，立足未稳，何必多言多语，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俗语云，除恶务尽。我既未能参倒姚贾，今日被其所害，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韩非却不甘如此。他的宏图大志还未实现，他还想在秦国干一番事业！他也认为秦王是一时听信了谗言，草率地做出了决定，只要讲明真情，秦王会回心转意的。于是，他向狱卒要来笔墨，撕下一块锦袍，写道：“臣自入秦，备受恩遇，多有封赏，臣铭记于心，没齿难忘，誓效死以报。今有小人诬构，使臣身陷囹圄，冤哉痛哉！大王独不念臣恭献混一之策乎？独不记法、术、势之论乎？此皆臣肺腑之言，一片忠心，苍天可鉴，望大王明察，勿为妖言所惑。……”

韩非写罢，将身上所带的一些“半两”铜钱送给狱卒，托他将此信带出狱外，设法交给李斯，请李斯代为呈上。同时，又解下腰间系着的写有“永”字的青石片，也请狱卒转交。

他让狱卒捎话给李斯，请他念及同窗之好，速速前来解救。

韩非身在异乡，举目无亲，所知者唯有李斯，他相信李斯其人，相信他们的友情。

韩非的上书捎出以后，心里踏实了。眼前似乎出现了希望之光。然而使韩非大为失望而且惊愕不已的是：他没有等来解救之人，却等来一壶毒酒！

这是李斯派人送来的。原来，李斯见到狱卒辗转捎来的上书之后，唯恐秦王反悔，所以没有上呈秦王，而是再次请求秦王当机立断，斩草除根。秦王政听信了李斯的话，下令将韩非处死，李斯于是马上令人准备了毒酒，送到狱中。

韩非见到御赐毒酒，顿时天旋地转，思维一片混乱。他问自己：难道就这样了却此生吗？早知如此，何必来秦！

然而，他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他只能饮下这壶毒酒。

他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仰天长叹：“苍天啊，何以摧折贤良！公理啊，何以颠倒至此！”

“李斯学弟，何不前来救我？……”他呼喊着，踉跄着，不多时便扑倒在地，殷红的鲜血从嘴角边溢出……

韩非服毒自杀后，秦王政忽觉韩非之罪尚无证据，将其下狱有失草率，便下诏赦免韩非，但可惜的是，诏书传至狱中，一代才子却含着奇冤草草结束了生命。这一年，他42岁。

韩非的死讯传来之时，李斯正在自家的厅堂里悠然闲坐。他拿出韩非送给他的佩玉，与自己赠给韩非的那片写着“永”字的青石片并在一起，端详良久，他冷冷一笑，喃喃自语道：“世哪有永不改变之事，永不改变之情？因时而更，因利而变也！”

说罢，李斯将那佩玉和青石片掷于石阶之上，这两件友谊的信物顿时被摔得粉碎！

这粉碎的声响瞬间归于寂静，临窗的鸟笼中，两只红冠翠尾的鸟儿在鸣叫，像是在亲密地嬉戏……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下级军官（节选）

林丹

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群以曹子章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因遭遇“文革”而求读无门了，便于彷徨中毅然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跳上接兵船直奔大上海，满怀激情地走进了军营。于是，从军者受到历史更大更丰厚的馈赠——完完整整亲历了一场扑朔迷离、惊天动地的政治灾难。他们看见了一道道本不想看见的怪诞风景，听到了一曲曲本不想听到的诡秘小调。同众多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大兵一样，大家久久被压抑在灾难的天空下，忍受了太多太多的尴尬、无奈与困惑。几经心志磨砺，几经灵魂熔炼，曹子章们渐渐成熟了，渐渐懂得了军人的内涵，终于成长为优秀的革命战士。

此为该书的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三人世界

婚后的第一个早晨，显然来得太匆忙了。两人做了一夜的夫妻，短不了一场红醉。曹子章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二竿。

他懒懒地侧过身子，拐起胳膊肘架住脑袋，甜甜地瞅着仰躺在他身边的这个散发着温热、艳香的女人，心里满是一番好景象。回顾回顾昨夜，似乎一个男人应该经历的，他都经历过了。与其说他是忸怩的，不如说他是被迫的，是一种勃发于骨髓的降服。当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黄亚妹是他俩儿这个小天体的日心。她那蓬松流畅的乌发，那被长长的黑睫毛簇托着的大眼睛，那微笑时像白玉兰一样绽在腮上的酒窝，那端直秀丽的鼻子，那由凸曲线和凹曲线构成的红润光朗的嘴唇，那春水也似的细腻的肌肤，那陡峭而富有弹性的乳峰，都是一隅强烈的诱惑。这诱惑是无法抵御的。她身上那种骚动着芳膻的女性分泌物，无疑也是滚烫的溶剂，将他赤裸裸地溶化了。而且她那从从容容表现出来的主动抚弄、拥纳男人的动作，又是那样的轻巧、温雅，叫他大尝了原始的、天赋的快慰。

但，曹子章却一刻也没有忘记乔雁雁。当他被吸附在黄亚妹身上，接受一种全新的灵觉时，他始终没有忘记乔雁雁。这两个女人，一个文秀，一个泼野，太不一样了。不过确凿一点说，就在这种下意识的比较中，他也感受到了一种共通的东西，那便是：两个女人对他的爱都是纯热的、主动的。一般地论，男女间的核心情节，大都落于男人主动，女人从情。而这两个小女子却双双例外地占了主动，也算

巧了。女人主动了，那种情节倒也别具几度滋味。

曹子章轻轻拉了下被角，为黄亚妹盖住了裸露的肩头，两眼越发瞅得痴了。黄亚妹睡意正酣，她那粉润里透出一点驼红的脸，蕴含着惊悸、愉悦和疲惫。这副脸蛋确是太真诚、太生动了。假如自己没有与乔雁雁罗织下的那段历史，他笃定会贪婪地捧起眼前这生动的脸蛋，去永远感谢上苍的恩赐。

又不知盯住黄亚妹的睡相看了多久，曹子章才慰悒地搓了把脸，揉了揉眼睛，偏过身子扬出一条腿，要下床了。不想，竟有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软软地拽住了他：“再困一会儿吧，不忙的。”

嗲语如莺啼，是新婚妻子在叫。

他心下一动，又收回腿来，乖乖地上了床。他重新瞅着黄亚妹，只见这女人依旧静静地睡着，仿佛她方才什么话也没喊过似的。她的眼睛看不出睁开的意思，或许那眼已经睁开了，只是他没看出来罢了。是的，新婚后的第一个早上，肌体里的一切快乐都在继续，又何必匆忙起床呢？他只觉得浑身上下一阵轰热，又顺从地钻进了被窝。她也就默默地伸出两臂，牢牢将他揽进了怀里。看得出这是一个多情的女人。于是，他们又在太阳的光泽里，做了他们那永世也做不完、永世也不想做完的事。

一场美丽的生命会晤结束了，曹子章也累了，又沉悠悠地沦入了梦乡。而这时，她——新娘子黄亚妹，饱尝了爱的浇灌，却像晨花晨草一样抖了抖身上的露珠，霍然变得精神了。她的眸子，也亮汪汪的润成了带露的水葡萄。她蹑手乖脑地爬起来，用两条玉棒也似的胳膊撑着床，朝仰睡的曹子章低低地俯下了凸隆的酥胸。橘红色乳罩早被解掉，她的两个膨胀度极好的奶子，一如上足了浆汁的大白梨，几乎垂到了曹子章嘴上。她绝对认真地赏视着曹子章的脸，抿开两唇轻轻啄着他的额腮，印下了一个个香吻。吻迹扁圆，留有她清冽的口液。天无绝人之路，这一说也似乎应在她名下了。她暗暗庆幸自己的运道，她十分满意身边的男人。这是位既具有军人气质，又具有文人风度的男人，是个地道的男子汉。从他那匀称的鼾声里，她听出了坦荡与忠厚。女人需要的正是这个。女人在满意的男人怀里决不该忸怩，决不该卖弄伪态，所以她大胆地向他献出了主动，献出了少女的灿烂与力度。有这么个男人，此生足矣！“砰啪扑通”一阵杂响，由天花板上直贯下来。可能是楼上邻居家贪睡的孩子也睡醒了，正在屋子里胡乱地跑动。黄亚妹仿佛冷不丁意识到了什么，两眼一闪，便不动声息地下了床。穿好内衣，略略地漱了漱，洗了洗，她就一头钻进灶房，将煤饼炉生着了。等火苗蹿上来，再支好铝锅，又适量

往锅里注进一汪水，她便挎上竹篮，抖荡着宽松的内衣内裤匆匆下了楼，去了不远处的菜市。

只一会儿工夫，她就拎回了一包汤圆，一撮麻辣萝卜条，一束翠灵灵的青菜。汤圆沸沸地煮了，红萝卜条掺进味素均匀地拌了，青菜脆脆地炒了。汤圆象征着夫妻团圆，红萝卜象征着小日子红火，翠灵灵的青菜象征着爱心常绿。这江南秀女的伶俐，可见一斑了。

当曹子章又一觉醒来的时候，黄亚妹已经为他放好了洗脸水。一俟曹子章洗完，黄亚妹即款款将他拉近了餐桌。曹子章着意地朝桌面上看了看，霎时觉得这结构合理、色调鲜朗的早餐就是一篇宣言：黄亚妹不失为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

两人潜笑着坐下来，脸对脸地吃着，吃得很慢。这是他们夫妇俩共进的第一顿早餐，自然要细细地咀嚼一下滋味。他们的日月，便从此开始了。

婚假三天，无疑是金子光阴。蜜月的核心，大概也是这么三天。按规律，似乎也按习俗，在这三天里，小两口除了吃、睡，便要醉心于温柔乡里的诉说。

互相之间成了自己人，也就放松了。两个人迷迷恍恍的，时不时只那么钟情地对着看。看出了性子，便自然而然地抱成了一团，彼此浑身上下地啃一回，嗅一遍。人的本色，在这个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燕尔新婚，甜甜蜜蜜，一件丁点小事竟也演成了喜剧。昨天曹子章心不在焉，竟连胡子也没刮就赴了婚礼。这时，曹子章忽然想起了要刮胡子，便搓着黑茬茬的下巴，嘿嘿讪笑着走进了卫生间。不想，黄亚妹也悄悄地跟了进来，一把夺下了他手里的剃刀，笑道：“别刮，留着。女人喜欢的，就是男人的胡子。”

“是这样吗？”

“是的。”

“女人都有这个心理？”

“怕也差不多。”

曹子章心里一亮，蓦地领悟到：为什么在莫干山区那片神秘的大森林里，乔雁雁曾一遍又一遍捋过他的胡茬子。于是他乖巧地瞟了黄亚妹一眼，说：“咱是当兵的，你知道，当兵的是不许留小胡子的。”

“至少在这三天里，你不许刮！”黄亚妹娇嗔地翘起了小嘴。

傍近中午，黄亚妹自然又惦上了厨道。她眼睁睁地盯着曹子章，不无郑重地问：“你在我面前说真话，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做什么，我就喜欢吃什么。”曹子章也学得嗲了。

“那……你……最喜欢我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做点浇卤面吧。”

“那好，穿衣服，随我一块儿买面去！”

“哦。”曹子章应着，顺手从衣架上摘下了军装。

岂料，黄亚妹竟一把将他的军装拨开了，匆匆找出婚前悄悄为他买下的中山服，“啪啪”抖了两下说：“眼下咱们闲着，我看你还是穿便衣好些，不要每时每刻都把自己打扮得雄赳赳的。”

她一边说着，一边替曹子章穿好了蓝生生的中山服。围着男人身前身后地看了看，觉得满意了，她才套上那条石榴红连衣裙，挎住他的胳膊，“噔噔”下了楼。

曹子章心里好生滋润。过去，他曾为马路上那一对对挎着胳膊的情侣所迷醉。而今天，自己竟也挎上了，嘻！涉足了一个新奇的人生。或许，这就叫蜜月。

又象征性地吃了一点饭，要睡午觉了。这新婚夫妇天经地义的生活内容，断然亏不得的。黄亚妹倦怠地抻了一下腰，掀起高高的胸峰，放射出火焰也似的热烈。曹子章不禁生出一阵悸动来，便下意识地揽了揽黄亚妹，就要上床。黄亚妹嗔笑着朝曹子章怀里拱了一头，又转身扑进卫生间，捧来化妆盒往床头上一放，嬉着他道：“给我梳头噢！”

曹子章就给她梳头。细细地梳，腻腻地梳，将那油润的青丝梳成了一条静静的河。

“给我涂霜噢！”

曹子章就给她涂霜。细细地涂，腻腻地涂，涂了颊，又涂了额。涂着涂着，竟羞得她呼啦一下红了脸，红成一片媚人的霞。

文静的黄亚妹，则也有这么多故事。

曹子章沉迷地将嘴抵到了她的唇上、腮上、鼻上、额上，舔下一层厚厚的香脂，吞了。

品味了一个新奇的人生。或许，这就叫蜜月。

在连队，哪个干部战士的未婚妻或是老婆来了，当兵的总要围上去逗一通，以消遣他们心中独有的郁闷。假如哪个小排长小连长敢在营房里办喜事，当兵的自然更不会客气，必得像蚊子一样涌进新房去闹夜，笑新娘的脸蛋或屁股。可机关毕竟是机关，赵钱孙李诸子百家都是见了身份的人，不再喜欢过分地嬉戏了。自打婚礼散了，便没有谁来打扰过曹子章和黄亚妹。这中间只有周科长义务似的来了一趟。他足足敲了三分钟的门，敲得极有礼貌。本来那门明显地半掩着，说明此刻屋子里

没有秘密；本来屋里已经喊了“请进”，喊得诚恳而嘹亮；但他为了保险起见，还在敲。直到黄亚妹将那半掩的门彻底拉开了，他才红着脸像小姑娘似的进了屋。曹子章请他坐，他说什么也不坐，只规规矩矩地朝窗外顺了一眼，规规矩矩地在心里兜了两步，便匆匆丢下了一句官嗑：“你们夫妻二人，哎，呶呶，要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做林副部长的好战士。呶呶。”说完，就蹶蹶地走了。

黄亚妹将他送出门，朝他那弓曲的背影重重地看了一眼，便忍不住噉噉一声笑了。这老头子诚惶诚恐的乖模样，真叫人开心。

第三天下午，乔雁雁和王霞来了。

曹子章一见到乔雁雁，脸上便腾地泛了热，只好尴尬地躲进卫生间假装洗漱去了。王霞瞥到了这情景，自以为曹子章不久前才在她们的敲门声中睁开了睡眠，自以为曹子章见到女客害了羞，就大叫着起哄：“！刚洗脸哪？刚起来吧？是不是叫我们俩冲了你们小夫妻的鸳鸯梦啦？哈哈哈哈哈！”

王霞一边笑，一边狡黠地瞅着乔雁雁。她想象乔雁雁会跟她一起笑，可乔雁雁不仅没笑，竟还红着脸朝一旁溜了。倒是黄亚妹联想到那天晚上打碎了茶杯的事，以为这个表妹还在自疚，便亲昵地走过去托住了乔雁雁的手，轻轻握了一下，即朝卫生间里喊：“阿章！马马虎虎洗了就算了，快出来陪陪客人吧！”黄亚妹自觉不自觉地用江南爱称呼上了自己的丈夫，呼得悦声悦色。一个“阿”字加在名头上，道出了妻子的全部心境。乔雁雁从旁听了，那脸愈发红成了火炭炭。

有顷，曹子章才迟迟疑疑地出来了。王霞不待他走近，便又嘻嘻哈哈地叫：“曹干事，你知道我们两个为什么又来了吗？我们是来转达程少雨对你们夫妇的祝贺的！那鬼不知从哪儿听到了你结婚的消息，就打来了电话，找不到你呢，就找到了我们，唠得好动情！他还说——”她也着眼朝黄亚妹瞟了瞟，调皮地压低了声音，“他还说，他真想和新娘子亲个嘴哪！”

说得黄亚妹难为情地笑了。

大家拉拉杂杂扯了一阵，日影渐渐斜了。黄亚妹觉得该做点人情了，便说：“你们两个就留下来吧，在我这里好歹吃顿饭吧！”

“那好哇！就让我们来尝尝这新娘子的手艺吧！”王霞咂着舌头响应了。

乔雁雁却使劲拽了王霞一把，说：“别啦。这有多麻烦呢？我们还是回去吃吧。”说着，她惶惶地站起来，就要走。

黄亚妹赶忙扑过来，一把将乔雁雁按住了：“噢呀，瞧人家小王还蛮实在的，你这表妹反倒客气开了，勿来事唷！”她一急，竟在语尾上甩出了一句上海话。

曹子章也说：“就留下来随便吃点吧，不会麻烦的。”

这样子，乔雁雁才又讪讪地坐了下来。

晚饭料理得很简单，也很讲究。米粥熬得白白的，又黏又嫩。几个新买来的咸蛋用刀子切了，切成红白分明的半球，摆在盘子里像一轮轮挂了云圈的小太阳。十多条酱鸡爪也很美丽，胖胖的勾勾挠挠的挤成一碟，抓着大家的食欲。

然而，乔雁雁却无法为这讲究的晚餐所蒙迷。她苦笑着端了碗，机械地往嘴里扒着饭，两眼又不听使唤地、采取不易被人察觉的神态满屋瞄了起来。她瞄着屋角里那瓶素雅的插花，瞄着半透明的藕荷色窗帘，瞄着平阔的印有鸳鸯戏水图案的粉桃面子床单，眼角挤出了沉重的纹。慢慢地，她壮了下胆子，终于忍不住瞄上了曹子章，心里幡然生出了一阵失落。一切都过去了，越来越遥远了。这是命运的断裂。她自然有点后悔，认定自己不该来当兵。假如不当兵，她就不会第二次在命运的荒径上与曹子章相遇，就不会有今天的失落。当兵，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契机，一程幸运吗？这里或许包蕴着一种误会。

乔雁雁又把目光转向了黄亚妹，忽而闪烁，忽而凝视。黄亚妹天生丽质，叫她羡慕透了。在这一点上，她真应当向曹子章恭贺。她乔雁雁尽管好裹了一身北方女色，也决不敢同黄亚妹相媲美。她从黄亚妹的体态上，看出了灵秀；从黄亚妹的嘴角上、腮窝里，看出了温情；从黄亚妹明潭般的眸子里，看出了贤良与仁惠。黄亚妹无疑是个好妻子。然而她却切齿地憎恨这个姣好的同类，因为正是这个姣好的同类取代了自己的位置。出于一种自我的胆怯，她见黄亚妹含着笑瞥了她一眼，心里便突地生出了一阵慌乱。于是她又带着做贼也似的愧色将眼神移开了，重新眯住了那幅粉桃花双人床单。不知是怎么回事，她依稀感觉到那对鸳鸯已经在水里游动了。

乔雁雁的视线，全被这个永远不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拨乱了。

华灯大上的时候，主人才开始送客。黄亚妹走到门外，又忘情地攥住了乔雁雁的手，说：“你这大表妹，可要常来玩呀！”

“嗯。”乔雁雁讪颤着应了一声。

“怎的？我不是表妹，就不叫我来了？”王霞不认账地嚷，“我也要来的！不请我也来！”

“都来都来！”曹子章和黄亚妹不约而同地矫了口，“欢迎你俩一道来！”

这厢啍啍着，那厢格格着。有心的也罢，无心的也罢，大家还是凑了一通小笑。

着脸子，一言不发地尾随在后边，像个脱了魂的影。王霞几次回过头来吆喝：“哎哟，我的奶奶，上轿了？还是下轿了？走得这么体面噢！”一喊再喊，乔雁雁的脚步还是挪得那么笨重。

回到宿舍，乔雁雁也不刷牙，也不洗脚，倒头便睡。王霞不解地甩了甩脑袋，只好独自抓起脸盆牙缸出去了。

两分钟后，猫在窗外刷牙的王霞隐约听见屋子里传出了哭声。她一怔，赶忙灌下一口水涮了嗓子，就回头揭了乔雁雁的被窝，吃惊地问：“你怎么了？乔姐！”

这一来，乔雁雁干脆放声大哭了。显然她怕惊动了邻舍的队友，又旋即拉过被角捂住了自己的嘴，那样子真有点惨。

“你到底是怎么了？说话呀！”

乔雁雁只管哭。

王霞惑然了。本来刚从人家的新房那儿回来，有什么可哭的呢？既然哭了，那缘由一定来自曹子章那个新安下的家。上次在曹子章家里哭，是因为打了杯子。那么这一次，又是因为什么？想着想着，王霞忽然记起了一件事：下午接到程少雨的电话之后，乔雁雁就推说身上不适，要她一个人到曹子章那儿报信，后来是她连拖带拽才把乔雁雁缠去了。平日里表兄表妹的来往着，怎么一下子就疏远了呢？想着想着，想着想着，老练的小王霞终于感到不安了，心门里咯噔一下又拱出了那条油漆斑驳的老船……

过了一会儿，乔雁雁慢慢咽下了哭声，只把被角牢牢地咬住了。

王霞看了看乔雁雁的脸色，试探着问：“乔姐，我问你个事儿好吗？”

乔雁雁默默地点了点头。

王霞持重地吸了口气，又慢慢吐出来，说：“从你婶子那儿论，你管曹子章叫表哥，这亲缘可不算近哪。所以我也从没把你们这个亲缘放在心上，从没像别人那样羡慕过、张扬过你们这层表亲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管它远啊近的，亲戚总归是亲戚，这是谁都明白的事。可叫我纳闷的是，当初你在新兵船上碰见他，他为什么不理睬你呢？这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

乔雁雁霍地瞪亮了泪汪汪的大眼，警惕地瞥了王霞一下，嗫嚅道：“尽管是亲戚，平素里也很少交往。”她不得不继续扯谎了。

王霞也不客气地叮了一句：“不对吧，你们不是在一个学校念过书吗？”

于是，乔雁雁哑了。

“不知当说不当说，我总模模糊糊觉得，你俩过去不光有那么一层表亲关系，

大概还挂了点别的什么意思吧？”

乔雁雁简直承受不了王霞的追询，她一把撩起被子，死死包住了脑袋。

王霞越发犯了思索，眼前竟叠现出近一年里特别是大拉练以来曹乔二人的几幕新事，便又单刀直入地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两个入伍后又重新谈过了，而且谈得很成功，甚至有点海誓山盟。”

这话还真就成了把刀子，生生刺疼了乔雁雁的心。单听她闷在被窝里，又鸣的一声哭开了。哭态惨烈，撞得那团棉被忽张忽缩的暴动。

看了这一切，王霞心里顿时明白了。一激动，也就气愤地骂了出来：“好一个姓曹的小子！鬼娘养的，我找他去！”

“你不能怪他！”猛地，乔雁雁推开被子，拱出一张垂死般的脸，叫道，“你不能冤枉他！”

她叫得很响，也叫得很噎。叫过了，小屋里便又归了宁。乔雁雁和王霞离开了曹子章夫妇的新房，便径直插进了一条碎石铺成的弄堂。王霞憨憨的，一路上打着饱嗝。乔雁雁却沉着脸子，一言不发地尾随在后边，像个脱了魂的影。王霞几次回过头来吆喝：“哎哟，我的奶奶，上轿了？还是下轿了？走得这么体面噢！”一喊再喊，乔雁雁的脚步还是挪得那么笨重。

回到宿舍，乔雁雁也不刷牙，也不洗脚，倒头便睡。王霞不解地甩了甩脑袋，只好独自抓起脸盆牙缸出去了。

两分钟后，猫在窗外刷牙的王霞隐约听见屋子里传出了哭声。她一怔，赶忙灌下一口水涮了嗓子，就回头揭了乔雁雁的被窝，吃惊地问：“你怎么了？乔姐！”

这一来，乔雁雁干脆放声大哭了。显然她怕惊动了邻舍的队友，又旋即拉过被角捂住了自己的嘴，那样子真有点惨。

“你到底是怎么了？说话呀！”

乔雁雁只管哭。

王霞惑然了。本来刚从人家的新房那儿回来，有什么可哭的呢？既然哭了，那缘由一定来自曹子章那个新安下的家。上次在曹子章家里哭，是因为打了杯子。那么这一次，又是因为什么？想着想着，王霞忽然记起了一件事：下午接到程少雨的电话之后，乔雁雁就推说身上不适，要她一个人到曹子章那儿报信，后来是她连拖带拽才把乔雁雁缠去了。平日里表兄表妹的来往着，怎么一下子就疏远了呢？想着想着，想着想着，老练的小王霞终于感到不安了，心门里咯噔一下又拱出了那条油漆斑驳的老船……

过了一会儿，乔雁雁慢慢咽下了哭声，只把被角牢牢地咬住了。

王霞看了看乔雁雁的脸色，试探着问：“乔姐，我问你个事儿好吗？”

乔雁雁默默地点了点头。

王霞持重地吸了口气，又慢慢吐出来，说：“从你婶子那儿论，你管曹子章叫表哥，这亲缘可不算近哪。所以我也从没把你们这个亲缘放在心上，从没像别人那样羡慕过、张扬过你们这层表亲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管它远啊近的，亲戚总归是亲戚，这是谁都明白的事。可叫我纳闷的是，当初你在新兵船上碰见他，他为什么不理睬你呢？这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

乔雁雁霍地瞪亮了泪汪汪的大眼，警惕地瞥了王霞一下，嗫嚅道：“尽管是亲戚，平素里也很少交往。”她不得不继续扯谎了。

王霞也不客气地叮了一句：“不对吧，你们不是在一个学校念过书吗？”

于是，乔雁雁哑了。

“不知当说不当说，我总模模糊糊觉得，你俩过去不光有那么一层表亲关系，大概还挂了点别的什么意思吧？”

乔雁雁简直承受不了王霞的追询，她一把撩起被子，死死包住了脑袋。

王霞越发犯了思索，眼前竟叠现出近一年里特别是大拉练以来曹乔二人的几幕新事，便又单刀直入地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两个入伍后又重新谈过了，而且谈得很成功，甚至有点海誓山盟。”

这话还真就成了把刀子，生生刺疼了乔雁雁的心。单听她闷在被窝里，又鸣的一声哭开了。哭态惨烈，撞得那团棉被忽张忽缩的暴动。

看了这一切，王霞心里顿时明白了。一激动，也就气愤地骂了出来：“好一个姓曹的小子！鬼娘养的，我找他去！”

“你不能怪他！”猛地，乔雁雁推开被子，拱出一张垂死般的脸，叫道，“你不能冤枉他！”

她叫得很响，也叫得很噎。叫过了，小屋里便又归了宁静。

灯熄了。姑娘的夜，好黑，好沉。

许久许久，乔雁雁才又呼吸着昏黑的夜，说道：“我不想继续当这个兵了，一满三年，就退役回家。”

王霞早已不再说话。她陪着乔雁雁，望着北方的星斗，一直坐到三更。

人嘛，其实再简单不过了。昨天，曹子章和乔雁雁做了个天地；今天，曹子章又和黄亚妹做了个天地。这不是一段挺简单的故事？

曹子章和黄亚妹的小天地，渐添风采。婚假一过，该上班了。黄亚妹穿上一套簇新的军装，额上颌下，徽章艳红，芙蓉也似的明丽。曹子章为她捋了捋耳前的散发，依依将她送到门外。她款款走下两磴楼梯，忽然回过头来说：“告诉你，我在总参卫星接收站工作。”那声音甜甜的，软软的，却又稍稍带有几分狡黠。

没想到，黄亚妹终肯披露出自己的工作单位，这真叫曹子章兴奋。他下意识地追出一步，急问：“有事打电话找你行吗？”

黄亚妹粲然一笑，答：“没这个必要吧。我每天晚上都回来。”

“真是个好美丽古怪的女人。”曹子章在心里骂着。

送走黄亚妹，曹子章自己也上班了。他接了项挺严肃的任务——陪师长冯正杰下部队，来到了西郊的二连。二连在越南呆了半年，打下了九架美机，也是个受过中央军委嘉奖的功臣连队，所以冯正杰也常来二连转转。

中午，冯正杰在连部的木板床上眯了一小觉，便拉起曹子章去炮阵地里溜达。溜了一段草堰，看了看二连新修的火炮掩体，冯正杰忽然来了兴头，笑嘻嘻地瞅着曹子章问：“小伙子，蜜月过得香吧？”

话音未落，曹子章便呼地一下涨红了脸。哽噎了许久，他才所答非所问地说：“小黄这人挺好，可就是过去不认识。”

“唉，当兵的找女人，向来都是稀里糊涂的事，管毬认识不认识的？！拉她一个来，会生孩子就中！”师长的嗑真逗，“哈哈……”

曹子章也尴尬地笑了，却没笑出一丝声息。

“我看哪，等抽查完了他们连的政治学习笔记，咱们就早点回去吧。说不定啊，新娘子正等你呢！”说罢，冯正杰还飞颜走色地瞭了曹子章一眼。

傍晚，曹子章回到家里，果然发现黄亚妹已经烧好了饭菜，正在等他。桌上的纱罩里罩着几碟小炒，氤氲地散着热气。

两口子举案齐眉，你敬我让就把饭吃完了。

刚洗了碗筷，就见白舸带着金寿昌敲开他们的门进来。金寿昌一进门就撇开了湖南调，说曹子章丢下他一个人夜夜守空房，守得太苦了。说得曹子章只好傻笑。后来还是白舸不动声色地捏了金寿昌一把，金寿昌才歇了舌，坐下了。

白舸和金寿昌头一回登临新房，自然是贵客喽。黄亚妹便沏了四杯上好的碧螺春端上来，大家小呷小叙。白舸新接了父亲病重住院的电报，已经请准了假要回北京探望，今晚是特地来同曹子章打打招呼的。

“明天就走？”曹子章问。

“明天就走！”白舸嚼着一片儿嫩茶叶，喃喃道。

“坐特快？”

“坐特快。”

“你爸爸闹的什么病？”

“唉！老病儿，肝硬化。”白舸不自觉地直起身来，沉重地摇了摇头，“真正为共和国出过力的老同志，没几个好身板的。”

送走白舸和金寿昌，曹子章心里很有点触景生情的味道。一对新婚夫妇，多么应该拜拜双方老人哪！何况，他的老娘还不知道他已经成了家呢！于是他一边帮着黄亚妹收拾茶根，一边说：“哎，亚妹，咱俩结婚这多天了，我是否该去看看岳父岳母大人啦？”

黄亚妹不由得一阵痉挛，手里的茶杯险些掉了下来。她无力地坐到藤椅里，冷下脸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请不要问我是从哪里来的！”随后，眼角上骨碌碌地滚下一滴泪。

曹子章慌了，连忙赔礼道：“对不起，请原谅，请原谅。”

“也不要这个样子，你也没什么错。”黄亚妹的泪，涌得更凶了。

曹子章手足无措地在妻子身边兜了几步，忽然一拨话茬儿，问：“那……你跟我回趟老家，看看我妈怎样？”

“好呀！太好了呀！”黄亚妹两眼一亮，笑了，“我们太应当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了！阿章，你明天就去跟周科长请假。”

第二天，等一天的工作干得差不多了，周治仁的脸上渐渐露出了轻松的笑容的时候，曹子章还真就向他谈了探家的想法。周治仁弓着腰站在窗前，一个劲地朝院子里望，大约是在看那棵正开花的广玉兰。似乎费了一番郑重的思索之后，他才回过脸来，笑笑说：“算啦，你暂时就不要回去啦。眼下，宣传科的任务太重，学习林副部长讲用报告的情况，每天都要收集上报。呸，呸呸，人手缺呀！至于小白嘛——”他不无难堪地顿了顿，嗫嚅了，“人家是干部子弟，父亲又有病，咱总要照顾照顾了。”

“我并没有攀小白！”曹子章听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悻悻地走了。

晚上，曹子章躺在被窝里，还那么一声不吭地生着闷气。黄亚妹见了，以为他又动了游子之情，便娇嗔地挨过去调侃道：“想妈了？等批下假来，我就陪你回家看看。”

“屁哟！”曹子章沉吟着翻了个身，“首先，周治仁就不肯放人。”

“凭啥？”

“留下来，宣传那个林副部长。”

黄亚妹登时激动了，震怒了，竟一把将搭在床头上的睡袍掼到地上，骂道：
“这糟老头子，简直是个畜牲！”

这天后半夜，黄亚妹做了一个梦。她登上了关东大地，去了一个山溪缭绕的小村，见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兵谏前夜（节选）

闻竹

内容简介 作品讲述了从“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前夜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中，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误解、矛盾与斗争，以及他俩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之间的秘密交往，在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下，张、杨二位将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一方面与蒋介石及其手下特务巧于周旋，另一方面精心周密地策划兵谏，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方针，实行全民族抗日抗战。

此为该书的第二章。

提起中国的古都北京、南京，举国皆知。西京之称，却令人感到陌生。尽管五年前南京政府宣布，陕西省的西安市改为西京市，可人们仍习惯于用它的旧称西安，即西方平安。

西安，古名长安，是中国最古老的故都。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十一个朝代曾在这里建都，名胜古迹之多可想而知。

1935年仲秋时节，位于关中盆地中部的古城西安，连日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心乱如麻，却不得不强打精神为东北军进驻而操心。不用提别的，单单为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选址，他就伤透了脑筋。

传说张学良讲：“实在没地方，我上东城门楼办公！”这话犹如碾盘，重重地压在杨虎城超负荷的心上。他力排众议，在给张学良洗尘的晚宴上再次表示：“希望副司令把剿匪总部设在新城大楼。它刚竣工，房舍宽敞，地处中心，四通八达……”张学良当时微微一笑：“邵力子先生正在腾南苑门省政府大院，先遣人员已在金家巷为我租赁了官邸，一切都解决得很好……”

“空着的新城绥靖公署大楼张学良不去，他是不愿夺爱还是治气，或者……”杨虎城坐在西安绥靖公署他的办公室里，头靠长背椅，若睡若醒地闭着眼睛思前想后满心狐疑。

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除了五十三军，直属炮六旅、八旅，全部调往西北。纵横交错的陇海铁路昼夜军车隆隆，“八水绕长安”的船只往来如梭。汉刘邦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关中灭秦取道的武关路，向杨贵妃进贡荔枝的故道子午路，都留下了东

北军的足迹。杨虎城看在眼里，心都要疼碎了。他在心里叫屈：我杨虎城跟你张学良不一样。我是根生土长的“老陕”，我的家业、权势不是靠世袭，完全凭自己闯荡得来的！他心浪滚滚。四十四年的经历，在他的眼前跃现：

13岁那年，杨虎城一躬到地，流着眼泪告别只进了两年的村塾，开始在出生地蒲城县孙镇甘北村的小饭铺干粗活。三年没满徒，务农兼做木工的父亲遭陷害被清政府绞死，留给他的遗产是一堆债务。为了埋葬惨死的父亲，他同本村八户农民成立丧葬互助组，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打富济贫、扶弱抑强的中秋会，杨虎城做了中秋会的首领。由于他领头打死蒲城恶霸李桢，为了躲避“缉凶”，成了到处流浪的“刀客”。杨虎城20岁那年带领“刀客”抢了澄城县一批税款，买了一支曼利夏步枪，拉起了武装抗暴的队伍。

杨虎城的队伍扩充很快，其中一部分跟随他，加入拥护孙中山护法旗帜的陕西靖国军。他成了支队司令，后任冯玉祥组建的国民军第三师师长。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时，杨虎城投靠了蒋介石，他的师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七路，人们通常称十七路军，他任总指挥。

杨虎城率军追击冯玉祥部，于1930年12月占领西安。蒋介石为了拉拢利用杨虎城，委任他做陕西省政府主席。从此杨虎城立足西安，眼望陕甘，存心开发西北。他苦心经营，颇有建树，不料蒋介石连招呼也没打，于1933年突然通过中央电台，向全国播发免去杨虎城省政府主席职务，改任他的秘书长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这种突然袭击式的任免，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也是史无前例，无疑这对杨虎城是天大的侮辱，而他没言一声，全忍在心里。

事隔两年，丢了地盘、兵力超过杨虎城三四倍的东北军，浩浩荡荡闯进他“唯我独尊”的领地。杨虎城的心凉了多半截。他想，西北的第一把交椅让邵力子蹭去一个边儿，这回还不得让张学良把我从椅子上给挤下来！设身处地地想想，他的心里怎么能不像打碎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呢。

“大哥！蚂蚁缕缕行行搬家，是阴天下雨的兆头啊……”

杨虎城的结拜兄弟在一旁，提醒一直在沉思默想的杨虎城。可他能说些什么呢？沉默寡言的杨虎城被忧丝紧缚，更加默默无语了。

“杨主任！”杨虎城听到轻微呼唤睁开眼，见“翰林院侍读”拿着黑色公文夹站在面前，明白又到了给他读文件的时候了。

杨虎城因家境贫寒，念书不多，戎马生涯又使他抽不出更多时间补习文化，因此阅读、写字都很慢。然而，近朱者赤，同他关系密切的靖国军司令于右任，是诗

人兼书法家。在他的影响下，杨虎城学写诗，临曹全碑。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这是杨虎城在靖国军时写的一首诗，也是他思想的真实写照。

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杨虎城努力充实自己。由于时间有限，他让身边的人给念文件，读报纸及史书、小说等等，指派专人给他讲古书及理论著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了习惯。所以人们戏称给他念东西的人是“翰林院侍读”，给他讲书的人是“翰林院侍讲”。

杨虎城熟知国内外大事，对《史记》、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有一定的了解，这都是借助于他的一群“侍读”或“侍讲”。他乐于闭着眼睛捕捉他们的声波，经过自己的分析、筛选，存放到大脑贮藏室里。天长日久，杨虎城的听觉练得格外灵敏，记忆力也过人，即使念得很快，他也能听得清、记得牢。

“你念吧。”杨虎城对“翰林院侍读”说完，又把头靠到椅背闭上了眼睛。这位“翰林”秘书翻开文件夹，朗朗的声音传入杨虎城的耳鼓：

“军部报告，东北军调防接近尾声。于学忠的五十一军三个师进驻甘肃兰州、天水；董英斌的五十七军五个师、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四个师、何柱国骑兵军的两个半师、一〇五独立师 编制相当于一个军 和它的直属一一二师、一一五师都到了陕西省，分布在庆阳、洛川、平凉一带。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办公厅、一至四处、政训处、军法处、交通处、医务处，有的开始办公，至迟三天内全部对外办公。报告完毕。”

“知道了。”这是杨虎城的常用语，等于说没问题可提，也没有什么新指示，干你自己的去吧。

杨虎城话语简洁，而且讲的少于他想的千分之一。平时他不多言多语，即使对来客也是几句一般的应酬话。通常是对方讲，自己仔细听，这是他了解、熟悉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对方讲完了，他会提出问题让对方很有兴趣地继续说下去，尽量让他们把心里话讲出来，直到对方没话可说或没兴趣再讲下去，这时他才又应酬几句，客客气气地送客。不少人说，杨虎城的心是一口深井，深得没法探到底。

“侍读”走了没有几分钟，赵副官急匆匆地进来说：“杨主任！警备三旅在柞水九间房跟共军作战被俘的几位弟兄给放回来了。他们讲，三旅旅长张汉民已被杀害。”

“轰”的一声，杨虎城觉得自己的头胀裂成两半，思维全乱了。他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挺直身子问：“会不会是误传？”

“我再三追问过，他们一口咬定说是亲眼看见的。”

“你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张汉民被害像骤然发生了八级强烈地震，共产党在十七路军某些决策人心目中的威望和信任，顷刻间摇晃倒塌了。强烈的冲击波震撼着处于震中心的人们，并波及到它的周围，杨虎城极力掩饰内心的惶惑不安，力求一点也不外露，但是，薛金盛完全能想象到杨虎城会多么痛苦和失望。

薛金盛同杨虎城既有兰谱之交，又救过杨虎城的性命。谨慎备至的杨虎城很少对人敞开心襟，对薛金盛是有限的几个例外。他的职务以及跟杨虎城超乎寻常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他随时可以见到杨虎城，入户穿屋从不被挡驾。他正打算去绥靖公署，接到告急电话直奔现场，处理完毕才去止园。

止园，最初名曰太极殿，是唐太宗李世民召见文武大臣和外国使节的圣地。明代是九王府，到了清代改为佛堂。杨虎城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参照苏州园林改建成仿古楼阁宅第，取“紫气东来”之意，故称紫园。为了表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心愿，后取“止戈为武”之意，改称止园。

匠心独运的止园宅院，古朴宽阔。高高探出围墙的树木，有的红艳如丹，有的苍绿如黛。幽闭的院内，鲜花纷繁，翠色重重，令人感到生气勃然。杨虎城原打算请他的寡母在这里安度晚年，可是太夫人不肯离开故土，虽然杨虎城一再差人去请，任凭怎么讲他的老母也不来，哪怕是小住。

杨虎城的第一位夫人罗培兰，是位善骑惯战的贤内助，不幸早逝。第二位夫人张蕙兰，贤淑善良，从结婚起就在老家孝敬太夫人。她仅生一子，对罗夫人生的一对儿女，谢夫人生的一女一男奉献着全部母爱。如今同杨虎城住在这个宅子里的谢葆贞夫人，参加过北伐军宣传队。她曾慰问国民军杨虎城部，被他的政治部主任魏野畴留在该部任宣传干事。1928年，她同杨虎城结婚。这位娇小、俊秀、激进的新女性，一直伴随杨虎城，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的生活，协助丈夫处理冗繁的公务。

薛金盛进了黄杨连绵的绿篱内，恰巧同楼里徐行出来的谢葆贞相遇。

“嫂夫人，杨主任没休息吧？”

“没有。他在打坐呢！”

“他若真能修身养性倒不错，就怕做不到。”“你言中了。最近他的心情很不好，总闷头想事。唉，真够他受的！东北军和共军像两座山压在他的左右心室上，他能喘上气来吗？！”

薛金盛只是洗耳恭听，没有搭言。有关东北军的事，他毫无顾忌什么都可以对她讲，而涉及到共产党，他却不敢畅所欲言。虽然事隔多年，薛金盛仍然忘不了他的冒失。

那是谢葆贞同杨虎城结婚不久，薛金盛专程到三原拜见杨虎城的新夫人。他听说谢葆贞是西安人，在学校念书时加入了共青团，魏野畴留她在政治部工作后给她转了党。那天，薛金盛酒酣耳热话特别多，当着杨虎城的面真真假假、嘻嘻哈哈地问谢葆贞：“嫂夫人，有人说你是共产党。你真是还是假是？”

“你说呢？瞧瞧我哪儿像？”谢葆贞偏着圆圆的脸，看着薛金盛，揶揄地问，像个娇憨无邪的小姑娘。

“金盛！别人乱传，你怎么也跟着凑热闹？”杨虎城担心闹得不愉快，赶紧出来打圆场。“来来来，我再陪你喝一杯。”他给薛金盛斟满酒。薛金盛一抬头，发觉杨虎城的目光似乎有刺，他骤然一惊，头脑清醒了，瞅着炼乳似的稠酒借题发挥，大讲他做稠酒的手艺何等高明。

从此，薛金盛在谢葆贞面前绝口不再提与共产党有关的事，但他却留意观察。无论他或别人，从没发现素雅高洁的谢葆贞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活动，但从她的言谈话语中可以感到，谢葆贞有些同情共产党。杨虎城早就有这样的印象。在薛金盛冒冒失失地问谢葆贞的那个晚上，杨虎城拉着谢葆贞的手笑呵呵地低声说：“告诉我真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你也信那些流言蜚语？”谢葆贞的嘴角露出一丝真假难分的嗔怒。

“不过顺口说说，我还怕你是共产党不成？我的共产党朋友多着呢！”

“可惜我不配跟你那些朋友为伍。”谢葆贞矢口否认，所以谁也说不准她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不过有些人，包括杨虎城、薛金盛在内，都认为至少她同情共产党，所以凡涉及同共产党有磨擦的事很少跟她谈。

“杨主任！”不会斯文的薛金盛进门大喊一声，把闭目盘腿打坐的杨虎城给喊精神了。他抬起厚重的眼皮问：“从哪儿来？”“易俗社。”

“你什么时候喜欢听起秦腔来啦？”

“我还有那份福气听戏？别人去听不给我惹事就阿弥陀佛了！”

“又出什么事了？”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人，在易俗社为争座位动手打群架。东北军一个少尉拔出枪，让咱们人一脚给踢掉了。幸亏没伤着人，若不然还不闹翻天！刚凑到一个槽子吃食就这样，时间长了，我的宪兵营能不能维持住社会治安都是问题。”

杨虎城锁紧眉头，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忧心忡忡地说：“张学良丢了东北来到西北，怕不是暂时落落脚啊！”

薛金盛从杨虎城揭开的心幕的一角，窥见到了他心底隐存着的悠远的恐惧，不禁一愣，担心地问：“难道西北要改姓了？”

“差不多。”良久，杨虎城才回答，“民国初年，袁世凯以剿办白朗为名，派陆建章率北洋军入陕。结果白朗没怎么样，却把张凤翔赶下台，消灭了他原来用以进行辛亥革命的部队。蒋介石师袁世凯之故伎，以他的嫡系部队乘尾追堵截共军之机，进入四川、贵州，吃掉了不少杂牌军队。这一次老蒋调东北军进驻西北……”薛金盛对东北军进入西北没深想过，经杨虎城这么一点拨，他才意识到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对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生存是严重的威胁。联想到外边的一些传言，薛金盛愤然地发起牢骚：“东北军瞧不起咱西北军这些土里土气的山药蛋。他们好，穿得神气，武器精良。既然那么硬梆，怎么连自己的家业都守不住，跑到咱家门里来逞威风，连他们的婆娘娃儿都像高咱一头！真怪事儿，东北军不但官儿带家属，连伙夫都带着老小随军走，成何体统！哪有现成的住处装他们十几万人！你还不知道，因为号房子闹出不少纠纷，不光是西安、洛川，郿县等地也是一个样。过得好好的老少三辈给撵到一铺炕上，一家家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杨虎城长出一口气问道：“你知道什么叫亡国和无家可归吗？看看跟在东北军身后的那群妇孺就明白了。下边的官兵和眷属是无辜的。”

杨虎城充满同情的语气，使薛金盛的心也有点软化了。他挑出另个话头说：“这些天我总是做噩梦，哪次都跟汉民有关。我怎么也琢磨不透，共产党咋动手杀起自己人了？”

杨虎城叹息道：“我也不理解是怎么回事儿。南京几次提示，说汉民是共产党，要我果断处置。为此陈立夫还专门找过我。我说没有真凭实据不足以令人俯首服罪，也难以服众，再导致人人自危必动摇军心，就这么应付敷衍下来了。汉民是共产党员，咱老哥儿们都清楚。我顶着南京的压力，担着政治风险保住了汉民，想不到让他们自己人给杀害了。他的勤务兵回来对我讲，汉民双手被反绑着拉出枪毙

时还大喊：“我是共产党员，有人可以给我证明。”可是没人听他的，连开两枪人就完了！”杨虎城难过地用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好似不忍目睹。

“虎毒还不吃子呢！”薛金盛气呼呼地挥拳吼道。

杨虎城抬起头自言自语：“或许是出于对我的报复？”

“报复？他红二十五军西征到了引驾回，离西安只差十五里地。难道打到咱们家门口还得挺着挨打不成？说真的，就是咱想保存实力躲着他们，南京能让吗？谁有几个脑袋敢不执行军令？”

杨虎城在薛金盛面前不掩饰他的忧伤，如实地说：“怎么办都不得好。我根据南京命令派兵阻截了共军。山阳一战，柳彦彪旅让对方打得一败涂地，彦彪躲到战死的士兵身底下保住了一条命。警备三旅继他们之后遭伏击，死伤惨重。我的直属部队几乎被全歼，这是实实在在的致命打击。蒋介石得知马上来电指责：‘国家养兵，失败如此，曷胜好叹。’这讥讽虽然扎我的心，可莫过于汉民生俘后被害。汉民一再声称自己是共产党员，他们还是没手下留情。若不是对我恨得牙痒痒，能这样对待我的旅长！”

薛金盛气鼓鼓地接口道：“共产党太不够意思！咱们对自己人从没这么心狠，就是对他们的人也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的事。魏野畴是咱们在榆林驻防时认识的。当时光知道他是榆林中学的教书先生，后来得知他是共产党陕西创始人，不照样是好朋友，你还任命他做政治部主任。南汉宸也是个大共产党，你明明知道还让他当省政府秘书长。后来野畴闹刘集暴动失败，让土匪头逮住杀了，咱哥儿们难过了多少日子！直到现在每年清明我还给他烧纸……”

往事冲出薛金盛记忆的闸门，想堵也堵不住，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是他们自己人告密供出了汉宸，交出了共产党员名单。这些人没法在十七路军呆下去了，你对我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的，纵然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留下他日见面的余地。’我到军部找孙蔚如参谋长传了你的话，他照办了，把那些人集中起来发了路费送出省界。汉宸是我亲自护送出界的。”“对共产党我问心无愧，可他们对我就不好说了。”杨虎城本来心情就很坏，提起孙蔚如，联想到另一件系人心魂的事，他的心更往下坠，愁闷地说：“蔚如驻汉中，同红四方面军有来往。他们暗定了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可是红四方面军不守信义，突然攻击汉中地区。”

杨虎城嘘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不管怎么说，跟共军能不打就不打，不能损失兵力丧我们的底气。若老蒋逼着非让咱们打，也得真刀真枪应付一阵子。至

于东北军，过去没共过事，得慢慢观察。不过不易跟他们作对，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共存共处。”

“虎城！鲁秘书请你听电话。”谢葆贞隔着门喊，声音不高却很真切。

“知道了。”杨虎城答应着看看表，对薛金盛说：“这么晚来电话，该不会是因为强占民房或争席位动了枪，告到我这儿来了吧？”

杨虎城走出去，没一会儿举步吃力地回来了。接完电话，他的心绪烦乱成团，堵得他有话说不出来，沉沉地坐到椅子上，压得椅子“吱呀呀”地叫唤。

谢葆贞从杨虎城的举止本能地感到，他的心池被什么风给吹皱了。她不知道该不该问，正不知所措，杨虎城开口了：“绥靖公署出城卖烟土让东北军截住，连车带人全给扣起来了。”

“天哪！”谢葆贞不胜惊骇冲口而出，脸“刷”地变成纸一样白。薛金盛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心忽地搏跳起来。

杨虎城的双眉聚成一条线，抑郁地说：“南京克扣军需，自己不想点门路连军饷都开不出去了。我嘱咐货早点出手，不知他们怎么拖拖拉拉迟至今日，到底撞上东北军了。唉，我是自遭其殃啊！”

谁都知道贩卖烟土犯国法，但做这种买卖的依然大有人在。只要不被按住手腕子，或者抓住后托个人情，照样可以畅行无阻。可如今，时机对杨虎城不利。薛金盛在心里分析：杨虎城打了败仗威信扫地，蒋介石对他翻白眼，张学良瞪着眼睛打他的主意。他的地位已经动摇，现在把柄又落到张学良手里，借此机会吹口气，就能把他从绥靖公署主任的位置上掀下来。

想到此，薛金盛冷汗涔涔，乞求的目光看着杨虎城说：“大哥，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如果他们找到头上，你装不知道，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就说是我背着你贩卖烟土敛钱，要罚要杀随他们便。能用我一条命保住大哥，保住咱十七路军，值！”

“金盛，快别这么讲，就没有一点别的法子可想了吗？”谢葆贞惊心欲碎，凝视着薛金盛急急地说。她求救的目光转向杨虎城，泪光闪闪的眼睛在向他发问：

“你怎么不说话？快拿个主意呀！”谢葆贞平时点子不少，可对这犯法的事儿却一无所能。

杨虎城摇头叹气：“脏证在人家手心攥着，即使装作毫无所知，也是失职，照样可定渎职罪。更何况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挖肉补疮，让金盛替我顶罪。”他面向薛金盛：“他们想吞掉的是我，你没必要再割腕喂鹰。”

谢葆贞含悲忍泪抢先说道：“金盛对我们有高义厚恩，决不能让他代为抵罪。可虎城你也不能等着以死卸责呀！”

“大哥！你万万不能承认事先知道卖烟土的事儿。你一承认那就全完了，全完了呀！”薛金盛急得拍手打掌。他提高声音强调：“大哥，只要你否认就得调查，争个缓冲时间可以从长计议。”

杨虎城苦苦思索不置可否。谢葆贞心碎成瓣。她不能眼看着他们往刀刃上踩，可又不知道怎样才能避祸，急得脚在地上下意识地一个劲儿地磨蹭。见面的余地。“大哥！”薛金盛的胸膛像猛然炸开了似的。随着这声呐喊，“咕咚”一声跪到杨虎城脚下，眼泪涟涟拖着哭腔说：“大哥决定吧。你若不答应说事先不知道这件事，我现在就去自首！”

薛金盛的举动，杨虎城和谢葆贞都猝不及防。他们同时叫着他的名字，抢上前想把他搀扶起来。可薛金盛执拗地扭动身子挣脱，一定等杨虎城把话说明才肯起来。

“先照你说的办。”杨虎城不愿拂薛金盛的诚意暂应着，又叮咛道：“不过你自己不能贸然自行其事，咱们都装作不知道，稳住神静观默察，然后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那好，就这么说定了。”薛金盛站了起来。他见谢葆贞脸上满载深愁，宽慰道：“嫂夫人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有什么消息，我随时来报告。”

这一夜，他们都恍惚若梦。杨虎城的心潮像惊马一样奔驰。他为自己在虎威抖擞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而暗暗叹息。谢葆贞拥被而坐，望着树冠映在窗帏上被风摇荡着的阴翳，想着杨虎城告诉她的这次卖烟土的大数，心惊肉跳。她觉得他们现在的处境，很像折翅翻落到荒沙绝漠上的孤雁。一想到生命的灵光有可能被扑灭，不禁腾起缕缕恐怖的哀感。她的神思飘然来去，绞尽脑汁怎么也想不出一条避难过关的办法。她的心被愁绪塞得满满的，连条缝儿也没有了。

一连三天，消息沉沉。他们的心情似晨雨夕风的天气，晦暗而飘忽不定。杨虎城觉得像被放到油锅里，实在难忍难熬，但他硬挺着。为了保持一切如常的表面平静，“侍读”和“侍讲”按时来例行公事。杨虎城心猿意马，哪里听得进去，不过他那一副闭目细听的老样子，唬过了所有熟悉他的人，谁也没察觉到 he 内心的焦灼不安。

半个小时的“侍讲”结束，杨虎城本想一个人清静一会儿，不知哪股风把省党部秘书长陈康吹来了。“莫非他听到点什么风声来探虚实？”杨虎城的心一动，装

出没事儿一般同这个复兴社小头目周旋。

按常规，省主席兼省党部书记。杨虎城的省主席职位已由邵力子取代，可省党部书记一职没免也没再任，实际是邵力子管着，杨虎城担个虚名。他从不过问省党部的事，也没人向他报告工作，只是陈康有时为了拉关系或出于某种需要，来跟他唠叨一气。

陈康衔着烟斗悠闲地东拉西扯，杨虎城一仍旧贯，心里厌恶透顶，但他还是强忍着听他胡言乱语。

陈康不再抱怨天气反常，把烟灰磕掉感叹道：“常言说，秦川八百里乃兵家必争之地。从古至今有多少人为争它而人头落地！张副司令好福气，不用武争就占领了秦川宝地。我出了一趟公差，看到从潼关到宝鸡这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到处都有东北军。他们像蝗虫似的铺天盖地，看来要闹虫灾哦！眼看收成的庄稼快完蛋咧！杨主任，你没这个预感？”

“我？我一向迟钝。”

“难怪人家说主任大智若愚！”

杨虎城既不谦虚地说“过奖”，也不加以否认。

陈康为了不让自己挑出的话头断了线，眼珠一转，挺神秘地说：“外边都在议论副司令把东北军连窝儿端到咱们这儿，意在失之东北收之西北。不知道杨主任怎么想，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陈康偷偷溜了杨虎城一眼，见他专心地听着，津津有味地继续说：“收复东北可不像上嘴唇搭下嘴唇那么容易，等到猴年还是马月谁也算不准。再说副司令的家底早让日本洗劫一空，东北对他还有什么吸引力？”

杨虎城抬眼瞧了一下没言声，而陈康却从这极其微细的一动中感到，他讲的这些往杨虎城的心里走了。

陈康不失时机，一本正经地说下去：“我看过一份材料，一笔笔地记载着‘九·一八’事变中国在东北的损失。最后一部分列着张学良个人的损失名细。”他故作惊态说：“关东军从张学良的边业银行起走了三千万两黄金、张作霖纪念币三万元，还有一手提金库的金币。这是讲的大数目，至于金镯子、金链子、翡翠、玛瑙和其它细软，还不算在内。他自己的家私丢光了，东北的地皮又不是张家的，他哪来的劲头往东北奔？还不如在西北一等现成的。不说别的，仅八百里秦川有多少人为它眼热流涎水？可他没费吹灰之力就搂到手，自己在那儿偷着乐呢！依我看，就是用铁锹往外撮，他们也不会愿意挪动一步。”

杨虎城听陈康这么一讲，更证实了自己的猜想符合实际，心里结的疙瘩越扯越

紧了。

利用张、杨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利害冲突加深矛盾，使其对立并相互牵制，这是南京布置给省党部的重要任务，要求上下齐动。这不，省党部秘书长亲自上阵，他确信自己刚才讲的一套话没有白费口沫。

陈康没估计错，杨虎城的心让他搅动得一个劲儿地打转儿。他克制着以答代问：“进陕的东北军十几万，吾党党员也少不了。这样一来，党务比过去重多了。”“那可不！任务重，人员自然得增加。省党部编制增加二分之一，县党部、区党部也相应加人。南京调统局答应调些骨干来。剿匪总部设在西安，蒋总裁和南京将领不能少来。为了加强内卫，中央宪兵二团很快就要调来。西安成了中国第二个政治、军事中心，咱们大有干头哦！”

杨虎城马上把特务力量增强同自己联系起来。他肯定自己被包括在监视的范围之内，不禁又添了一块心病。他隐而不露还带着笑说：“家里添丁，买卖兴隆，好啊好啊！”

陈康咀嚼着杨虎城的话，半天没品出是什么滋味儿。他嘻嘻哈哈闲扯一通，直到把要讲的话倒空才告辞。

烟土被截，事过几天没有一点反响。杨虎城和几个知道内情的人心里发虚，又得强装振作，真是有苦难言。薛金盛为了探听吉凶，利用职务之便转来转去，始终没转进对方的圈子，对自己这边倒弄清了眉目。他知道得越多越觉得无法抖落干净。他气得向杨虎城偷偷抱怨：“真是一群蠢货！以为烟土藏在绥靖公署的车里就安全可靠了。他们怎么就不想想，现在不是过去我们的一统天下了，结果弄巧成拙，一下子就把绥署给联上了。若不用绥署的车子还好找借口。”杨虎城听罢更是食不下咽。

杨虎城的人之所以迟迟得不到有关烟土的准信儿，是由于“剿匪总部”军法处对此事处理意见相左。矜才使气的金处长固执己见，老成持重的正处长孙振世，既怕按他的想法结案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关系投下阴影，又不愿硬性决定影响两个处长之间的关系，或招来更多的麻烦，便调和地主张：上报副司令，请他决定吧。

“我想听听你对烟土事件打算怎样处理？”孙振世被张学良请到办公室直言问道。

孙振世知道负责办此案的金处长刚离开这里，他略开事情经过，谨慎地说：“贩卖烟土违国禁，金处长主张没收，给杨虎城等人应有的处置，然后上报南京。这样做合情合理，走到哪儿都站得住脚。我虑的是东北军刚入陕，陕人对我们这支

客军有诸多猜疑和议论，似东北军有反客为主之意。在此情况下虽属秉公处理，但易被人理解为东北军耍下马威，拿杨虎城开刀治本地人。即使我们是大公无私，也难取信于民，反而可能置自己于孤立地位。权衡一下看，不如灵活处置为妥。”张学良微笑道：“金处长也考虑到了我们新来乍到这个情况。而他认为，我们初入陕才应该先放它三把火。擒贼先擒王，眼前碰到的这事儿，为放第一把火——开公事公办之先河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给陕人看看东北军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秉公执法，谁敢以身试法，杨虎城就是范例。这样一来，有人想滋事也得把头缩回去。”

“他把副司令说服了？”孙振世暗想。他知道金处长是副司令器重的少壮派人物，副司令特别欣赏他的才气。尽管如此，孙振世还是表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金处长讲得有道理。我以为如果事情出在东北军，兴师动众地秉公执法，会收到预想的结果。而现在是站在西北的土地上，惩治的是西北的头人……”

张学良注视着孙振世心想：姜还是老的辣。小金毕竟嫩了点，一条道跑到黑。

孙振世曾任东北大学法律教授，追随张学良多年。他人情练达，见事明，行事正，而且能屈能伸颇有灵活性。他的良心不容许他看着张学良走错步，但把话讲明也就尽了责，绝不会强求。

张学良熟知孙振世的秉性，见他不出声了，说：“杨虎城不吸毒。估计他也不至于知法犯法，做贩毒的买卖。这可能是绥署下边人干的事儿，他未必知道。即使知道，也许际遇使然，必有不能不为的原因。这批毒品数量太大，如果没收，他们将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在政治上受到的伤害会更严重，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杨虎城。我们刚到西北就给他当头一棒，以后怎么相处？不论怎么解释，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会听得进去。你说得对，我们不能不虑后果。此事既然出在绥靖公署，就交绥署主任处理吧。你亲自去一趟见杨主任，把我的意思讲清楚。”张学良略一停顿说：“烟土事件的出现，倒促使我动脑仔细考虑了怎样处理好同西北的关系。”

“副司令成竹在胸了吧？”

张学良直截了当地讲：“我想给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明确一条原则，凡是涉及西北地方上的人或事，一律交西北地方自行处理，我们不插手，不过问。你看怎么样？”

“这是个英明的决策，时间会给予充分的证明。”

“那就这样决定了。回头我告诉办公厅向下传达。”

抵到杨虎城胸口的利剑，不但没猛然刺进去，对方反倒把剑柄交到他手里。这太使杨虎城感到意外了，以至把孙振世送走他还半信半疑。

为了烟土事件，杨虎城一夕数惊。若不是亲耳所闻，一定以为是在梦中说梦。

“这怎么可能呢？”杨虎城反问自己：张学良是个丧失乡土的流浪将军，拉着他的全部家当进驻西北。难道他能满足于徒有西北霸主的名分，而不想成为西北这块土地的实际主人？若有此念头，他进门就抓住了可以置我于死地的铁证，为什么不借此轻而易举地除异务尽，反而多方袒护？是他诡秘莫测欲擒故纵，还是由于风言风语障目使我对他的看法太偏颇？杨虎城摸不准张学良的思想脉搏，神思不由自主地飘游到了六年前。

六年前，陕西关中地区大旱。数十天烈日逞凶，飞沙肆虐，把空气中的水分都给裹走烘干。稀疏的禾苗枯黄了，裸露脊背的大地到处饿殍横陈。为了挽救遭天灾的生灵免于死难，西北一些有识之士外出劝募。那时朱子桥将军到了东北。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各界人士伸出友谊之手，馈赠银洋五十万元，一列列满载救济粮的火车优先放行开往陕西。杨虎城的部队不再急剧减员，得力于从东北运来的高粱米、大黄豆……

想到这些，杨虎城的心情很复杂。他虽然被感激、同情、疑虑诸多情丝缠绕，却开始耐心地一缕缕地清理。

薛金盛接到电话来到绥靖公署主任室。当“侍读”给杨虎城读完新闻，屋里只剩下他俩时，杨虎城袒露出清爽的心境对薛金盛说：“那件事了结啦！副司令派他的军法处长来讲，东北军截获的烟土，扣押的车和人全部送回。副司令让交给我处理。”

“这是真的？”薛金盛甚感意外，眼睛瞪得有铜铃大。他不敢相信张学良有那么大的肚量，轻意地放过了有碍自己争地盘的人，将大事化小、化了。

杨虎城细细地讲了孙振世说的话。这些话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版上。薛金盛听说张学良明确表示西北人的事由西北人自己处理，他和东北军都将信守这一原则，不禁惊呼：“我的老天爷！副司令不是喝醉酒信嘴胡诌吧？！”

“不像。我再三想过，这可能是真的。”

薛金盛疑信参半，一时难于驱散连日来浮在心头的浓雾。杨虎城一点点地给他排解，薛金盛挠着头笑咪咪地说：“做梦也没想到，塌天的大事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副司令这个人哪……”

杨虎城笑了笑自我解嘲道：“别说副司令对我落井下石，就是公事公办，让南

京顺蔓摸瓜也够我老杨受的！”从这语气，薛金盛感到，杨虎城对张学良理解他所处的窘境和苦衷，而暗助一臂之力极为感激。他们相对无言，陷入了沉思。

“大哥！”薛金盛悄声说，“咱们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从来都是感恩戴德。对副司令……”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何况单凭一件事就下定论还嫌为时过早。”

大连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残酷的夏夜（节选）

王桂芝 李庆泉

内容简介 这部长篇传奇小说，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关东州大连市，中共地下党、国际情报组、放火团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反法西斯斗争为背景，主要描写中日两个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和反抗斗争故事。

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欧阳锋受国际情报组织的派遣，从上海经山东来到大连，一下船就与日本水上警察发生殴斗。水野警尉看中他的绝妙武功，非要聘他为教官。欧阳锋“将计就计”，于是走进残酷的夏夜，与日本警察、宪兵和汉奸周旋，“赴宴探花楼”，“血染海滩”，“海港爆炸”，以血的代价，把法西斯细菌战研究中心变成废墟。在国破家亡、朝不保夕的残酷夏夜，欧阳锋拒绝了表妹的爱情和汉奸女儿张金凤的追求，却对自己的上级加同志杨丽君深怀爱心……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刘琼与日本姑娘香子、护士小姐张金玲的三角恋情。刘琼是个混血儿，自幼与水野五郎的女儿香子青梅竹马，长大后情意难断。水野五郎迁居大连后，加入反战同盟，被宪兵追捕，判做慰安妇，香子在遣送的轮船上，受尽污辱……护士小姐张金玲是汉奸张百万的大女儿，在上海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返家从事地下抗日斗争。她深爱这个具有日本血统的医生刘琼，经受着感情上的种种磨难。

小说真实地反映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法西斯侵占关东州大连市那残酷黑暗而又痛苦不幸的社会现实，真实再现了昔日大连市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城市风貌，亦深情缅怀了为捍卫故国家园而献出年轻生命的英雄们。

此为该书的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杀人魔窟

一

张金玲把刘琼送回家，开着红色轿车，缓慢地行驶在黄金町马路上。欧阳锋在哪里？她不知道，心急如焚。

夏末，大连的夜晚依然燥热难忍。大海不涨潮，就没有一丝凉风，能把人闷死。

车行至圣德公园门口，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小女孩，向轿车招手。张金玲把车停下，才看清原来是二哥张金福。“金玲，这是上哪儿去呀？先把我送回家吧。”“又怎么啦？上来吧。”

张金福乐呵呵地钻进轿车。小女孩喊着“大姑好！”冲着张金玲笑。张金玲把她抱在怀里亲了一口，逗弄着孩子问道：“她妈呢？她妈怎么没来呀？”

“唉！别提啦，又进去了！这一回呀别想出来了。”

“进哪儿去了？”张金玲吃惊地问道。

“昨天半夜，警察抄了杨家。老头儿、老太太、杨丽君和她家看门老头儿，一共四口，全被抓去了。听说杨家是共党窝，杨丽君还是个国际间谍，替苏联收集情报。放火烧日本人仓库，就是她领着干的。听说有个小子被抓进去，日本人一灌辣椒水，他就把杨丽君供出来了。案子不小，孩子她妈是被牵连进去的。哎！金玲，你别朝我瞪眼，这回可不是我告的密。说实在的，我是一点没发现孩子她妈也是抗日分子、共产党员。唉！我是有眼无珠啊！”

张金玲听说杨丽君被逮捕，心里很不安。杨丽君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如果她经不住拷打，自己的处境会很危险，刘琼和欧阳锋也很危险，必须做好撤退隐蔽的准备。见张金福唠叨个没完，便生气地说：“闭嘴！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放过，你还是个人吗？”

“哎哎！金玲，你可别这么说呀，她要抗日，被抓去活该倒霉。我们应当做一个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才对呀。爸爸常这样说。她抗日，我告密，这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嘛！她被逮捕能怪谁？”

张金福说得振振有辞，不觉轿车已经停在家门口了。

张百万正在吃晚饭，几杯酒下肚，话多起来，见他们进来，兴奋地说：“金福，来，我刚才正在夸你。干得不错！”

“先干一杯！咱爷儿俩今晚好好喝喝。”

张金福受宠若惊。受到爸爸称赞，他心里很得意，可是想起刚刚在金玲妹妹面前说的那些谎话，不愿意让爸爸把实情抖落出来，就装出谦卑的样子说：“爸爸，儿子也是……按您老人家的话做的，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你小子监视杨家，把那个洋车夫抓住，干得漂亮！连尾崎靖夫都赞不绝口。真行啊！”

原来是他告的密！是洋车夫把杨丽君供出的。他跟刘琼接过头，认识刘琼。太危险！张金玲惊惧地思索着，狠狠地瞪着张金福。

张金寿一贯瞧不起他二哥，见爸爸一再夸奖，很不服气，不以为然地说：“爸爸，我听说二哥告密杨家这件事，欧阳锋已经知道。二哥呀，别得意太早，就怕你还没拿到赏钱，脑袋就会搬家。”

“这个，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怕什么？”张金福嘴硬心虚，不愿意在爸爸面前丢面子，想了想说：“反正孩子她妈不会回来，我住进公馆里。看他欧阳锋有多大本事，敢闯进来杀我！”

“金寿啊！你就领着你的那些小兄弟，把欧阳锋给逮住不就结了！”张百万怕二儿子把欧阳锋引进家里，可不好说不准二儿子回家住，就催促小儿子快点把欧阳锋抓住。

张金寿明白爸爸的心思，他也讨厌二哥回家住，就说：“抓欧阳锋谈何容易？他武功高强，轻功出众，听说中介秋生就是他杀的，而且干得干净利索。他想进咱张公馆，是不太容易，不过咱在明处，他在暗处，咱不能天天提心吊胆地总防着他呀！不怕万一，就怕一万，他一旦闯进来，二哥的命没了不说，爸爸妈妈姐姐的命还能保得住吗？这事还请二哥多为家里人想想。”

“你……你是不想让我回家住？好小子，你是真黑心哪！”张金福说完，双手捂住脸，嗷嗷地哭起来了。

张百万被二儿子哭得心烦意乱，没好气地说：“妈拉个巴子！没死你就先来报丧？没出息样！金寿没说不让你回家呀！他考虑的是这个家的安全。这样吧，你到金字帮里去住几天，让魏掌门和曲掌门保护你，孩子就留在家里吧。”

张金福明白爸爸也是不欢迎自己住在家中。住在帮里，两个掌门肯保护自己吗？平时自己对他俩不理不睬的，遇事才去求他们帮忙，恐怕晚矣！可是爸爸话已出口，不可挽回，只好恳求道：“爸爸，请您老人家跟两个掌门交代一下，孩儿的命，就靠他俩了。”

“他俩对咱张家忠心耿耿，你就放心吧！”

张金福可怜巴巴地垂下头，和刚刚神采飞扬的模样判若两人。

张金凤虽然当上日本官太太，但并不开心。尾崎靖夫经常不回家过夜，即使回家对她也很冷淡。坐守空房，使她苦闷，常常回忆起跟欧阳锋在一起的快乐日子。今晚听小哥说杨丽君已被抓住，便觉得解了心头之恨。听到爸爸哥哥说还要逮捕欧阳锋，她悄悄地走到张金寿跟前坐下，低声说：“小哥，你知道欧阳锋躲在哪儿吗？”

自从妹妹嫁给尾崎靖夫之后，他便青云直上，很得日本人的信赖。是尾崎靖夫的提携，还是他老子的力量，张金寿不十分清楚，不过对妹妹这位尾崎靖夫的太太，却平添许多敬畏。听见妹妹问话，马上站起来赔笑道：“欧阳锋这小子是个掉进油锅里的鸡蛋，又圆又滑，知道他藏在哪儿我早就把他抓住了。”

“小哥！告诉你，抓住他，交给我。我给的赏钱，比日本人多给一成儿，怎么样？”

“小妹，你也太抠啦！才多给一成儿？弄不好让日本人知道，你小哥的脑袋也要赔进去！”

“好啦！多给三成儿行了吧？”

还没抓到的人，他俩就讨价还价起来，张金玲感到恶心，一口饭没吃，抱起杨丽君的小女儿，回自己房里。她可怜这孩子，要把她抚养大！但是，她哪里知道这孩子是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

二

怎样找到欧阳锋？怎样把这张“图”交给他呢？张金玲想了一宿，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敌人追捕他追得这么紧，知道他下落的人，不会很多。

早晨吃完饭，她要开车去接刘琼上班。一推大门，一股烟雾迎面扑来，带着一种怪味。她“啊”了一声，又把门关上。

旁边的女仆笑着说：“大小姐，您不知道，昨晚半夜，甘井子石油大罐起火了，烟雾到现在还没散。老爷说这烟雾有毒，要把门关严实了，不让我们随便出去。”

张金玲听了暗喜。石油大罐起火，是救不灭的，只有把油烧完了才能熄火。没有油，汽车不能跑，飞机不能起飞，这对日本人是个极大的打击。她还是出了门，忍着空气中的怪味，来到车库，钻进红色轿车。她刚要启动，忽听后座有人说话。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欧阳锋！她惊呆了。

“是你！”她赶忙向车库门望了望，说，“这里太危险。一会儿，他们要来开车的。”

“不用怕，现在这里最安全。国际情报组哈尔滨站出了叛徒。‘5号’被捕叛变，丽君同志一家都被抓去了，形势很严峻！目前要注意隐蔽。‘5号’认识表哥，敌人已经注意你们了，不能大意。”

“我们已经发现敌人在盯梢，但是，现在还不到撤退的时候。我担心的是你的安全，是不是你离开大连一段时间？”

“我孤身一人，没关系。我相信丽君不会叛变的，我的行踪只有她知道。那张图带来了？”

“在我这儿。什么时候需要我们……”

“这几天，我们有大行动，包括炸毁生物实验分部。需要帮助，我会通知你的。”

正在这时，欧阳锋听到车库门响，看见张金凤进来了。她满身珠光宝气，香气四溢。

“大姐，先送我回家！屈大头不知死哪儿去了。”她边说边走了过来。欧阳锋赶紧把身子躲到座位靠背后面，低声说：“快开！别让她上车。”

张金玲一边发动车，一边探出头说：“金凤，我上班都晚了，还要接刘大夫，你再等一会儿吧。”一踏油门，红色轿车冲出车库大门，险些撞到张金凤身上。

张金凤向后一闪之际，发现车内后座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气得她跺脚，指着红色轿车骂道：“没结婚就往他家偷东西！不要脸！”

张金玲是听不到妹妹辱骂声的。红轿车开进黄金町大路后，她就发现那辆黑色轿车又跟在了后面。

“别抬头，后面有尾巴。我把车拐进小巷，你再下。以后怎么联系？”张金玲边说边不紧不慢地开着车。

“有事我会找你的。我们在等待上面的命令。这段时间不要行动，要沉住气，不要出事！”

“放心吧！多保重。”张金玲猛然把车拐进小巷里停下，欧阳锋迅速下车，向前走去。

张金玲钻出轿车，把车前盖掀开，装作检查修理的样子，等着后面的黑色轿车追上来，想看看是些什么人在盯梢。

黑色轿车开到小巷口停下，张金玲发现车里坐着的竟是她的小弟弟张金寿！张金玲气炸了肺！这个混蛋连自己的姐姐也不放过！她想过去臭骂他一顿，但见他身旁坐着一个日本便衣，绿豆小眼盯着自己不放，便扭身把车盖关上，钻进轿车向前开去。

张金寿讨了个没趣，对日本便衣解释道：“她是我姐姐，大大的忠诚大日本帝国。尾崎君派她在刘琼身边监视他的行动，不会有问题。霍龟君，请大大的放心。”

霍龟是和张金寿一起调到特高课做便衣侦探的。他知道张家在大连的势力，听完张金寿的话，哈哈大笑道：“寿君！你的大大的误会。我们跟踪监视张小姐，目的是刘琼。拉洋车的人不是说认识刘琼吗？刘琼良心大大的坏了，肯定也是反对圣

战反对大日本帝国的罪犯。跟踪监视他，是要把欧阳锋抓住。你的明白？”

三

刘琼被迫到生物实验分部工作，还没有值过夜班。今天是第一个夜班，由张金玲陪伴着，并未觉得与白班有什么不同。

“刘大夫，外面拉来两卡车‘木头’，需要我们安排。”阿枝子说了两遍，刘琼才抬起头，皱着眉头回答说：“你去安排好啦！”

“不，有的‘木头’需要马上诊断治疗。”

“好啦！需要治疗诊断的，就叫他到这里来。”

“‘木头’是不准到办公室的。”

“夜班可以的！出了事我负责。”

阿枝子不明白刘大夫为什么会发火，只好答应一声，出去了。

张金玲听出刘琼的不耐烦，想提醒他这位护士长很可能在暗中监视我们的行动，要小心一点。但看他那副怒气冲冲的神情，就没有把话说出，想了想，笑着说：“别发火，我到外面看看。你先喝点水，歇一会儿。”

洞外，探照灯下，如同白昼一般。汽车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跳下车，最后剩下四个人。一个躺在车上，头枕在一个老太太腿上爬不起来。另外是两个老人，看看卡车离地面太高，犹豫着，不敢往下跳。

几个日本兵在车下叫骂着，往他俩身上甩着皮鞭。皮鞭带着哨声，打在两个老人身上。他俩双腿磕磕绊绊，其中一个不小心摔倒，脑袋撞在车帮上，一动不动了。两个日本兵伸手抓住他的脚，往下猛地一拖，向水泥地上一摔，那老头儿只哼了一声，便七窍流血，一命呜呼了。日本兵厌恶地把他踢到路边，回头又来对付车上的三个人。

车上另一个老人赶紧趴在车上往车下出溜，可是双脚刚刚落地，便被日本兵打得倒在地上，翻来滚去。

老太太见两个老人被毒打的情形，就抱着躺倒的那人的头，迅速往车下滑去。

其他“木头”已经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山洞。这时，阿枝子走过来，不由分说，照准那老太太就是两记耳光，呵斥道：“巴嘎牙路！你的那边的去。”

老太太被打得跌跌撞撞，早把怀中那人丢下。一个日本兵走过来，拽住老太太的脖领子，只轻轻一甩，就把她甩到其他“木头”之中。

阿枝子走到那躺在地上的人跟前，伸手揪住那人长长的头发，看了看，对走过来的两个男护士嘟囔两句日语。两个男护士一边一个伸手拉住那人肩头，往洞里拖去。

这种像对待牲口一样的情形，张金玲是第一次看见，她压抑着自己愤怒的感情，没使自己喊出来。

拖往办公室的是个女子，张金玲惊疑地跟在后面。大概阿枝子认为她需要马上诊治，所以才让两个男护士把她拖到办公室，让刘琼看看。

两个男护士把那女子往地上一摔，匆匆地转身走出。张金玲把那女子散乱的头发放脑后理了理，不觉惊叫道：“啊！是丽君！丽君，丽君，你醒醒！”

刘琼也认出是杨丽君，可并不知道她被捕的原因。

她被抬到床上。

“快！给她扎一针强心剂。这群畜牲把人折磨成这个样子！”

一针强心剂打进去，不一会儿，她渐渐苏醒，开始剧烈地咳嗽，不时吐出带有红辣椒皮和籽的血痰。

张金玲扶着她，为她捶着背，每咳嗽一下，就像有一根针刺着自己的心。张金玲偷偷地流下了眼泪。

杨丽君终于睁开眼睛，强忍着咳嗽，嗓音嘶哑地说：“你们怎么来的？”

“丽君，你被转到生物实验分部了。”

“‘5号’是叛徒，不要和他接头。”

“我们知道了。”

杨丽君欣慰地想笑笑，但喉咙里呼啦呼啦的喘不过气来，接着又是剧烈的咳嗽，一声接一声，上气不接下气。

“刘大夫，不要讲了……让她好好休息，先把身体养好。”

刘琼点点头，心想，一定要把她救出去，绝不能让她充当细菌试验品。可怎样才能把她救出去呢？进了第一课，就要登记编号造册，每天都要点名，到处是坚硬的石头山洞，想逃跑比登天还难！惟一的办法是欧阳锋来捣毁这座杀人魔窟时，乘机逃走。可他什么时候能来呢？刘琼急躁起来，突然向张金玲说道：“要把丽君的情况，马上报告给欧阳锋，让他快点提前行动。如果转到其他课做细菌试验，就没办法逃走了。”

“他神出鬼没，到哪儿去找他呢？”

这时，阿枝子带着两个男护士来到办公室。男护士拿着一副担架，是来抬杨丽

君的。

阿枝子进来看见那“木头”躺在铁床上，顿生不悦。铁床是为给大夫休息安设的，“木头”怎么可以躺在上面呢？传染上病菌不是玩的。她大声责问刘琼，说了一些辱骂话。

刘琼忍无可忍，气得脸色苍白，也粗声粗气地顶撞着。

他俩用日语争辩着，各不相让，直到从外面跑进一个日本兵，说焚尸车已到洞口，阿枝子才住嘴，向两个男护士挥挥手，让他们把杨丽君抬到“木头”住的洞室里。

值夜班，比白班事情多得多。日本人为了缩小目标，减少影响，把运送“木头”和焚烧“木头”尸体的工作都放在夜间进行。运进来的“木头”，首先要在第一课观察诊治一段时间；运出去的将要被焚烧的“木头”，也要经过第一课验看一遍，如果有的尚能治好，还有使用价值，医生有权把他们留下。

刘琼不再理睬阿枝子，气冲冲地跟那大兵来到洞口。

洞口小空地上，摆列着三十几个用薄板制作的棺材。那些“木头”都躺在里面，上面盖着一块木板。这些“木头”都是经过细菌病毒传染，被折磨得将死和已死的人。日本人都怕跟这些“木头”接触，离得远远的。护士长阿枝子戴着特制的防护衣帽，站在洞门口，不肯上前一步。

刘琼逐一验看着每个“木头”。他们两眼深陷，有的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有的则目光炯炯，喷射着仇恨的怒火。

当走到第三十二个棺材时，他惊呆了！

瑶瑶！这不是瑶瑶吗？她双目紧闭，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又黄又黑，神志似乎早已离开躯体，在冥冥中遨游。

“快！拿水来！”张金玲见阿枝子一动不动，就跑进办公室，端来一杯水，走到刘琼身边，扫了一眼躺在棺材里的“木头”，大吃一惊。她仔细瞧瞧，果然是瑶瑶。她伸手摸摸瑶瑶的额头，额头烫手；又摸了摸手腕，脉搏极其微弱。

“刘大夫要马上抢救，抬屋里吧？”

“好的。我把她留下，让他们快走开。”

地上的棺材迅速地被搬上汽车，开往深山里的焚尸炉。

两个男护士用担架抬起瑶瑶，就往洞口边上的一间破房子走去。按照惯例，凡是大夫认为可以留下的“木头”，都要送到这里，先隔离治疗。

刘琼命令两个男护士把“木头”抬到自己办公室。他俩惊疑地站住，以为自己

没听清。刘琼不耐烦地大声又说一遍。两个人见大夫生气了，不敢反驳，转身往洞里抬。

阿枝子在洞口拦住，大声地责问刘琼，为什么把传染病人往洞里抬？大家都被传染上，得了病死掉，谁来为帝国圣战效劳？

刘琼急中生智，高声道：“她不是传染病，是营养不良，饿坏了。我是医生，抬到我的办公室，由我负责好啦！阿枝子小姐，害怕传染，就不要到我的办公室嘛。快抬走！”

阿枝子见刘琼拿出医生的架势来压她，无话可讲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把瑶瑶抬进洞室里。

四

姐姐的红色轿车开走，张金凤顿足捶胸，撒了一阵野。可惜在冷冷清清的车库里，没人捧场，她也觉得没意思，才闭上嘴，后悔自己没有学会开车，非得等屈大头不可。这个混蛋大头，死哪儿去啦？张金凤想回客厅坐等大头，只见一个丫鬟慌慌张张地向她跑来，边跑边叫道：“太太，不好啦！昨夜屈大头在博爱巷妓院和人打架，被宪兵队抓走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张金凤听说屈大头被抓，幸灾乐祸地拍手道：“活该！让这王八小子喝点辣椒水，看他还敢不敢逛妓院。”

这时，一个男仆来到车库，请张金凤去接电话。

张金凤提着拖地长裙，慢慢腾腾地走进客厅，抓起电话，没好气地问道：“谁呀？你是谁？”

对方上句不接下句地说：“我，是我呀！太太，可不好啦！刚才尾崎先生带着宪兵，来……来抓你，问你上哪儿去啦？还到处翻找什么东西……”

“什么？抓谁呀？你说清楚一点！”张金凤听出是自己家里的丫头打来的电话，不耐烦地嚷道。

“太太，是来抓你的。先生问你到哪儿去了，我不敢撒谎，说你昨晚回娘家了。先生就带着宪兵去公馆抓你去啦！太太呀，你快点跑吧。呜呜……”

张金凤如同听见晴天霹雳，抓进宪兵队还有自己的好吗？可是转念一想，凭什么抓我？没触犯你们日本国法，我才不怕呢！你尾崎靖夫不喜欢我，就想往死里整？没门儿！姑奶奶也不是好惹的！她对身边的丫鬟厉声吩咐道：“去把老爷叫

来，把我妈也叫出来！”

“太太，老爷正在抽大烟，老太太陪在旁边，没人敢去传话。”

“混蛋！你们害怕老爷老太太，就不怕姑奶奶吗？好哇，我是嫁出去的人，你们就欺侮我呀？”张金凤头上冒烟，眼睛冒火，跳起来就甩过去两记耳光，打得那小丫鬟嘴角鼻孔鲜血直流，眼泪汪汪，嘴撇着，不敢哭出来。她见那丫鬟只是撇嘴流泪，不叫舅坪跟紧，一声，仍然站着一动不动，抬手还想甩她几记耳光。这时只听得一声大喝：“不许动！”张金凤被吓得一哆嗦，像被人使了定身法，一动不敢动地站立在原地，连头也不敢转动。

“张金凤！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这是丈夫的声音，张金凤听出来了。她觉得很委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丈夫并不理睬她的哭泣，说：“你的和欧阳锋大大的亲密，大大的欺骗我的。”原来他是吃醋了，张金凤有办法对付尾崎靖夫的醋劲儿。她擦了两下眼泪，立刻变成一副娇艳的媚笑，解释说：“亲爱的，这件事咱们回家说去。今晚你早点回来，想知道什么事，我都告诉你。”

“哈哈！哟细哟细！不要回家了。公事公办，到宪兵队的去，好好说，赏金大大的有。”

“不嘛！不去宪兵队。我怕，亲爱的！”张金凤的确怕进宪兵队。

张金凤使出女人的绝技，扑到尾崎靖夫身上，把娇嫩嫩的脸蛋贴在他那长满粗硬胡须的面颊上。

“滚开！臭娘儿们！铐起来。”

两个宪兵应声跑上前，拧住张金凤的胳膊，把她双手铐了起来。

尾崎动起真格的，张金凤被吓呆了。突然，她坐在地上大哭大叫，撒起泼来。

尾崎靖夫并不买她的账，命令两个宪兵把她架起来，向外一挥手就要走。

“请留步！尾崎君！”

张百万过完烟瘾，才听见女儿的哭闹声，以为是和她哥哥吵嘴，没当回事。后来越听越不对劲，才翻身下地，来到客厅。这场戏，只看了个结尾。

“噢！张会长，张金凤与反日分子欧阳锋私通，宪兵队的去拷问。”

尾崎没有向老丈人施礼请安，也不叫一声爸爸，表明今天的事情，牵涉反日要案，不能讲私人情面。

“私通？捉奸要捉双啊！有证据吗？”

“证据大大的！我的日本人的，不会诬赖好人的。屈大头已经招供，旅顺南路海滩大日本宪兵六个人，统统地被张金凤、欧阳锋、屈大头杀死。夏家河海水浴

场，两名大日本便衣侦探，也是张金凤和欧阳锋杀死的。张金凤和欧阳锋一个样的，反对大日本帝国，良心大大的坏了。”

尾崎靖夫眼睛通红，瞪得特大，越说越激动，恨不能马上拔出枪，把张金凤和她的老爸打死。

张金凤听了这番话，知道屈大头把什么都招了，吓得脸蛋死灰一般，扑到才走进客厅的妈妈怀里，嘴里喊着说：“妈妈，救救女儿！救救女儿吧！”

老太太好像明白女儿的处境，含着泪，带着哭声对尾崎哀求道：“靖夫啊！看在我老婆子的面子上，饶了你太太这一次吧。你们结婚这么多天，一日夫妻百日恩嘛。饶了她这一次，如果她再敢和欧阳这贼小子干这号事，不用你来抓她，我老婆子亲手把她绑起来，送到你的衙门里。求求你啦！要不我们娘儿俩给你跪下叩头……”

尾崎靖夫根本不理睬老岳母跪下叩头，见张百万不说什么，便向宪兵挥挥手，昂首走出张公馆。

张金凤被宪兵架着拖出门。她又哭又叫，喊着爸爸妈妈，哀求爸爸妈妈救救她。

张百万叹了口气。

老太太也嚎哭着跟出了门，却被宪兵们挡住。

五

自打张金凤被抓进宪兵队，张百万整天泡在家里哀声叹气。老婆钱氏一病不起，整天躺在床上呻吟，念叨着要小女儿。

张金凤被逮捕的当天，便衣警察就把金字帮兄弟从刘家门口撤换出来，说他们大大的辛苦，让他们大大的休息。气得兄弟们回到探花楼，骂不绝口。只有三掌门站出来小声道：“兄弟们，咱们出门在外混日子，小心为妙！谁能想到屈大头老实巴交的，挨两下打就把祖宗八代都讲出来了。人心隔肚皮，嘴上积点德，没亏吃。”

只有张金寿没受什么影响。不过，经这一变故，他的脾气小多了，对霍龟再不敢粗声大气，而是小心翼翼地奉承着霍龟，深怕他在尾崎靖夫面前说自己坏话。自从妹妹被抓走之后，他没事是不回家吃饭过夜的，整天整夜在大街小巷转悠，抱着一线侥幸心理，想碰上欧阳锋，把他抓住，立个大功，为张家和自己挽回点面子。

有一天，霍龟笑嘻嘻地对张金寿说：“刘瑶被释放，在家养病。你的中国人，去看看的没关系。问问她想不想欧阳锋，你可以代她去找。哈哈！办法大大的哟细。”

刘瑶是有名的反日分子，日本人怎么会把她放出来呢？张金寿感到奇怪。当年他也曾喜欢过瑶瑶，还和她跳过舞。现在想起来还甜滋滋的。

“好吧。我现在就去。”

“不，去看望病人，要带点心，礼节嘛。”霍龟狡黠地看了张金寿一眼。

“霍龟君，谢谢你，晚上到惠宾楼我请客。”

“不用，不用，吃饭我的不要，有花姑娘的选一个，我的要。”

手提糕点的张金寿，敲响刘家大门，半天吴姐才把门打开。

“啊！张少爷，请进来吧。你大姐刚走。小姐还没睡下，来吧。”

瑶瑶是吴姐亲手侍养大的，所以吴姐对瑶瑶有很深的感情。瑶瑶受了这么大的磨难，死里逃生，有人来探望她，为她解闷，吴姐很高兴。她没有去通知老工程师和老太太。接过糕点，就把张金寿带到屋里。

瑶瑶和过去判若两人，使张金寿大吃一惊。

她躺在床上，盖着厚被，脸上没有血色，皮肤又黑又黄，两眼深陷无神，嘴唇干裂。这哪里是那个活泼、天真的瑶瑶！

瑶瑶看见他走进屋里，连口罩也没戴，焦急地想把手伸出，示意他别走进来，一急之间，便气喘吁吁，咳嗽不止。

张金寿站在床边不知所措，随手拖过一把椅子坐下，又把桌上的一杯水端到瑶瑶嘴边。

瑶瑶一边咳嗽，一边摇着头，用手帕捂着嘴。

张金寿把水杯放回桌子上，无可奈何地看着她咳嗽，心想，假如小妹金凤能被放回来，大概也会变成这样。日本人真够狠的！人到他们手里，想活着出来，就得扒去一层皮！

瑶瑶终于停止咳嗽，把一口痰吐在手帕上，紧紧地握在手中，看看张金寿坐得离自己这么近，心里很焦急，艰难地说：“快走吧。传染病，不会好了。走吧。”

张金寿是带着任务来的，没完成任务哪能走。他笑嘻嘻地安慰道：“瑶瑶，别这样，会好的。刘琼大哥医术最好，会给你治好的。我今天来……”他刚想说出来意，但又觉得太突然，于是改嘴说：“我明天还来看你，给你开心解闷，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瑶瑶无力回答，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毫无表情。

张金寿不忍心再惹她烦躁，默默地看着她。

卧室静悄悄的，窗户用帘子遮挡得严严实实，不透一点风，又闷又热又昏暗。张金寿浑身渐渐冒汗，有点透不过气，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鼓起勇气，悄声问道：“瑶瑶，你是不是想欧阳教官了？”张金寿见她没有反应，以为她没听见，或者不好意思表态，提高点声音又问道：“我去把他找来好不好？”她眼睛动了动，脸上仍然没有表情，他又柔婉地说：“就是不知道他住在哪里。瑶瑶，你知道吗？告诉我，我替你把他找来。他可能还不知道你已经被释放了。”

瑶瑶仍然没有动一动，但那双无神的眼睛却渐渐湿润。她把眼皮闭上，再睁开时，一滴晶莹的泪珠儿从眼眶中滚落出来，在面颊上慢慢滚动着。

刘琼来到瑶瑶房间门口，边套白大褂边听吴姐唠叨。

“我只顾接他带来的点心，忘了让他戴口罩，穿上白衣服。这可咋好？刘大夫，你想点办法吧。”

刘琼推门进屋看见张金寿坐在瑶瑶床头，与病人那样近，心里叫苦不迭，顾不上寒暄，对他招招手说：“金寿，你出来一下，快点！”

张金寿看见刘琼推开门，站在门口叫自己，好生奇怪，有什么事不能在瑶瑶面前说？他没注意刘琼的白大褂和大口罩。瑶瑶没说出欧阳锋的藏身之地，他还不想站起来，向刘琼点点头，笑了笑，权当回答。

“金寿，不能坐得太久，瑶瑶要休息了，出来吧。”刘琼见他不愿离开，委婉地下了逐客令。

“刘大夫，我马上就走。瑶瑶，你不想见见欧阳锋吗？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我保证告诉他你已经被释放，让他回来看你。”

刘琼一听这话，顿时警觉起来，原来他是来打听欧阳表弟下落的！日本人把瑶瑶放出来，是想用她把表弟引出来抓住！狡猾的日本鬼子！张金寿，你这条汉奸走狗！刘琼在心里骂着，忽然心生一计，既然你们这样折磨瑶瑶，迫害善良的中国人，那就让你们自己也尝尝鼠疫的滋味吧！

“张金寿！你有完没有？她刚刚出来，怎么会知道欧阳表弟住在哪儿呢？你们警察宪兵都找不到，她躺在床上怎么会知道他的下落？”

“好好！这就走。瑶瑶，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啊！”张金寿走到门外，关上门，又对刘琼解释说：“我可是好心好意来看瑶瑶的，你们可不能往坏里想啊。”

“好！好！知道知道。你公务在身，快走吧。”刘琼一边往外让，一边冷冷地

应付着。

“刘大夫，张少爷在瑶瑶跟前坐了半天。鼠疫这种病，不会传染给他吧？”

刘琼对吴姐摇摇头，淡淡地说：“他是为日本警察来打听欧阳表弟下落的。日本人既然能让他来，就会告诉他怎样预防传染的，不用我们操心。”

南海出版社1993年版

古国的振荡（节选）

王正寅

内容简介 本书描述了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浮沉与升落。上中农出身的孙保康，过去受尽“割尾巴”和“削冒尖”之苦。近年依靠改革开放政策，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农工商经营中，积累了财富，做出了贡献，成为辽东半岛众口称赞的风云人物。后因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的局限，虚名障目，进取止步，日夕追逐声色犬马之娱，事业每况愈下，濒临破产边缘，几至投河自杀。

作品立意新颖，开掘较深，由因袭的重压揭示了古国改革的艰难，而又在悲剧的演绎中展现了年轻一代锐意变革的风貌。

古国在振荡中历尽坎坷，但必然从坎坷和忧患中步入光明与希望。

此为该书的第二章第二小节。

啊，那曾经迷人的毛毡草

孙保康不愧是个心宽得装得下天地的汉子，没有这一点，他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坎儿都是一个鬼门关，早已活不到今天。他赶着驴车一出了亮水镇，跑上了寺儿岭走向玉带河的褐土乡道，便扬起鞭儿唱了起来。为什么不唱呢？男愁唱女愁浪，不乐就得哭，苦中求乐。人一生下来就被生活的战车拖上了，不打胜仗就得打败仗，打倒了必须得爬起来，不甘败局，这才有了“胜不骄败不馁”、“失败是成功之母”、“哀兵必胜”、“东山再起”之类的词，那都是不甘败局的人创造的词。

他此时的心境该唱哪一段？信马由缰，嗓眼冒出来的是一段二人转《王二姐思夫》

王二姐身依香闺思配偶，
我想起孔夫子留下书万卷，
无论男女都把功名求。
男求求的是求财望喜，
女求求的是天字出头。
天字出头念个夫字，

恨只恨夫唱妇随咋不到头……

叽里嘎啦地走过了被雨水冲刷过的坑坑洼洼，小驴车跑在一段笔直的乡路上，车后也扬起了一股笔直的淡淡的褐色尘埃。五十二年，他走熟了这条路，如同熟悉自己的两条腿似的知道它哪儿有坑儿，哪儿有弯儿，哪儿有洼儿，几百年，几十年了，像一条穷汉子的臭腿带，没人认真修补过它，也没遇到过修桥补路的善人。解放前的刘善人，只不过在玉带河上搭了一座木桥，还是为了运送他家的水果粮食，众人只是跟着沾个光，就落了个“善人”的美称。他孙保康花了六千元大钱疏浚了整整一条玉带河，不光没人送他美称，反而更加妒嫉他，他心里清楚，林有福一类明里暗里与他争上下的人岂止林有福一人！他熟悉玉带河人就如同熟悉他自己一样，知道每人的脉搏每时每刻怎样跳动，心里每时每刻想着什么。路啊路啊，何时能把你走尽？人活着就像那体育场上的跨栏赛跑，光会使猛力不行，还得会跳会技巧，不跑前头第一，就得落个倒数第一，唉，难啊！

气得我清晨起来懒怠洗脸，
小脖梗锈得好像压压车轴。
未从我穿衣服懒怠扣钮，
罗裙开了用手提搂……

他翘着二郎腿坐在前牙板上，压低着声带使用着小嗓，不断地变化着腔调，唱着王二姐因为丈夫多年不在身边而产生的思念之情。那条拉车的大叫驴见主人没有理会它，便自动地放慢了速度。

“得儿驾！……”

他虚晃着鞭子，并不舍得打它。这也是一种感化，大叫驴该懂得主人的心意。它竖起两只耳朵不好意思地嘶叫一声，算做它的回应，重新迈开四蹄，毫不藏奸耍滑地又拽起主人专为它制作的，有着一双胶皮车脚、轮轴上镶着滚珠轴承的小车，加快速度地跑了起来。

按照孙保康眼下的家底儿和活路的需要，应该拴一辆两匹大骡子驾馱的大胶轮车，或者一台四轮的小型拖拉机，还应该置一两头牛以供耕耘之需。但是，按照他原先的想法，他都一律作罢了。那样做有多显眼啊！那分明是在玉带河村三个屯子——瓦窑、郭屯、河西的三百户人家，两千口人面前，在自己的脑门子上贴上

“新财主”的标签儿。要知道，一个全乡闻名的“瓦窑的万元户”的头衔，就压得他喘不过气了。耕耘、拉车虽然使用着一种未进牛、马、骡、羊、猪五畜之列的驴，车儿又小，未免寒碜。但这正是他自我感觉安宁之处。他喜欢现今的气候却又不踏实。他的谨小慎微，像一块卤，试天气的阴晴；像一根水银柱，探气温的高低。两条毛驴子不光不显眼，而且还不值几何，即便是变了天气，糟踏了也不是痛惜。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还要看重它的经济效益——它与大骡子大马一样，能做地里的活计，能拉车载运。在停电的时候，磨房关门，它又可以推磨压碾。平时院里地外，大小活路，它全有涉蹄之处，简直就是一台不需燃料的小型拖拉机。所以，运姐每当除粪送粪、到县城送蛋、买饲料感到需要脚力，劝他购置一台十二马力的小型四轮拖拉机，并表明她早已跟别人学会了驾驶的时候，他总是摇摇头：“不，叫驴干！”驴感激主人的抬举，在孙家便无事不插足了。

“得儿驾……”

经过乡派出所的五天拘留，孙保康的处世态度骤然起了变化，旧有观念也几乎全部更新。这是一个逆反心态，从此，他恐怕将要进入成组成套的逆反系列，其系数大小，目前尚不得而知。眼下他只是决心，或者说是狠心。他在拘留室对王秀彦讲的铮铮誓言般的言语，不光是气话，而是经过几天的侮辱，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参加跨栏赛跑，就得出头露面地站在起跑线上，不能藏藏掖掖，而且要跑第一，要盖过所有想追赶自己的人，要敢在亮水镇上公开称雄。人是高级的动物，但他也有一般动物的特点——欺软怕硬，谁的事由越大谁的势也就越大。到了那一天，他定要叫安国栋趴在他的脚下，也要叫郭丰年趴在他的脚下。因为不是苏玉改救他出来，讲究水光溜滑的郭丰年原是不准老秘书插手这件事的。好的屁，什么水光溜滑，会做官儿罢了！当然，苏玉改母女不请自来帮忙，不会无缘无故，这也是个不解之谜。他得尽早解开，免得上当误事。这次回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答应运姐先置一台她向往已久的十二马力四轮拖拉机，对驴的使用要降格了。然后，他再把上屋五间旧瓦房拆掉，建上玉带河头一份的两层洋楼，超过郭丰年的北京平。其实，他向往美好生活的图景早已暗藏心底，只是不敢声张。早在吃公社饭时，他跟着生产队到大连街拉城粪，他一边挑着粪桶在人家的厕所粪池里掏粪，一边羡慕地欣赏当年日本侵华的资产阶级建造的、如今一些领导干部居住的日本小洋楼，暗忖：我孙保康哪个年月会有造化住上它？休息吃苞米面大饼子时，他居然会偷偷地把那些小洋楼的外形描画上一幢。很难说他那时就立志住日式小洋楼，这只是他为人乐观，善幻想而已，难怪跟他一起拉城粪的胖脑袋骂他：化子操腕——穷乐，屎壳郎

戴花——臭美。

他到底不是穷乐，也不臭美，他现在早已有了这种自建小楼的能力，而且要跟胖脑袋争口气，就建造他描画下的那一种，一模一样，连楼梯上的小窗都要圆的，镶上东洋色彩的红、蓝、黄三色凸花玻璃。当然，光有这些外表还不行，他的事业还得飞跃一番，以达到名声大震亮水镇的目的。光有外表没有实力，那是京戏舞台上的架子武生。这一切需有他施展的机遇，而且，妈的屁，还得排除掉跟他捣乱的林有福、奚水来合谋的麻烦，不由得一股焦躁袭上心头。

一天吃不上一碗饭，
两天喝不上半碗汤。
一碗饭，半碗汤，
瘦得前腔贴后腔……

他正借着王二姐的情绪打发他心中的郁闷，发现车已走近玉带河上的木桥了，在桥头上，站着一位俏生生的苗条女人，正手搭凉棚向他这边瞭望。谁呀？要搭车？过了桥，就是玉带河村，到郭屯三里，到瓦窑五里，这点脚步还要搭车？懒娘儿们！

车走近了，他也看清楚了，站在桥头的是郭丰年女人苏玉改——他当年的情侣。

“你……才回来？”

苏玉改今年该是47岁了，因为只开过一次怀，又因为多年来相互回避不常正面接触，今日一见似乎还那么年轻俊俏。两个人的视线在空中立刻发生了激烈的冲撞，接着，苏玉改微微低垂了头，一副羞人答答的样子。

“是……刚回来，还没……到家呢。”孙保康也略显慌张，他想到应该表示感谢，便说：“我从拘留室出来，该谢谢你……”

“捎个……脚，行不行？”苏玉改使手拢了拢前额被风吹乱了的头发，掩饰她内心的慌乱，对孙保康的谢意不做反应。

“上车吧。”

孙保康甚至不知道这车儿是怎么过了一踩三晃的木桥，他找鞭子时，鞭子竟然坐在自己的屁股底下，骑驴找驴。是平日训练有素的大叫驴把车儿平稳地驾过桥的。妈的屁，穷慌什么，连鞭杆儿都握错了手。

苏玉改坐在车棚上，在她当年的康哥面前，也变得笨嘴笨舌了，可恨的两片唇过于兴奋也过于紧张，一张口就哆嗦个没完没了。车儿跑了好远，两个人都不搭腔。大叫驴打破沉闷，哐哐地叫了两声。

孙保康又想起了道谢：“我该谢谢你呀！”

偏是苏玉改不就此有所反应，她在驴身上找到话题：“驴膘挺好，是大妈喂的？大妈够累的了。”

嘴还是那么甜，也那么亲切，跟当年几乎没有差别。惟一不同的是她的神情仪表，虽然心神忐忑，但早已是乡长夫人的派头了，俨然是玉带河的贵女人。

“没办法呀，家里人手少，小真子不在家，运姐缠在她那群鸡里。”孙保康遭了两次谢因无反应，只好顺着她的话题应酬着。他纳闷，她这是怎么了，这么高姿态？他一再道谢的用意不光是出于感激，也是为了逗引出她抛头露面不怕沾嫌、不怕丈夫吃醋的真正用心。难道她会顾全当年那段恩爱？他知道，那点情丝早已断得无影无踪了。那年他与她分手后，几十年了，她跟着郭丰年步步青云，联乡并村时做副区长的女人，人民公社时做社长夫人，“文革”时是革委会主任夫人，现在又是乡长夫人，出人头地多半辈子。虽然孙保康今天看这乡长的职务早已不似从前，但它毕竟是公鸡头上一块肉——大小是个冠官儿。而他孙保康则是受尽人间的冷落。“文革”中的冤案是林有福抓出来的，但在公社却是郭丰年亲自领导的专案。多少年了，没有看出苏玉改有一点怜悯、关心。可见她今天的行动绝非寻常，作为商品社会的今天，人的交往都是交易，这是孙保康经商以来非常熟悉的，她苏玉改虽是乡长女人，怕也难脱世俗，不卷入商品交易的漩涡。

“我被人家诬告，真是多亏了你呀！”孙保康又在道谢，回头感激地看了苏玉改一眼。

苏玉改偏把话头岔开：“听说水库建好了，小真子当民工也到期了吧？若想回来，那边如果不放，我给你想办法去。”

“不用不用，这事儿不用麻烦你。”孙保康急忙谢绝，语气中透出他的自信与无所谓。这是因为他有所安排。他高瞻远瞩，早已为儿子选好了前程。碧流河水库确实已经建好了，但将被市里列为旅游风景区。儿子在水库表现好，得到领导赏识，已从一个普通民工提为材料股长，将来要留到旅游区转成国家干部。到那时，市外贸神通广大的崔科长已答应把儿子调县或进市工作。他孙家也要出来一个国家干部，玉带河的官星不再由郭姓独揽了。他总结自己一生挨欺的原因就是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出人头地的国家干部或共产党员。

连着道谢三次均被对方回避了，而且又要帮他办回儿子，看来苏玉改投资不小，分明是一笔大的交易。孙保康不由得提高了警惕，放下鞭子，让驴跑慢些，成心要探出究竟。

苏玉改的好意被拒绝了，孙保康语气中的自信与无所谓，她也留心到了。像这样的万元户自然不会看重儿子回到身边作为一个普通劳力的价值。但他也绝不会白把儿子一直施舍在遥远的水库工地，猴精不会是傻子。没想到这个受辱受压的人才今天又冒出尖来。俗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不假！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一个人的初恋会留在一生的记忆中的深处，特别是郭丰年大她10岁，如今日渐老化，早有倦意。她当年与孙保康的初恋种种，触景生情，记忆犹新。

演《生产大互助》的时候，虽然是乡村舞台，年轻的孙保康可算得是多才多艺、聪慧机灵的小生，加上他那小公牛似的健美的体格，无时不向姑娘家散发诱人的感力。过早发育的苏玉改得天独厚，因为演戏提供的机缘，耳鬓厮磨，手脚相碰，每日每时地都为孙保康的人才和体貌所倾倒。他们在台上是毛二杠子夫妻俩，在台下却也是亲亲的一对儿。星星和月亮不知为他们摄下了多少甜蜜的镜头！在后阶段，炽热的欲火几乎能熔金化铁，就是在太阳公的眼皮底下，也不怕曝光。她每当想到这里就难堪得不行。后悔，这正是她后悔的地方。

在玉带河拐弯的平川地上，是一片苞米的海。他们在那里曾经发生过第一次。讨厌的第一次哟，它打破了零的神秘，是无数次的开端。在密不透风的苞米海的中心，她竟然没有感到八月的闷热天气。但是，孙保康感觉到了，他把汗淋淋的白小褂脱了去，立刻袒露出他健壮男子汉固有的美——宽阔的肩膀，发达的两块胸肌的中间，生着稀疏的胸毛。他把自己的白小褂递过去，想让她拭去额上沁出的细密的汗珠儿时，她却着魔似的甩开他的白小褂，就像庙里一位端坐在彩坛上姿容秀丽的女神胎，一副静止着微笑的脸，眼睛不眨地盯着你，两只手哆嗦着解开身上的一个个扣子，脱去了绣着毛毡草的淡红色的兜肚，然后，一圈儿又一圈儿地解开北方未婚女子束胸的布带，让那两只受屈的却依然发育极好的乳房，在太阳的强光下直奔小公牛的眼界。小公牛在发狂前居然还有时间想到头上碍手碍脚的太阳公，稍有迟疑地抬头看了看他老人家。但是，苏玉改在结束了她诱人的动作之后，突然变得急不可耐了……

唉，都怪年轻、任性、不顾一切！苏玉改嘘出一口气，难为情地用手抿了抿垂在额前的头发。虽然今年57岁的郭丰年过早地显得老态龙钟，但苏玉改绝没有与孙保康重续前缘的念头。要做乡长夫人，就得保持那种特有的面子。

孙保康也陷入沉思。他二人坐在车前车后，相距不过二尺却如同天涯海角。如果不是因为苏玉改伸出一只救援的手，孙保康是不会让她搭车的。他载着她，他感到了她的体重，她还是那么轻盈、苗条，不见老相。黑发，一双灵活的大眼仁，那纤细的腰，那丰满的胸，那保养得极好的丰润的肌肤，几乎就是昨日的被王小流子调戏过的他毛二杠子的女人，是他曾经发狂的为之迷恋过的那少女的躯壳。是的，他只得到了这躯壳，没有得到她的心。

在那说不清是幸福还是痛苦的第一次，他们订婚了，她扔掉了大胆地束缚着她胸部的布带子，让他为自己戴上了绣着毛毡草的淡红色的兜肚。毛毡草，孙保康为之心动的毛毡草，沾满少女温馨气息的毛毡草啊，是你令她摆脱了少女的束缚，与我朝夕为伴的。日后，纵然是拜了花堂我也不会把你置之一边，而要把你深深地藏进我甜美的记忆。是啊，那时他只要一想起她身上常戴着的这件绣着毛毡草的兜肚，就要甜美一阵子。

孙大妈按照玉带河的习俗，跑了好几趟亮水镇，为儿子买来了两条一般长短一般重量的黑鱼，要与媒柬一起送到苏家，作为订亲的喜礼。就在送喜礼的头天晚上，苏玉改把他带到晚上常去的玉带河边。

“康哥，喜礼先不要送。”

“为什么，你不是说越快越好吗？”

“我得告诉你，我要给你提个条件。”

“条件？”

“是，我可不愿跟一个不脱庄稼人皮的丈夫去。”

“皮？你这是什么……意思？”孙保康茫然。

“庄稼人的皮嘛，你猜猜什么意思？”

“是不是想让我去吃官粮？”

“对了，你真聪明，进城去工作。”

“我是长子，弟妹又小，那家里的地怎么办？”

“那我不管，咱们要做夫妻，你就得答应我。”苏玉改不笑了，一副认真的神情。

“好吧，我跟妈商量商量，等我把她劝通了，我就进城找活儿。”孙保康终于屈服了。

“我给你五天期限。”

“怎么还有期限？你是逗弄我玩儿吧？”孙保康突然发觉这是苏玉改开玩笑，他们常开玩笑的。

“不是玩儿，过了五天你还没找着工作，咱们可就得吹了。”苏玉改此时的神情，迫使对方不能不信。“改子，”孙保康大惑不解地说，“你这是为什么，咱们那一次不是订婚了吗？”

“那算什么，不过是一句话呗。”

“可……你已经以身相许的呀！”

“有什么凭证？以后不准你再提那个事儿。”

“好吧，五天期！”孙保康愤愤地走了。

孙大妈对儿子说，只要你俩好，家里的地她会带弟妹们莳弄好。孙保康于是跑到县城在建筑公司找到了活儿，满五天的时候，回来向苏玉改报信。

“格格格……”苏玉改一阵笑声，又把孙保康弄得五里云团摸不着头，“一个挣二十五元钱的小瓦工，你可真有出息，你想让我当泥瓦匠的女人？这叫吃官粮吗？”

孙保康是托人托脸，又加上那阵子国家大兴基本建设，才找到活儿的。他感到受到了嘲弄，望着站在自己面前几乎成了他不认识的苏玉改狠狠地问道：“那么你想找什么样儿的？”

“条件也不高，就像郭屯郭丰年那样儿的就行了。”苏玉改无所谓的样子，好像随便想到拿来比较的人。

机灵的孙保康可完全听明白了，心顿时透冷，这个女人只不过是让我知难而退，其实她早已变心了！可恨可恼的，是她动用的心计。

“改子，既然如此，你怎不明说呢？害得我跑到城里真的去找职业，你可真忍心！”孙保康哆嗦着嘴唇，“你告诉我一句实话，你是不是又爱上郭丰年了？”

郭丰年在《生产大互助》里扮演的是一个既洒脱又流里流气的小生王小流子。难道苏玉改真的被王小流子调戏上了？要知道，郭丰年大苏玉改10岁呀，为了要当一个干部的妻子，年龄不般配也不顾了？

苏玉改并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沉下小脸儿，撇着嘴说：“如果你达不到郭丰年那种条件，从今往后咱们就别见面了，我和谁好，你就管不着了。”

她转身走了，头也不回，只留下了那句绝情的话和玉带河愁闷的无休止的水声。村里的青年们说，毛二杠子女人真的被王二流子勾搭走了。

一串铃声把他从久远的年代召唤回来，无意地向路边抛去一眼。啊，那泡子边上不是毛毡草吗？一片又一片，羽毛似的叶片，随风摇动。他为之倾倒的毛毡草，在玉带河两岸的浅水边，并不稀罕。前些天在碧流河水库工地当民工的小真子回来探家，挎包里带了很多书。小真子在工地考中了电视大学的函授部，每天在工地下班后自学，就是回

家来住两天，也要学到半夜。他也跟着翻弄小真子挎包里的书，他也是喜欢书的。他发现了厚得两块砖似的一本叫做《植物图鉴》的书，居然凑巧翻到了“毛毡草”条下，这立刻吸引了他。他要知道，他司空见惯、又曾为它洒尽思情的植物，植物学家是怎么看待和介绍它的。

毛毡草，叶丛生，直立，密生腺毛，八月间开花，花淡红色，系多年生草本，食虫植物，生于湿地……

啊，食虫植物！那时候，我原来像一只小虫被它吃掉了。“嗤！”他朝路边的草丛嗤了下鼻子。它没有吃掉他，他从那生满腺毛的叶片里挣扎出来，重新生活了。妈在他的响水河姥娘家的屯子为他选了一位伴侣，那死在冤案中的柳迎春。

那一年多亏了孙大妈一语道破“特务”案，母子二人回家后，队里仍然把他们打在四类分子堆里劳动，只是不戴白袖套。孙保康到公社找到当时担任革委会主任的郭丰年，质问他：“我孙保康既然不是特务头子了，为什么不享受社员的政治待遇？”郭丰年面无表情地回答：“这个问题要等待上级文件才能解决。”

“还用上级吗？问题不是已经不成立了？”

“当然是不成立了，若不然怎么放你回家呢！问题是，虽然问题不成立了，但不成立以后应该怎样对待你家的问题，需要有上级文件为依据。”

郭丰年可能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回答问题，但孙保康却听糊涂了，便气愤地说：“问题不成立，就是问题不存在，我和家属就该是好人，好人就该按照好人对待，这还要等什么文件？”

“这你就不懂了，没有文件怎么能办事呢？下级离开文件没法儿活呀！我说了，文件是依据，你说你是好人，可一旦你不是好人呢？”

一句话更加惹怒孙保康，他喊了一声：“那为什么又不给我戴上白袖套。”

郭丰年也生了气：“孙保康，你怎么这样提问题？我们也不能胡乱来，上级文件也没有这么一份规定给你这类情况的人戴白袖套呀，你这不是刁难我吗？”

孙保康气急无奈地回去了。

过了几年，地主富农摘帽了，右派的冤案纠正了，定错的政治历史问题平反了。孙保康急不可耐地又到公社找郭丰年，要求平反，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做人。郭丰年的面孔不似上次了，不冷也不热，比精密仪器还有分寸。

“啊，希望你再等几天。”

“大家都平反了，我怎么就这么难？”

“大家都平反了，那是因为人家都有事件。”郭丰年解释着，“你再等些天吧。”

过了些时日，县委把孙家的结论批下来了。孙保康在公社主任的办公室里，看到的是郭丰年那一张笑容可掬的面孔，并且向他伸过手来，一边紧紧地握着，一边亲切地说：“保康同志（“同志”二字加了强音符号），祝贺你和你全家得到平反，这么多年可苦了你和大妈了！”

意外的亲切，热流和冷流的交流，孙保康的两个眼角立刻挂上了泪花。郭丰年，这么多年难道你心里不清楚我并不是妈的屁特务吗？太会做官了！

驴车赶进了郭屯。孙保康几次道谢想逗引出苏玉改搭救他的原因，都没有达到目的，只好讨好地绕道把她送到郭屯的北京平的住宅前。她下车后，孙保康笑着说：“我来不方便，晚上我让运姐来好好谢你。”

“别别，”苏玉改连连摇手，“还是到你家吧。”

“哪有那段理，应该来谢你，若不然还是我来吧。”

“不，就到你家去。往后遇到什么难处，找我好了，不怕你见笑，今天这个社会，当官的总是能压茬子。”

在车上，孙保康就想到，如果是平常的两个人的恩怨，有时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他们会放弃前隙，就跟做一笔生意一样。而他与她男女之间的恩怨，尤其是作为失恋和被无情的遗弃者，他是无法放弃前隙的。但她救了他，打算备一份厚礼一谢了事。

“那也好，我在家等你。”

苏玉改嫣然一笑，开了铁门进去了。

这时，早已惊动了郭屯的人，因为驴车就停在胖脑袋的“顺”字煎饼铺旁边的街口。在煎饼铺里喝茶、吃煎饼的人都拥了出来，问长问短地表达他们的牵挂和他们的好奇。老五爷子听到了消息，也从家中赶出来。“大侄子，他们打你了？”老五爷子真情实意地扳过孙保康的肩，端详着他的脸。

“老五爷子，您挂心了！拘留室不是逮捕，没人敢动我一根毫毛。”孙保康回答说。

“是犯了小人吧？”胖脑袋挤过来。

“唉，难说，反正是屈抓了又屈放了。”孙保康叹息着，不愿细叙。

“自古以来，能屈抓不能屈放。”偏是人们喜欢谈论，围着孙保康抠问，“现在他们稀里糊涂抓人放人，你敢说不犯小人？你是做生意得罪谁了吧？”

老五爷子问：“不能是咱们玉带河的人吧？我琢磨，玉带河不能出这种诬赖好人的。”

勾起了话头，孙保康只好气愤地说：“当面不是，那背后呢，就难说了，我也没惹谁呀！”

有人在悄声议论：“还用他惹谁吗？他那棵大树就够人眼气的，有道是树大招风……”

“就是就是，俗语说，大树底下不沾霜，其实，大树底下连草也长不起来，谁不害气……”

“是啊，咱想犯小人还捞不着犯哩。”

人们的议论变了调儿，改了味儿。孙保康扫去一眼，是郭老蔫。

老五爷子听不下那些嘀嘀咕咕的议论，大声骂了起来：“都闭上你们那些狗嘴！怎么，人家有钱就该害气？有本事你们去富呀，谁拦着你们啦？没出息的东西，八成这小人就是你们！”

“哎哟，老五爷子，你别火呀，咱们这是帮助猴精破解嘛。”郭老蔫辩解着。

老五爷子使出了郭氏族中最高尊长的威严，朝着郭老蔫瞪了一眼：“你口口声声叫人家外号，你这是破解吗？”

“我什么也没说呀！”郭老蔫支吾着，回头去看孙保康。

孙保康已赶起他的驴车走了。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东方风云（节选）

董志正

内容简介 19世纪末期，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愈演愈烈，而中国成为列强在东亚争夺的主要对象。腐败的清王朝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制度，对内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对外推行妥协路线。1894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军队遭到惨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巨，前所未有的。这又刺激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迫使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甲午败绩，举国震惊，反而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从而掀起了救亡图存的高潮。旅顺口系列小说之一的《东方风云》所叙述的就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甲午败绩的历史故事。其中既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明争暗斗，又有朝廷内部帝后之间的勾心斗角；既有对爱国将士和广大民众的英勇抵抗、以身殉国的悲壮精神的赞颂，也有对慈禧那拉氏、李鸿章之流屈膝投降可耻行径的鞭笞。作品真实地记录和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切。尤其着墨较多地揭露了日军旅顺屠城的滔天罪行、北洋海军舰队覆没的惨剧以及《马关条约》签订的内幕。

此为该书的第十四章的一节。

第十四章 邦道乞师

离开金州副都统衙门，徐邦道策马疾驰。他回到大连湾临时行辕处，时已近黄昏。他把马缰绳交给了身旁的亲兵，用手里的马鞭子敲了敲战靴子上的灰尘，便向正厅走去。他刚刚坐下，二公子徐国厚便走了进来。

“父亲！与连顺副都统大人和赵军门共商防御金州城的事怎么定的？我们拱卫军到底在何处扎营？在何处设防？”

徐邦道面露不悦之色，看了二公子国厚一眼，说：“别提了，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赵提督执意按现在的布防分兵把口。我力劝赵提督分拨两营勇队与我拱卫军一起设防于金州城东北金貔大道两侧险要处，他说一个兵也拨不得，只允我拱卫军独自前往设防。拱卫军仅五营兵力，且新勇占了多数，恐难持久。我决定明早赶往旅顺口，劝说驻旅顺口的诸统领分拨一部分步队和马队到金州城东北，与我拱卫军共御倭寇。”

“如驻旅诸统领也不愿亲临前敌怎么办呢？”

“大敌当前，晓以大义，阐以利害，也许有响应者。据连副都统马队营官荣安的侦察和连副都统亲自审讯捕获两个日本奸细的口供看，此次于花园口登岸的倭寇总数为三

万余众，进攻的目标不是向东北的大东沟、安东方向，而是向西南进军旅顺口。这样一来，金州城和大连湾就是倭寇进攻的第一个目标。金州城、大连湾一旦有失，则旅顺口后路无防，必将岌岌可危。防御金、湾，实则是保卫旅顺口的关键。要防御金、湾，首先要扼住金貔大道和金复大道。这样一个常识，驻旅顺口的诸统领不会不清楚。”

国厚沉思了一会儿，“道理确是如此。但我料驻旅顺口诸统领未必肯行。我却担心，他们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反而更加趋易避难。处此境地，父亲又能奈他们何？”

“奈何倒是奈何他们不得的。不过，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诸军与我拱卫军担负共御旅、湾之责，命运休戚相关，难道他们还能无动于衷吗？况且，我与姜、程、张、黄诸统领早年有些私交，还能一点情谊也不顾吗？”

国厚轻轻一笑，“彼一时此一时，想当初，淮、湘两军初创时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现今还保留了多少？彼时诸统领与父亲一样，位卑爵轻，一往直前，而今个个位显禄丰，反而顾虑重重，不都是为了保爵禄、保身家性命吗？当今如父亲这样忧国忧民者，在将军以上的人中尚有几人？我料父亲此次去旅顺口，虽不敢说一无所获，恐怕是收获甚微，反而引起不愉快。”国厚用眼睛偷睨了父亲一眼，妥协地说：“这样吧！父亲既已决定亲往旅顺口劝说诸统领，儿愿陪同父亲一起前往。还忘了禀告父亲，刚刚接到中堂大人的电报，令我拱卫军就地招募一营新勇。时间已很仓促，除在金、湾招募一批外，到旅顺口也招募一批怎样？同时，请水陆营务处龚道台如数拨给一营新勇所需的军装和枪械子药，这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中堂大人有电报来，快把电报拿给我看看！”

国厚从衣兜里取出了电报稿，双手递给了父亲。

徐邦道阅过电报，想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决定了。明天清晨五点钟出发，午间即可抵达旅顺口。此去一是劝说驻旅顺口的诸统领拨兵前往金州城东北设防，二是招募新勇。告诉你国祥哥，让他明天去金州城一带招募新勇，两三天内最好能招募半营以上新勇。”

国厚说：“我去把国祥哥请来，父亲当面吩咐为好。”

“要快些。”徐邦道说。

国厚从阵地上把堂兄徐国祥请来，邦道把招募新勇的电报交给他看过，才说道：“从明天起，你和国厚分头到旅顺口和金州城招募新勇。两三天内最好能各招半营以上之数。”

“招募新勇的银子从哪里出？”国祥问。

“先从饷银里拨出三千两，每个新勇先发给五两。”

“伯父！在这一带招募新勇，仗打完之后我部调遣他处怎么办？”

“先解燃眉之急，其他事待打完仗再商议。”

第二天午间过后，徐邦道父子，在一棚马队的护卫下，一路风尘仆仆，赶到了旅顺口。他们至旅顺口水陆营务处衙门前下了马。

门值禀报：“龚大人回府吃午饭，吃过午饭还要小睡，请二位大人先进客厅歇着，马上派人去请龚大人到衙门来。”

过了二十多分钟，龚照琦睡眼惺忪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不知徐军门来，有失迎迓，还望见谅！”可他的心里却很不高兴。

“哪里哪里，不邀自来，打搅了龚大人的午休。因事情紧急，不得已而为之，望多包涵。”

“徐军门不远百里跋涉，一路辛苦了！有何见教？噢！二公子也来了。”

“岂敢！岂敢！见农携二儿子国厚来此求援了。”

龚照琦礼貌地说：“请快讲！”

“倭寇于花园口登陆的消息，龚大人一定早知道了。”

龚照琦点了点头，心想这是什么意思？

徐邦道把来旅顺口的两个目的——说了出来。

龚照琦用手指搔了搔脑袋上稀疏的头发，又理了理。他的脑海里两种念头在打架：一是徐邦道又一次证实了日本第二军登陆的总兵力是三万余人，而旅顺驻防军包括即将到达的卫汝成的五营步队，总共也不过万余人，其中多半系刚刚招募的新勇，以万余部队抵御倭寇三万余众，尽管有海陆防炮台炮垒，力量还是相当悬殊的，坐在面前的徐邦道怎么还来旅顺口求援呢？我向二师兄李鸿章大人发出求多派兵来旅的急电，至今也没有收到回电。另一个念头又提醒龚照琦，身为旅顺口水陆营务处的道员，协调旅、湾驻防军是专责，岂有推卸不管的理由。想到这里，龚照琦仔细推敲了字句，说：“徐军门百里跋涉，来此求援，赤诚之心，令鲁卿感佩。身为水陆营务处主管官员，面对倭寇凶焰，心急如焚，岂有不协助之理？”他看了看徐邦道的脸色，“这样吧！鲁卿立即派员前往各统领公署邀他们来此共议拨兵防金之事。至于招募新勇所需军装和枪械弹药，定照数拨给。不过新枪无多，且型号不一。前几天，船坞工程总局为防奸细破坏活动和盗窃，把长夫工匠三百人组成工程营，从库里领取的枪械型号就有三种。多年没有购置新枪，库里只剩一些江南局所造的旧式枪。”

徐国厚插了一句：“龚大人，为什么型号不一呢？”

龚照琦装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解释说：“几年没购新枪了，只能从几年前储藏的枪支里挑选，所以型号不一。”

徐邦道只好说：“这事只得烦劳鲁卿费心了。”

“好说，好说！”龚照琦满口应承。他特意地把两名小吏叫进厅内，当着徐氏父子的面，吩咐他俩拿着营务处的请柬分头去邀诸统领来营务处议事。

送请柬的两名小吏离开后，龚照琦又把书吏唤了进来，吩咐他挑选数名精干的员弁协助徐二公子招募新勇，分头张贴募勇的告示，并从船坞工程局办事房里拨出一间房子作为招募新勇的临时报名处。吩咐毕，徐国厚告别了龚照琦和父亲，在小弁的指引下，出去操办募勇事宜。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旅顺驻军统领们陆续来到水陆营务处衙门。

旅顺口东炮台统领、亲庆军总兵黄仕林第一个先到。人还没进入厅内，声音便传了进来：“龚大人今天请我喝什么好酒呀？”

龚照琦迎出厅门口，笑答：“我哪里像黄大人那样有福呀，每天都有美酒佳肴陪着。”龚照琦指着身旁的徐邦道，说请柬上写明请黄大人来此共议金州增防事宜，并没有请黄大人来喝酒呀。”

“徐军门远道而来，议完事共饮几杯也是应该的。”黄仕林咬住不放。

徐邦道解脱地说：“见农公务在身，不宜久留。”

“喝！一定要共饮一次！不能让龚大人独自享受娇妾美酒，大家一起乐一次吗？”

这一句话说得龚照琦有些吃不住劲，粗脸上泛出红润，刚要开口解释，门值通报：桂字军统领、提督姜桂题大人与成字军统领、总兵程允和大人来了。

姜桂题一身戎装，显得老成持重，看得出是一位城府很深的人，同龚、徐寒暄后，问：“黄大人又在这里发表什么高论？”

未老先衰的程允和也插言：“没见其人，先闻其声，我猜也是黄大人！”

“我哪里有什么高论，等诸位大人驾到，先开几句玩笑，龚大人就脸红了。”黄仕林忙解释说，并用手指了指龚照琦黑红的脸，“请姜、程二位大人看。”

姜桂题感慨地说：“黄大人久驻旅顺，炮巨兵强，兵临城下了还有心思谈笑风生，真乃大将风度。”

“言之有理，我和姜军门所统带的多是刚招募的新勇，尚未训练完毕，就要与倭寇开仗，真叫我哭笑不得。”程允和借姜桂题的话题发挥了一通。

旅顺口西炮台统领、总兵张光前此时进入厅内，双手抱拳一揖：“张某来迟一步，让诸位大人久候了，望能见谅！”

“张大人不必致歉，你须跨海东渡，必然费时间！”龚照玑为其解释。

“我是临时搭乘一只小渡船赶来的，如绕道柏岚子，恐怕还要耽搁更长的时间。”

龚照玑见旅顺四统领均已到齐，便说：“徐军门今天过午刚到，让鄙人邀请诸位大人来这里共议增防金州城东北石门子事宜。先请徐军门说明来意。”

徐邦道也不推辞，站起身来，先作了一揖，说道：“昨天，连顺副都统、赵提督与我在金州副都统衙门聚会，共商保卫金州城东北的措施。商定由拱卫军、盛字军和金州捷胜营分兵把口，怎奈登陆的倭寇达三万余众，金、湾两处防军只有十二营兵力，过于单弱，恐难挡住倭寇的进犯，见农专程来旅顺口请诸位大人分拨一部分兵力前往金州城东北增防，以解燃眉之急。”

在座的诸统领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不吭声。徐邦道急得没法，又说道：“徐某知道，驻旅顺口总兵力也不多，但是倭寇的进攻目标是旅顺口，先攻取金州城和大连湾，使旅顺口后路无防，到那时，旅顺口的防务也难以久持。如能分拨兵力阻敌于金州城以东以北，不使倭寇长驱直入，赢得时间，恳请中堂大人增派兵力，支援旅、湾、金，以解重围。只要保住旅顺口，北洋海军舰队可凭借旅顺口、大连湾、威海三要港，往复巡哨，海陆两军相互协同作战，既可挫倭寇凶焰，又可保京津无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欲保旅顺口，先与倭寇拼杀于金州城外，不使倭寇威胁旅顺口后路，才是上策。万望诸位大人以大局为重。”徐邦道有些激动，真诚地恳求在座的四位统领。

黄仕林慢条斯理地说：“徐军门深明大义，言之有理，我很赞成徐军门的提议。至于亲庆军嘛，负有专防旅顺口黄金山以东海岸炮台之责，且倭寇海军昼夜来骚扰，恐不宜分兵去金州城，如要分兵外出，恐须先征得中堂大人的允准。”

黄仕林刚说完，张光前接着说：“我亦非常赞同徐军门的意见，也理解黄大人的苦衷。我部专防旅顺口西岸诸台，也不宜分兵远出，设有不测，无法向中堂大人交待。”

龚照玑插言说：“这样一来，不知姜军门和程军门是否可分拨部分弁勇增防金州城？”

姜桂题说：“我和程军门各统辖数营步队，多数为两个多月前新招募的营勇，如按常规须进行三个月的基本操练，因局势突变，从安徽趲程赶来旅顺口，担负旅顺口后路五十余里长的防线，还须增修堑壕和增设行营炮台。本来力单兵弱，承担如此繁重任务，时间又如此紧迫，难以抽出兵力前往金州前线御敌。”他看了看程允和，“不知程军门以为然否？”

程允和马上点头应道：“姜军门所言极是，我完全赞同。龚大人在此，还须烦劳龚大人电请中堂大人速调十营二十营步、炮、马队来此协防，方可确保无虞。”

徐邦道也知道旅顺四统领所统辖的兵力均不可言多，但如能从大局出发，也不至于派不出一兵一卒。听各统领侃侃而谈，貌似冠冕堂皇，无非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免使他气愤，但又不好发作。他又一转念，即使发作，也于事无补，又不肯就此罢休，于是，便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旅顺口、大连湾、金州城的驻防军虽备有专责，因而成犄角之势，一处被攻陷，则会处处危险。正因为如此，保卫倭寇首先攻击的金州城，则是保卫旅、湾、金全局呀。见农恳请诸位大人派兵增防金州城，既是顾全大局，也是自救啊！”徐邦道发出由衷之言，以求诸统领伸出援救之手。

黄仕林把嘴角微微一撇，说：“徐大人所言很有道理，但我们虽有相救之心，确实无相救之力，真爱莫能助啊！”并装出一副十分为难的样子。

程允和马上插言：“确实爱莫能助。”

徐邦道对龚照琦实则是对在座的诸统领说：“龚大人负有协调旅、湾防务之责，难道还能令徐某白跑一趟吗？”

“卑职虽有协调旅、湾防务之责，亦得尊重诸位统领的意愿，诸位统领既已讲明各自的困难，本道也不好勉为其难，亦不能说旅顺不派一兵一卒。本道尽力协助贵公子国厚把招募新勇的事情做好，也可算是旅顺诸统领的大力支援嘛。”龚照琦皮笑肉不笑地说。

姜桂题立即附和说：“龚大人协助招募新勇营，也堪称是目前处境中之上策了。”

龚照琦见姜桂题支持自己的说法，又卖弄地说：“卫汝成大人所部五营步队近日内可望抵旅，彼时立即遣往金州城协同防守如何？”

徐邦道很清楚，卫汝成部尚未动身，何日抵旅尚不可知，龚照琦此话是让徐某望梅止渴，但也只好说：“龚大人有此热心肠，见农也已领情了，请允我先致礼相谢。”说着，便作了一揖。

龚照琦邀请驻旅顺口诸统领的协商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昨夜，徐邦道给二儿子国厚具体交待了招募新勇之事。今天清晨，率护卫马队急忙赶回大连湾。他顾不得喘息，到了用午饭的时间，也顾不得吃饭，直接到柳树屯赵怀业提督公署门前。不等入报，便闯了进去。

赵怀业正准备吃午饭，见徐邦道直接闯了进来，只好迎出厅门外，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徐军门快请进！从哪里来？上茶！”

侍从上了茶。

徐邦道端起盖碗，用茶碗盖荡了荡浮在上面的茶叶，先呷了一口，干燥的喉咙得到香茗的滋润，才说道：“见农从旅顺口来。亲自往求诸统领分拨出一部分兵力增防金州

城，结果一兵一卒也未求到，故而直接来到公署，望赵军门能拨出一两营步队跟徐某同去金州城东北石门子一带设防。”

“徐大人！此事先搁一边，我这里已准备好了午饭，不成敬意，请与我同吃午饭，饭后再谈公事如何？”

“求援未得一兵一卒，见农哪里有心思吃饭。”

“再备薄酒一杯，消愁解闷如何？”

“借酒浇愁愁更愁嘛！如赵军门能先答应见农的请求，比美酒佳肴更胜十倍。”徐邦道心急火燎，确实茶饭无心。

赵怀业见徐邦道很固执，也只好把自己的主意说了出来：“徐军门如此往来奔波于旅、湾之间，辛苦异常，此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令小川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赵怀业正在斟酌词句，“不过小川并非不顾大局，所以不能分勇营给徐大人，一是确实兵力不足，二是有中堂大人的电令在此。”赵怀业冷冷地说，并拿出一纸电文交给了徐邦道，“请徐大人过目，这是刚刚收到的电令。”

徐邦道接过电文，见上面清楚地写着：寄大连湾赵怀业等：

倭匪尚未貔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可谓糊涂胆小。

鸿

徐大人看清楚了吧？这个电文是寄给你我的。违背中堂大人的电令，擅自前往金州城东北设防，一旦大连湾炮台有失，干系匪轻，这一点，徐大人想必是很清楚的。依小川之见，金州城的防务，并非吾等之责，何必自找苦吃。弄不好，中堂大人或军机处怪罪下来，怎么能担当得起？再说，这些满族将军、副都统，平时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疏于防务，到了战时，手忙脚乱，又求于我们，平时他们怎么想不到我们呢？让他们自作自受吧。小川也劝徐大人不必自寻苦吃。能把大连湾防好，也算是祖宗为我们积德了。”

“平时满汉官员奉禄确实很不公道，见农也有同感，满腹怨气。但现在是大敌当前，应消除同胞兄弟间的恩恩怨怨，同德同心，共同御敌。我们总不该坐以待毙，也不能看着金州城陷落吧？”徐邦道真诚地劝说。

“那不干我们的事。”

“毕竟是我中华的城池，我中华同胞。”

“既然徐大人愿管闲事，那就去管吧！”赵怀业冷冷地说。

徐邦道怏怏地出了赵怀业的客厅，上了坐骑心情总也平静不下来。想道，赵怀业与自己虽无深交，而今是倭寇兵临城下之时，共同防御金州城是旅、湾、金守将的责任，怎能袖手旁观？令徐邦道更不解的是，赵怀业不仅拿中堂大人的电令作为不参与金州城设防的挡箭牌，还用它威胁我徐某，真会拿鸡毛当令箭。

徐邦道又想到自己也是李鸿章的嫡系，由于自己刚直不阿，不甚受信任只是被利用。想据情实报，又怕不被采纳，不免心凉。徐邦道对李鸿章贻误战机，不听前方将领意见，前方将领不能根据局势变化见机行事，受千里之外的中堂大人遥制，有些不满。尤为甚者，诸如赵怀业，旅顺的黄、张诸将，或以中堂大人之令为遁词，掩饰畏葸惧敌的真面目，如此层层敷衍，必被倭寇个个击破，到头来自己身败名裂，国家的疆土被占领，黎民百姓遭蹂躏，前途何堪设想。

徐邦道叹息了一声：“李大人呀李大人！如此用兵，怎能不损兵折将？”徐邦道过去一向认为，李鸿章的智谋和决策能力在当今朝廷里，少有出其右者，但也正是因为名威太盛，久而久之，便固执自信，缺乏自知之明。这便是一些久居枢要权臣的通病。他们养成这种毛病，难有人能给予纠正，其结果也很少有好下场的。

坐骑在拱卫军临时行辕门前自行停步，徐邦道仍在思考，坐在马上并没有下来。

亲兵走上前来，问道：“大人！还要往别处去吗？”

这时，徐邦道下了决心，独率拱卫军前往金州城东北方的石门子筑垒御敌。回答说：“不往别处去。”徐邦道下了马。

翌晨，徐家山炮台后面和南关岭的营房里外一片忙碌景象。

直到午前九点多钟，拱卫军才开拔。以“徐”字帅旗为前导，数面各色旗帜随风飘扬。步队诸营官弁营勇排成整齐的队伍向西逶迤而行；炮队的员弁们照料着几门大炮，均装上临时雇用的几辆骡马车载着前进。其后面，便是辎重车辆，多是牛车，也有几辆是驴车。而马队的一部分先行出发了，其余部分殿后。五营步、马、炮队浩浩荡荡地行进着。

拱卫军途经金州城东大道时，道路两旁自动聚拢来的百姓汇成了欢迎的人群，有的摆出白开水，有的把自家产的秋梨、红枣整篓地摆在路旁，分送给拱卫军官兵们吃，真有点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气氛。自日本侵略军在花园口登陆以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扰得百姓们惶惶不可终日。今天，听说拱卫军在徐邦道将军率领下开往石门子筑炮垒御敌，都感到有了希望，于是，主动出来欢迎拱卫军。人越聚越多，队伍行进速度也缓慢了。

走在队伍前面的旗手回头望着骑在马上徐邦道，见徐邦道满脸高兴的样子。徐邦道见此情景，内心甚为激动，眼睛甚至有些湿润了。突然，他发现在欢迎的队伍里有一群少年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手里都擎着三角纸旗，上书“抗击倭寇，保吾中华！”“祝拱卫军旗开得胜！”等字样。那旗杆是一些树枝做的，纸旗上面的墨迹清楚地说明小三角旗是刚赶制出来的。

突然，一位年近40岁的男子，身着大褂，外套马褂，脚穿圆口布鞋，走出队列，来到徐邦道的马前，深作一揖，口里高声说道：“徐将军受鄙人一拜！鄙人是南关岭私塾教书先生，姓阎，名世开。今率私塾学生前来欢迎拱卫军将士，祝拱卫军马到成功！旗开得胜！金州百姓们不会忘记拱卫军救民于水火的功德，捍卫我中华神圣疆土的伟绩！”

徐邦道听说是私塾先生率学生专程前来恭迎拱卫军的将士，十分感动，便从坐骑上跳下来，亲自上前双手握住阎先生的手：“多谢阎先生和诸弟子的一片热诚！徐某定不负阎先生和诸弟子以及金州百姓们的热切期望，誓与倭寇血战一场。多谢了，多谢了！”徐邦道双手抱拳向师生们和百姓们作揖致谢。

“请将军上马赶路！”阎先生诚恳地说。

徐邦道感动地说：“多谢了，多谢了！”这才上马，队伍又前进了。

徐邦道被这一热烈的场面激动了，每走几步都转身向师生们和百姓们挥手致意。他的脑海里翻江倒海似的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自从入伍，至今已数十年了，升迁调转，南征北战，经历过无数场面，但是，真正受到黎民百姓如此真诚热烈的欢迎，这还是平生头一回。他曾历经百战，也有过赫赫战功，但那都是在剿捻匪和平息回民暴乱中的事。他出身平民，却不曾受到过普通百姓的真诚欢迎，惟独今天，在开赴抗倭寇入侵的途中，受到普通百姓的真诚欢迎。这是为什么？这还不就是因为率部去抗击倭寇吗？以往剿匪，无辜百姓闻风而逃，而今百姓们不仅不躲避官军，反而夹道热烈欢迎。他似乎懂得了众志成城的真正含义。可惜醒悟太迟了。想到这里，徐邦道不无内疚，不无遗憾之感。随即把这种内疚、遗憾之感化作为对倭寇的愤怒。他心想，我见农今始为国为民，懂得此理，虽死无憾矣。真有点“朝得道，夕死可矣”的感慨。

拱卫军抵达石门子以后，徐邦道把诸营管带召集到山巅上察看地形，选择了筑炮垒的山岗，即石门子北岗和南岗各筑一炮垒，围绕炮垒挖护垒堞壕。分配了马、炮、步队诸营的防守阵地。拱卫军分统徐国祥率中营管带黄玉堂防御南岗；炮队一部负责炮垒和炮垒前沿；马队一哨由南岗炮垒往小松岗子一带哨巡，其为拱卫军右翼。徐邦道自率左营管带林志才所部、炮队一部为中央主阵地，而设拱卫军临时行辕于阎家楼，巡哨马队

为其哨探，二儿子徐国厚协助父亲指挥，左营分出两哨并带四门行营炮到狍子山顶设防，控制金复大道，另一哨步队往来石门子和狍子山之间，为游击增援之师，而狍子山西北的要卡十三里台子暂无兵可派，一旦被日军发现，从十三里台子过金复大道，拱卫军的背后必受到威胁。徐邦道感到左翼设防是个薄弱环节，眼下又无兵可拨，既焦急又无可奈何。只得另想办法，但是，最终能否求到援兵也无把握。

徐邦道指着眼前的地势说：“这里是金貔大道必经之途，这两个高岗位于道路两旁，地势不算很高，却较险要。设炮垒于两高岗之上，待倭寇路经这里时，可居高临下，枪炮齐发，必阻敌于垒前。以此据险而守，再派出马步小股前往亮甲店、三十里堡一带哨探，遇敌聚而歼之，如遇敌大股，调大队出击，进可击敌，退可阻敌于垒前。拱卫军据此险隘阻敌进犯金州城，较有把握。如援军能及时赶到，共同御敌，可操胜算。”

左营管带林志才问：“徐大人！援军何时可到？为什么驻旅顺口的诸位统领不拔兵前来御敌？”

徐邦道颇有难言之隐，在下属面前不便于把自己的义愤都发泄出来，那样将造成内部彼此埋怨，对抗击当前之敌十分不利，于是，便不得不违心地说道：“旅顺口驻防军总数二十余营，应该先拨一部哪怕三五营来金州共同设防，但是，他们不肯这样做，是极不应该的。话又说回来，他们不肯拨兵前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倭寇极其奸诈，既然能选择我毫无准备的花园口登陆于先，谁敢保证倭寇不突然于旅顺口设防较弱处登陆于后呢？如出现后一种情况，我驻旅、湾的防军就处于背腹受敌的险境。”

这话使林志才也感到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又问：“听说卫汝成大人所部五营快到了，如能前来支援就好了。”

“旅顺口水陆营务处龚大人说，如卫部三五日内抵旅，即遣来金州增援。”徐邦道并无把握地回答，但他认为这样说，有利于鼓舞士气。

诸营官兵开始行动了。北岗上到处是镐锹声，夹杂着弁勇们对倭寇谩骂声。

夜幕降临了。

银河浪漫曲（节选）

张琳

内容简介 本书写了三个农村知识青年自20世纪60至90年代的苦乐年华。作者有意识地在地方语言的基础上，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融合在一起，书中充满了辽南农村乡土的光鲜色彩。其中友谊、爱情、婚姻给予人们的美好和无奈，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此为该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

时光流走十三载。

今夜星辰重又闪烁。仇广友在银河里浮起。这时他已判若两人。他学会审时度势，胆大心细，逆风破浪，应付裕如。但是巧玲和白德顺呢？

1 要买全买，概不零售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间十三年过去。三中全会后开始而今百姓们不仅不！富裕起来的辽东半岛的农家的土墙上的大美人挂历上正标着鲜艳的美术字——1982。

阳历七月，骄阳似火。向来被白纱一般的雾霭轻缠淡绕的白云山，如今被烤得只剩下几朵棉花般的云球，逃到了高高的天空。显得那层层叠叠的刺槐林，像起伏的波浪，更加青翠，更加生气勃勃。

鸟雀都热得悄悄钻进林荫深处。只有“知了鸣”和草蝈蝈在兴高采烈地大喊大叫。

正是挂锄季节。白云山下那片绿蒿蒿的田野里，苞米蓼子摆头晃脑得意洋洋地在扬花，苞米棒子吐着嫩红的须缨美滋滋地在受粉。而它们的主人，男的在当街上那堵高大的已经废弃的语录墙影里摆上吃饭的小桌甩扑克，女的则在树荫底下铺上炕席，缝制那一年一度的、浆洗得像铁片一样硬板硬的被褥。

这时候只见一群小孩崽子嘻嘻闹闹地尾随着一个戴斗笠草帽的老头从街东头走过来。他一只手捏着一张对开的大红纸，一只手擎着一个小搪瓷钵，像“文革”中送喜

报，又像送最高指示那样。只是脸上露出一种说酸不酸，说甜不甜，说苦不苦，说辣不辣的古怪表情。

“又是什么好消息？”打扑克的男人们带搭不理地问。

“躲躲！”老头也不回答，用脚踢了踢墙根底下的小桌，伸出四指，并齐了向小瓷钵里蘸了一把糨糊，抹在了已经发黑的隐约可见什么“三项指示为纲……”的石灰墙上，然后把那张墨迹未干的红纸贴了上去，这才说道：“你们自己看吧！”

男人们见此光景，准知道出了什么大事，赶忙扔了扑克，站起身来，伸长公鹅一般的脖子。

公 告

兹定于明晚八点在生产队大院出卖生产队。五间瓦房，十一间平房，外加大院一包在内。价钱暂不定数，到时当场民主“叫行”，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但有一件，要买全买，概不零售。亦可合伙购买，自行分割。

白云山生产队

×月×日

“呵，生产队要卖啦！快来买哟！”一个小伙兴奋地喊起来。

“咱生产队是三级批发站，‘要买全买，概不零售’啦！”又一个小伙喊。

“早就该卖啦。”一个老头点头说，“生产队只剩了个空壳，留着干什么！光打更的一个月就白扔八十元。就这样还三日两头丢瓦少砖的，不卖，赔到多咱是个头？”

“生产队这一卖，不连根黄啦吗？”有人慨叹。

“黄啦有什么不好？！现在苞米穗子摆院子里小鸡都不稀叨，管发多大财也没人敢管的，还有千元户、万元户。过去就是一百元你上哪儿摸去？”有人破解。

“不知卖多少钱？”有人问。

“贵不了！官马瘦，官仓漏，官物也必贱就是了，哈哈……”有人回答。

“无怪山东家人说，先分田后卖队，一夜退到旧社会……”一个铁杆老贫农摇头慨叹，立刻有人反驳他：“你别胡说八道了！旧社会你们家分到地啦吗？”

说得那老头直拨瞪眼，说不出话。众人奚落地哈哈大笑。

人们越聚越多，连缝制被褥的老娘儿们也扔下手中的营生跑来看眼。熙熙攘攘，七嘴八舌，好不热闹，就像在看什么喜庆广告。

贴“公告”的老头闪在一旁，摘下斗笠，露出花白头发，扇着风凉，也不说话。他看着人们那兴高采烈的脸，听着那兴趣盎然的谈论，止不住无限伤感地叹了口气。他觉得这帮人像似在看出殡，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他就是十三年前被大队革委会免职的赵忠臣。

这位土改时的儿童团，合作化时的老干部，干了十几年的合作社主任、生产队队长之后，在1969年不明不白地下了台，心里就窝了一肚子气。不到两年，头发就白了一半。仗着他一向为人正直，农业技术又过硬，在小队干活，还没人敢怎么欺负。只是他整天闷闷不乐，觉得这世道越变越叫人不明白。本来办的那些事离毛主席的道十万八千里，却又偏偏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他原以为这年月就是这么钢打铁铸了，不想那一年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垮台，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张银斗下野回小队当社员，他自己又被恢复了队长职务，好歹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依他的心，真想狠整一下这个姓张的小鳖犊子，起码一条得把他爹的平反再平过来，把归还他爹的罚款再罚回来。谁知请示上级，上级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宜粗不宜细，主要是个思想认识问题，何况张二骡子头几年已经亡故，他们爷儿们早已分家另过。只叫张银斗“说清楚”就行了。还捎着这小子嘴碴子“顶兑”^①说得挺“清楚”。一五一十，老老实实，取得了新的革委会班子的谅解，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但是从此以后，这队长的差事可越来越难当了。先是把自留地分回社员手里，谁家攒的优质粪你别想叫他们交一车给队里，接着是家庭副业随便搞，爱干啥就干啥，倒腾买卖也行，出去打卯子工也行，生产队到要紧的时候，满地都是草也抓不着人干活。你说一句，人家有一百句在那儿等着，说什么现在是“百花齐放，干啥都让，百家争鸣，干啥都行”。他再拿出过去的法宝——五荒六月不出工不借粮，也不灵了，除了几个懒人，谁也不稀罕你那点破粮。弄得他抓心挠肝，剩下那一半黑头发又愁白了一半，这才想出一个新招儿——出工一天，秋后白给二十斤苞米骨子。没到过农村的不知道，这脱了粒的苞米骨子可是个宝！“低标准”那阵儿还曾当过农民的“代食”，有没有营养不知道，可能撑圆了肚皮还不药人，仅仅大便困难点就是了，那小意思。当然，现在分给社员绝不是当“代食”，连鸡鸭鹅猪都不稀吃。而是当烧草，这玩意儿当烧草有不可比拟的两大优点。论抗烧，它比树叶、毛草、秫秸以至树枝还强，火烟冒完，焐在火盆里还可当炭取暖；论起锅，它比煤还强，拉起风匣，明亮无比又白又蓝的大火苗子，一蹿就是三尺高，十二印一锅凉水，不消十分钟便沸沸扬扬冒开了水花。“办事”的人家要是能攒上几百斤这玩意儿，根本不用再烧什么树木疙瘩，“懒熊”王兆恩也得失业。赵队长这一招儿果然灵验，在苞米骨子的物质刺激下，大干了十五天，好歹锄完最后一遍草封了垄。谁知秋后一兑现，也许估冒

了产量，也许出冒了工数，像小山一样的苞米骨子分到最后，竟不够每年必交给小学校的那份义务苞米骨子的数了。小学生冬天全靠各小队交的两千斤苞米骨子才能幸免挨冻呀。没有办法，只好出了大价钱再从社员手里往回收。唉，你说这事操蛋不操蛋！赵忠臣当了几十年干部，想不到临秋末晚竟吃了这么个大苍蝇！幸亏转过年，上级下令叫把土地按人头分给了社员，车马农具也分了，叫他们彻底自由去。不然他这个队长还不知能不能干到头呢。最后，生产队就剩下一座空庙和他这一尊孤神。孤神能干什么？

上级说等着改革，不管干什么小队也得有个头儿，再说他是个党员，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空庙怎么办？上级来了令儿，干脆卖掉！这真是骇人听闻！吵吵多少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础也取消了！自古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如今连铁打的衙门也不牢靠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可是回头一想，也别说，自从分田到户，自由生产，大搞商品经济，农村确实富了，如今各项政策确实顺天意民心，就是取消了他这个生产队长他也得受着不是！难道真像“三国”说的那样，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该劫数到啦？……

他正在困困惑惑地想着自个的心思，只见远远走来一个中年汉子，不慌不忙，信马游缰，像似在逛大街。来到人群背后，眯起一双细小的眼睛，不言不语地看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火辣辣的神色，然后小心翼翼地打算离去。

“仇广友！”赵忠臣亲切地叫了一声。

呵，这人不就是仇广友吗？久违了十三年之后，他简直变得使我们不敢相认了。看他那一副邋邋遢遢的样儿！

可惜了啦那一头自来弯的黑发了，分明是秃头，长长了也不剪，七长八短乱蓬蓬的像雀窝。上穿针织圆领老头衫，快成灰色的了，图稀风凉从下摆向上一直卷到胳肢窝，露出一段肌肉绷紧的肚皮。下穿一条黑的卡制裤，裤腿卷得一条长一条短，一双白球鞋，沾着泥巴，早已变成土黄色。往日那个穿戴整齐、斯斯文文、爱干净挺帅的小伙哪里去了？再看那脸，本是越晒越红的白皙皮肤，如今变得非常粗糙，皱纹横溢，胡子拉碴，嘴角上似乎还残留着饭渣，一派老气横秋的样子。可是他今年才37岁呀！按说这是男性一生中最成熟最漂亮的年纪呢。

他怎么会变得这样？

2 仇广友像网缝的鱼

十三年前那个悲痛的日子，巧玲不辞而别的远嫁，虽然是广友心甘情愿造成的，甚至还怀着一股侠义心肠为她祝福。但那天晚上，他还是放声大哭了一场。这是一个男子汉伤心到家才有的痛哭，是他事先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一哭，就像黄河决了堤，嚎啕咆哮，连鼻涕都哭下来了。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他老爹死时他也没这么哭过。当时要是有人拍照的话，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得的最真实的悲痛欲绝的镜头。只此一哭，仇广友登时觉得眼前一片空白。正处青春盛期的小伙子，一年之内，再也没有生理上心理上的一丝一毫的骚动不安，好像出家当了和尚，四大皆空。

他老实地接受批斗，一心一意“听候处理”。他任人宰割，准备着像白德顺那样被五花大绑抓走，也准备着当四类分子整天受人管制。他庆幸不管是什么，巧玲远在天边看不见、听不见，更不受连累。但是他万没想到，在批斗了一年之后，他被宣布“解放”。

“你莫后悔！”这是巧玲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然而即使这样，他也不后悔自己当初槐林中那个傻乎乎的抉择。因为他认为这一段历史，作为污点，是要永远写在自己的耻辱簿上。在人生的道路上自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出息了。像巧玲那样的品貌兼优的好姑娘应该有更好的前途。特别是传来了她在黑龙江生活很美满，而且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的消息后，他更感到了自慰。多少个夜晚，他曾遥望北天，暗暗祈祷，愿她永远幸福快乐。他甚至不无幻想地希望她能抱着孩子回乡探亲，或者给他来封信。但是没有，她既没回乡，也没给仇广友写信，连在给别人的信里带话的事也没有。

她当然生气了，或者忘怀了！他想。这也怪不得她，时间老人是一个治疗心灵创伤的好医师。渐渐地，仇广友对往日的恋情也淡泊了，于是铁下心来，注重实际，和普通的庄稼人一样过日子。

说老实话，只要不戴帽，以广友的门户和人品，在农村说个普通媳妇还是轻而易举的。就这样，在他27岁那年，他与现在的妻子王美娟结了婚。王美娟是普通农村妇女，泼实能干，炕上地下都是把好手，和仇广友的吃苦耐劳，真是天生的一对，再加婚后生有一女一男，更显小日子过得美满幸福，不知道广友过去遭遇的，谁也看不出广友心里还有什么不满足。

鉴于以往经验，他处事小心谨慎了。他像一只咬过钩的鱼，在好不容易挣脱掉钩之后，他再也不敢冒失行事，倒像一条在网缝里钻来钻去的鱼，擦着边不上网。好歹算是度过“四人帮”那些难熬的岁月。不想三中全会的春雷响了，仇广友就像惊蛰后的蟾蜍，被震得伸背挺腰，跃跃欲试了。十几年的磨难，使他学会了审时度势，步步为营，甚至还学会了一点狡黠。但他的文化素养又使他关注报纸杂志传播的信息兆头，看准

了，他也决不三心二意。他先是恢复当年的鸡蛋生意，后是养猪，又在院里修水池养鱼，最后又在房后养起了奶牛，先是两头，后是三头、四头，如今已增到六头。这才看见队里的告示。

说老实话，生产队那地界他是觊觎已久了。他想：那生产队的大院多宽绰！强似自家房后那间破偏厦子，挤挤巴巴连牛掉腩都费劲，再添几头牛非热出痲子不可。他也猜出生产队不会就这样白浪费着晒太阳，早晚得卖！实心眼的妻子王美娟叫他去问问生产队长时，他却打个冷战说：“唉呀妈，那可不行！他卖，咱买，谁也说不出来个。要咱主动，再说咱挖社会主义墙角怎么办？再说上赶着不是买卖。你等着吧！早晚有那么一天。”

果然，这一天等到了。但是“叫行”，鹿死谁手？可不一定，那要看个人的本事了。

“广友，你不买吗？”老队长冲着他随便地问道。

“呵，大叔，看看，相应了谁还不买。”广友应对着。

“我们买！”沙哑着嗓子说这话的是“老贫代”吕长锁。这生产队的房子想当年是他领着社员一砖一石盖起来的，用的就是从苏军山上拆下的材料。这老头子在生产队包产到户后，甚是不服气。“我就不信集体弄不过单干！”他查拉五户“人合心马合套”的好不错的社员，搞了个合作组，他当组长。一夏天庄稼长得不二五眼。“生产队就应该归集体，我们买定了！”他气哼哼地说着，两只老眼瞪着牛一样锃亮，看样子那“公告”要是皇榜，都能一把揭下来。

“保皇派！”一个小伙悄声说，伸长了舌头扮个鬼脸。不过老吕头年老耳背，没听清楚。

“老哥，”赵忠臣同情地笑道，“得钱哪，有钱当然尽着你们。”

“行！我们没钱国家有。我看看银行的扶贫贷款灵不灵？”说着，他抡身走了。

人们又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看样子想买的人不少。仇广友像怕人家看破他的心思，当场再也未发一言就颠儿颠儿地回家了。

刚一进家就见有两位客人等在屋里，一位是常客刘金发，另一位是稀客张银斗。

常客刘金发外号“小算盘”，专门会捣腾小买卖。“四人帮”那阵，他钻“大养其猪”的空子，里外弄点小猪崽啦，花生秸糠啦卖卖，要是看哪个生产队有淘汰的老母猪，就贱不喽嗖地买到手，回家剮了再上“官猪”换粮。夏天土豆市下来，他每斤花一角钱收些存到来年春天，再以两角一斤折粮也行，卖给那些“不会过”的户。三中全会以后，就更灵活了，骑自行车这集买那集卖，什么挣钱干什么。不过他生性胆小量

微，也就赚点小小不言的蝇头小利。他一向宾服仇广友，每逢别人夸他会算计时，他总是酸叽溜地龇着金牙笑道：“咱哪儿摆呀，人家仇广友那才叫‘化学脑瓜’，人家能算大账，咱只能小抠启。”因此，他跟仇广友素有来往，按街坊辈，仇广友叫他二哥。

另一位稀客张银斗可就不同了。这小子自从下台后回小队当电工兼管小队磨坊。平日两家关系疏远，见面也就不得不说话就是了。不过，仇广友后来为人豁达大度，并不计较他以往的劣迹。他一向认为下台的官，落水的狗，不稀跟他一般大。今天张银斗见了仇广友也不嫌害淡，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看来像是有什么要事相求。还是刘金发先开了口：“广友，那个什么，俺俩想跟你请教个事。明晚生产队开会卖房，广友，你看怎么样？”

“怎么样？我也说不上。”仇广友一脸淡泊地说，顺便听听风声，“没听说得多少钱？”

张银斗说：“还不得个三千两千的，那叫十六间房呢！”

仇广友不屑地摇摇头说：“依我看哪，银斗老弟，就那破狼破虎的样儿，不值！顶名十六间房，哪有一间囫囵的，说不来玄，来台风都能刮倒了，哪值那么些钱！”

“你说值多少？”刘金发急着问。

仇广友唾着牙花子摇头：“不好说。反正哪，我不要！”

“真的？”二人互相对视了一下，露出惊喜的神色。

“真的！”仇广友眨巴眼，给了他们一个定心丸。

刘金发明锣响鼓地说：“要那样，你看我们兑付下来行不？”仇广友惊异地对张银斗说：“老弟，你不是刚刚盖好三间房吗？”他想来个反摸底了。

张银斗唉了一声说：“别提啦。老娘儿们这玩意儿，又嫌三间房不够住的，又嫌盖房拉了饥荒，叫把新房卖了，翻洗那五间瓦房。”其实他还漏了真正的原因，他管的磨坊就在生产队大门口，看起来方便。不过仇广友心里早明白了，就斩钉截铁地说：“不嫌贵可也行。实对你告，我是不要。”

张银斗听说，面带放心的笑容向刘金发示意说：“那好，就这么的儿，我们走了。”说罢二人起身告辞。

“这俩小子，套口气来啦。扁担上睡觉，想得倒宽！”仇广友瞅着他俩后影，微微一笑。

妻子在一旁纳闷地问：“你成天想得头都疼，怎么一口一个我不要呢？”

仇广友大笑道：“你个癩样，这号事哪兴说实话！明天晚上你瞧好吧！”

3 卖“估衣”

生产队离仇广友家不远，走过一条被两岸刺槐遮掩的小河沟，远远地便可望见生产队的大院。虽说乱碴石砌的大套墙不高，也没扎缝，可也挺有气势，尤其是那大门居然还有两柱红砖垛子，两垛中央横跨一条拱形铁筋造的匾架。架上贴着六张圆圆的铁片。红漆虽已剥落，黄锈斑斑，却依稀辨出“白云山生产队”六个大字。

生产队的院子少说也有两亩地。坐北朝南，一排十六间。五间瓦房，有门有窗却没玻璃，有一间用塑料纸蒙着，是队部。十一间硷泥平房，光有石条柱子顶着房盖，里面空荡荡的，是畜舍；其中三间，房盖已经塌陷，檩柁所剩无几。五间瓦房墙脸虽有几块红砖理腿，但和石头一样，一律没扎缝，以至有些宽一点的缝隙里长出了绿蒿蒿的小草，随风摇曳。就连房上的瓦片，也只是扣在那里，并没挂一点水泥，已有好几处露出了笆泥。门窗框、扇，黑不溜黢，不知是从来没刷油呢，还是年久失修剥蚀光了。好像这房子从盖起那天就没打算长住似的。

这光景确实给人一种残墙断壁、满目疮痍、“破狼破虎”的印象，但是谁也会看出，如果收拾收拾，果然是一片养奶牛的好地界。

夜晚，钟声 铁轨声 响了。人们大呼小叫地向生产队拥去。仇广友叫女儿小芹扛着长条板凳和妻子一起走在人流里。他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地走着，跟人家打招呼。心想：这怕是自从今春平分车马农具以来最热闹也最齐全的一次社员大会了。为了招引社员积极参加，队长还现从仇广友家借了三洋收录机。这时不知哪个调皮的小伙逗乐子，换了一盘老掉牙的群众歌曲：“……水养鱼来，鱼靠水呀，咱们社员哪，靠的是那生产队呀么咳……”

仇广友听了，心里暗暗发笑，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大伙雅静！”生产队长关死收录机，拍着巴掌说，一脸焦躁不安的样子。有几个小孩不听，仍旧乱跑，他大声斥道：“二驴子，你欢跑什么，小心把灯泡碰打了！”他刚说了句：“好啦，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呀，不用我说，老少爷儿们都知道。”发现仍有小孩乱吵吵便又大声斥道：“小三子，你干什么？是不是怕把你当哑巴卖啦？再说话你滚出去！”会场这才安静下来。他接着说：“嗯，今天这个会不用我说大伙都知道——生产队大拍卖！”

底下立刻发出笑声，他也笑了。看他今晚这副泼辣诙谐的样子，真想不出昨天在告示跟前他能那样悲天悯人，沮丧伤感。他继续说：“拍卖就是‘叫行’。这里还有极好的学问咧！今天晚上现请咱们四老爷子给咱们主持。他老人家当年卖过估衣，叫过行，是行家。大伙鼓掌欢迎！”

四老爷子“文革”期间被说成“四旧”，跟牛鬼蛇神一起陪斗好几个月。没想到今天还有了用啦。在掌声中，他来到了人前灯下的桌子后边，咳嗽两声，一本正经地说：“唉呀，叫行这个营生，我有年头没干啦，哈！今天叫我来，我就来来！”

50年代，侯宝林曾有一段“卖估衣”的相声段子，挺滑稽的！可是乡下人大都不知道。

“过去卖估衣呀，”四老爷子比比划划地说，“都是从上边往底下叫。就是说，先说大数，接着再往下来，谁觉着相应谁吱声。好比方说，这有件大褂，我说——”说着，他竟至哼哼呀呀地唱起来：

“这件大褂，谁哩买呀？你问多少钱？卖他整两元！你要嫌乎贵呀，咱再往下贱啦！一元八角五？一元三角三？你还嫌乎贵呀？咱再往下贱哪……”

他大约回忆起当年卖估衣的光景，唱起来没完了。大伙都笑了——真比看“单出头”②还过瘾呢。生产队长马上客气地止住他说：“老爷子，你不用比划了，大伙都明白。”

“明白了咱们正式‘叫行’！”四老爷子又咳嗽了几声，合辙押韵地叫了起来，“这十六间房，就在前面摆呀，谁看着合适就赶紧快来买呀！要问多少钱？咱们贱贱贱！不要你八千，也不要一万。要是你想买，干脆七千元！怎么样，有要的吗？”

“七千？”底下有人冷笑道，“盖新的多少钱哪？”

“你先别着急，咱们好商议。去一千，再去九百，你给五千一。五千一！有要的吗？”

这一回没人放声了，只是笑呵呵地等着他再往下落音。果然他又唱道：

“要是你不要，咱再往下落：五千一，四千一，你给三千七！三千七！怎么样，有要的吗？”下边略有骚动，但是仍然没人搭腔。

“三千还嫌贵，咱们就干脆。三千元，两千元，贱到一千元！”四老爷子伸出来的皮宽肉懈、老痲点点的手，从三个指头迅速地变成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大拇指时，有好几个人站起来了，一齐大声说：“我要！”

“我给一千五！”一个老头站起来，从嘴里拔下烟袋，边沙哑着嗓子，像抢似的指着四老爷子说。

他就是生产队原贫代主任，现五户合作组组长吕长锁。昨天他抡身回去跟那四户组员商量后，就去了公社信贷社。张口要贷两千元。人家问他为什么贷款，他说买生产队。人家问他买生产队有什么用项？他有点张口结舌了。半天才说，什么用项？当我们合作组的组部呗。生产队黄了，他们要发扬“穷棒子精神”给顶起来，并说当年人家“穷棒子”用两条半牛腿办起了合作社，他们合作组可有两整牛哩。银行的人笑了，说：“凡是没一准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用项，一律不予贷款。”他火了：“怎么没有？我们合作组为的就是发展集体生产，繁荣集体经济！”完了还给人家扣帽子说他们忘记了贫下中农，认钱不认人，是路线错误。“再说你们银行不是有扶贫贷款吗？告诉你，我们可都是地地道道纯牌的贫农。别看现在贫代会没有了，我这个贫代主任可不是冒牌的。”说得银行的人哭笑不得。最后没办法，一个他认识的副主任，冲着他当年贫下中农管理上层建筑时，来银行“管行”表现不错，又帮做饭又帮喂猪又帮种菜，并没耍什么贫农威风，好歹借给了他一千元。他回来后又跟几户组员凑了一千元，口头认领，没出现款。他就是仗着这两千元披挂上阵的。半天他见那些人想白捡，立刻提高了五百元，企图抢个头名状元。

“一千五百元！还有要的吗？”四老爷子并不理他，仍旧不慌不忙地问。

“一千六！”一个人喊。

“一千七！”另一个喊。

吕长锁一看这阵势，干脆把他的资本和盘托出：“我给两千。”

会场开始紧张起来。小孩子见大人一个个瞪红了眼珠子，像打亮的手电筒东望西瞧，也跟着停止了玩耍。一时间天旷人静，万籁无声，连蚊虫围绕五百瓦大电灯泡飞撞的声音和人们轻轻的咳嗽声、深重的喘气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忽然“啪”一记拍大腿声。“你这是干什么？”“我打蚊子！”“我当你拍大腿要出价呢！”接着引起一阵轰笑。果然坐不住金銮殿的王美娟，像热锅上蚂蚁似的拿眼直瞅坐在同一条长板凳上的仇广友。仇广友却无动于衷，两只手交叉在胸前，不看会场，却仰头朝向西北天，目光炯炯地了望北斗星上那根勺子把。

“芹她爸，你怎么啦！”王美娟忍不住狠狠地掐了他一把，悄声说。

“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仇广友温柔地推开她的手，脸上泛着神秘的笑意。

“我递两千二！”一个兴奋而激动的声音打破了会场的空寂。

原来是张银斗。他站起来骄傲地扫射了一圈会场，并不坐下。

“好！”四老爷子这回不笑了，严肃地伸出两个手指头，自左至右划了一个扇子面说，“一下子涨了俩数！还有要的吗？”

仇广友把头正过来，盯着张银斗，如临大敌，但他仍旧按兵不动。

“我给两千三！”吕长锁使劲一拍大腿也站起来了，手里挥舞着吊着荷包的烟袋杆。他买房心切，心想要实在这三百元钱组里没人认领，他单独承担！

会场骚动了。“好样的，老吕头！”

“够价啦！”

“悄悄的吧，咱看眼的瞧出殡，还怕大呀！”

只听四老爷子又招呼说：“两千三，还有要的吗？好歹那叫十六间房呵！嗯？”

“两千四！”张银斗又加了码。老吕头堵了气，心想多三百和五百没什么大区别，干脆砸锅卖铁不过了：“两千五！”

张银斗寻思半天，一跺脚说：“两千六！”

会场又静下来。四老爷子伸出一个拇指和一个小指说：“好！还有要的吗？”

半天没人应声。老吕头吧嗒吧嗒嘴，像撒气的皮球，一屁股坐了下去。不过他寻思寻思也不懊恼，总算给集体钢上了价钱，不能叫旁人轻易贱敲了去。再说，这十六间房当初盖的时候他知底，除五间房瓦是花钱买的，其余都没花钱。木料和砖头是从山顶苏军撤退时扔的破营房拆来的；石头石条都是社员打的，房子是社员用大泥盖的，工分稀巴烂贱。统包在内，满打满算，多说也不过四五百元。住了这么些年还能得两千六，看样子还不止，集体也够本了。一时间他居然感到安慰和满足。

张银斗的脸色涨红了，白的确良衫在灯光下白得刺眼，活像得胜将军。转着身子扫射会场一周，像似在说：“怎么样？祖宗价了吧！”

足足三分钟，没有一人吱声。

张银斗心满意足地走出会场，来到桌前说：“这是我和刘金发买的。二哥，你也来吧！”

刘金发洋洋自得地往外走，一边念叨：“你代表就行啦！”灯泡下面露出金牙傻笑。

老爷子继续向会场问道：“两千六！还有要的吗？没有，咱们就定盘子啦！”

说着，询问地向坐在一旁的生产队长递了个眼色，队长眨了一下眼睛。他便扯起张银斗的胳膊向上高高擎起，活像拳击裁判员举着冠军的胳膊：“好啦！两千六百元，张银斗……”

话还没完，就见仇广友慢吞吞地站起来，一板一眼地说：“慢着！我递三千！”

一下子全场沸腾了。人人脸上露出了笑容，小孩子竟然“噢！噢”地喊了起来。

老爷子立刻放下张银斗的胳膊，惊喜地大声说：“哦！财主在这儿！怎么样？三千元！还有谁要？”说着直盯张银斗的脸不挪窝。

只见张银斗的脸色一下子变了，那愤怒的眼光子弹似的，又惊又恨地朝仇广友射来，好像在说：“好小子你，真不够朋友！”

但是谁也知道，“叫行”是自由的，并没有什么东西能约束住谁。他眼珠子滴溜轱辘地转转着，半晌，脸上闪过一丝鄙薄而得意的冷笑，看也不看自己的盟友刘金发一眼，咬牙切齿地说：“我递三千五！”

“好！”底下像看大戏一样地喝彩了。

“三千五！”老爷子好像受到了奖励，高兴地喊了一嗓子，眼睛盯着仇广友好像在问：“你再添多少？”

大伙的眼光也同时朝老仇射来。他就像被一道追光笼罩着的演员，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引起观众的反响。谁都知道他是个万元户，三百五百的在乎什么。人们在等待着他慷慨的英雄表演呢，但是他却令人失望了。他并没有被激怒，也没辩解，只冷冷地说了句：“我服了，我弃权！”说完轻轻坐下。王美娟大惑不解地直捅他后腰，可他稳如泰山，一动不动，一声不哼，只是眼睛死死地盯着张银斗的脸色。

大将已经出马而且败下阵来，想必压轴戏已经唱完，有的社员站起来想走。生产队长急忙招手说：“先别散的，咱们最后再说两句。三千五百元，生产队叫张银斗买妥了。咱们有言在先：三天之内交足五分之一的押金，三月之内交齐全部房款。交不齐的，押金一律不退。好，散会！”

王美娟和小芹找队长取录音机去了。仇广友一个人低着头默默地往家走。不想过小河时碰着了一个女人的身上。

“广友！”那声音既欣喜又伤感，既熟悉又陌生。

“你！”仇广友惊愕了一下，有些慌乱地说。他看见透过槐林的月色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那一双久埋心底阔别十几年的眼睛呵！他的心登时被搅乱了，方才为买房而激起的老谋深算的思绪飞向了九霄云外。

注：①顶兑：方言，跟得上。

②单出头：东北地方戏曲“二人转”里的独角戏。

大连出版社1999年版

飞雪迎春（节选）

唐晓波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它从1945年大连地区早春的漫长黑夜说起，描述了在这片热土上的中华儿女，过去长期同日本殖民统治做坚决斗争的艰难经历和热切期盼。当60多年前的“八·一五”解放时，刚回到祖国怀抱的大连人民，在狂喜中又面临着众多困难和巨大挑战。就在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聚集在这里的欧阳钦、韩光、胡忠海、唐韵超、柳运光等一大批我党的领导骨干，遵循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制定出符合本地情况的特殊方略，带领全市人民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有力地粉碎了敌伪势力和国民党发动派的种种破坏阴谋，出色地完成了支援解放战争的历史使命，并造就了一大批多方面的建设人才，为大连地区的新发展奠定基石。在跨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1949年春天时，大连地区的党组织公开而又隆重地召开了党代会，总结工作，制定新的规划，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给全市人民带来了更加美好的明天。当各级领导骨干以共产党员的身份陆续同民众见面并征求意见时，均受到了全市城乡人民的广泛而热烈的称赞。

该书以翔实的史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感人的人物形象，集中地再现了大连人民那一段光辉的战斗历程和党群血肉相连、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

此为该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 大连地区光复了

历史的急速发展，出乎人们的预料。

这一年的7月至8月上旬，国内外的电波连续传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强音：

——7月8日，新华社广播：中国八路军、新四军提前完成了对日军的夏季攻势后，已全面转入大反攻阶段；

——7月26日，路透社发出：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6日，美联社电告：本日9时15分30秒，美国空军一架B29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8月8日，塔斯社公布：苏军已对日宣战，以绝对优势沉重地打击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

——8月9日，新华社播出：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加紧了包围，近日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已解放了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座。

由于战争的严重失利，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好战的东条内阁虽然被迫换上了小矶内阁，但是东条英机和其他法西斯军事头目仍在狂妄鼓吹“决战到底”，并提出“一亿玉碎”等冒险、灭绝性自杀口号。直到《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苏军出兵摧垮了“皇军之花”——关东军的重要防线，日本军政要员举行御前会议，才接受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接近中午，大连市内主要干线的交通中断。行驶在东西路的一辆辆电车死死地停放在路轨上，车上乘客全部下光。日本人面向东方排列站在电车两旁，过路的中国人惊奇地急着向前走又时而回头观望车旁的动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火车站大钟的指针在十二点重叠时，大连日本广播电台扩音器里缓慢地传送出了日本国歌《君之代》。日本从军营到官府，从日本居民区到校园里一片寂静，车站、码头两旁低头站立的日本国民胆颤心惊，全身发凉，默默地在听天皇陛下的《致忠良臣民书》。

“请注意，本次广播极为重要，请听众起立。天皇陛下现在向全体日本国民宣读诏书。”

广播员压低了颤抖的声音说：“天皇曰——朕得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现状，欲谋求帝国臣民之安康必须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饰令帝国政府通知美、英、苏、中四国愿接受《波茨坦公告》。朕不得不深表遗憾，朕亦深知臣民之难堪……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确信神州不灭，倾全力将来之建设，尔等臣民应克体朕意。”

听到这里，日本人如惊雷炸顶，不知所措，待缓过神来，顿时号啕大哭，有的跪下痛泣，有的昏厥过去。

在连锁街路旁听懂了日语广播的中国人欢跳起来，有很多人边跑边喊：“小鬼子垮台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大连光复！”“中国解放了！”“我们中国人出头的日子来到了！”一时间，悲泣声和欢乐声交错在一起。连锁街两旁的日本商店纷纷关闭；中国人的店铺敞开大门迎接顾客。市民们拉手庆贺。有些水果摊、冰棍箱被人踩坏，桃子、西瓜、苹果满地滚动起来。远处响起了劈雷般的鞭炮声，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着中国人民的心扉。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东方帝国崩溃了，法西斯阵营坍塌了，它昭示着一个旧时代的完结，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大连人民在被殖民统治的漫长岁月里，经受了难以想象的民族奴役和压迫。从旅顺的“万忠墓”到金州的“万人坑”，从红房子的“集中营”到香炉礁的贫民窟，从铁路港口到各个军事工地，到处都记载着广大市民和劳工们辛酸的血泪史。这些苦难终于到头了，工人、学生和市民们纷纷奔向街头，进行庆祝活动。

于春成和刘建业等热血青年，牵头组成了街头宣传队，于春华、陆桂莲也领着小同学加入进来。和着欢欣悦耳的锣鼓和喇叭声满街跳起秧歌，有些市民还踩起高跷前来助兴。大家尽情欢呼，放声歌唱，把压在心底里的怨恨倾吐出去，把回到祖国怀抱的狂喜释放出来。

在火车站广场前，秧歌队和高跷队跳得更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于春成让两支队伍稍微休息，这时刘建业和于春力站在台上，高声朗诵《我们心中的歌》——

是血是泪是汗的浇灌，世世代代在凝结熔炼。
四十年的殖民分割压榨，中华民族之根切不断。
几代人的怒火在燃烧，心底下的怨恨在呼唤。
四十年来的剥削与奴化，中国人的赤心永不变。
“八·一五”大连地区光复了，儿女们回到母亲身边。
我们欢呼我们跳跃啊，心中春华之曲唱不完。
民族复兴和祖国强盛，是吾辈们衷心的祈盼。
团结起来齐心奋斗啊，诚至金开要勇往直前。

众人听了两位青年充满激情的朗诵，纷纷叫好，掌声雷动，心里涌动起一股热流，同秧歌队和高跷队狂欢到夜幕降临。

先哲们说，重大的历史转折是伟人的，其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但旧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在新旧交替中会使苦和乐、喜悦和困惑交织在一起，它的实现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从17日起，全市交通陷入瘫痪。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人失业，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全市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

8月18日，大连伪商会会长、大汉奸张本政和伪商会副会长、大地主兼资本家邵慎亭及迟子祥等人，与日本关东州厅长官今吉敏男勾结，凑集一批刑事、汉奸、恶霸、工头在伪商会旧址，成立了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中国人会，后改名为“治安维持

会”，张本政为委员长，邵慎亭和迟子祥为副委员长。他们打着“协力当局维持社会治安并谋民生”的幌子，妄图把持地方权力。

一些地方的伪商会头目、伪区长，闻风而动，他们同日伪官吏、地痞流氓纠合一起，以“自卫会”的名义蒙骗群众，勒索民财，抢了粮库、煤场、绸缎庄和罐头厂。

“红房子”的恶霸工头潘澄宇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招兵买马，拉起队伍，拼凑起“自卫团”。他同自己的亲信暗地挑动无家可归的外地劳工和附近一些群众，抢了码头的粮油、衣物和日用百货仓库，又公开在路口设卡趁火打劫，没收不义之财，以此煽动起乱抢的歪风，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

20日上午，在周水子北面一个储运仓库院里，由日伪特高联络员组织的“自卫会”的一伙人，打着“八路”的旗号，纠合一批地痞流氓，蒙骗一部分群众，打伤了仓库看守人，抢了这个仓库。

一个手拿短枪的姓程的头目，在院中呼号着：“我们是这个 伸手亮出八字形”。现在大连光复了，人们想过上好日子，可现在缺吃少穿这怎么行，不能干瞪着眼过不下去呀，这里的東西是大伙的，我们就是要分，要共产。”

一个扛着面粉腰间又夹着布匹的群众问他：“你们是哪部分的？”

另一个头目回答：“我们是张本政自卫会治安队的，特来维持社会治安。”

姓程的头目急忙把一捆皮带和一包衣服踢到身边，指着红袖标高声嚷道：“我们是真八路，不是假八路。不要多说，也不要多问，多捞点东西是真格的。”

这时，正在周水子一带进行宣传并维护社会秩序的张世兰武装小分队赶到了。

姓程的有些惊慌，亮出短枪：“你们是干什么的？”

世兰站在前面警告他：“你们这样煽动人乱抢东西，自己乘机混水摸鱼大捞油水，还算什么维护治安？”

姓程的说：“你胡说，我们是真八路。”

世兰说：“你说什么？真正的八路军你们还没看到呢。你姓程的我认识，你是华昌的工头，又是手拿片子的刑事联络员，你们冒充八路军抢了一些地方，扰乱社会治安的就是你！”

姓程的说：“不，不是我们。”

张世兰加重语气说：“什么不是，去年带人敲诈我隆兴茶庄的就是你。旧账没算新账又来，你要不改邪归正，有一天要算你的总账！”

姓程的一看形势不妙，连忙说：“好，好，我们走！”

“站住！把手上的家什全留下。”张世兰让小分队快速包围了他们。

姓程的头目让他那伙人把武器放下后，就溜了。

张世兰让人把仓库守门员扶起来，把伤口包扎好，又将散在外面的物品收拾起来，锁好了库门，加派了守库人员，才带人离去。

这天中午，西岗同聚兴铁工厂老板刘福奎家里，被闯进来的两名工头和一伙人翻箱倒柜，抢走了上千元大洋、老头票子和一些金银首饰。全家人十分惊慌。

姓范的大个子工头，揪住刘老板说：“我为你拼命领工十多年，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好一宿舒坦觉，收到这点东西就算便宜你了。”

老板连连点头：“说一千道一万，总得让我全家过得去呀！”姓徐的小个工头亮出袖标说：“这是我们大连地方自卫会上头的意思，维持社会治安嘛，都得出点力。”

刘福奎的二儿子刘建业上前争辩说：“什么？你们这明明是敲诈勒索，闯进民宅，非法抢劫财富，是严重违法的，是要吃官司的！”

大个子工头放了刘老板，又朝着建业吆喝起来：“什么法办官办，我们自卫会就是法就是官，你少来。我昨儿个就看见你小子和另一个人，满街撒传单，说什么中国向何处去，大连人民要建设自己的家园。这是狗嗅屁，现在有钱才是爹。”

建业理直气壮大声说：“你胡说八道。你们这是土匪行为！”

小个子工头拿起棍子向前威胁：“你小子不老实，扰乱社会治安，就把你先捆走。”一伙人要动手。

刘老板上前拦住：“好说，都是中国人嘛，大连光复了，都得过上好日子啊！”

姓范的工头指着刘福奎的鼻子说：“老板，你的好日子还长着哪，有大婆小婆相陪伴，还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和一个没过门的摩登媳妇在身边，你家要小心点，惹翻了我的弟兄们，就不客气了。”建业又冲上前去：“你胡说什么？”

狡猾的大个子工头把手一摆：“你等着瞧，我们先走了。”

这帮家伙随工头走后，躲在后楼上的大儿子刘建功和母亲、妹妹、未婚的恋人心神不安地走过来。

建功跑到兄弟面前挥起拳头，气愤地说：“我饶不了他们。”刘老板揣着心思把妻子拉在一边说：“看来，家里不太安全，得想个法子叫云霞和春娥出去躲一躲。”

妻子心惊肉跳：“我看是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先躲躲风头。”

21日清晨，东关街桥洞旁，于永祥、谭云和、王其焕、于永和各自都推着一辆自行车，正在商量去各厂组织工人护厂队保护工厂。永和的妻子宋淑英还带来了一个帮手陆桂莲。

永祥先说：“我去西片的机械厂，尽快把那里工人护厂队组织好。”

云和也做好了准备：“我去甘井子水泥厂和化工厂。”

其焕对永和说：“我去机车厂、麻袋厂，那里有人等我。”

永和拍了拍他肩膀：“那就照老唐大哥的安排分头去做，行动要快，工作要细，晚上在刘家屯老会长那里汇报。”

永祥也打了招呼：“就这样办，我们先走了。”

王、谭等人随声蹬车而去。永和对淑英说：“你来了正好，唐大哥还说，别忘了女工集中的纺织厂，你能行吗？”

淑英告诉永和，家里都打点好了，春华住在奶奶家，还有两个女同学做伴，要春成在家看住老二，不要他乱跑，家里事要他放心。今天她要和桂莲一起跑。

永和说：“麻袋厂的工人护厂队已经组织起来了。那你就和桂莲去纺纱厂，那里是你的老家，去时多找一些老大姐，还有些男工友，要把库房和纺织机看守好，将大门把住。”

淑英补充说：“我们还要和工友们商量组织护厂队，要轮班护厂。”

“那就好。我这辆车比你那辆结实些，咱们换过来用。”还是永和想得周到。

“也行，我和桂莲换着骑。”淑英说着把车换过来。

“我去海港和造船厂，你们要互相照顾。”永和叮咛着。

“你放心吧，唐大哥那里任务重，事情多，你多忙活点。老太太那里女孩子多，桂莲还要回去多关照点。”淑英让他放心。

“和桂莲换着骑，路上要特别小心。”

“好了，你快走吧！”

小陆说了声“叔叔，放心吧”，就熟练地骑上自行车驮好淑英，双方摆了摆手，各自上路了。

自8月21日起，大连的不少大工厂和大型粮库门前院后均有工人护厂队和纠察队站岗放哨，保护工厂和粮库。

夜幕降临，刘家屯一处工人宿舍里，唐韵超等人正在研究市总工会的筹备工作。王其焕报告说：“现在陆续已有四十多个工厂的基层工会成立了，工人护厂队和工人纠察队已普遍组建起来。全市护厂的工作很有成效，职工们都盼望市总工会早日建立起来，多想办法恢复生产。”

刚从甘井子回来的谭云和说：“我今天去几个大工厂，那里都建立了工人护厂队，秩序比较好。有些没建立工人纠察队的小厂子，像木材厂、面粉厂、火柴厂在混乱中被抢了，工人们都很着急。”

于永和说：“沙河口一带的大厂子比较稳定，基层工会已经组织起来。护厂队日夜坚守岗位，都希望把工人普遍组织起来，保护好工厂，这对早点恢复生产，维护社会治安是很有作用的。”

唐韵超站起来说：“就已了解的情况看，大汉奸、大资本家张本政等人已经建立起大连地方‘自卫会’还是什么‘中国人会’的。他们纠集一些敌伪警察、汉奸走狗和恶霸工头在市区内外伪装成八路军，抢劫民财、公物，连码头的粮油和铁路的储运货物都被抢了，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很大。从胶东派来的左友文、张世兰他们已经武装起来，把住了铁道沿线和交通要道，先在郊区和外围同张本政的假八路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我们是得尽快把市总工会成立起来，树立起工会的大旗，在市内各大厂矿企业，把工人组织起来。保护好工人利益，同敌伪势力做坚决有力的斗争。”

陈汉夫说：“唐兄的意见很对，不能再等候了。”

从外面刚进来的朱秀春对大家说：“张本政他们已经估计到苏军很快会到大连。今天晚饭后，张派人到我家来，要我去给他们当翻译，我回答是到时候再说。你们看，到时候怎么办？”

大家一时没有回答。

唐韵超看着窗外沉思了一下，然后回头说：“我看，到时候你就去，知己知彼，摸清对方底细，这对我们、对苏军都是有好处的，大家说怎么样？”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赞成。”

这天晚上，唐韵超和几位伙伴一直策划到天明。

这半个月来，苏联红军由远东方面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百万雄师在上万门大炮和四千辆坦克掩护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日本关东军北部边陲防线之后，又越过大兴安岭、松花江，向南部平原推进。在摧毁的筑垒群边和堑壕深处，还在抵抗的日军全被消灭，大部分举手缴械。苏联空军三千架轰炸机和歼击机连夜空袭东北各大城市和铁路枢纽，海军太平洋舰队很快切断了日本关东军的后路。

在苏军强大攻势的包围下，关东军设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的各指挥系统和总部，分别向苏军挂出了白旗投降。

8月22日，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规定，进驻大连地区。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空降兵在旅顺土城子机场从天而降，正式接管旅顺口，日军武装被解除；亚玛诺夫少将率空降兵在周水子机场着陆，就任大连警备司令官。与此同

时，苏军在金州、旅顺和大连市内的广场、西岗子、沙河口、甘井子建立了警备司令部。自此，大连地区由苏军实行了军事管制。

24日，苏军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首批坦克部队经金州抵达大连市区。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四十多年殖民统治的大连人民，纷纷走上街道，夹道欢迎和感谢苏军。

在苏军威严的训导下，日军在各兵营里，将军器一一清点投降。

苏军进驻后，有些部队纪律较严，陆续派出值勤分队巡逻，维护社会秩序。在车站、码头遇到破坏公共设施的，苏军值勤人员都上前加以制止。在沙河口火车站附近，有两名巡逻队员见一位老大娘病倒在地，知情达意，二话没说，一个背起老大娘，一个拾起老大娘的包裹，就把老大娘送到苏军医疗站治疗，直到老人起来感激地拿起包裹离开时，他俩才放下心来，亲切地招呼几声“哈拉绍”，又沿街巡逻去了。在农村的许多地方都能见到，苏军派医疗队给农民看病，又派战士帮助农民收割早熟庄稼，还配备战马协助农民犁地播种秋菜，他们诚恳热心，表现出异国兄弟的友好之情。

但确有些部队纪律太差，不少官兵酗酒闹事，骚扰群众，有的竟强入民宅，索酒拿物，强要“玛达姆”（即年轻妇女）。有些地方时有发生“老毛子”强奸妇女之事。这既损害了苏军的形象，又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给大连人民带来了焦虑和不安。

就在此时，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派汪渔洋出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妄图利用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关条款，公开打出国民党市党部的旗号，在商界、政界、学界和城乡社区组织区分部，发展党员，培植地方势力。他们同“维持会”的头面人物串通一气，召开伪区长和伪商会头目会议，密谋建立有武装的治安队，以协助苏军维护社会治安为名，采取各种手段骗取苏军的信任。他们还秘密组成了以张本政、汪渔洋等人为首的欢迎国民党军政筹委会，连夜印制国民党党旗，抢先制造舆论，企图左右这里的局势，随时准备迎接国民党接收大连。

局势错综复杂，斗争日趋激烈。面对大连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有光荣传统的大连工人很快举起工会的大旗，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

9月2日上午，唐韵超等同志在大连明德小学主持召开了大连市总工会筹委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大连五十三个大厂的二百余名工人代表。

会上，代表们争先发言。大连机械厂的王师傅说：“我们大连的工人几十年在小鬼子的皮鞭下当牛做马，受尽了苦头，现在解放了，全市工人有个组织，有个依靠，腰杆子硬起来，工人们才能够发挥集体的作用。”

大连麻袋厂的工人代表说：“过去我们被拳打脚踢当奴隶，现在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主人，不组织起来靠单个的活动怎么能行？”

大连港区的老张师傅说：“两位弟兄说得对，我们盼望的就是能有这一天。我们工人懂得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维护工人的利益。今天虽然解放了，市面还挺混乱的，我们工人生活还没有保障。我们只有组织起来，有个工人大伙的家，才能干成一些事情。”

陈汉夫站起来说：“我看大家都想在一块了。今天在这里要成立大连市总工会的筹委会，是时候了，今天到会的有全市五十二个厂矿的代表，铁路、船厂、海港、机械、纺织、窑业、水泥等方面，挺全乎的，很有代表性。再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位有经验、有能力，大家都很熟悉的早期大连中华工学会的老会长唐韵超，由他当我们总工会筹备会的委员长，大家赞不赞成？”

众代表们一致表示：“赞成！”“拥护！”“他出来筹备，我们放心！”

“请老会长讲话！”大家举起手来招呼着，又站起来热烈鼓掌。

“好，好！工友们，同志们，请坐下，我来讲几句话。”唐韵超站起来，走上讲台。代表们坐下后，他兴奋地说：“大家信任我，推举我，全市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我们就干了。”大家鼓掌。他接着说，“现在正是新旧时代更替的时候，我们解放了，工人的地位变了，从当奴隶要变成社会的主人，我们要干的事情多了，任务也重了。现在大连还有些乱，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我们吃的、烧的、住的都很困难。我们组织起来，就是要为工人谋利益，多想法子保护工厂，恢复生产。为此，还要同那些旧势力、捣乱分子作斗争。现在张本政和一些人把敌伪警察、汉奸走狗、恶霸工头、地痞流氓纠合起来组成什么维持会，招摇撞骗，还得到不明真相的苏联老大哥的某些信任，这样我们困难就更大一些。可是我们大连工人阶级不怕，我们有搞工运的经历，有二十年代福纺大罢工和三十年代红房子工人反满抗日斗争的经验，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敌我友分得清。从胶东来的抗盟会已武装起来，正在郊区打击维持会假八路的干扰。市内的一批进步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已组织起社会科学研究会，向工人靠拢。只要我们联合起来，依靠团结的力量，困难再大，任务再重，我们也能承担起来。我们要加倍努力啊！”大家热烈鼓掌。

与会代表一致推选唐韵超为市总工会筹委会委员长，陈汉夫为秘书长，组成了筹委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告全市工人书》，号召全市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基层工会和护厂队，保护工厂，千方百计使各工厂开工，恢复生产，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维护工人利益，为民造福，建设美满幸福的新大连。

会后，市总工会筹委会派陈汉夫等人前往大连苏军警备司令部，要求接管原日本“关东州劳务协会”并准备在该处办公，立即得到苏军的支持。此举大长了全市工人阶

级的志气，在不到半月的时间里，成立基层工会三百六十九个，登记入会会员达十二万九千名，护厂队员已超过七千人。

9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大连机械厂护厂队的副队长于永祥和几名护厂队员来厂接班。夜班的队员告诉他们，昨晚苏军有两台大卡车开进厂内，日本技术人员在苏联军官的指挥下，将厂内两台德国造的精密机床搬走了，说这是苏军的“战利品”，不要我们护厂队管。有人还说别的大厂也发生了这类事情。工人们听了心中都憋着气，于永祥听了半晌没说话。

上午，于永祥急忙来到市总工会筹委会找到了唐韵超，向他报告了苏军搬走机器的事。唐韵超说他同陈汉夫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并让几个有外国造精密机器的厂子，由工人护厂队出头巧妙把它埋藏起来，免得搬走的太多，影响恢复生产。

这是个星期天的下午，王家沟于永祥家里又迎来了两位客人——春华的同学刘云霞和王春娥。她俩回家看了看父亲母亲，又被刘建功送来躲躲。陆桂莲正在里屋给奶奶洗脸梳头，准备吃顿好饭，为老人过66岁的生日。

刘建功在院子里，把春娥和妹妹托付给春华后就要走。这两个姑娘长得秀丽俊俏，只是胆子小点。

“她俩回家看了老人。老人都好吧？”春华问了一下。她知道春娥同她爸爸的小婆相处不好，在家受气。而钟爱她的刘建功则把她请到自己家里，成了她的保护人。

建功说：“老人都好，只是对她俩放心不下。”

春华说：“我们小姊妹在一起，你就放下心吧。”

建功很感激地说：“春华同学，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就把她俩也是你的好同学，又交给你和大叔了。我们家遇到了麻烦还没了结，市面上仍然不太安全，她俩都说这里好，小姊妹多，又有奶奶和大叔保护，很安全。”

春华说：“这好说，你先进屋坐一会儿？”

建功说：“不啦。大连中学生联合会开学后那里还有些活动要我参加，她俩就全托付给你和大叔啦！”

“什么她俩她俩的，还不是专为她——春娥？！”春华说完，又扯住云霞问：“你说对不对？”

云霞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嘛，我只是做‘陪衬’的，也是哥哥的那位心上人的监护人呗！”

“这就对啦。”春华笑着说。

几个人都乐了。春娥很不好意思，躲在春华的背后。

建功说：“我走了，你们多长点精神。”

“你放心吧，快走吧。”云霞催着建功走。

春华说：“我们老少女同胞加在一起五口，一个大拳头，这不是好惹的。哈……”

建功说：“是是，谢谢。”说完就拔腿走了。

春华把大门关上，说声“请”就把两位同学引进屋里。

就在这个时候，西山村南侧马路边的一家姓范的酒馆，小老板在他哥哥即持短枪的西山区维持会保安队的一个头目指使下，把酒店门打开了，说是要接待什么人。

不大一会儿，从东面的马路上驶来一辆敞篷吉普车，上面有两名苏军，一个上尉和一个中士，醉醺醺地捆绑了两个蒙面的妇女。这辆吉普就在酒馆门前停下。

那个上尉让司机和中士把车上的妇女抱进酒馆后，对维持会保安队的头目用手比划着说：“在街头和公园内抢来的一个是日本少妇，一个是中国姑娘，现在还少一个的，你去引引路，再去找找看。”

此时，从屋内出来了两个苏军士兵，手中酒瓶里的酒都已喝了过半，酒兴正发，对上尉说：“长官，不能少了少了的有……”

“好，好，你们跟他的去。”那高个的上尉命令着。

两个士兵就又喝了几口酒，酒瓶放下，把武器带好。那个姓范的头目就领着他俩去了几家。各家门都紧闭着，踹开了一家，是老爷子和老太太在家哄孙子玩。姓范的头目一想，王家沟北面于永祥家有几个女孩子，于是就领着苏军直奔王家沟。

在于永祥家门口，姓范的头目让那两名苏军踹门，门不开，又让他俩招呼，向天鸣枪镇唬。不大工夫门开了，于家老奶奶拄着拐杖，桂莲头戴破帽，满脸灰尘，胡乱打扮得像个顽皮的男孩子似的。奶奶在她的扶持下，磕磕巴巴地问道：“你们找谁呀，有什么事儿？”

两个苏军士兵一看，有些发愣：“噢噢，不不，哈拉绍……”又后退了两步。

这时，姓范的急忙进屋，搜了个遍，不见姑娘们的影子。

他退到院子里大声嚷道：“都给我藏到哪里去了？”

奶奶大瞪双眼：“你说什么？”

两个苏军士兵连连摆手说：“走的哈拉绍，走的哈拉绍……”

就这样，想做坏事的三个人滚蛋了。

在厂里值完班后正忙着回家的于永祥，经过关门的酒店，看到从东面来的一辆苏军巡逻车，在酒店门前停住。有两个军官和三名士兵，冲进门里。

不大一会儿，于永祥回头看见有五名衣帽不整的苏军被巡逻队押走。有人说是苏军巡逻队接到了附近居民的报告，才来这里搜捕的。

这里的居民都骂“老毛子”干的坏事，对姓范的兄弟俩甘当苏军官兵强奸妇女的帮手，备感愤怒！

于永祥回到家里，小桂莲正在洗脸换衣服，奶奶从后门的山地里召唤三个小姊妹回家。

“这是怎么的了？”永祥问。

“是奶奶和桂莲姐，帮助我们解脱了一次大难……”春华喘了口粗气，又抖起肩膀对伯父说。

于永祥在弄明白了事情的原由后，看看平安无事坐在炕里的老妈妈，又望望惊吓后很快恢复常态的小姊妹，从心底里庆幸家里免了这场大灾。不然，若是发生那种不幸的事，对亲朋好友和孩子们怎么交待呀。

“是好样的！”他当着大家的面，夸奖小桂莲胆大机灵，遇事不慌不忙，和奶奶用巧计打发走了坏蛋，保护了全家和好朋友的安全。于永祥要她们多长点见识，多锻炼应变的能力。慈祥的奶奶把小桂莲搂在怀里，小姊妹们都向她伸出了大拇指。

第二天，于永祥又找到了唐韵超和朱秀春，报告了西山村发生的事情。唐韵超要秀春尽快见一下新上任的大连苏军警备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把工人们的意见向他当面反映，还要提醒他们分清敌我友，对待张本政维持会的态度不能含糊，免得受骗上当。

两天后的上午10点，高兹洛夫在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小会议室里接见了朱秀春。双方无拘无束，没有翻译人员在场，两人用俄语交谈，格外觉得亲切。司令官比朱秀春年长4岁，彼此还称兄道弟，谈了各自的经历，对涉及到的问题谈得都比较透彻爽快。

高兹洛夫中将是负责旅顺口根据地和大连地区防务的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司令。他久经战场，功绩显赫，沉着坦荡，态度明朗。

在听朱秀春说到工人和市民们对苏军官兵违纪问题颇有意见时，高兹洛夫面有愧色。他站起来说，在初期进入大连地区的苏军中，多数是从柏林前方调过来的。他们在德国采取报复行动，不少人玩野了，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胜利后来到这里，放纵了自己，破坏了军纪，给大连人民带来了一些灾难，他们苏军上层深感愧疚。此类事，他们三十九军军部曾数次接到报告，已经引起了重视。对严重违纪的均被军法处严厉查处，有的已被枪决。他说，组织纪律涣散的部队已被陆续撤换。不久前军部召开了中下级军

官会议，加强了整纪巡逻队，要求全体官兵整顿军风军纪。此类事，他还请本市工会组织和其他团体多加监督。

高兹洛夫坐下来，在谈到苏军拆走一部分机器问题时，他说二战中苏方的工业基地遭到德军破坏损失太惨重，那里急需设备补充，才能尽快恢复建设。他希望中国兄弟多加谅解，说等苏方医治好了战争创伤后，会全力支持中国的。

“张本政维持会的背景不应轻看呀！”朱秀春在谈到怎样认识和对待已经活跃起来的“维持会”的问题时，高兹洛夫听得很细，还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个社团成立在先，同苏军的联系比较早，初期装扮成无党派的色彩，还有些社会名流，开始是三十九军进驻这里后的借用力量。最近他们正式提出方案，要在这里成立民主自治机构，苏方还没有答应。这件大事需要多方面征求意见才行。但“维持会”要求将其所属的治安队派去接管社区警察署，此事经过军部研究已经允诺。他说，有迹象表明这个组织严重不纯，其政治倾向已有所表露。苏方还要再看一段，军部领导在认识上还有个过程。他说：“看来那位旧商会副会长、现维持会副委员长迟子祥，是很有头脑的，他那天把大连市情说得头头是道，受到军团司令员柳德尼科夫上将的赏识，说他是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中国有句俗话说，是骡子是马先拉出去遛遛，方能辨出好坏真假嘛！”

这时，高兹洛夫站起来朝外望去，又摘下眼镜用纱布擦好后戴上。他慢慢地对朱秀春说：“我们正拭目以待，走着瞧。”

高兹洛夫将军在谈到国共两党在本地区合作的问题上，更是直言不讳。他说：“战争打了这么多年，各国人民都遭了难，我们渴望和平。现在和平到来了，我们希望贵国两党密切合作，携手共同建设好这座很有前途的城市，不愿意参加你们两党的纷争。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从上面派正式代表来，我们都欢迎。但是只能合作不能乱来。在这个地区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在安全方面，我军有神圣的职责。谁若是另搞一套，破坏这里的安宁，只能自食其果。”

中午开饭时，司令官还特意设小灶，招待了朱秀春。他在饭桌上吐露出一段肺腑之言：“当今的中国究竟是谁家的天下，我们一时还看不准，在一般的情势下我们要两手担平，不偏不倚，不能叫美蒋抓住把柄；但是我们在内心里和感情上还是有倾向性的，这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驱使的，谁也阻挡不住。”他热情举杯祝贺工会组织发展壮大，愿共同的事业顺心如意。晚上，朱秀春向唐韵超、陈汉夫汇报了同高兹洛夫谈话的内容。唐韵超认为苏军领导层的态度真诚友好，高兹洛夫虽然来的时间不长，对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有待于深入考察了解，但总体上对苏军是可以信赖的。唐韵超说：“现在我们

工会组织要放开手脚壮大自己的力量，解决好工人和市民们最关心的事，方能在对影响全市大局的事情上发挥重要作用。”

那两天，因大连火柴厂停工停产，市面上的火柴极为短缺，很多市民家里揭不开锅。唐韵超和陈汉夫把曾在火柴厂当过技术工人的于永和等人找来，一起深入到火柴厂，帮助建立基层工会，动员工人找材料、献工具，并请出日方技术人员进厂同中国工人合作，很快制造出赤磷，解决了生产中的一大难题，使火柴厂很快恢复了生产，填补了市场的缺空，受到市民和苏军司令部的赞扬。

大连出版社1999年版

我短暂的贵族生活（节选）

津子围

内容简介 小说通过罗序刚和云舒、李司的爱情“当代悲剧”，从古典爱情与现代爱情的夹缝中做出了新的注释。在故事的背后所关注的是：快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一些白领阶层富裕起来，而精神却没有同步“富裕”，这种情况仿佛我们回家时突然看到自己家的门前出现了“移植”的大树，有了找不到家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树木生长的过程。当下社会生活使得人们有失重感，精神产生了“漂泊”。作家对这种“伪贵族”社会现象表现出了深切的焦灼和忧虑，从而也使得这部作品区别于一般的“都市言情”小说，成为具有深刻社会内涵、时代特征以及文学艺术品位的佳作。

此为该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

雨已经下了几天，窗外的天空总是阴霾着。

从窗口望出去，天空的颜色没有海的颜色亮。也就是说，天显得重，而海显得轻，这种情况时常在雨天里出现。雨天里，海面上很少有船，停泊在岸边的机动舢板也被窗玻璃扭动的雨水改变了形状。

这两天我一直紧闭着窗户，可房间里还是充满了潮气和霉味儿。每到这样的天气我都想买一个烘干机什么的，可天晴之后，我又把买烘干机的事忘记了。

李司在上午九点左右给我打来了电话，那时，我正酣睡着，电话一定是响了很久我才不耐烦地去接的。我用被子蒙上头，后来，就听到了李司柔细的声音。

李司说：“可能下午去你那儿。”

“是吗？”我平静地说。

“你好像不太欢迎我。”

我说：“没有啊。”我的确没有——不欢迎她，我只是没表现出她所需要的那种热情罢了。有的时候，人们是需要表现出热情，不管这个热情是不是源自真实的心理，或者完全出于一种礼貌和习惯。我没有表现出热情，并不等于说我不欢迎她。

“用我去机场接你吗？”我这样说，以补充我的“不热情”。

“不用，我并不能确定我什么时候到你那儿。”

“可是，……”我想了想说，“你大概找不到我家。”

“到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你应该是在家的吧？”

我撩开被子，看了看窗外的天空。我说：“我应该是在家的。”

李司的电话就挂断了。我看了看电话，当然，电话上什么也看不出，那里没有李司的模样，也没有李司的神态，观察电话，会给你造成这样的印象，一阵刚刚还响的电话突然静止了，电话本身就是冷冰冰的。

我想这不是李司的风格，以往，李司做什么都是比较周到的，办起事来一向井井有条。她给我打电话时应该说得更详细一些，比如为什么到我家来？如何来？需要我做什么准备？她是属于一次性探望还是要住一段时间？进一步说，一段时间是多久？三五天还是十几天，或者更久，等等，这些李司都没说，使用这种简约的方式应该是我而不是她。

不管怎么说，李司的电话还是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她比以往显得神秘，不知道她的到来会给我古板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一杯酸奶？一杯红酒？还一杯苏打水？事实上，李司神秘的电话验证了我的猜测，她到我家是来“逃亡”的，作为一个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而我的家成了她窝藏的地点。——当然，这是后话。

我起床时已经到了中午，李司还没打来电话。我知道李司想找到我肯定还会打这个电话的，因为除了这个电话，我就没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我没有传呼机，也没有手机。我倒不是有意拒绝现代通讯工具。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用处。我还记得津子围说过的话，他说如果你不想用这些东西去联系别人，那么，这些东西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因为，如果人家真的想找你，无论怎样都可以找到你的；如果不想找你，你佩戴那些东西也没用。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事实上，手机和传呼机什么的，与我的生活现状真的没什么关系。

李司知道这一点，她只能给我打电话。当然，还有一个途径，李司也可以直接到我家里来。去年冬天，她来过我家，不过，我怀疑她能不能找到我家，尽管她处世精明，做事周到，可我觉得，大多数女人都是没有方向感的。

我的城市里总是有雨，我的记忆里也总是有雨。现在，我就坐在起了毛边的沙发上，端着温热的咖啡杯，透过玻璃窗望着凝滞的海面。这时的天空很厚重，也很浑浊，房间里的光线就更加暗。平日里，在阳光强烈的时候，我的房间里也算不上明亮透彻，窗外阳光灿烂，而屋子内由于多层格局的柱子，将光线分割成对比强烈的色彩，有的地方特别亮，而有的地方又特别暗。我的沙发就在暗的地方，那里靠近高大的柜式壁炉、

落地灯和北侧窗户垂下来的帷幔。我想，坐在那里的我也一定是对比强烈的，一面脸明亮，一面脸幽暗。阴天就不同了，我脸部的色彩也会暧昧起来。

在很多日子里，我就在这个房间里长久地坐着。我几乎不看电视，很少看书，更多的时间只是坐着，缅怀往事——事实上，我的年龄和经历都不足以让我缅怀往事，同时我也这样想过，缅怀往事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而更多的老年人并没有在缅怀往事。有的时候，定义是老人之外的人下的，当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发呆地坐在那儿，于是说他在缅怀往事，实际上，他也许什么都没想。

我不同，除了幻想之外，我不缅怀往事我就没别的事干了。

李司上次来并没住在我家，她住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头一天她并没给我打电话，她和证券业的同行谈了一笔业务，又运作了三个亿的资金。她是这样对我说的。当时我笑着说：“‘运作’这个词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没有专业术语的感觉，倒好像是儿童摆的一种智力游戏，从这边运到那边。”她认真地看着我，问：“为什么有这样的印象？”我本来不认真的一句话引起了她认真的态度，我可不想这样，于是，我匆忙结束了话题。我说：“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为什么？”李司仍用严肃的眼神瞅我。

我做了一个不太好看的手势，不想再说下去。比如我说还是不为什么，她会继续问，还是不为什么是为什么？我们会进入一个手心手背的怪圈里，没完没了，又没实际意义。

最后我说：“你显然不是找我谈业务的，这样吧，你想玩什么？”

李司想了想，说：“是啊，可是，玩什么呢？”

我也想了想，说：“要不这样，我带你去我家，同时我再找两个朋友。”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当然是男朋友，我知道你对女朋友是没兴趣的。”

李司笑了，她说：“我怎么会留给你这样一个印象。”

就这样，我开车带李司去了我家。进到屋子之后，李司兴奋地说：“没想到你的房子这么漂亮，要知道这样，我应该住在你这里。”

我说：“那你就退房吧，二楼有专门的客房。”

李司问我：“你住哪里？”

我说：“我有自己的房间。”

李司继续笑，她说：“那太没意思了，我看我还是回酒店去吧。”

那天晚上，我们搞了一个烛光晚宴，那是一顿丰盛的晚宴，赵阿姨为我们烧了八道菜。参加晚宴的有孙红兵，还有津子围。李司坐在三个男人中间，她的心情异常地好。想一想，就她一个女人，她当然地成了主角。赵阿姨没上餐桌，即便她上了餐桌，她也是局外人，李司还多少有些忸怩作态，不像平时做职业经理人的她了。

为了烘托气氛，那天晚上，我还特意放了云舒前几天送给我的CD，大家听了都会觉得有品位，但为了体现他们有品位，他们都不会说这个曲子真有品位，那样，他们的品位就没了。

晚宴开始时，大家还都显得有礼貌，但多半是因为拘谨，可喝了半瓶红酒之后，晚宴正式的气氛就被打破了，在场的人除了我之外，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谈话热烈起来。津子围问我还做俯卧撑吗？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瞅了瞅他，不答。

显然，李司和孙红兵也知道俯卧撑的典故，李司斜着眼睛瞅了瞅我，武断地说：“他做也没用的，浪费精力。”孙红兵则大笑，属于哈哈那种大笑。

其实我心里明白，津子围和孙红兵的心思没放在我身上，此刻，他们对李司比对我更有兴趣。这个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谈话已经成为了铺垫，他们最终是要表现自己，想让自己引起李司的注意。这当然是我希望看到的，在选择参加晚宴的朋友时，我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可惜，我要找的最幽默、最能调节气氛的人没找到，就找了孙红兵和津子围。

孙红兵是市立第一医院的外科医生，看上去瘦削英俊，不过，他谈话的水平并不是很高，我所以找他来，主要是看好他对女人所具有的攻击性，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会无所顾忌地表现出对女人的热爱，大胆而热烈。我相信，没有女人会反感对自己表示热烈的男人，当然，她反感的人除外。孙红兵是主任医师，按社会上的“可比口径”，应该是正教授级别的，况且，孙红兵是博士学位，而李司只是硕士学位，他与李司相处不会觉得有压力。另一个是津子围，津子围是个作家，有的时候有点装“酷”，在我看来，他多少有点自恋倾向，他说：“在美女面前我可以不屑一顾。”我说：“那能证明什么？”他说：“并不想证明什么，就是这样。”当然，我对他有这样的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多次跟我讲，一个22岁大学刚毕业的小女孩爱上了他，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放弃，他说放弃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关系到哲学的一个命题。我觉得他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过于良好了。找津子围来，并不是全冲着李司，我似乎觉得该见一见津子围，倒不是有非得要见他的理由，我只是觉得，有日子没见了。事实证明，我找他们俩来是正确的，达到了亦庄亦谐的互动效果。从李司开心的笑容中，我的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其实，我费心思给李司找来了孙红兵和津子围，并不是对李司有所求，我想我不求李司什么，只要让李司开心就够了。如果一定要从某个角度找出必然的因果联系，那就是，李司曾经在接待我的时候也找了有趣的女伴，后来我和那个大腕有过一夜的经历，但那是令我反胃的、不堪回首的往事。现在，我以漫不经心的方式安排了这个场面，是在向李司说明：看看，我介绍的朋友！

当然，这里得排除两种误会：其一，我没给李司介绍跟婚姻有关系的男朋友，她虽然没结婚，但我不会给她介绍男朋友，这样的事可以跟任何人有关，但与我无关。其二，我们不是那种纯粹的“游戏男女”，我也不是在给李司介绍临时情人。当然，如果他们相识之后，李司与孙红兵或者津子围发生了据说是感情的那种东西，成为情人或者结婚组织家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礼节性地介绍朋友，往往更具有庄重感和吸引力，因为这样的朋友会有多种可能性，使他们相互间的选择有了宽度……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孙红兵和津子围都是已婚男人，可话又说回来，李司不会在意这些的。

而最根本的是，李司不可能和这两个男人有什么真正的结果。这里说的结果是：做情人和结婚。了不起，李司和他们在一起玩一玩，而已。

就餐过程中，大家谈论了一些话题，还就一些时尚问题和社会现状进行了讨论，这样的谈话适合津子围，他时时迸发着新奇的念头和说法，而孙博士就显得捉襟见肘。也就是说，开始活跃的是津子围，而到后来，津子围变得少言少语，甚至沉默起来，恰恰是孙红兵活跃起来，他真刀真枪地对李司发起了进攻李司大概觉得很受用，她爽朗地笑着，笑得太肆意了，一点庄重感都没有。——在这一过程中，我如同节目的组织者，把他们组织在我这座经常沉闷的老房子里。同时，我也是节目的欣赏者，看两个成熟的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聚餐的生动场面。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你都会得出一个新鲜的结论——以往，我们习惯这样看问题。

聚餐结束时，孙红兵已经在与津子围的竞争中占了上风。李司离开餐桌前对孙博士说：“一会儿，我可有私人话题同你谈。”李司瞅了瞅我和津子围补充说：“是关于医疗方面的。”

津子围瞅了瞅我，他眨了眨眼睛。

我猜想津子围所以在晚宴的后半段表现得漫不经心，大概他又进入到他所谓的“放弃”境界，这样的结果也符合他的性格逻辑，在这一点上，他与我一样，同属于观念男人，由于观念的拉动，显得十分“挑食”，而孙博士不同，他是本色男人，他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尤其像李司这样——至少在表面上显得很有教养、很有品位，并且，长得也算好看的年轻女人。

晚宴结束，我和津子围坐在壁炉边的沙发上，他不喝咖啡只喝茶，我就陪他喝茶，我们聊起了“五月女性俱乐部”的事。孙红兵则和李司到了露台前的躺椅上谈有关“病情”。

我对津子围说：“俱乐部的事，你让我很尴尬。”

津子围说：“那有什么尴尬的，我不去，有的是人愿意去。”我说：“我已经对云舒做了承诺。本来，是云舒点名让你去的，我对她说肯定没问题，我保证能让津子围去，结果，我很没面子。”

“可你当时没说。”

“我是没说，你当时的态度那样坚决，我想我说了也没用。”

“可你没说。”

“我现在说也不晚，你答应去吗？”

“不，”津子围说，“我不会去的。我可没心情陪那些寂寞的女人。”

“五月女性俱乐部”是几个银领女士搞的，发起人是云舒和枫林国际英语私立学校的校长董女士和丽人模特公司的老板范宁。俱乐部设在“绿色港湾”咖啡店，成员大概是七个人，清一色的有钱单身女人——这里说的单身，是指现在单身，除云舒外，其余的全部有过婚史。根据云舒提供的情况，这些人平均年龄34.6岁，百分之百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应该是三人；百分之七十以上有国外留学和生活的经历，应该是五人；资产情况云舒没说，我估计她们几个人中，资产最少的也在五百万元以上。这个“五月女性俱乐部”是拒绝男性加入的，不过，按云舒的话说，他们不拒绝男性去参加活动，比如讲课。

云舒是谁？她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还有，我呢？我是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

……我对津子围说，按云舒的说法，她们对讲课的人是十分挑剔的，选上谁是谁的荣幸。云舒还说：“那个津子围有什么了不起，自以为是罢了。”当然，后一句话我没对津子围讲。

津子围说：“如果真像云舒说的那样，我还应该感谢她们看得起我。”

我说：“你不会是因为没有讲课费而拒绝她们吧？”

“当然不是。”

“那是什么？”

“尊严。”

我说：“这就令人费解了。”津子围说：“有什么好费解的，你看看她们出的题目：《劳伦斯爱情小说赏析》。让我和一群没有爱情的富姐讨论爱情，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什么人？你说是什么人？”

“我是作家，不是为几个富姐服务的人。”

“你把她们当成人民好了。”

“问题是，她们不是人民。”

“不是人民是什么？”

“是富姐。”

“你偷换概念，她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即便是，我不想为这一部分人民服务。”

我说：“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自己把它搞混了。”

“什么？”

我说：“你写的小说，而这几个富姐正是读者中的一个或几个，或者更具体一点说，你写了一篇《劳伦斯爱情小说赏析》的文章，这几个富姐在活动日里宣读你的文章，难道你不是在为她们服务？”

津子围想了想，说：“可这毕竟是间接的。”

“那么就是说，你事实上已经在为她们服务了，只是服务方式上有所区别。”

“可是……”

“可是，你更看重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津子围被我激发出了斗志，他说：“有的时候，内容和形式是可以转化的。看重形式并不见得不对。”

我冷静地笑着，用没有声调起伏的语气说：“比如说……”

“比如说，”津子围皱了皱眉头，“比如说唱歌吧，有的人唱歌可以赚钱，而有的人唱歌得自己掏钱。这不用详细解释，参加演出的人唱歌要出场费，而你去唱卡拉OK，你就要花钱。按你的说法，反正都是唱歌了，应该是一种待遇。”

我说：“你知道我说的是不同的东西。”

“我却不这样看。再比如，我今天来参加你的晚宴……请别介意我举这个例子，这样举例是冒风险的。”

我说：“你不必考虑那么多，你要举的例子我更有兴趣。”

津子围说：“比如今晚的晚宴，因为是你邀请，我来了。本来，艺术专修学院的老贾早就请我了，已经推了三次，定好是今天晚上见面，可我又推了，因为是你请我。”

“你是想说，同样是吃饭是不是？”

“是。并且，在吃饭本身上没有轻重缓急，都是联谊性的。”

“可你为什么选择我而不是你说的老、老什么？”

“老贾。”

“对，老贾。”

“说心里话，以前还没想过，刚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上，你完全可能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结论。”

“太抽象了吧。”

“就说吃饭吧，如果我去老贾那儿吃饭，我会觉得是给老贾面子，而到你这儿不同，好像是你给我面子。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津子围这个想法很新奇，当然想知道他说的“为什么”。

我等着津子围回答，他却不回答了。

“说呀，为什么？”

津子围笑着说：“以后对你说吧。”

“以后是什么时候？”

“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津子围说：“有什么好费解的，你看看她们出的题目：《劳伦斯爱情小说赏析》。让我和一群没有爱情的富姐讨论爱情，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什么人？你说是什么人？”

“我是作家，不是为几个富姐服务的人。”

“你把她们当成人民好了。”

“问题是，她们不是人民。”

“不是人民是什么？”

“是富姐。”

“你偷换概念，她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

“即便是，我不想为这一部分人民服务。”

我说：“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自己把它搞混了。”

“什么？”

我说：“你写的小说，而这几个富姐正是读者中的一个或几个，或者更具体一点说，你写了一篇《劳伦斯爱情小说赏析》的文章，这几个富姐在活动日里宣读你的文章，难道你不是在为她们服务？”

津子围想了想，说：“可这毕竟是间接的。”

“那么就是说，你事实上已经在为她们服务了，只是服务方式上有所区别。”

“可是……”

“可是，你更看重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津子围被我激发出了斗志，他说：“有的时候，内容和形式是可以转化的。看重形式并不见得不对。”

我冷静地笑着，用没有声调起伏的语气说：“比如说……”

“比如说，”津子围皱了皱眉头，“比如说唱歌吧，有的人唱歌可以赚钱，而有的人唱歌得自己掏钱。这不用详细解释，参加演出的人唱歌要出场费，而你去唱卡拉OK，你就要花钱。按你的说法，反正都是唱歌了，应该是一种待遇。”

我说：“你知道我说的是不同的东西。”

“我却不这样看。再比如，我今天来参加你的晚宴……请别介意我举这个例子，这样举例是冒风险的。”

我说：“你不必考虑那么多，你要举的例子我更有兴趣。”

津子围说：“比如今晚的晚宴，因为是你邀请，我来了。本来，艺术专修学院的老贾早就请我了，已经推了三次，定好是今天晚上见面，可我又推了，因为是你请我。”

“你是想说，同样是吃饭是不是？”

“是。并且，在吃饭本身上没有轻重缓急，都是联谊性的。”

“可你为什么选择我而不是你说的老、老什么？”

“老贾。”

“对，老贾。”

“说心里话，以前还没想过，刚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上，你完全可能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结论。”

“太抽象了吧。”

“就说吃饭吧，如果我去老贾那儿吃饭，我会觉得是给老贾面子，而到你这儿不同，好像是你给我面子。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津子围这个想法很新奇，当然想知道他说的“为什么”。

我等着津子围回答，他却不回答了。

“说呀，为什么？”

津子围笑着说：“以后对你说吧。”

“以后是什么时候？”

“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我回头瞅了瞅露台处的李司和孙红兵，李司正将目光锁定在我这个目标上，我回头瞅她时，她就走了过来。李司说：“我想我得回酒店了。”

“我开车送你吧。”

李司说：“不用了，我坐孙博士的车走，路上，我们还可以讨论我的病情。”

“你的病情？从没听你说过。”

李司说：“当然了，女人的病情是不能对男人说的。不过，医生除外。”李司说医生除外时还瞅了瞅孙红兵。我知道李司那个眼神与就餐前的不同之处。我想，这样也好，省得我去送她，我正懒着呢。同时，我也瞅了瞅津子围，我的意思是，津子围应该说：“正好，我可以搭顺路车。”谁想，津子围什么都没说，我的示意或者说提示，他假装没看见。

就这样，李司和孙红兵名正言顺地走了。送走他们之后，我对津子围说：“你怎么不搭车走？”

津子围说：“这个时候搭车，我不向红兵讨挨骂吗？”

“你也看出来？”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

“可是，我还是没逃过去，我可不愿晚上送人，回来的时候一个人很没劲儿。”

“那没办法，”津子围说，“你只能做一下牺牲。”

“唉，我是真不想动弹。”

津子围说：“当然了，送李司和送我是不同的，尽管同样是送人，送李司属于主动想送，而送我是被动的、不情愿的，这正符合我们整个晚上谈论的话题。”

我说：“没办法，只好送你了，你知道我是被动的，可考虑到友谊，我还是努力去做。希望你重新考虑讲座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我们情愿做的。”津子围说：“那算了，我打个出租车吧。”

……晚宴的第二天，我见到李司时，李司面色红润，增加了不少青春的光彩。李司说：“孙博士把我送回酒店就回家了，他的车技不错。”我故意傻笑，其实，李司不必对我“画蛇添足”，而且，她做这样蹩脚的解释，把她原有的精明和智慧都抵消了。也许女人常常这样，在这类问题上一般都不从容和睿智。

事实印证了我的判断，不久我知道孙红兵在酒店里和李司住了一夜，而且，他在家里引起了一场风波。孙红兵疑心重的妻子经过调查，发现我们伟大的孙博士并没有“在医院值班”，而孙红兵又解释不清夜不归宿的合理性，临时杜撰的理由自相矛盾，漏洞不少。

这些都是往事。

下午三点，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我说：“是你吗，李司？”

“李司？”

我听声音不对，电话是云舒打来的。

我说：“是云舒啊，我还以为是李司呢。”说到这儿，我才想起云舒并不认识李司。云舒也没问李司是谁，她总是这样。

云舒说：“你不会把沙龙的事忘了吧。”

经云舒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沙龙的事，其实昨天云舒就来过电话，她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那要看看什么事了。云舒说：“想请你参加一次沙龙活动。”我说：“我也不会讲课。”云舒说：“本来也没请你讲课，董姐点名让你来的。”我漫不经心地答应了。

现在，我显然是不能离开了，如果我离开了，李司就一定找不到我，除非我给她留一个字条，告诉她去“蓝色港湾”咖啡店找我，问题是，如果李司去了“五月女性俱乐部”找我，云舒还有在场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而李司也未必会去找我。并且，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不应该这样。

我对云舒说：“等一会儿我给你电话。”

我知道沙龙活动定在下午五点，也就是说，我还有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等李司，如果李司在这一个半小时内出现，我也许就把“撞车”的矛盾解决了。到那个时候我再给云舒打电话，我就变被动为主动了。我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不想得罪了云舒，津子围已经让我没面子了，如果我再令云舒失望，那可麻烦了。

当然，如果一个半小时内李司没出现，我会放弃等李司而赴那个只因为面子而没有实际意义的沙龙吗？我面临着我和津子围讨论过的那个问题——对我来说成了难题。

一直到四点四十分，李司还没给我挂来电话，我只好放弃等李司，去见云舒了。

我打着雨伞从小楼里出来，正准备打开车库的电子遥控门。这时，我看到李司发暗的身影，她如同从风雨中掉下来的一般，形单影只，瑟瑟地站在我的大门前。我的心紧缩了一下。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版

爱个明白（节选）

杨彪

内容简介 本书是在城市主流生活背景下，对爱做出近乎古典的诠释。书中的主人公或俗或雅都从爱的起点出发，像初恋一样。但生活却胁迫每个人做出不同的选择。于是，爱个明白便分裂成多重宣言。

小说的魅力在于作者排除了可能给读者带来的叙事障碍，以生命体验的丰厚积累，刻画出具智、幽默、鲜活、生动的一群，为我们周边的爱和被爱排队、归位……

此为该书的第一章。

1

墙上挂着埃舍尔的版画《瀑布》。

一泻而下的瀑布，汇集到池中，顺着水渠，一级一级，蜿蜒下流，拐了几道弯儿后，竟然又回到了瀑布口，天衣无缝！

一个无与伦比的怪圈！

真是天才的恶魔！埃舍尔像咒符一样，以抵挡不住的诱惑，把林冰堰困在了这个视觉误区中。多少次苦心凝视，每每出现幻觉，周而复始的缠绕导致思维逻辑上的混乱，时空在有序的排列中被无序地颠倒了，渐渐地，她分不清身在何处，搞不清今昔何年，仿佛自己也化成了一滴水珠，混混沌沌地融入了这个无始无终的怪圈游荡……

她刚刚收到一份电传：

蓝德高合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鉴于我集团公司资金周转遇到困难，决定停止执行对贵公司的投资计划。

特此告知。

鹏远集团公司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

短短的电文，她倒过来顺过去，从不同角度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终于确信，辨认无误。尽管她已弃文经商，总还没沦落到把祖宗的方块字忘光的地步。

这怎么可能？！

她和鹏远集团总裁廖鹏远私交甚笃，况且建设这个与汽车工业发展相配套的特种钢生产基地是双方的决策。若没有鹏远集团的承诺，就算“天王老子”把胆借给她，她也不敢下这个赌注！现在隆隆作响的工地像一头贪婪的猛兽吞噬着资金，如果此时中断资金来源，不能如期形成生产规模，那么前期投入资金连本带利，会把她小小的公司吞噬得无影无踪。一股凉气飏飏地从后脊梁蹿上了后脑勺，林冰堰感到头皮发麻。

“我，不——相——信！”她像桀骜不驯的怀疑主义者那样勇敢地发了句神经。不相信什么？是不相信廖鹏远会釜底抽薪，把她推进万劫不复的境地？还是不相信商场有所谓诚信可言？她运了运气，感到自己这声呐喊的底气不怎么足。

“小婉！”她冲着外间秘书室喊了一声。

“到！”秘书唐小婉像只鸟儿一样轻盈地飞了进来，蠕动不停的两片小嘴正嗑着瓜子。那嗑瓜子的水平称得上是叹为观止了，瓜子从右嘴角丢进去，舌头和牙齿一搅和，瓜子皮就利利索索地从左嘴角蹦了出来，比机械化剥离还准确。

林冰堰有些恼火，她历来鼓吹尊重人权，实践的结果是把雇员尊重得抓鼻子上脸，无法无天，是该试试专制的力量了。她沉下脸道：“小婉，此刻你的嘴巴应当用来工作。”

唐小婉早被宠得天不怕地不怕了，她龇了龇亮晶晶的小牙，两只漂亮的皮鞋“咔嚓”一碰打了个立正：“请M a n a g e r放心，我的嘴可以同时为大脑和胃肠提供服务。”

真没辙！其实林冰堰喜欢这个比自己小10岁的姑娘。她虽不十分美貌，但自有一分秀丽，反应机敏，办事干练，交际特别广，杂事特别多，一刻不闲，也不知忙活些什么。她像一只快乐的鸟儿，整天叽叽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再从另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就这样飞来飞去，她总是能飞到她想去的目的地，也就总是很快乐。现实的人永远比理想的人快乐。

林冰堰说：“别嬉皮笑脸的，去叫老马，我要去鹏远集团。”

“老马不在。他大姨姐的小叔子的小姨子的大哥哥，喏，也就是他老婆的姐姐的丈夫的弟弟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的哥哥，从外地来，他出车陪着兜风去了。”唐小婉曲里拐弯一憋气数到了老马的第八层亲戚关系上。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司机的远亲外戚倒成了公司的皇亲国舅了。林冰堰真的火了：“谁批准的？”

唐小婉看出火候不对，收敛起来，小心翼翼地说：“没谁批准，他打电话来，让我通知您一声。”

一个司机旷工出私车，居然只是通知她一声，这人情味多得馊出馊味来了！林冰堰气不打一处来：“你马上通知人事部，让他下岗。”

“林总，这……”唐小婉意外中夹杂着惊慌。

“这什么？我的话你听不懂？”林冰堰猜想唐小婉一定与此事有瓜葛，没准就是她大包大揽打了保票。

唐小婉惶惶不安地退了出去。林冰堰有刹那间的心软，但心慈手软必统溃军，在素质不高的群体中，专制比民主更有凝聚力！她走出办公室，所遇雇员个个神情紧张，就像老鼠见了猫。想来老马被“下岗”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杀一儆百，要的就是这效果，她倒要看看“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林冰堰乘计程车来到鹏远集团。

鹏远集团大厦耸立在市中心繁华区，是一座造型别致的五十八层宏伟建筑，高度一百八十八米，雄踞滨城楼宇建筑高度之首。气势磅礴之大手笔，一如开发者廖鹏远的气魄。大厦多数房间用作商业性写字间，鹏远集团公司总部设在大厦的顶部。

林冰堰走进大厅，电梯门正缓缓合拢，她抢上一步从门缝挤了进去，慌乱中踩上了一只锃亮的黑皮鞋，她连忙道歉，可那只锃亮的黑皮鞋似乎藐视她的“对不起”，不耐烦地跺了跺，高傲地挪了个地方，十足的贵族味儿！林冰堰抬头望去，皮鞋的主人是位40岁左右的男人，打眼一瞅就是时下商场中常见的那类已经没了书卷气的知识分子，时髦的学名叫“儒商”。他浆洗笔挺的白色衣领上系着一条银灰色的领带，戴着一副宽边眼镜，那张可以“放之四海”的面孔，一点不“帅”也一点不丑，千篇一律的连整容专家也找不出特征来。大概是自我感觉风度翩翩，视她的眼神正好为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做了题解。电梯里还有位白领丽人，像是代表男士接受道歉，温文尔雅地冲她笑了笑。

林冰堰不自在了，她不喜欢乘电梯。这咫尺空间常常把素不相识的男男女女们关在一起，接受尴尬的洗礼。尤其在高档写字楼，进进出出的尽是一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社会优良人种”，常常令她自惭形愧。她是缺少点“贵族”味儿，摺在村姑俗女身上，缺就缺吧，只要不缺鼻子不缺眼就行。可她有虚荣心。多少次，她对着镜子，挺胸松肩，让脖子像根棍子似的笔挺，用傲慢的眼神扫视一切，她很想趾高气扬地“贵族”一回，可超不过十秒钟，她就贵族不起来了，太累！她安慰自己，本本色色，淳淳朴朴，也独领风骚，别具洞天，常常可以出其不意地把那些以貌取人的势利小人打得个落花流水，洋洋洒洒，自得一份惬意！她经常能找到这种平衡，可也有找不到的时候，她的实力不够，自信也就不够。她不相信人可以无限度地超脱。超脱，是一种实现后的感觉，达到一定的高度才会有一定的超脱。她认识一位加拿大亿万富翁，捐助慈善事业动

辄数百万，自己却开着一辆破旧的老式汽车，时不时就得停在路边动手修理。老富翁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她不知道是否真有上帝，以她俗人之见，这是一种超脱，当一个人富有到了无需显赫的时候，寒酸就成了涵养极深的风度。这不叫虚伪叫层次！中国那些撕着“大团结”斗富的小富翁们，就没那个层次。而她，有层次没实力。拉大旗做虎皮，缺乏自信时，人往往会这么做。她承认自己不够超脱。不超脱就有自卑，有自傲。此刻她心里就掠过了一丝小人之见：逮着机会得教训教训这个蔑视她的傲慢男人。

电梯内的一男一女很熟悉地调侃着。

男士问：“小孟，你上哪儿去了？”

女士答：“社精办。”

“这话听起来咋这么别扭呢？男人就那么点事儿，怎么张扬地非成立个办公室不可。”他那故作正经的猥贱，流露出对“那点事儿”的自信和自豪。

“去你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办公室。”女士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补充。

“早说全乎点不就好了，吓我一跳。杨伟还在那儿？”

女士点了点头。男士说：“你说‘阳痿’这小子上哪儿不好，偏到‘射精办’去丢人现眼。”

女士佯装愠怒，搗了他一拳：“你嘴别那么损。”

“杨伟在那儿干吗？”

“玩计算机。”

“这年头怎么什么都叫玩呢？是做计算机工作嘛。”

“说‘做’太沉重，‘玩’多轻松。”

“都叫玩，做妇女工作的人怎么办？那不成了玩妇女了吗？”女士笑着骂了一声：“呸！”

时下男女在一起公开谈论“性”，就像谈“你吃了吗”一样坦荡自然，也许这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电梯瞬间停在了三十八层。电梯门缓缓开启，像是拉开庄严的帷幕。林冰堰没了耐性，迫不及待地刚刚启开的电梯门缝中挤了出来，匆匆奔向总裁办公室。她有无需通报的特权。

“林小姐，”守候在大厅的接待小姐赶了上来，“廖总裁正在会议室开会。”

“那我到他办公室等他。”林冰堰说。

接待小姐犹豫了一下，默许了她的特权。

林冰堰熟悉廖鹏远的总裁办公室。

凌空绝顶，透过宽大的落地窗，俯瞰滨城，一览众小。廖鹏远说，他喜欢这间办公室，处在这样的高度，每每会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征服欲和超然的主宰感。她记得说这话的时候，廖鹏远笔直地挺立在窗前，像一个能揭开世界新纪元的伟人。

他是上海人，瘦瘦的，高高的，体态有些文弱，白皙的肤色，精致的五官显示出南方男人的特征。但这并非一个温柔的写生，他闪烁在镜片后的眼睛鹰一样的锐利，唇线清晰的嘴角似乎总挂着一丝冷酷，使他那高高的鼻梁看起来很严厉。

廖鹏远很高傲，因为他有高傲的资本。

说他是才子一点不过分，他的智慧仿佛无处不在。他是个“鸟语之王”，精通英语、德语，熟悉日语、法语，还会点西班牙语。他又是个音乐天才，弹奏一手好钢琴，对民族管弦乐器也颇为在行。他的书法很棒，如行云流水，曾为她挥书千古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条幅至今挂在她办公室的正墙上。

廖鹏远以前从政。才华横溢的人大都不谙中庸之道，而在狭小的“办公室世界”，成功的捷径就是：“哈欠！今天星期几？”可别小瞧这句说不清是昏庸还是谦卑的寒暄话，细细品品，至少能分析出七八层深远意义来。廖鹏远的那些聪明，到了这大智若愚韵味无穷的经典名句面前，就显得很有局限了。他总不得“虽然……但是”的玄机，始终没学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虽然”中去，“但是”里面只能装成绩。这就注定他是个要被淘汰出局的悲剧人物。果然仕途坎坷，他被迫弃官从商，红红火火地办起了一家民营企业，成为一代儒商之典范。

她第一次采访他时吃了闭门羹。当时她在国内新闻界已小有名气，别人请都请不到，大可来个“不予伺候”，然而她的成功恰恰在于能受窝囊气。她极有耐性地在冷板凳上坐了三天，总算被恩准“接见”。廖鹏远的口气很傲慢：“与其说我欣赏你的才华，不如说我欣赏你的个性。”

她说：“很遗憾，对您，我恰恰相反。”

他鹰一样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烁了一下，开怀大笑起来。

他们谈得挺融洽。在林冰堰的心目中，世间的人分为两种：怀有理想的人和仅有欲望的人。她始终认为有一种超越生存欲望的存在，因为人类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

尼采提出过一个命题：倘若生命原本就没有什么意义，而我除了这无意义的生命外又别无选择的话……

她的回答是：那我就去创造生命的意义！

可如今是什么年头了？物欲横流！拜金的贪欲以席卷千军之势，摈弃了人们以往视之为崇高的一切。理想信念、忧患意识献身精神，这类当年很是高尚的话题，成了一只只孤寂无奈的小鸟，想飞呀飞，却总也飞不高。现在冒冒失失谈理想和神经兮兮地谈爱情是同样危险的事，在一万个人中，会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认为你脑子有毛病，考虑是否该送你进疯人院。可她大概是吃饱了撑得没辙了就想当精神贵族，总有一股肩负拯救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的沉重。玩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地步，就感到尘海茫茫，知音难觅了。就连当年那些曾和她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同学少年”，也用怪怪的眼神怜悯地看着她，仿佛仅仅是为了以慈悲为怀才不肯拆穿她，其实让你操心劳神的那个世界上的“三分之二”，多数过得比你好。

她终于发现了，廖鹏远，是她的知音。

廖鹏远欣赏普希金的一个命题：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她欣赏廖鹏远的回答：不管生活把我挤到什么角落，就是讨饭我也要讨出个国际水平来，不能言胜枉为人生！她被廖鹏远雄心勃勃之大度，谦谦君子之风范征服了。他们连轴谈了一天一夜，涉及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未来文学艺术……

她以真挚的激情，把廖鹏远民营企业艰难而辉煌的创业史，写成了长篇通讯《“乞丐”的呐喊》。

她获了奖。他出了名。

他开了句玩笑：“等价交换。”

她说了句戏言：“互惠互利。”

他们成了朋友。他们的年龄距离恰恰是十二生肖的一个轮回。

廖鹏远不负盛名，在九十年代初中国泡沫经济膨胀期，以过人的胆识，在房地产开发上大捞了一把，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成了集科工贸为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实体。实力雄厚，路人皆知，风光出尽。林冰堰却陷入了事业误区，她厌倦了战战兢兢地活在盛名之下，不断重复自己的刻板生活，玩空虚了。整天看武侠，读老庄，还异想天开地想当什么气功大师。廖鹏远说：“别糟踏自己了。当记者一生只能体味别人，你为什么不去真真实实地体味一下自己？‘下海’吧！中国经济将以儒商的参与而划时代，创造新的鼎盛时期的到来！你会成为‘弄潮儿’的。”

就这么简单！她闯入了商海，这疯狂之举曾引起一片叹息。

真是商品经济时代是疯人辈出的时代！她很潇洒也很自信，她不在乎已有的社会地位，她相信只要给她头顶一线天，脚踩一席地的生存位置，她就能再创辉煌。可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做不了开创儒商先河的英雄，她无法让自己喜欢钱，这在以金钱为惟一衡量

尺度的商场等于没开局就输了。她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仅仅是由于天性倔强她才没有回头上岸。她迷茫地相信，地球是圆的，苦海的尽头会有彼岸。“下海”后，她一直在廖鹏远的羽翼下生存，渐渐失去了与他平等对话的权利。廖鹏远像上帝一样地俯视着她，她不得不仰视他。人穷志短，她收起了虚荣的自尊，除了非要寻求生命意义这点点浪漫外，她是个非常现实的人。

等待是百无聊赖的生命消耗。林冰堰坐立不安，走近了廖鹏远的办公桌。办公桌很大，古典式的实木本色，让人望而生畏的凝重。桌角陈放着一只老鹰标本，呈凌空翱翔之状，不知是不是一只雄鹰。林冰堰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人们总是说“雄鹰展翅”，难道雌鹰的翅膀不会飞吗？

她无意地扫了一眼桌面摊开的便笺，突然惊讶起来，便笺最上一页横七竖八地写满了她的名字，刚劲有力的字迹显然是出自廖鹏远之手，而最后那个“林冰堰”被狠狠地勾了个大×，强劲的笔锋捅破了便笺纸，就像死囚名字上的符号。无需再问，廖鹏远真的判她“死刑”了。

林冰堰失容地瘫坐在意大利真皮沙发上。

廖鹏远和那位在电梯里遇到过的男人一起进了办公室。廖鹏远雄伟极了，好像根本看不见她的存在，径直走到办公桌前，翻找着什么文件。林冰堰被冷落得挺尴尬。在思想领域时天天喊平等，到了经济领域才知道这平等是多么空泛，没有经济实力哪有平等可言？

那位显然是下属的男人，傲气丁点不见了，毕恭毕敬地垂候在一边。林冰堰心里骂：他妈的！太监一个！自打“下海”，她就学会了“他妈的”这句无奈的诅咒，尽管“他妈的”怎么也不怎么，但骂了就挺过瘾，难怪会骂人的人比不会骂人的人容易找到心理平衡。遗憾的是她还缺少点勇气骂出口来。

廖鹏远找到文件，吩咐道：“李经理，关于开发工业团地的可行性论证要尽快做出来。”李经理如奉皇上口谕，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廖鹏远坐在了高大的意大利真皮老板靠椅上，仿佛在刻意制造一种居高临下的距离。他头也不抬继续搜索着文件，正儿八经的严肃与繁忙，就像在统领进攻伊拉克的多国部队。其实，经商哪来那么多文件天天让你圈阅。别看那办公桌上文件成摞，准经年累月堆积了几个世纪。大概那办公桌上也实在没什么商务可忙，他总算闲了下来，随口说了声：“你来了。”那神情分明是逼着你自个儿去找卑微的感觉！这轻蔑激起了林冰堰的挑战欲，她挺高傲地玩了句深沉：

“我不知道我来没来，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是一个存在。”

廖鹏远停止了原本就毫无意义的翻阅，“你感到意外？”

“没有。您说过商场上存在就是合理，对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感到意外。”林冰堰冷静地说，“但您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电文陈述得很清楚。”廖鹏远不说一个多余的字，仿佛要从凝重的措词中发射一种足以震撼对方的威严。

托词！聪明人之间的交流，语言不用太到位。看来廖鹏远是不想说实话了。廖鹏远说过：遇到始料不及的问题，少问“为什么”，多问“怎么办”。“为什么”停留在思辨的空间，即便找到了也是一份无奈，“怎么办”是行动。她该怎么办呢？这不是儿戏，是几百万元银行贷款，几百人养家糊口的饭碗！她说：“您一纸电传，毁了数百万元的合同，总该给个说法吧？”

“你要什么说法？”

“赔偿！”

“赔偿？”廖鹏远冷冷一笑。冷笑在所有的笑中意境最高，既是笑又是怒，在轻蔑对手无知的同时显示出自己学识的高深。其实想做个有修养的人并不难，只要学会不时在嘴边挂上那么一丝高深莫测的冷笑，立马就能深刻起来。

廖鹏远把一摞文件丢了过来：“你看看我该赔偿多少？”

林冰堰翻阅了一下与鹏远集团签约的文件，傻了，白纸黑字，签字盖章为证，竟没有一条可供执行的实质性违约条款！怎么会出这么大的纰漏？她推开文件，无力再想下去了。不需要追究任何人的责任，那不是疏忽，也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她本能的信任。她的意识开始漂浮，隐隐约约记起一次他们议论武侠小说时，她说：“江湖中万变不舍的只有两个字，一个情，一个义。”

他说：“商场上最忌讳的就是这两个字。”“情不好吗？”

“误事！”

“义不好吗？”

“坏事！”

“无情无义，那不太残酷了吗？”

廖鹏远说：“二律背反，有残酷才有进步。羊水是污浊的，但它却孕育着生命。记住，既然你已入‘商海’，这两个字万万不可去碰它。如果你要为朋友两肋插刀，你就会两肋都插满朋友的刀；如果你对谁以情相许，你就会饱尝无情的苦果。你要好自为之。”

她相信他的话，可却没想到这道理应当首先用来对付他。现在她明白了，在商场上棋逢对手，你会浑身鼓躁起机智和警惕，可到了朋友面前你的意志就会松懈，机智就会溜走，剩下的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只有朋友才能骗朋友！

她栽在了自己最信赖的朋友手里。她无言地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出门前突然转过身来说：“廖总，我知道我在您面前无足轻重，是个‘乞丐’，可您别忘了，您曾经也是一个‘乞丐’。”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步云山夜话（节选）

邵默夏

内容简介 本书讲了一个狼与人交往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东北的步云山地区。书中写了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东北地域的风光景物、道德人情。

这本书从头到尾贯穿一个内容：母狼张姍娜裹胁农家孩子欢欢，极尽母心，施遍技法，目的是把人培育成真正的狼。可是素来“冤家路窄”，这只刚刚得手的母狼偏偏又碰上老对手李占理。这对多年前曾交过手的对头，这一次斗法，各有什么样的花招？最终谁胜谁负？

书中记述了许多故事。而步云山人李占理在那国家、民族大动荡的历史大背景下，个人经历充满了曲折多彩。

本书结尾处，李占理在打败母狼救出欢欢后，放母狼回山了，满头白发的李占理很平淡地看待自己的胜利——只不过完成了一次人与狼的斗争。他认为，他不能杀死那头倒在自己脚下的狼。杀死一头狼，会使人误认为狼被消灭了，松懈了斗志。狼是杀不尽的，狼是不应该被杀光的。李占理相信，狼还会来。这一次人与狼的较量结束了，还会有下一次。也许他只能做这一次了，再一次较量就由别人做。而后什么样的狼来，自然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对付。人在与狼的较量中锻炼了自己。对于未来，他是乐观的。吃了狼奶的孩子，只有生母的心才能使孩子恢复人性。欢欢吃了狼奶了。

今天矗立于西山的母亲岩，就是欢欢妈妈的化身。母亲，宇宙中最伟大的女性。

这是一本以现代生活为材料，童话式、寓言式的长篇小说。

此为该书的第四、第十部。

第四部

第1章

月夜张姍娜双珠石下教子

闹腾了许多日子，一回说狼来，一回说狼没来，这一回狼可是真来了。

几天之内，恶狼数次作案，传得人们不得不信。狼先伤了在玉米地锄地的李一鸣。李一鸣只顾弓着身子在玉米海里拉锄把，因为天热，他脱光裤子，狼就在后面照着放光的屁股蛋狠狠来了一口。受害者反抗，偷袭者只得顺着原地垄逃跑了。隔日，狼就咬死

了西北天的毛驴，一夜之间吃了个精光。这一回是一个狼的群体集体活动。正在大家心神不定之际，竟又发生了泉水奔狼架走大神的奇案。

这大神在此地名声颇大。狼既然能把她弄走，说明此狼不是平庸之辈。那一般人怎么能防范得了呢？靠山屯沸沸扬扬，真可谓惶恐不可终日了。

倒也有安定的地方，这就是山下的水库。水库离屯远，又少有人来往，真可谓世外桃源了。

水库上有个看管的老头叫李占理，本地人，但在边外流落多年。如今回到老家。回到家又住不惯，这就来到水库。

李占理来到水库上班。

这是一个利用高山蓄水的中小型水库。在水库上做工，春夏秋冬用水季节，储水或放水，都是用电通着，不用人出大力。只要办事经点心就是了。冬季，大雪漫天，厚冰封江，农田闲着，水库上也就没有多少活了，只是需要个人经管一下设备，这自然落到看库人身上。水库上本来有个青年人，叫“毛子”，原意是让他和李占理替换着休息，上山下山跑个腿，青年人比老年人腿轻。岂知，李占理一上山，“毛子”就常下山，晚上更不上山了。他对李占理说是参加了技术学校，晚上到镇上听课。青年人耐不了山上的寂寞，更不说这个小青年知道上进，李占理表示理解，明确支持，说：“山上有我，你放心学吧。”

到冬天，东北传统习惯大家都停止劳动——“猫冬”。水库堤坝上长了许多棉槐条子，秋季割下来，足够李占理编一冬筐子。水库下边那百十棵果树，一年盛果用的筐子就不必外买了。

这老头把水库当成家了。他身体强壮，水库又备有锅碗瓢盆可以自己做饭吃。他有时也下山看一看。孩子们也上山送点吃的，有时还带一些老汉采的山货野果，乐呵呵地走了。

这水库名叫双珠水库。在水库堤上有两块圆石，一大一小，大者如三间大房子，当地书法名家陈少文写的“双珠”两字刻在上边。

双珠石在小房门外。李占理常常在有月亮的晚上，从屋里向外张望。屋里不点灯，屋外明亮，月色中的双珠石似母子两人对谈，是个挺好的景致。老头也不读书看报，但是听收音机，他有一架由四节一号电池供电的收音机，长年使用，虽然屯里已经有了电视机，儿子还新买了一台“能自己照电影”的摄像机，惹得许多小青年羡慕。但那是屯里，那是他儿子。山上还是山上，他李占理还是李占理。

李占理还是过穷日子习惯，趁亮吃饭，吃晚饭不点灯。“反正饭也吃不到鼻子里。”他说。吃完饭后再抽袋烟，然后到外面解个手，四处巡查一遍，这才回屋睡觉。

这一天李占理办完这些事情，躺在炕上刚要睡，照例向窗外一看，洁白的月色下，看到双珠石上有个影子晃动。老眼昏花，常有看错的时候，他揉揉眼睛再看。不错，确有两个东西，一大一小，形状如狗。

“狗到这儿干什么？”他心里问。就把两眼贴到玻璃上，仔细一看，立时心里发毛，身上发颤。“该是狼！”他对自己说。狼身上有人毛。人一见它情不自禁发抖。果然不错，哪里是狗？是两只狼。

这时候他看清楚了，那狼毛的，胸宽背厚，比狗壮得多，眼睛绿莹莹的，冷气逼人。

“嘿，今儿个讲狼，明儿个讲狼，这下可让我讲来了。”

李占理心里发慌，不知如何是好。但一想，虽然夜半深山独自一个人，但自己身在房里，门窗紧闭，两个月前“毛子”在窗上安了铁条，食指那么粗，想不到今天用上了。狼进不了屋，就没法伤害自己，何必害怕呢？

而狼想必未看到李占理，或者虽然看见了，但看不起，也可以叫目中无人，所以那狼全无一点紧张表现。李占理正可以利用有利的地位窥视一番，看一看吃人的狼的行为动作。传说狼是很神道的。人不易临近，今天正可以利用它不察觉的机会看个明白。冬季夜长昼短，老人觉又少，正可以开一开眼界。

于是他屏住呼吸，烟自然也不抽了，两眼凑近窗户，仔细地看。

只见那大狼要小狼爬行，而那个小狼却站起来。李占理怀疑这小的的是不是狼？但见它身上光滑滑的，也没有那条长尾巴。“是猴子？”他疑惑。“不对！狼领猴子干什么？”这时候他看到在大狼的逼迫下，小狼在爬行。而后跑、跳。老狼在前面做着样子，小狼后面学着做。做一次，再做一次。那小狼不耐烦了，做的马虎；这大狼就用尾巴扫它，用毛扎它。李占理看到，狼的毛一张，那毛根根直立，就像发怒的刺猬，扎得小狼唧唧叫。

是狼？是猴？是狼！母狼严格地按照实践需要培养自己的后代。今日严格换来日后的宽松，没有锐利的爪牙，难以在野兽世界里生存。

闹了一阵子，当月亮偏西时，大狼领着小狼走了。

母性，狼也有母性。李占理看到母狼不厌其烦地教导孩子，差不多受了感动。这一夜他看了半夜，想了半夜，一夜不曾合眼。

第二天，李占理想把自己的发现报告乡里，水库归乡里管，大凡有事，都得向乡里请示报告。又一想，这也关系不到水库的事，不关领导的事，说不定今晚狼还会来，看看再说吧。再说，倘若报告领导，说不定上级会认为李占理怕吃苦，编排着理由想离开水库。想到这儿，他打消了报告的念头。

第二天一切照旧，白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到得晚上，李占理早早吃完晚饭，巡视完水库，关紧门，坐在炕上，大气也不出，单等老狼再来。

这一夜月亮晚一刻出来。月亮比前一夜的还明亮。“十五月亮十六圆”，今天是十六日。一丝风也没有，一缕云也没有，四周安静得像死了一样。

忽然李占理心跳“忐忑”加快，身上一阵发冷，随口说：“来了！”向外一看，见大狼已经爬到大珠石上了，后面跟着那只小狼。

月色映照下，那大狼的影像清清楚楚。相距不过数十步，月亮明亮如水，狼身上那一闪一闪发光的毛，那尖锐的脚爪，那凶狠的脸，一一看得清晰。今天老汉心里平静多了。因为事先有准备，所以狼来到并不惊慌。既然专门等着看表演，演员上场了，那就专心致志看表演得了。

这狼似乎也满意于选中这块场地。不知双珠石可有吉祥的含义。作为教练场地，打算每晚来。以后果然接连来过好几夜。在第一次来到后，再来就不那样又惊又喜，时时狐疑地东张西望，伸出鼻子嗅，敏感而警惕地竖起耳朵。这以后来时，精神是松弛的，差不多是踏着舞步登上双珠石。

那老狼登上双珠石，站起两条后腿，两条前腿合在一起，向着遥远而冷漠的月亮作揖。作过揖，对面前那个小狼和气多了。

作过揖，那老狼唱道：

天皇皇，
地皇皇，
我的儿像他娘，
浑身毛快快长。

老狼念完一遍，小狼跟着念了一遍。

天皇皇，
地皇皇，

孩子像他娘，
浑身毛快快长。

李占理眼睁睁地看着小狼那光滑的四肢上“滋儿滋儿”长着毛。看看长度够了，老狼念个咒语，说声“停”，那毛立刻不长了。

老狼问小狼：“毛长得好不好？”

小狼答：“好！”

又问：“美不美？”

“美。”小狼回答。

“这才像妈妈。”老狼得意地说。它轻轻抚摸着小狼新长出的长毛。那新长的毛在月光下一闪一闪地发光。摸快了，还会“刺刺”冒火星。

这时候，老狼又念咒语了。

天皇皇，
地皇皇，
我的儿像她娘，
血盆大嘴快快长。

老狼唱完了，小狼跟着唱一遍，小狼的嘴像鼓气一样长出来。老狼说声“停”，小狼的嘴就不再长了。

这一会儿小狼像老狼了。它浑身披着长毛，一发怒那毛也会像钢针似的根根立起来。长长的狼嘴，竖起的尖尖两耳，满口尖利的牙齿，血红的长舌，两眼放着绿色的光。看着小狼像自己一样，老狼高兴极了。

这一天，老狼又舞又噪，欢快异常。第三天，老狼又领小狼来了。

往后几天，月亮上得晚，而老狼倒是在月亮升上高山之前就来了。野外乌黑，李占理只听到狼们的跳声，不见狼影。他猜想一定是老狼教子。虽然看不到，但可听到老狼对小狼的申斥声，咬得小狼唧唧叫。

到月亮升上东山，李占理看到老狼教小狼蹿、跳，从小珠石蹿到大珠石，跳过一次，再跳一次，上上下下，接连不断。小狼稍一停顿，老狼即催它再蹿。如是再三，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皆因蹿跳为狼类的基本动作，在追扑、格斗、逃命中都离不开，一定要过硬，所以在练习时，万万马虎不得。

而后老狼领着小狼下屯子去了。教小狼偷猪、偷鸡、偷羊……翻墙越房，跳进猪圈，趁懒猪正在呆睡，血口利齿咬紧猪的喉管，两腿用力架起猪，用长长的尾巴赶着自己的掳获物，爬坡、跳墙，叫怎么就怎么，听话极了。全不像农民赶猪去收购站，猪腿上拴条绳子，赶者手执鞭条，口里不断吆号着，一松懈，那猪就钻进路边草棵里去了。

叼羊更不费力，羊群遇到狼，拼命往一起聚，羊头聚在羊群里，把腩向外，狼正好猎取。它可以后面选出一个中意的，叼起就走。

至于单只羊那就不屑一提了，羊见狼，就双腿跪下，“哞哞”叫着等死。

在母狼带着小狼训练过程中，小狼很聪明，很灵巧，这使老狼高兴，它能叼猪，咬透猪的喉管，就它学习还加以创造的架猪法，是狼们很少具备的才能，真是一点就通，学习中还有创造。

只是这小狼不肯咬人，是母狼所愁闷的。那一天，老狼带着它，夜半闯进一户农家，见一个3岁孩子正在甜睡，老狼示意它去咬，就像在猪圈叼猪那样，羊圈叼羊那样，一口咬着脖子，它竟不干。母狼咬它，也不干。它嗥叫，直到那家大人被惊醒了，两头狼才逃跑了。

这小狼还常常想家，思念它的母亲，回头看那个屯子，恋恋不舍，这说明它还没有完全成为狼，这使母狼非常发愁。

以后，母狼给它吃了狼奶，使其变成了真狼，完全的狼。

经过些时日，当月亮再照到水库时，李占理又看到老狼领小狼来了，仍然在双珠石上传授技艺，练习本领。

李占理同这两只狼已经打了一段交道了，如今，看到这狼时，已经不像初见时那样害怕了，他静下心来观察它。对于那小狼，他更加疑惑：是狼？是人？还是另外什么东西？

他屋里有一杆枪，枪膛里装着子弹，举起枪来，对准老狼，是万无一失的。

有一次，他曾经端起过枪，刚要扣动扳机，他看到老狼对小狼的亲昵劲，心想，禽兽尚有情，即使是狼，打死老的，小的何以能生？他动了恻隐之心，把枪放下了。

而以后，他怀疑那小的是别的动物，但不是狼。猴子？不是，狼既残忍又孤独，不会留下猴子的。人？谁家的小孩？狼领小孩干什么？说不准。是野人？听人说，喜马拉雅山上有野人，又高又大，站起来像座塔。听刘有福说，他儿子大学毕业后，就到南方什么地方找野人。只是至今没找着。南方有野人，北方会没有吗？中国这么大，奇怪的事多得很。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啊！

于是李占理决心开枪打死那只狼。即使那小的是野人，先救下来也好。免得日子久了，被狼吃掉。狼性是反复无常的。

这以后李占理才知道，母狼名叫张姍娜，那个小狼就是被它裹胁走的孩子欢欢。知道这真情，对待态度就大不一样了。

第 2 章

李占理的传奇经历

李占理生在步云山大山沟里。从下生就面对着大山，山很高，沟很深，遮住了视线，挡住了声音，他不知道山外还有天地。

在他 12 岁那个秋，有三个大学生从大连到步云山来了，两男一女，为的是考察民情。

这三个青年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他们读过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倾向苏联的十月革命。

那个高个子青年姓章名忱国，刚进村口，就被这大山里的孩子吸引住了。当时，小占理正攀在一棵高大的山里红树头上，柔软的枝条颤悠悠的，旁观者为他担心，可他却漫不经心地，不断地把采到的红果一把一把扔到地上。一棵树采光了，他一下子悠到邻近的另一株上，灵活得真像猴子。在城里，只看到马戏团有这样惊险的动作。三个大学生被惊呆了。那位小姐吓得手捂胸口，不住地说：“妈呀！吓死人了！”那个高个青年章忱国连连称赞“真厉害”。只有姓吴的那大学生沉默着冷冷地张望着。

小占理噼噼啪啪地把红果向下扔，三个青年还在惊叹时，出溜一下从树上落到地上。

三个大学生喜欢上这孩子。当即请他当向导，在大山沟里转了三四天。最后，找到占理的父亲。是在一间黑洞洞的窝棚里，占理他妈妈正病在炕上，这家五个孩子，占理排老三。三个大学生十分怜恤这户贫苦山民。大个子章忱国，给了一些钱物，征求占理父亲是否同意他把占理带进城，上学堂去念书。章忱国说：“穷人孩子读书识字掌握了文化知识，也能同有钱人一样，能干大事的。”而对于小占理的父亲来说，还想不到要孩子掌握知识，干大事；贫苦摆在眼前，温饱是第一性要求。带出去一张嘴，是巴不能的大好事。小占理就这样跟着三个大学生进城了。

回城后章忧国把这次步云山之行写成了文章，登在当时大连的《泰东日报》上，文章里充满对贫苦山民的同情，疾呼——救救山里孩子。

然而，章忧国的美好计划不为其老子所赞成。他父亲在城里开着聚义兴货栈，正一心想发家置业，狠心、现实，没有儿子那么多浪漫蒂克，容不得吃闲饭的人。对于儿子的革命行动，他不赞同。他的逻辑是：“大连旅顺这租借地是国家政府割让的，老百姓喊叫有什么用？！”父亲认为：已经从日本留学回来，念的日本学堂，会日本话，在日本衙门里混事，最便当了。退其次，不想涉及政治，作为中国人，不为侵占中国土地的帝国主义效劳，做个买卖人也可，到外国洋行供个职，当个买办，或自己办洋务，跑日本，跑高丽，远到东南亚赚大钱也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这也不遂心，实在要爱国，那就进关，到中央政府领导的地方，谋个一官半职，可以直接出力报效国家。可是儿子对老子这一套理论，听不进去，不为所动，坚持留在被日本占领下的家乡革命。

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有股不服世事艰难的虎劲，可是，现实却没那么容易。要办贫民学校，首先碰到的就是得有校舍，得有师资，而日本警察署从一开始就来找别扭，原来预想一办就成的事，一时拖了下来。那个被带进城里的少年——李占理，虽说有吃有住，还换上一套新衣服，但他总觉得不是自己呆的地方，上大街车多，人闹，楼房林立，眼神不够用，怕走错路回不了家。不久，这个在大山沟里生龙活虎似的孩子，吃不下饭，像生了病似的蔫蔫了，于是，大少爷就把他带到果树园来了。果园在乡下，农村环境。这里的天，这里的空气都使他舒心，占理的病未治就好了。他不想走了，他有力气，果园里的活一指点就会干。那章先生和余小姐也常到果园来，章先生要占理称他们“大哥、大姐”，不要学家里人叫他们少爷、小姐。

他们在果树园里办起贫民学校，教在果园里干活的农工的孩子识字。少爷、小姐都穿得朴素，和穷人很亲近。

李占理记得那一年秋风凉时，章先生和余小姐还有几个不常来的青年，他们在果园里教唱歌，演讲，哭，咬破指头写血书，宣誓赶走日本鬼子。这是日本兵侵占了沈阳城的那一年秋天。

两年后，李占理记得自己17岁了。章家大少爷革命的事犯了，叛徒出卖了他。那叛徒就是同到步云山姓吴那个小个子男的。

当时日本大连警察署进行大搜捕，报纸上登载了被捕者名单，照片一大排。章忧国的照片和名字就在其中。大连警察署的警察到果园搜查时，那小个子吴也跟来了。他夹在日本警察中间，假装没有看到李占理。章家少爷、少奶奶被关进了旅顺元宝坊日本大狱。这牢狱原是俄国老毛子修的。

果树园变卖了，农工被辞退，李占理回到步云山。临行前，章家老爷送他五十棵苹果树苗，两年生的。老爷说：“你回老家去吧！回去安生过日子，管好这五十棵果树，也就可以糊口了。”

李占理回到步云山。他把五十棵苹果树苗带到了生他养他的大山沟，栽满了他家的荒山坡上。从此，祖祖辈辈留下的荒山坡上，头一次长出新的生命之树。

李占理从12岁离开，19岁回来。然而不只是年龄增长，七年的外地生活，虽然没把这个淳朴的山里青年造就成职业革命家，可是都市生活、新观念，已经使他不能安于父辈那样屈服在这贫困、阴冷的大山沟了。

他回乡不久就参加了贩盐队。从貔子窝盐场向北部山区贩盐。那时候，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满州国”和日本直接占领的大连旅顺 当时叫“关东州”，跟被强占的我国台湾一样，划为日本国土 叫做两个国家，中间一条“国界”，东起貔子窝，西止石河驿，南是“关东州”，北是“满州国”，有沟，有壕，有兵守着。盐产于“关东州”内貔子窝盐场。盐贩子冒风险把盐运到“满州国”缺盐的地区去。

当盐贩子十分辛苦。运盐都是在夜里进行。二百斤的盐挑子，上肩一夜撵个百十里，不说话，不抽烟，大路不走，走小道。遇到警察，命得送上。

李占理一米八的虎汉子，挑了一年盐，被胡匪绑架去。那年月，匪民不分。没有公理，拳头是大哥。他在绰号“草上飞”的大团里当了一名炮手。这时章家少爷的教育，在他头脑里活跃起来，当他探听到邓铁梅、刘同先当司令的抗日救国军的消息后，便逃离了“草上飞”大团，投奔了邓铁梅的队伍，在大刀队里当了兵，参加过多次对日战斗。他参加过庄河土城子对日寇靖安队的战斗，那一仗打死了日军少将森秀树。抗日军民欢欣鼓舞。日寇汉奸疯狂搜捕、镇压，连续杀害了廖香南等抗日英雄，把他们的脑袋挂在电线杆子上，镇唬群众。抗日武装被打散了，李占理在当地立不了脚，一气逃到吉林三道湖，投奔到杨靖宇部队，在这支抗日武装中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又偷偷回到家乡，隐藏起来，好几年再没有外出。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东北之后，李占理在群众处于观望时就挺身而出担当了屯长、民兵队长，带领民兵配合大军抄灭土匪。那时候，他正当盛年，壮得如一座铁塔，搞土改、反封建、反对包办婚姻……事事都是领头人。山区旧习俗，包办买卖婚姻成习，李占理不听那一套，他喜欢上一个姑娘，就自己做主实行了“抢婚”，这在山民中被看作英雄行为，在当时轰动一时，还被编成小戏，在那一带流传。

互助组、合作化，他是英雄，是带头人，没想到到了公社化，他就栽了跟头。那一年在他觉得合作互助蛮好，大家的劲儿正往一块使的时候，上面传来了实现公社化，要

求车马农具都归公，并小组为大社，搞大生产化的指示，李占理担心这样管不好，那些不爱干活的混起来，可就不好收拾了。他有疑虑。他从屯里跑到乡上，想打听明白，可是谁也不理他，谁也说不清楚。听说县里正开三级干部会议，他就伙同几个观点一致的人，到县里反映情况，提意见。

县里正在召开反右倾，拔白旗大会，他不合时宜地闯进会场。因为他的言行正同上面彭德怀相互呼应，这一个引人注目的屯长，便成了众目所视的现成靶子，一项“右倾反党分子，聚众扰乱会场”的大帽子便扣到他头上，他被开除了党籍。

接着是三年灾害，喂不饱肚子。步云山的人们有遇到困难就跑边外的传统，现在挨饿的人们又开始了走“边外”。被免职的李占理也随着大流到了“边外”。

步山人去的“边外”是内蒙古安荣旗。那里人烟稀少，政治压力轻，他们凭自己劳动，吃饱了肚子。

老婆孩子没跟他去。她瞅着自己经营多年的小窝窝，这也舍不得，那也扔不下，舍不得离开。而李占理不是那种离不开家的农民，妻子呢也没养成跟丈夫走的习惯。

他到处讲自己的不平，不断上告，说自己不是反党，说他有刘少奇的讲话作根据。他拿着登载着中央政策的报纸给人看。有谁能理他呢？！到了“文革”，就有人找他了。清理阶级队伍，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流毒，找上他了。刘少奇也被打倒了。“造反派”说：“你的后台硬，这次连你的后台也打倒了！”他还有什么话说呢？！

然而“边外”还是与内地不同，真是“山高皇帝远”，管得松，没户口、没粮票，凭自己体力，就可以吃饱肚子，他到大山里挖人参，采蘑菇，秋天时到收割后的农田里，可捡到丢弃下来的粮食，大道上也能拾到。那时候农场运粮的车队，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包半袋粮食从车上掉下来，没有人停车收拾。

他曾挖到一株野山参，揣着它到虎林镇去。那里有个中药店，他认识店里的坐堂先生，是庄河的老乡。坐堂先生识货，会收下他的人参，凭这收入，也可以吃些年月。在得到那株野山参的时刻，他萌动过给家里捎钱的念头。他曾想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对妻子、儿女感到内疚。今天，该是能弥补点了。

他把人参小心地用青苔、桦树皮包上，怀揣着。第一回去时，药房那坐堂老乡悄悄地告诉他公家不收了，人参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用品。你一定要卖就卖给我，可我付不了大价钱。然而他嫌价低，就揣进怀里走了。他再去时，那人正在挨批斗。门口贴着大标语，白纸写黑字，只有死人的挽联才如此写法，真丧气。他远远地看到那人的秃头顶，站在一个高台上低着头。虽然比围观的人高，但头低着。他不能上前去了，要去，买卖做不成，没准儿倒给他加了罪，自己也脱不了身。他悄悄地离开了。

他到处走。

他是农民。他出生后，他的胞衣埋在门坎下面的土里，他的命运就马上与土地联在一起了。但，他不是正经农民。那些正经农民生下来，跟着爷爷或父亲，参加的第一件劳动就是种地。从此把自己的命运和土地联上，长年价面朝黄土，背朝天，向土地朝拜，要土地奉献。直到死，埋入黄土，回到黄土怀抱里去。李占理这个农民却不是这样，他有孩子，然而没尽抚养之力；他有老婆，但是没给她足够的温存，感情上亏。他的经历使他不安于做一个被拴在土地上的农民。他的经历使他不同于一般农民的人生观，一般农民的苦乐观。

如今，他老了，倦了。当年那个争强好胜的性格，磨没了。倦鸟知返，落叶归根，到底他还是回到了步云山。

可是，家里人对他态度冷漠，拿他像个外人。妻子已是满头白发，目光呆滞。他内疚，想向妻子表达自己的情意，妻子却全然不理睬，妻子的感情全在儿子一边，如今，她住在耳房整天操劳，如同儿子的下人。他很有些气不忿，然而她却是一个死不开窍的奴隶。当年，逃婚的那个敢于爱，敢于恨，敢于反抗，不听命运摆布的大山女儿的影子，已经从她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儿子，更用不上他。父子间，深深地横着一道“代沟”。

第十部

第1章

狼与人较量，最终还是狼败了。胜利的李占理认为放了狼比杀掉狼好。

那一天后半晌，李占理就准备过山到仙人洞去。他想到刘有福第一次离家，一个人在山上过中秋节，一定感到冷清，凑过去跟他热闹热闹。

李占理提了两瓶龙泉老窖，是这个地方的名产。鸡、鱼罐头各拿了一个。三天前老婆托人带来的月饼也带上两个。一一装进挎包里，打算趁天亮就过山去。夜饭在自己屋吃，吃完就动身。

李占理打算得挺好。

想不到，正当他做晚饭时，刘有福来了。

刘有福今天穿得新锃锃的，出远门似的。他也提了一包吃的酒、罐头、月饼、香肠等等。

李占理说：“你看我正想到你那里去，你倒先来了。”

“怕你孤单。”刘有福说。

“我这人在外面闯荡多年，也没有个年节，家里人过年过节也想不起我来。我是在家不在家，人家一样过节。不像你，多少年守在一起，一时离开了，哪一方心里都不是滋味。”

李占理语气挺凄凉的。

“今天我备了酒，咱弟兄俩喝个痛快。”刘有福说。

说着就把提来的食品摆出来。

李占理也从自己的挎包往外拿吃的，一一摆到饭桌上。一边往外拿，一边指着柜子说：“不够吃，那里还有。”

到底是改革开放政策好，只几年人民生活就提高了。这屋墙角横躺着一堆空酒瓶子，足足有五六十只，佐证主人生活富裕和有喝酒的历史了。

李占理说着就把铁锅里的饭菜端到桌子上，喝酒吃饭合而为一。

刘有福坐在对面，凳子是利用弯曲的松树根做成，古朴典雅。

两个人相让一下，就喝起来了。

李占理忽然想起——刘有福来李占理这里也有几次了，逢到吃饭时候，赶上李占理喝酒时，每次让他，他总说：“你喝你的，我是滴酒不进。”

“出家人，有那个清规？”李占理问。

“虽有清规，也在自己。我是从来都不沾酒，惯了。”

“今天刘有福你一杯，我一杯的。许是老婆下了山，一个人闷的，破了戒？人逢佳节倍思亲嘛，八月十五，思家心切所致的吧？”李占理心想。

“再喝。”刘有福劝李占理喝酒。他拿起酒杯，对李占理说：“老李大哥，我敬你一杯。今天是团圆节，家家团圆，你我回不了家，咱们在这儿喝个够。”

刘有福好大酒量。李占理计算了一下，一人一杯，这工夫已经四两酒下肚了。一瓶老白干，就剩下个瓶底。

“你好大酒量啊！”李占理说。

“不大，半斤八两吧。”刘有福说着就给李占理倒酒，“大哥，我敬你一杯。”

“刚才敬了。”

“礼多人不怪，再喝一杯。”

李占理看看刘有福的脸，黄蜡蜡的，“酒漏子。”李占理心里说，“原来说滴酒不进是假的。怎么这点小事也撒谎呢？”李占理感到自己面颊已经有点热了。心想，必须想办法对付他。想到这儿，李占理把酒换了。

两个人你一杯我一盏地继续喝酒。

“一醉方休。”刘有福说，继续给李占理敬酒。

李占理看看刘有福，顿觉眼前模糊。他用手擦擦眼，再看刘有福脸，脸拉得老长，像驴脸。脸上还有毛，毛茸茸的，此刻在李占理眼里，刘有福就像雾天的景物，模模糊糊。

“是我醉了，还是怎么的。”李占理心里说。

李占理再定睛一看，长脸，长嘴，长长的耳朵，尖尖的牙齿，狼——刘有福不见了，他对面竟然坐了一只狼。

李占理吓得冒了一身汗，神志立刻清醒了。“妈的，是狼。这妖孽。”

那狼竟还喝：“干，大哥！”可话已经不太清晰了。

李占理故作镇静，这时候一慌张就坏事了。得再灌它，把它灌得烂醉如泥才行。为了不使狼疑惑，他举起杯来敬酒，自己也陪一杯。

这时候李占理清醒了，他想看看这狼到底要干什么。

再喝，再喝，那狼完全显出原形，“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

李占理赶紧找条绳子把狼绑了。这绳子是一条铁链，是修水库时石匠们抬石头用的。李占理锁好狼，然后再关门，防止外面的狼来策应。

天上的月亮正明，在高高的松树梢头，很圆很圆。

李占理这个时候，当然没有心思喝酒了。他准备应付外面来的狼。他先把枪弹上了膛，再把尖利的扎枪摆在身边。还把火和油也准备好了，真正狼群困了小屋而不得脱身，他得用火攻。狼怕火，大火烧起来，狼会逃之夭夭。

他准备好了，单等狼群上门了。

这时候有人敲门。谁？从门缝向外看，竟是刘有福。

见鬼，怎么又来个刘有福，又是狼变的。

刘有福在外面敲门。

“不能开门，你是狼。”

“我是刘有福。”

“你是狼。”

“说梦话，再不开门，老狼真来咬我了。” 回头看看，那只酒醉的老狼还在地上呼呼大睡。

李占理把门开了。

“你若早来，就会有两个刘有福了，演出个《盘丝洞》，闹个真假包公分不清。”

刘有福愣了。李占理把刚才发生的情况一一向他讲过，他初时不信，等看了正醉卧在地上的老狼，这才信以为真。

刘有福嘴里不住叨念：“罪过，罪过。”

两个人比一个人胆大。两个人看守狼到天明。

狼醒酒了。

老狼看看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阴谋失算，眼下最要紧的只能是设法逃脱了，而李占理又是自己多年的老对手。想到这儿，它打了一个寒噤，心想：“只能哀求了。走一步算一步，往前走着看。”

“你还不甘心。”李占理说。

“失去孩子我受不了。失去孩子就是失去希望。”老狼嘤嘤哭起来。

“你到底为什么抓人的孩子？”

“我是要把狼的本性传给人，新造一只狼。”

“你今天变了人，还会变别的吗？你把你的法术统统拿出来吧。”李占理说。

“再没有了，再没有了。我的法术都被你破了。”狼说。

“听说你能七十二变？变来看看。”

“古语道鬼怕恶人，又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比我厉害，我的法术就不灵了。”

“说说你怎么变成人。”李占理说。

“要变什么得有个条件，今天是八月十五日，家家团圆，你在大山上孤单，想着刘有福，我就投你所好，借着刘有福身形来了。你信就在，不信就不在。心诚则灵，就是这个道理。”

狼说完又哭起来，哀求放了它，声音哀戚，令人闻之心酸。刚才因为老狼借过他的人形，面有愠色的刘有福，这时心也软了，出家人慈悲为怀。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出家的和尚，可他还是长久受过佛家道德影响的。这时候下意识地念起了“阿弥陀佛”。

“放了你，你会再换个地方作践人。”

“不会，不会了，从此我回到南山，专心修炼。修成正果，再也不动凡心了。”

老狼哭了一阵又说：“这些年的气候、温度，适合生长，许多绝种的东西又重生了。你信，就灵；不信，就灭了。我是你手下败将。当年你砸过西山老狼洞牌位，使我多少年断绝香火。这次借机出来，想不到又遇到你，真是冤家路窄。”说完又“嚶嚶”地哭起来。

哭得挺伤心，挺动情。

老狼不断哀求。刘有福终究是佛门子弟，虽然不愿再回空门，但从小受了佛家熏陶，见不得杀生害命。所以，一见恶狼哭，立时心软了，气也消了。他希望李占理放了老狼，就一再嘱咐老狼以后要学好修好，不可残害生命，不可教唆人做坏事，更不可抢人家的孩子。老狼频频点头，连连称诺。

一一嘱咐完了，刘有福看着李占理。

李占理明白刘有福的心思。他也没说话，只示意刘有福开了锁狼的链子。

被释放的老狼作过揖后冲出房门，化作一道火线向西山飞去。

第一次较量就这样结束了。李占理心想，还会有第二次的，也许他只赶上第一次，第二次……往后由别人做了。这不要紧，但较量肯定会有有的。今天他放了这只狼，是他对较量的超然气度。如果杀死了它，传出去后，外界会认为狼被消灭了，就容易产生懈怠思想。其实狼还有，狼是不会被消灭光的。杀死一个失败者也不是他李占理所为。耍种才向举手投降者开枪。而且，这只狼修炼到今天这种程度也不容易。

李占理几次如此想，说不清是出于怜悯心，还是别的。

大连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歇马山庄（节选）

孙惠芬

内容简介 新婚之夜的一场火，烧毁了一对新人的幸福生活，歇马山庄的村民也开始了在改革浪潮冲击下的多彩日子。被新的社会观念所冲击激荡的青年表现出更加鲜活、灵敏的状态；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格人性，使人们对社会生活变化的急速有所震动。

此为该书的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那个隐在林家日子里的祸根暗暗折磨她数月，如今终于真相大白，古淑平的鼾声仿佛一个喝醉酒的男人。凌晨四点，一夜未睡的林治帮突然改变主意，他伸手拨动鼾睡的女人，说，要是他两口子同意，不离也罢，这事又没有外人知道，离了反倒造成影响。古淑平翻过身面冲天棚，说理是那个理，可你知道月月是咱家的灾星，不离婚林家永远别想得好。林治帮说，什么灾星灾星，我就不愿听这话，就这么定了，只要他俩同意，不离。古淑平不知道男人为什么变了卦，一夜踏实的好觉好像菜种完才发现种在了别人家的地里，心里特别委屈。可是男人永远是说一不二，她根本无法改变什么。

第二天一早，古淑平喊过国军和月月。月月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眼皮肿成通红的泡泡，而国军倒没有什么异样，神色中隐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血气充足的潮红，林治帮让他们坐下。林治帮下垂的眼袋上紧绷着咄咄逼人的威严。林治帮说，男人手里，不管有权还是有钱，女人看了，肯定晃眼，这不奇怪，翁月月也是凡人，不过我下台这么几天你就变心，可叫我寒心，女人都是势利眼的玩意儿，潘秀英是这种女人。月月低着头，没有梳理的零乱的头发垂在两鬓，月月很木讷的样子，没有任何反应。林治帮说，当然啦，错已经错了，咱当面认个错，咱给国军认个不是，还过咱的日子。国军像有什么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不，爸，不，月月不是潘秀英，她不是潘秀英那种风流女人，她跟了人就是变了心。林治帮从鼻孔里挤出似笑非笑的声音，下个月我就给小青和买子订亲，买子娶的是小青！

丝线一样爬进骨子里的疼痛被公公扯着根部拽了一下，浑身立时抽疼。抽疼警醒着月月，抽疼更让她体验一种神圣的东西在自己身上流动。月月说，是的爸，国军没错，我是变了心，变了心，我想离婚。

林治帮没有接话，月月的态度让经历过许多场面的林治帮无法接话。不是月月的态度使他计划落空，也不是他的大度没有得到月月的响应而突生激愤，林治帮在月月的态度后面看到了另外一种东西，就是古淑平说的灾星——林治帮从没见过一个女人面临绝境非但没有悔改之意，且大胆地、毫无道理地撕毁自个——这非俗常的、不是歇马山庄女人所能有的做法，让林治帮禁不住打了个寒战：灾星，这女人是灾星。林治帮停顿一会儿，当他真正在心里确认了什么，他果决地说，今几个谁也别上班了。

林治帮没有把去找翁老太太的差使摊派给别人，而是亲自出马。他喊醒睡得正酣的小青，重新询问嫁买子的事是不是当真，小青揉着惺忪的眼睛说，当然当真。林治帮就饭也没吃，去温胜利家借辆马车赶车上路。林治帮好多年没有赶马车，吆喝骡马的口令显得十分笨拙。退下来的林治帮赶着马车在上河口下河口屯街上的出现，一下子吸引了乡亲的目光，人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驱策着吊儿郎当好几个月的老村长重操旧业。当不到一小时马车上拉来翁老太太，各种各样的猜忌便在口与口的传中，形成一个大体一致的说法——月月 and 国军闹矛盾了。月月母亲看到亲家赶车登门一下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她什么也没问。她换了衣服梳了头发就颤巍着小脚上了马车，月月母亲面上没有丝毫的慌乱，泰然的背影隐着一种肃穆，就像多年来承受危难日子所常有的姿态。走进林家大院，老人挺着腰板脸上一派肃穆。为了表达对所遭遇的事情的激愤，古淑平没有迎出院门，她只推开屋门站在堂屋的门槛里，说，来了老嫂子。月月母亲点头，而后直奔东屋。林家清洁的屋子里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就像有谁突然之间揭了锅盖砸了锅底。月月母亲刚刚在亲家炕沿上坐定，古淑平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古淑平握着月月母亲的手，说，老嫂子呵，可怎么办呵可怎么办呵？

古淑平心里没有哭这场戏的，她原打算和颜悦色讲出月月对不起林家的事情，而后让老人自己说话。可是一早林治帮走后，国军打了月月。月月公公面前一口咬定自己变心，使国军突然暴怒，等父亲离开院子，国军把月月拽到西屋，狠狠就是两个耳光。月月遭了毒打，却没有喊叫。一阵麻疼之后，她感到一股热热的东西从鼻腔流出，是血。月月从线丝上拽下毛巾捂着鼻子，而后趴到炕上，国军又在月月躺着的腰部给了两脚。一切进展都是无声的。没有一点语言，但古淑平在堂屋里感觉到那啪啪的两声是肉与肉的碰撞，她惊叫道干什么国军——古淑平憎恨月月，但她生来就怕打架，她去推西屋屋门，屋门插着，恐惧立时占据她的大脑，她喊小青小青快快来呀——小青和火花闻

声赶紧跑出，同古淑平一道猛力推开屋门，随咔嚓一声木头断裂的声音推开屋门，只见月月捂脸的毛巾上洒满血迹，国军则倚在柜上狠劲撸着自己头发，乌紫的唇陷在齿与齿之间不住的颤抖。小青说，哥你干吗打人？国军放松嘴唇，转脸对着小青，怒不可遏地说，你少给我掺和，我不要你嫁程买子，我不要看到黑猴一样的男人进我林家家门。小青毫不相让，你少管我你，我不用你管……

儿女之间混乱的纠缠，使古淑平一早醒来除掉灾星的心绪遭到破坏，她不知林家的日子怎么就能闹到如此程度，她用平生第一次最大的声音呼喊死鬼闭上嘴，你们还让不让我活了，就呜呜咽咽哭了起来。小青一甩门离屋洗脸梳头和火花上班上学，剩下古淑平返回灶间擦眼抹泪，谁知月月母亲的到来使她刚刚压进胸腔的委屈翻涌上来。月月母亲泰然地看着古淑平，苍老的目光流露着理智和清醒。她说，大妹子天塌不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月月母亲的口气好像她是一个纯粹的局外人，与本案无关。这时林治帮恼火，吆喝狗似的吆喝古淑平，住嘴，有什么好哭。古淑平声音虚弱下去，又听林治帮冲西屋喊，都给我过来！西屋没有动静。又喊一句，都给我过来！粗放的声音在屋内回旋，门吱呀一声响了，国军像一个被抓的逃犯似的蔫头耷脑走进屋来，他进屋没和岳母说话，布满血丝的眼睛直直地只瞅脚下。许久，月月才迈进东屋，她洗净了脸上的血迹，进门站在与国军相对着的柜头儿的一角。她没去看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母亲，她知道这是一次砸烂打碎见血见肉的声讨。母亲将理直气壮气宇轩昂地参与声讨的人群。林治帮率先说话：大嫂你老人家这把年纪，实在不该折腾，不过这事不是小事，我得让你知道。林治帮嗓音很重，好像有些难过，他说，月月自个承认跟了买子，想与国军离婚……月月自个说是不是？月月两手捧腮，说是。屋内顿时一片寂静，秋后的晨光透过玻璃静静地晒在炕面，在月月母亲干瘪的脸上反出一束跳跃的光影。这个寂静的时间本来是林治帮让给月月母亲的，一辈子通情达理的老人不会不知道此时此刻做何反应，可是月月母亲长时间 33 没有说话。大约有两分钟，林治帮终于忍不住尴尬，说，自从月月结婚，我看她比自个儿女都重，到今天，我没想到。自古有话，劝赌不劝嫖，月月变了心，劝不动，就只有好说好散，你说呢大嫂？我知道走一家进一家不容易，可是我劝不动。

月月母亲动了动身，躲过脸上的阳光，说——她的话音是低沉但绝没有沮丧。我们翁家对不起林家，我养了这么个败坏家风的闺女……我对不起亲家还有国军，我给你们赔不是了。林治帮和古淑平学月月母亲，在该反应的时候不做反应。月月母亲接着说，事儿是我闺女犯下的，要怎么处置，就由亲家了，你要月月离开，我现在就领她走；你要月月留下，我也不管，可有一宗不许打我闺女。

月月母亲的话令林家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这无疑有一种撑腰的意味，而作为多年家规森严的母亲，遇此情景如果不是当婆家人的面扇上闺女两个耳光，至少也得大骂一顿，好给婆家挽回遭泼脏水的面子。可是月月母亲没有那么去做。她说，他大叔——这是月月没结婚之前她对亲家的称呼，要离婚，月月今儿个我就带走，别留下来气坏了你们。月月母亲说着见林治帮并没有挽留的意思就委下炕沿，说月月还不收拾收拾衣裳！月月充满感激地抬起脸来看了母亲一眼，之后去西屋收拾衣裳。翁老太太处事态度的明朗简洁让林家人既感免灾除害的痛快，又有一种意犹未尽的遗憾，事情确实了却得太迅疾太痛快。月月夹包儿离开林家大院，国军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空落、难过，他没有出门相送，月月母亲也没让林治帮赶车相送，母女慢步离开屯街就像串亲一样自然，翁老太太甚至面上带着祥和的笑容。然而上过山冈快到下河口东南小河套时，月月止住脚步。月月说，妈，我不会回家，我上学去。母亲说，我是讲过不让你回来，可你，你上哪儿去？月月说，我想法住学校，我肯定不回家。母亲迟疑着，眼神变得昏暗，好久，母亲像想起什么，目光由暗变亮，母亲说，那你走吧，上课要紧，你去吧。

看着月月骑车走回山冈，母亲直奔河套里边一块坡地，当她在坡地上找到一块熟悉的坟头，便趴上去，捂住嘴巴，嚎哭起来。

从古淑平和火花在东崖口草房院掳走月月，买子就陷入一种愧疚和惆怅情绪里。他确实不知月月对自己的感情如此之深，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被爱的感情，重要的是，自己使月月在婆婆眼前败露了她对林家的不忠，重要的是，月月的败露很可能影响小青对自己的感情。第二天上班，买子径直奔向卫生所。买子刚进卫生所，小青就放下蒸锅跑过来跷着脚抱吻买子。小青的举动让买子心中略有些踏实——小青没有改变对自己的态度，可是这并不证明月月昨晚回去什么事情没发生过。买子说，小青，我想跟你讲个事儿，这事儿必须让你知道。买子不知道怎样向小青讲述他和月月的过去，那似乎是件很难说清的事情，但他却特别想说出来，让小青知道，当然不说得很深，不说他们已经有过……小青却用嘴堵住买子的嘴，不让他说话。过一会儿，小青离开买子，小青说，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我嫂子爱上了你，这对我不重要，我早就知道她爱上了你。买子的心格登一动，你早就知道？小青说，当然。买子看着这个奇异的女子，想追问下去，可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又试图讲述想讲述的话。他说，她像我的姐姐，她一直就像我的姐姐。昨天下晌，她上我那儿去，其实是知道咱俩的事。是去……你妈就……买子觉得心底有股力量反对他这么说，然而不待他说完，小青赶紧截住，程买子，我不想知道我未来的丈夫跟谁好过，希望你能懂我。买子停住讲述，直奔主题。小青，你家人没拿月月怎么样吧？小青不想让买子知道月月爱他铁了心，小青故意大大咧

咧说，别把我们林家人看得那么小气，我爸和我哥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先说说咱俩的事吧，我爸说半月内就给咱订婚。

买子终于有些放心，然而当他听说要跟小青真的订婚，一种新的关系构成使他心里禁不住生出一丝凄惶。人生多么不可思议，他对不起月月，还有国军，他们却要成为他的舅哥舅嫂，他真不知道将来如何面对——心安理得地面对。

事情的内幕终于如小青所愿。没有任何人知道，就像在草地上掘个深洞上面盖上草坯，看上去完好无损。深秋的歇马山庄满山遍野横溢着米粒成熟的香气，苞米、水稻、大豆以及三荚菜和须草的叶子，日日接近枯黄，仿佛香气是一种易燃的气体，经由秋风的抚擦燃成大火将庄稼烤焦烤糊。深秋的歇马山庄有着不易察觉的思想，姑嫂石篷在一日日枯瘦的庄稼叶片中裸露，仿佛一个嶙峋老人弓腰屈背展示着年景和月轮。这已经是一个等待收割的季节，村街表面的宁静其实正蕴藏着庭院中磨刀霍霍的忙乱，然而正是这个季节——深秋季节，古本来在沙地上组织人马，开始了只有春天才有的深翻和施肥。

古本来的深翻与山庄春翻地一样，翻地的深度却大不相同。

春翻地只甩犁杖顺垄帮中间豁开不足一尺，而古本来的深翻却是将所有地面深挖二尺，然后在二尺深的暄土上备垄压碱泥下肥。从歇马镇海边拉碱泥压地的事儿好多年了未曾有过，使用化肥的省事、简便使劳动力外出的家庭从不讲究改良土壤。古本来从前川后川雇了五辆车十几个男女劳力。古本来的雇工报酬是一天十斤苹果，车马额外加钱。当天拿到十斤苹果的诱惑，使许多有孩子人家的女人暂时放弃秋收的准备，加入到雇工队伍当中。古本来不限人数，越多越好，谁也不知他这么念着翻地要种什么植物。五天以后，当一片沙地统统翻完压上碱泥，古本来从镇上拉回一车薄膜和一袋草籽。于是人们终于知晓古本来承租沙地的目的，是要在上冻之前种出一茬儿药材，人们手搓草籽下种时仔细端详，怎么也无法认识是何药材，后来前川一位老人好奇地到地头询问，终于知道是灵芝草。改山芋种灵芝草是古本来从镇多种经营办公室那里获得的启发。

沙土覆上地膜的当天，山庄老村长，已经佝偻了腰杆的铁杆贫农唐义贵来到沙地地旁走了一趟，他走到地旁先是蹲下，掬一捧变黑了的沙土闻闻，而后审视怪物一样审视着地坝边使嘴指挥雇工的古本来，目光里有一种久远的、难以捕捉的困顿，他在接近沙地和热火朝天干活的雇工时想了一些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他佝偻着腰肢在人们眼前活动，仿佛下午时光里的一只木犁。一些快言快语的女人见唐义贵在地头笨拙地走动，尖声喊老东西也馋苹果啦，你还有牙吗？唐义贵听了耍笑他的话心底有些愤怒，但他的一

张老脸已经不能准确表达他的心情，他只动几下瘪进去的嘴唇，好像嘟念句什么，而后拖着老腿，一路向村部犁去。

在村部办公室，唐义贵看见买子，手在空中乱舞一气，嘴里支吾着你都看见啦？买子说，什么看见啦？唐义贵说，你这小兔崽子有你好光景你等着吧。买子听不懂唐义贵的话，以为是对自己的一句预言，笑着请他坐。可是唐义贵不坐，钉螺似的在地上转了几个圈向外走去。谁都不敢相信，唐义贵这一次莫名其妙的亮相，是他跟乡亲的一次永别。

当天晚上，农历八月十八，唐义贵死在自家苞米地的地垄里。老伴做好晚饭一等不回二等不回，就顶着星星到地里去找——年老之后的唐义贵打发日子的所有时光都在田里，不管有活没活。她丝毫没用力，就在靠地头的垄沟里，发现了一团黑的物体。她蹲下去摸时，唐义贵脑盖和胳膊冰凉，已经硬尸，一手握一把泥土。

唐义贵的葬礼搞得十分简约，没雇吹手，没扎车马，他出嫁的一双女儿因为男人不在家，家无法扔空，每天早上回来嚎哭两声，再返回外村家中。只有潘秀英坚持了三天，她一边接待前来哭丧的乡亲，一边看管着录音带的转动——唐义贵没有儿子出钱雇吹手，潘秀英从自家带来录音机。小喇叭奏的不是哀乐而是庆丰收快乐的曲调，歇马山庄60岁往上的人死了都算喜丧，一曲庆丰收喜交公粮的乐曲把唐义贵孤寂的院子搅出一些热闹，好像这里是公粮收购点，好像唐义贵是把持大门专事记账的门卫。潘秀英在悦耳的曲调里扭着心里的秧歌，腰身飘动着活像十八二十三的女孩。出殡那天早上，买子和林治帮来到唐家，以村部的名义送来一对花圈，挽联是林治帮题词，找一个村小教师写的：

一身破衣垄上行
满头米花地里开
歇马山庄村部痛悼唐义贵

以接班人的名义送走唐义贵之后，林治帮带买子一同来到唐义贵地边，看到已经成熟的苞米，买子试图捕捉老村长的意图，说是不是找两个欠村上义务工的人家帮他收了。林治帮没有吱声，他好像并不关心谁收，或者认为买子说得有理，林治帮在寻找退下之前和唐义贵坐着抽烟的草坪。林治帮找到了，按原来的位置坐下来。摸出烟点上，怅怅地出口气，说，我离他不远了。他看着草坝尽头的蓝天，看着草坝里面的野地，想象着唐义贵在倒计时时光里做了些什么。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把庄稼当成伴侣。

林治帮若有所思又绝对什么也没想通地坐在那里，目光对着地头。最近的一块地头已被踩得光平，就在这时，就在林治帮把视线移向光平的地头时，他发现那地头上有一串字。那字的笔画因为太重，划破泥土仿佛蜈蚣钻在地表的长洞。林治帮赶紧站起，走过去看，买子不知道林治帮发现了什么，也跟着走过去。这时，他们看见极不规则然而异常清晰的四个大字：地不外租。这时买子记起几天以前唐义贵在村部说的那两句话，似乎有些明白古本来租地对他苍老灵魂的震动。

古本来秋季包地下种的时节，歇马山庄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潘秀英到俄罗斯做劳工的女婿死了。潘秀英的女儿金叶是在沙地上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临近晌午，正在垄上铺放塑料薄膜，一阵摩托车的突突响动声在地边戛然止住，惊扰了正在干活的人们。大家抬头去看，只见一个穿浅绿衣服戴大盖帽的公家人跳下摩托车向地里走来，边走边喊谁是陈学福家的？金叶蓦地站直，是我。大盖帽说，收拾收拾跟我走。金叶只觉身上毛孔一瞬间抽紧，男人两个月前来信说秋后回来，是不是——金叶不敢多想，金叶在众人的目光中走出沙地，只听有人说，是不是挣多了拿不动。又有人说，我看不像好事。金叶走近大盖帽，小声问什么事？大盖帽说，别问，快跟我走。金叶没有回家，只让另一个女人捎信给孩子叫他中午回到姥姥家吃饭，就坐摩托车上路了。

来到镇上她才知道，到俄罗斯出劳务两年的丈夫在回程的火车上遭了抢劫，那劫持者在深夜列车快到一个小站的时候，趁陈学福打盹，从车窗把他掀下，之后抢包下车，陈学福当即跌死，口袋里除了身份证，分文没有。

金叶跟镇司法部门公家人赶到黑龙江佳木斯市一个县城医院太平间认领丈夫时，当即昏厥过去……一天两夜返回歇马山庄，金叶已经瘦成一只蜈蚣，刚在唐义贵家忙完喜丧的潘秀英来不及休息，又去给自己女婿忙活去了。因为死的是自己亲人，她无法再做“扶丧”的角色，而是在哭丧时被人搀扶。陈学福的死让所有外出民工的女人心生恐怖，她们到金叶家哭丧时，都大致相同地说着一句话，男人呀，你好狠心扔了老婆孩子啊。她们一边谴责金叶男人，一边为自个男人祈祷，男人啊，可万万不能扔了老婆孩子啊。

陈学福的惨死，使歇马山庄村民对买子办村工业倾斜了更多的感情，后川五六个女人在用力气换回百八十斤苹果之后，联手到村部去找买子，要买子多建几个砖厂，多闯几条路子，说男人年末回来，就不让他们再走了。她们说着说着，声泪俱下。买子看着这些女人，劝她们想开些，危险的事不可能老发生，买子说他会努力。

国庆节很快来临，这个节日在歇马山庄庄户人的日子里就像青草地又长出青草，一切都没有什么两样。对这个日子，一直暗暗念着盼着的只有潘秀英，她练了三个多月

的秧歌，她知道林治帮不会和自己一同上台疯张，就找了住后川的村小学教师古永峥。古永峥是学小靳庄时代的文艺骨干，身手软得像个女人，平素一听乐曲就止不住浑身摆动。潘秀英在星期天或傍晚时光与古永峥在院里踩步，古永峥还自己编写了有唱词的秧歌小调，什么锣鼓一敲上了场哎，唱唱改革唱开放哎……谁知数着日子练下来，女婿却出了祸事。女婿的暴死使她梦里都在惦念的好事一夜之间由无处不在变得遥不可及——女儿的厄运不允许潘秀英再有登台表演之念，她在女婿拉回家的几天一想自个曾像18岁少年抖抖擞擞，就对自个产生反感，就想人活着还是来点实际的好，穷张罗没用。可是人葬了，泪干了，拖着哀伤疲惫的身子躺下几天，再度醒来，那咚咚锵锵的乐声又响在耳畔，心里长了草似的毛茸茸的，期盼又变成比任何东西都实际的情绪。国庆节一天天靠近，潘秀英心情一天比一天紧张，她特别盼着村领导林治帮或是买子能挑头出来请她，因为他们知道她所遇到的不幸。只有他们出来请她，她才有理由走出伤感，才不至于被人说老没正经。盼望使潘秀英变得神经兮兮，窗外每一声狗叫都叫她惶惶心跳，都叫她在心跳之后出一身冷汗。不是恐惧三个月的心血付诸东流——在舞台上展示自己二十年前的风光实在是她年老之后惟一一次机会，而是她怕放弃卫生所工作却依然感到充实的事情突然落空。九月三十号，林治帮和程买子终是没有出现，潘秀英在庭院里再也稳不住神，她一早打扮了一下，走出屯街来到村部。潘秀英来到村部先上卫生所看看小青，谎称心口火大，从小青手中买了几包牛黄解毒片，而后一边摆弄药包一边佯装没事地溜进村部。村部里村委都在，大家见她都格外客气，离开村委她成了客人，重要的是她有了灾难，有了灾难在大家心中就变成弱者。平素最看不惯潘秀英什么事都瞎不了的刘海说生死天定，总得想开。另一个叫王全的村委说，厄运是好运的开始，金叶不能老倒霉。谁也没有提到演出的事，潘秀英应答着，一边在焦急中机智地想着办法。突然，她扭过头去看买子，哎呀村长，看看我这脑袋，差一点给忘了，明天镇上庆国庆汇演，当时林书记给我报上节目，我这些天都给闹糊涂了。潘秀英假装突然想起的样子不露一点假装的痕迹。这一招确实好使。买子被提醒，买子说，你看我是不是失职，节目早报上去了，镇上还要村长带队呢。买子说完，找会计用钥匙打开电话，买子往镇上打了电话，问庆国庆文艺汇演是什么时候，对方说明天上午八点在镇礼堂。买子放下电话，说潘婶，你可一定成全我，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不参加上边是要扣分的。潘秀英沉默一会儿，说我还哪有心情，不过我？确实不能拆台，谁叫我当初答应。

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到实处，往家走时，潘秀英对自个的急中生智十分满意，然而走在田边地头，看见早已枯了叶子的苞米棵。想自己就像这苞米秸棵人老珠黄，想都人

老珠黄了怎么就不减年轻时的好事儿爱热闹的劲儿，对自己的满意又像秋风下的落叶，一片一片飘逝，看到苍苍茫茫一片秋野，潘秀英心里平生第一次生出些许怅惘和无奈。

是因为答应过镇里一定将买子扶上马送一程，还是因为答应过和潘秀英一定在国庆节与她同台演出，国庆这天，买子和潘秀英、古永峥来时，林治帮已经在礼堂前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上坐下。自从月月的事发生，通过月月的事了解到，买子不久之后将是自己的女婿，他似乎一扫以往的散淡、平静，眉眼间有了一些精神，买子成了自己的女婿，使他骤然认识到他在村部的事业远远没有结束，使他了悟上天总是有眼，该谁得的外人打破脑袋也挣抢不去。

偌大的礼堂人声鼎沸，褪旧的紫色幕布给庄稼人带来在田间极少领略的肃穆和庄严，幕布上面有一排红纸黑字的大幅标语：歇马镇庆国庆大型汇演。满脸乌黑的庄稼人由于多少年很少有机会表演，将小桃红扑到脸上，京戏里的丑角似的夸张着热情，女人们大多换了装束，艳红艳绿争相斗妍。一个40岁左右的胖女人穿一条松紧腰的连衣裙，又在连衣裙下边套一条粉绸肥腿长裤，想浪又怕浪过头的情景让人啼笑皆非。男人们大多保持本色，但他们的衣衫上没有泥巴没有皱褶。在这群庄稼人组成的演出队里，潘秀英虽然年龄偏大，但她上穿银灰翻领西服，下穿灰色短裙，淡施胭脂，给人一种城里女人的高雅，吸引了许多目光。镇长入席后越过林治帮和买子单独同她握手。林治帮说，你个老妖精，到哪里都显眼。潘秀英说，我今天就显给你看。一阵噦登啾登锣鼓响过之后，全场肃静，这时，主持人通过喇叭喊全体起立，奏国歌——国歌透过墙壁在礼堂四周回荡。潘秀英眼眶潮湿，潘秀英想国庆多好啊！

这是一个夸张了的并不真实的时刻，所有人都与土地、与日子、与家长里短割断了联系，现实的、劳作的事情变得那样遥远。台上台下一片投入的、忘我的快乐。当报幕员以脆亮亮的嗓子报出演出顺序，潘秀英的心像揣了兔子似的狂跳起来。等待演出是忐忑不安的，然而这忐忑不安里有着一种令人激奋的情绪，就像乡下小孩子过年之前梦寐以求的等待，潘秀英一方面希望赶紧轮到自己登场，将心里身外的激奋释放出去，一方面又怕早早轮到自己放空了自己，因为她不知道那个短瞬的时刻过去之后，她的心里边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

报幕员终于报出“歇马山庄”四个字，这四字一经从广播喇叭喊出，便如同四只没有光亮的火柱，触在了潘秀英勃勃狂跳的心，心停止了跳动，然而蓦地，血管里的血从胸脯向脑瓜击溅开来。她又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一个少女，潘秀英一张娇嗔的面庞与古永峥走上舞台。

悠扬的乐曲惊醒了一地晨露，隔墙的相思折磨了一对少年，隔墙相望，少女害羞，少男忸怩，想看又怕看，怕看又想看，当积淤的焦躁被一阵单调的鼓点催逼出欢腾的锣鼓，男女终于以歌唱改革开放为由得以在屯街上追赶、嬉逗，手拉手肩并肩，眉目传情。潘秀英回到了三十年前，浑身轻盈轻飘，怕演完的恐惧早已被久盼的投入，被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唱词挤走，一路奔着前方，忘记了前方就是尾声。当潘秀英以18岁的欢颜做完最后一个亮相，泪水盈满了55岁女人的眼角。从开幕到闭幕只有十分钟，十分钟相对人的一生十分短暂，然而潘秀英在这十分钟里，一股脑儿体会了她的未来和过去，她走完了十分钟，也就走完了未来和过去。紫色帷幕遮住了潘秀英和古永峥时，观众席上的林治帮眼窝潮湿了。从不感情冲动的林治帮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潘秀英做着与她年龄不符的孩子般的作态遮进紫色幕布时，他的眼窝潮湿了。耍一回吧，老妖精。他在心里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镣铐与梦醒 节选

王玉山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上、下两部，皆以“我”进行叙述，以“我”的思路和意识流动结构篇章。构思新颖，情节在时空的平行联缀中进行合理而又出人意料的跳动组合。作品侧重心理描写，并在此基础中进行情感的梳理和理性的分析；在人物个性的凸现中，轻松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善恶与心理的复杂流程，并强烈地表达“我”对邪恶的抨击，对正义的伸张。

上部以“我”、“万事通”和朋友作为主要人物，以“我”的一些戏剧性的人生经历作为引子，引出故事，让人们看到“万事通”如何行骗、作恶，走上犯罪道路的。作者没有过多地去写犯罪者的外在形象，而是侧重去揭示犯罪心理的隐蔽性，以警示世人。

下部仍以“我”作为贯穿人物，叙述“我”与“我”的战友——转业到地方，先后任某市刑警支队政委、公安局副局长和县委书记，后来成为腐败分子的刘海云的对话，让人们看到一个农家子弟成长的隐私，看到他怎样“辉煌”起来，怎样走向自毁，成为罪犯。叙述中，作者仍然避开情节的铺张，而刻意透视人物心灵的每个死角，让人们看到一个“好人”如何在心理上发生塌陷，在塌陷的阵痛中又如何令人深省、震惊。

此为该书的第五章。第五章 三六九等

1

刘海云的爱人李想是名国家公务员，供职于东川市政府政研室，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其学历为市属大学中文专科毕业。

现在看来，李想的学历与年轻人相比不算高，但对于42岁人来讲，这学历就算可以了。翻翻档案，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几个是正规院校毕业的，不是函授就是自考。如果真是自考还算不错，因为自考难度大，能毕业的不多。有的人干脆拿钱买文凭，课一堂不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连毕业论文都是别人代写的，倒省事。这样人拿着文凭除走仕途之路可能有用外，搞技术算白费。简单公式列不了，还得浪费一摞纸。

2

李想毕业后，按其专业本应去本市新闻部门当名记者或者编辑，她的同学多数分到了这些部门，转眼之间由名学生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无冕之王。

新闻部门李想不是去不了，而是不想去。不想去和去不了是两回事。她愿意做学问，喜欢一天坐在办公室里写写翻翻，思考一些东西。李想毕业后按其志愿分配到了市政府政研室。为此，这些年她在全国各个等级刊物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论文和文学作品，每年发表的东西比一些当记者的同学还要多。

李想长得漂亮，而且聪明，还会唱歌。李想还有一个独到之处，一般人学不来，她善于与人交流。见到啥人说啥话，能高能低，但绝不是搬弄是非耍贫嘴那种人。叫她耍贫嘴她还不会，她是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女性，不是那种人，给个甜枣高兴好几天，见人啥话都说，一点不考虑身份和影响。

李想认为，搞政策研究，首先得过与人交流这一关，这一关过不去，什么政策研究都研究不好。见到高人，她能讲马恩列斯；见到工人，她能讲效率与产值；到了田间，她跟老农能讲播种与收获；与公婆相处，她讲的是家长里短。在市委大院，在政研部门的女性当中，称得上“一枝独秀”。

怪不得李想有个同事在家跟老婆干仗，把李想搬出来作为压倒对方的重型武器：“你要是赶上李想一角我天天给你做饭。”女方也不示弱：“我要是李想找你。”随后男女双方矛盾开始升级，导致拳脚相加。

女方一看打不过男方，免遭皮肉之苦，知道李想和丈夫都不是那种人，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你跟李想过去吧。”说完，系着围裙下厨房去了，还得给要放学的孩子做饭，说啥不能叫孩子饿着，其它都是次要的。

男人一看女人“投降”了，也挺知趣，拿起扫帚赶紧把碎茶杯、碎烟盒收拾干净扔掉，免得孩子放学回家哭鼻子。他知道自己是孩子心目中的偶像，虽说不是啥官，但管吃管住，比刘德华还棒。刘德华光唱歌不管吃喝。

3

李想在同事的心目中魅力就那么大，其实李想本人并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出众多少，她感觉许多方面还不如别人。比如中国没入世之前，在WTO知识方面，李想总觉得自己欠缺。为此，她特意请教过同事老徐，问WTO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老徐在这方面下的工夫大，书看了不少。别看一些年轻人不把老徐当回事，说老徐死脑筋，一天只知道抠书本，连麻将都不会打。说话损一点的，说老徐这辈子活着真没劲，大好时光都被他“荒废”了。

我不知道说老徐的人干啥有劲？喝酒、跳舞、洗桑拿、练“筋骨说闲话的人对李想可不敢胡来。背后有当县委书记的丈夫撑着，父母又是当地名人，打溜须还打不过来呢，一天李姐长李姐短叫你心里发麻。中国人眼皮发虚就发虚到这个程度。本来别人当官与己无关，这辈子也不一定求他办什么事，但也高看对方几眼。甭怕到县里出差没人管饭。

4

四十二年中，李想当过军嫂，做过警嫂，后期又做了县委书记的太太，尽管这样，李想称得上一个正派人物。丈夫的腐败现象她始终看不惯，并据此力争无数次，遗憾的是未能把滑向远方、鬼迷心窍的刘海云给“正”过来。用李想婆婆话讲：小鬼催命，人挡不了鬼事。

刘海云“双规”后，李想没有变心，危难时机见了真情，恋着丈夫，护着晚辈，精心侍候乡下的婆婆，相当了不起。

单位几个爱整事的人想在李想身上搞点话题，没等起刺，被单位领导及时给压服下去了。再说李想人品好，行得正，嘴也不呛人，加上父母在当地的威信，爱整事的人一掂量，自感不如，只好打了退堂鼓。只不过李姐长李姐短叫得不像从前那么多了，也不像从前叫得那么甜了。李想不在乎这些。其实在乎也没用。嘴长在人家鼻下，叫与不叫是人家的权利，你干涉不着。这时候有谁还愿意向犯人家属表示友好呢，不离你远远的就不错了。

5

刘海云“双规”后，除了几个起刺人之外，多数人也没闲着，躲在“暗处”察言观色瞎议论。议论话题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说，世上有同床异梦的夫妻，爱财方面，夫妻没有单打一的。外面有个捞钱的耙，家中有个装钱的匣，有数的。

专案组通过对刘海云的审查，通过大量的调查，纪委部门对李想的结论是：出污泥而不染，是朵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有不染的道理。无疑，一些爱扯闲篇的人不攻自破。

扯闲话的人好不容易消停后，“关心”李想婚姻的人开始浮出水面，充当起舆论的导向人。他们的看法是：李想用不多久，婚姻方面就得和刘海云拜拜，说这是不争的事实，并举了这方面很多例子，说这种人不离婚还等着干啥。还有人说已经看见李想到法

院民事厅去过，了解离婚程序。总之人们说啥的都有。这些人反正一天没啥事，说说闲话还能打发点时间，口才方面还能得到锻炼锻炼，口才练好了，等他们离婚的时候没理还能辩三分。纯粹吃饱撑的。

一些自感条件不错的优秀男士，想乘虚而入，走进“梦中情人”的婚姻殿堂。这些优秀男士中，不乏有商界的，有政界的，也有科研单位的，五花八门，惟一缺少的是下岗工人。

他们普遍认为，这下刘海云可算完了，谁好好的一个人还能等他到永远。

何况李想还是人们的“梦中情人”。在东川市不比倪萍逊色多少。

6

进攻最厉害的要数东川市政界两个人物，一个是东川市财政局长，一个是东川市防空办主任。

财政局长由于官运亨通、财大气粗，心性也随之高涨了起来，看不上了原配妻子，没事怄气，或者夜不归宿，三天两头言称在单位开会。妻子早就看穿了丈夫心里那点小心九九，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免得同床异梦，话不投机还影响睡眠休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还不和他过了呢，下一步计划走人。走人是有条件的，你不是有钱吗？将人民币拿来，然后再分手。财政局长就等妻子这句话，以前生怕妻子想不通来个自杀，闹得满城风雨不好。没想到妻子这么开通，不就是钱吗？要多少给多少，咱爷儿们办事就是爽。财政局长给前妻一笔钱，就这样将人家打发走了。

其实财政局长前妻不是个简单人物，论文化有文化，论职业也不错，个头模样也能拿得出手，说话办事噱哩喀喳，人家没吃财政局长那一套，省他一天拿五捉六的，你不是有点权、有点钱吗？烧的。

对于财政局长来讲，权也有，钱也有，这两点上谁也否认不了。作为财政局长妻子，看待问题可能比别人更实际些，不像别人隔着墙看人，容易造成距离产生美。说句到家话，是财政局长“拔苗助长”，自己把自己地位看高了，眼里没有了前妻。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两年，局长的婚姻问题始终没有遇到合适人选。不是没人介绍，而是有了经验，下一步婚姻目标，按财政局长自己设计的方法步骤，上“一层楼”不干，上“两层楼”才是魄力体现。条件自然有钱铺路，加上有权。认为两个硬件一抛，不愁凤凰自报家门：“局长，我是金莲。”

财政局长打光棍期间，曾经打过北京某歌星的主意，认为歌星年龄不大，挺青春的，唱歌虽说赶不上大腕，水平还行，花插电视上能给个特写镜头。

财政局长认为把歌星娶到家，那就是一朵花，中年婚姻就增值了。后因财政局长经过反复思想斗争，认为自己再有权，再有钱，也养不了歌星。全国得有多少歌迷想着她。况且歌星也不缺钱花，张张嘴，大票子还少吗？再说普通市一级的财政局长在歌星眼里能算啥？还是单相思，只是在电视上判断歌星可能没有找婆家。为此，财政局长还喝了两回闷酒，认为不娶歌星有点舍不得，怕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娶歌星吧还怕日后生活招架不住。就在财政局长左右为难的时候，歌星的老公在电视上露面了，是个访谈节目，主持人向歌星老公讨教不少美满婚姻方面的经验，谈歌星老公如何支持嫂夫人的演唱事业。两口子在访谈节目里有说有笑谈了不少有关生活中有趣的事情。主持人借机又把歌星一个潘冬子大小的儿子介绍给了观众。恰巧财政局长在家里看到了这个访谈节目，仰在沙发上，暗暗倒吸了一口气，骂自己眼拙，庆幸自己没去北京找歌星，免得挨一顿打。财政局长没办法，只好调整思路，把目标锁定在本市范围内有姿色的市花、区花和校花上，就差大荔花了。假使大荔花是美女，看财政局长的架势，非得把大荔花捧回家。按他的逻辑，花好看，就像人吃饭，有咸有淡。至于花看多久且不管，看一天是一天，不行再换。

两年时间，由于财政局长左挑右挑始终没有遇到心中的她。夜深人静，常常望着天花板自叹，那些市花、区花、校花咋就不落在我家？是命不好，还是这花那花配不上他？其实道理就像一层窗户纸，很薄很透，财政局长却没能捅漏。是力气不够，还是窗户纸吊着财政局长的胃口？婚姻这个魔方看似简单，一遇实际，一般人玩不明白也看不透。说穿了，财政局长不在其位婚姻也就好办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李想成了“孤家寡人”之后，看把财政局长乐得嘴都成瓢了，在他心目中，李想就是一幅画，他就是购画人。什么学问，什么模样，全是瞎扯，男人爱权，女人爱钱。歌星攀不了，对李想的进攻自感十拿九稳，不怕。不出意外，“李想”二字不久就会写在自己名下。

财政局长左思右想，没有意外的理由。由于心情好，在家哼起了《九妹》：

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
画中是遍山的红桃花，
蓝蓝的天和那青青篱笆，
花瓣飘落你身下。

……

画中呀是不是你的家，
朵朵白云染红霞，
哥哥心中的九妹你知道吗？
是伴着那淡淡云霞，
我心中那一幅画。

……

财政局长越唱越来劲，借着兴致又多喝二两五粮液。财政局长甚至想，过个一年半载与李想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他要把那个唱《九妹》的歌手请来，专为他们助兴。不认识不怕，钱是老大。

财政局长心里想：这边是吹吹打打，那边刘海云在监狱慢慢改造吧。

按局长的思维判断，凭李想的家庭环境，凭李想的自身条件，她肯定不会守活寡。即使改嫁，防空办主任想得倒挺美，李想轮不上他。别看他又能吹又能拉，人长得又潇洒，说话一个顶俩，这些全白搭。现在人的观点是：你手上没权，你兜里再没钱，按赵本山说法，只好成了老豆角干闲。

这里，笔者需要赘述几句：财政局长从长相到个头不属于带派那种人。按其职务来讲，其学历也不高，中专底子。前些年，为了追随形势，念了个省党校函授大专。此证是否靠真才实学获得不知道，反正有人说局长的毕业论文《浅谈干部素质与诱惑》，是手下秘书的“杰作”。

7

对李想另一个进攻人物就是财政局长认为“这事轮不上他”的防空办主任。年近五旬的防空办主任别看戴顶官帽，人还挺色，一天不想些歪门邪道他感到难受。也难怪他，过去当过地方戏剧团团长，靠唱二人转起家。从政后，当过几年广播局长，说是干传播党的声音的活，多数时间却想别的，一天正事很少管。抱着这种心态工作，工作起色自然不大。广播局长当不成了，到防空办当了主任。虽说实权没多少，职务没降。防空办主任在婚姻问题上苦恼了多少年，说起来也是一个不幸的主。不妨花点笔墨介绍介绍他的婚姻史，对防空办主任的人生经历有个梗概。

8

防空办主任属于老三届毕业生，响应号召来到本市一个偏僻山区接受再教育。按当时的标准衡量，他算一个文化人，人长得帅气，加上还能唱两句。在插队的宣传队里，几句《管叫山河换新装》，曾把山区姑娘、媳妇唱得眼睛都发直。在回城没有指望的情况下，大队书记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一步把自己的二女儿许配“给”他。大队书记一生吃透了没文化苦，一心想为晚辈寻找个有文化的根。人应该是这样。要想发家致富，就得文化“铺路”。当今缺少文化，等于空中楼阁，遇到刮风下雨容易塌窝。

大队书记的二女儿自身条件不错。人长得四方大脸，漂漂亮亮，个子又高，浑身透露出一股山村姑娘的朴实劲，在村子里也属于公众人物。

话说回来，公众人物也有她的不足。文化程度这道门槛，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大队书记二女儿的眼前。见到邻居多数话题也是围绕家长里短展开，谈不出什么高深理论。

大队书记家不是供不起女儿念书，是女儿不吃书。吃书又能怎样，那个年月，实行开门办学，把学都办到家里去了，再学习，一天还能学到多少知识，何况还是个女孩子家，农村人普遍认为，女孩嫁个好主就算幸福。

大队书记二女儿深爱着父亲为她精心挑选的这个城里来的“丈夫”。“丈夫”脑瓜灵活，有文化，凭直觉，心上人也爱她。

9

说句实话，防空办主任当年确实深爱着大队书记的二女儿，他没有不爱的理由。他是啥？一个翻砂工的儿子。如果不依仗父母把他生在城里，翻砂工哪有大队书记权力大。他要是农村孩子，大队书记的二女儿能想吗？他从内心感激父母给他一个红本本。一张薄纸，身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搁上现在就不好说了，户口逐渐放开，中小城市人的优越感明显减少，要想把大队书记女儿娶到家，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防空办主任经过大队书记一番考验后，认为生米做成了熟饭，眼瞅就要成为“自己队伍的人”了，以后事情得从女婿的角度给予考虑。初秋时节，本市地方戏剧团来公社招收演员，原则性极强的大队书记，在关键时刻显得当仁不让，在没有通过大队支委会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利用特权把自家人推荐上去了。

就这样，下乡还不到一年时间的防空办主任回到了城里，又成了城里人。

防空办主任到了剧团，跟老师开始学起了二人转，唱歌倒成了副业。小伙子有唱歌基础，学起来挺快。人也会来事，没出两月，就登台亮相了。团长看小伙子是个人才，送他到省曲艺团镀了半年金，回来新学员就叫他老师了。

防空办主任有些飘飘然。

后来，防空办主任转来转去就把老团长的女儿“转”到了自己的身边。老团长的女儿与他同行，都是唱戏的。

再后来，防空办主任凭借老团长的梯子，仕途很顺。围在身边转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接触面广了，见识也多了，心野了，随之左右闲话也多了起来，特别是当广播局长那几年。

唱二人转的妻子看不惯丈夫这一套，自己也不检点，给他留下个残疾儿子，带上女儿跟买卖人来个孔雀东南飞，跑了。

声称南下发展戏路，全是鬼话。南边不兴二人转。想唱，对方听不懂。

1 1

打了几年光棍的防空办主任，自从离开了广播局，围在他身边转的人明显地少了许多。特别过去一些想露镜的电视台靓女，见面把头一拧就过去了。虽然清楚自己过去口碑不好，但他不这么考虑，他骂她们没良心。骂也没用，他现在不管她们了，也没办法。

在婚姻问题上，防空办主任曾经打过电视台一个主持人的主意。主持人是个大姑娘。过去是他一手从企业广播站给挖过来的。心想，跟她结合在一起，比唱二人转的前妻强多了，虽说前妻在小城里也算个名人，但名气明显干不过主持人，借此心理上也能找找平衡。

事情想归想，涉及到实质，大姑娘的心比他还高。老局长口碑不好不说，谁愿意进门就给残疾人当后妈。事情明摆着呢，人情是人情，婚姻是婚姻，两码事。

防空办主任没等把话挑明，就败下阵来。碰了一鼻子灰，好长时间打不起精神。

1 2

防空办主任在婚姻道路上接连遭受打击后，一进单位瞅谁都不顺眼，感到事事不如意。白天硬撑着上班，晚上不能就此放倒，据说隔三岔五往歌厅里跑，以歌消愁。

防空办主任到了歌厅，不管男声女声，只要是爱情方面的歌曲什么都唱，唱好唱赖无所谓，主要是心情。像《爱情鸟》、《懂你》、《你在他乡还好吗》、《笑比哭好》等等。《好汉歌》、《少年壮志不言愁》、《男儿自当强》这类歌曲他基本不唱。他清楚自己的现状，唱也没用。再说也没心思唱。据看过防空办主任唱过歌的人说，他唱歌时往往唱得泪流满面，把歌厅小姐都吓跑了。防空办主任确实是一个不幸的主，不愧人家说。

1 3

就在防空办主任心情灰到极点的时候，李想“诞生”了。

刘海云被“双规”，应该说防空办主任知道的消息比较早。随着纪检部门工作步步深入，有关刘海云问题越挖越多，把防空办主任都吓得一跳一跳的。虽说自己在生活方面随便些，但不至于做出这么大的违法乱纪的事情来。乱批“官帽”，受贿几十万，罪行不轻。

防空办主任心想，从辽西山沟里走出来的一个“土老帽”，一般人在部队提个干都不易，转眼之间还当上了外地的一个县委书记。不借老丈人光，你能有今天这一步？一点不珍惜。看这几年把你美的，年纪轻轻，架子倒不小，见谁没大没小，有次到市政府开会两人碰见，说我到防空办是“老来红，心里美”。这下你可美，美到监狱去了。

别看你在市公安局当副局长期间捞了一堆政绩，案件不照样发吗？结果这样人还到县里当了书记。防空办主任想起刘海云就来气，来气原因有二：一是嫌刘海云提拔快，瞅着眼红；二是刘海云曾讽刺过他，认为刘海云过去没瞧起他，心里记了“仇”。防空办主任对县里事情不感兴趣，他工作生活在市里，刘海云在县里干好干赖不涉及他的切身利益，但他晚上爱往歌舞厅跑，看见治安不好他就想起刘海云在市公安局当副局长那段，治安不好他赖刘海云打击犯罪力度不够。有一次防空办主任从歌舞厅出来，看见两个歹徒把一个女子挎包抢走了，他正好路遇，便挂了110。巡警来了，将两个歹徒逮住。经过审讯，两个歹徒交待先后在城乡地带实施抢劫达二三十起，选择目标多数是单身女子。经查实，电视台那个心气挺高的大姑娘也是受害人之一。案件侦破后，从电视上看到大姑娘还到看守所采访罪犯一回，并借此话题在电视上煽情地发了一顿评论。大

姑娘说得咬牙切齿的，现在她能能耐的，当晚见到歹徒不照样堆吗，关键时刻还得是咱哥们。你要是跟我成双入对的，你能被抢？抢的活该。

防空办主任骂完大姑娘，想到了李想，叹息一声“红颜命薄”。因为他以前对李想有种特殊印象。由此，防空办主任闲暇时间写了一首顺口溜，对人生百态进行了总结。并写在笔记本上，白天没事的时候，花插瞅上几眼聊以自慰。

1 4

防空办主任写的顺口溜共为四句，题目叫做《好与不好》。在每句话的后面，防空办主任特意加了注解，使其达到说深说透的功效。

第一句顺口溜是：好马没好鞍。读者按字面意思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说骑手已具有了好马，但缺少好鞍。缺少好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经济所限。像《平原游击队》里面的李向阳，骑马持枪冲出敌阵，战马背上因为没有鞍子，把李向阳屁股颠得够呛。要是有副马鞍，靠李向阳的智勇双全，举枪还能多撂倒几个敌人。

读者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防空办主任所写的“好马没好鞍”这句话就错了。在这里，防空办主任采取暗喻的手法，借此把自己比喻成一匹好马。好马再配好鞍，在人们面前那就会风光无限。可惜好马是有了，好鞍却迟迟不见。折腾来折腾去，旧鞍子也没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回陷。好马再不赶紧配好鞍，只好成为老豆角子孤头蒜。亲爱的姑娘，让我借给你一双慧眼，携起手来跟我到永远。在此，防空办主任把前妻比做成了旧鞍子。挺能想。

第二句顺口溜是：好衣没好穿。读者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说人们有好衣服还得会穿。如前文所说的崔四那样的伐木工，虽然身穿皮衣皮裤，但穿得窝囊，走起路来迈不开步。过去人们形容大连人料子裤，苞米肚。吃饱不吃饱无所谓，主要图个外表美，给人感觉不俗。

读者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防空办主任所写的“好衣没好穿”这句话也不对。在这里，防空办主任同样采取暗喻手法，借此他把大队书记的二女儿比喻一件好衣衫，没等披上肩，叫他不知好歹地扔在了小河边。日月如流水，破镜难团圆。结论是：后悔已晚。

第三句顺口溜是：好妻没好汉。常言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防空办主任写的这句话意思，主要是对李想遭遇有感而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防空办主任就想，亚当、夏娃把人类带到这个世界上是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他琢磨不透。

防空办主任所称的“坏事”，主要是围绕男女婚姻上（像生老病死、天灾人祸不含在内）。他目前的心思主要倾向于这个方面。在婚姻上，因为他有过不幸，所以显得特别关注。就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样，被蛇咬的人看见井绳容易产生幻觉，胆战心惊。

至于非洲干旱，南联盟遭导弹，克隆牛出现和外国总统大选，防空办主任并不热心。他想，非洲干旱不干旱与他无关，人生活在那个地方算摊上了，谁也没法改变。你叫它不旱，老天爷不干。就像中国人没有生活在美国一样，谁也不怨，理解万岁吧；

至于南联盟遭导弹，防空办主任认为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是条好汉，大敌当前，宁折不弯。虽说欧洲人与亚洲人生活在同一片蓝天，可惜不生活在一个家园，距离太远，只能看看报纸，表示遗憾；

至于报上有关克隆牛的报道，防空办主任基本不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农牧业大发展，人们只要不嫌麻烦，市场肉摊牛肉有的是，随吃随买，用不着克隆。既搭工又费力的，有那精力不如研究点机器人，穿衣有人洗，吃饭有人做，还同你娱乐；

至于外国总统大选，防空办主任更不热心。认为外国总统大选不大选与他无关。别人事业如日中天，自己的事业却日落西山。一上一下，不比还好，一比心里更烦。不如花点精力关注一下周围男女的婚恋，解解闷，饭桌上还能有话谈。

防空办主任通过观察周围，发现许多人的婚姻多少验证了那句话：好汉没好妻，赖汉娶仙女。有些夫妻外表瞅着成双入对，其实貌合神离的不少。用防空办主任话讲，上到总统，下到平民百姓都有。最典型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今天不是和这个美女有染，明天就是和那个美女关系不一般。尽管把希拉里气得忍无可忍，为了政治利益，没办法，苦果只好往肚子里咽。

李想也是如此。本来挺好的家庭，结果遇到了刘海云这头烂蒜。烂了自己不说，别人也跟着受牵连。庆幸，李想是出污泥而不染。看来素质高的人处理问题就是不一般，没愧对李父李母的培养，真是好妻没遇上好汉，喝了蜜水也不甜。

第四句顺口溜是：好汉来到你面前。防空办主任在这句话里采取了明喻的手法把自己比喻成了一条好汉。与第三句“好妻没好汉”丝丝相扣，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按防空办主任的意思理解，生活中，好妻加好汉，像董永和七仙女似的，“你挑水来我浇园”、“我织布来你耕田”，夫妻双双才能把家还，未来的日子才能过得幸福美满。否则，一切空谈。

谁是好汉？好汉就在防空办。防空办的好汉有能力把李想带出婚姻的黑暗，让初升的太阳照耀新生活，光明灿烂。

真情完全出于对李想的一片好感。

1 5

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防空办主任对李想产生好感是有原因的，绝不是自作多情，空穴来风。哪像财政局长没有什么原因他拿钱攻。在局长的思维里，过去武士攻城门用棒子顶，现今攻“城门”没钱不行。认为世上只要有钱，没有攻不破的“城门”。所以财政局长拿钱又想攻李想，又想攻歌星，攻来攻去最后感觉钱有时也不是万能的。财政局长拿钱攻李想为何没有攻动，后文将有精彩的段落介绍财政局长拿钱攻不动李想的原因。

在唱歌方面，财政局长还算明智，知道自己唱歌不行，不跟着音乐瞎哼哼，他怕丢人。在婚姻方面，财政局长虽说经过一次婚姻，操作起来仍笨得要命，相比之下没有防空办主任显得机灵。财政局长认为防空办主任钱不行，进攻李想跟他比试只能是蚂蚁撼树甘拜下风。

防空办主任虽说“底空”，但他会找原因，把线给你梳理得一根是一根。靠防空办主任的本事，没线他都能给你理出几根。单凭这点，防空办主任要比财政局长道高几分。前文已经交待过，防空办主任过去在广播局，主要是工作不好好干，一天脑子瞎乱转。不是站着这山望着那山高，再不琢磨琢磨单位哪个女主持人模样好看。他真要好好干，防空办主任是当官的料。写东西不俗，唱歌也不跑调，讲话还有一套。天文地理、诗词歌曲、相声小品、高粱玉米、干旱洪水、婚姻家庭，他都能来两下子，而且讲得头头是道。

在东川市，凭防空办主任这把刷子，和李想一样，显然也是一个公众人物。至于非洲干旱，南联盟遭导弹，克隆牛出现，以及外国总统大选他不热心，主要是防空办主任因为婚姻瘫痪造成的心烦。

防空办主任在广播局任职几年，没写啥东西见诸报端。不是写不了，主要是心不在焉。尽管挂个《广播电视报》总编头衔，他的主要任务给本局主办的《广播电视报》圈圈点点，改改删删，总体上把把关。把关也是粗线条的把关，电视报不像党报党刊把关要求那么严。别把节目登错了，名星彩照放大放小，位置放在何处好，把副刊办好一些，再登些广告，城东不是医治牛皮癣，城南就是销售脚气膏。接着从上至下、从一版

到四版，看看版面内容是否都排满了，排满了，然后主编在“领导审批意见”栏里大名一签，这期《广播电视报》就算跟读者见面了。大家知道，《广播电视报》虽说不像党报重要，内容也不像党报时效，但它的特殊性，跟读者一见面就是一个礼拜，按报纸的生命力来讲，寿命不短。

由于《广播电视报》寿命不短，市委宣传部领导和本市许多读者近一年对报纸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通过口头表达，有的往编辑部来电话，有的读者通过书信形式，意见提了一大堆，归纳起来就是一点：报纸办得不活，死板。

死板就不好办。为了让《广播电视报》办得好看，广播局长为下期组稿急得愁眉苦脸。他想，婚姻再不幸也得把心思放一放，说啥也得弄出两篇像样的文章，好在下期报上亮相。否则，宣传部长再过问，读者再提意见，将来工作还干不干？版面设计倒好办，实在不行，把日报、晚报老编辑请来，吃顿饭，帮助设计设计版面把把关。眼下问题主要是缺少好稿件。硬写一气一时还没有灵感，距离下稿时间越来越短，怎么办？

广播局长急中生智，从女编辑手里抱回一堆积压的稿件进行挑选，从中有所发现。广播局长每翻完一篇稿件，嘴里都要嘀咕一遍：“好稿件，好稿件，你往哪里钻，我看见了。”广播局长越盼好稿件好稿件越不浮出水面。当翻到最后一篇，就等说“完了”，没成想绝处逢生，李想的名字出现了。

李想为编辑部写的稿子属于来信类，题名《要想会说话，必须得把工夫下》。这封来信是李想针对时下一些电视媒体主持人素质偏低有感而发的，有一定的针对性。李想在信中说了一些实话，谈了自己对主持人的一些看法，主持节目应注意什么？应怎样提高业务素质？李想在信中还说，什么事情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有些主持人毕竟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只要肯努力，经过几年锻炼，无疑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主持人，话说得挺通情达理的。

李想这封来信，对业内人士来讲，可发可不发。毕竟不是一篇表扬稿，按人们说法，信中内容不是骨头就是刺。这篇读者来信，对广播局长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本来他想说的话，结果别人给代言了。看来事物就是这样，都有它的两面。

广播局长看了李想这封来信，使他想起了电视台那位有点背景的女主持人，心想，看一天把她美的，一天见面没大没小的，见面我还得上赶跟她打招呼。你有啥本事？有能耐早上央视干倪萍那个活了，何苦还在这个小城市糗着，还是不行。到煤矿采访，把巷(hàng)道念成了象(xiàng)道，这“好事”都是你干的，给电视台丢人现眼。你不就是有个老爸吗？要不你敢？我天天叫你查字典。有个老爸挡门面，你碟子里扎猛不知深浅。这下可好，你老爸退休回家抱孩子去了，我看你还往哪儿蹦。下周等李

想这封来信发表后，我非借题发挥不可，组织大家讨论讨论，当众我让你第一个发言，让你谈谈体会，不整你几回你能认识我这个局长大人姓甚名谁？

广播局长由于婚姻不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情绪。情绪不好就开始乱放炮。特别手中还有权力，瞅谁不顺眼，整死心都有。

1 6

近些年，广播局长从许多报刊上读过李想不少的文章。笔锋尖刻辛辣，敢说真话。李想在信中说了一堆，广播局长越看越高兴。高兴的是：一、折服李想的文笔；二、折服李想具有一副好眼力，她在信中也提到了那位主持人。那位主持人不仅我烦她，观众也有意见。不整她跪地求饶算我没能耐。

广播局长折服李想的同时，也存有遗憾，遗憾的是两人不熟。有时到宣传部开会，两人走到碰头礼貌性地相互点下头就过去了，没有来往，要是早认识该多好。

广播局长决定将李想这封来信刊登在本市《广播电视报》上，他还亲自加了编者按，强调了这篇来信的分量。但有些话局长还是做了改动。心里话全部拿到桌面上感觉不合适，对主持人不满意是另回事，文章如果登在报上属于宣传品，矛盾一旦公开，局长怕别人说他没有一点肚量，另外家丑不可外扬，不攻自破，有矛盾内部消化。另外，还得考虑报纸的特殊性，这是大事，感情用事不得。话里话外留出那么一点意思，起个旁敲侧击作用就行。现在年轻人心都灵，不用明指就都明白，暗打一拳让她心里疼。广播局长基于多方面考虑，最后定稿的时候，对李想的原文忍痛割爱做了删节，把有利的一面登在了报上。

1 7

广播局长通过发稿认识了李想，按他话讲，这叫歪打正着。前面已经说过，广播局长属于爱和女人接近的那种人，特别是有才华的漂亮女人，他都愿意接近。从此，广播局长到市委宣传部开会之机，借发稿子的话题跟李想接触过几次。广播局长虽说婚姻不幸，但与李想接触他不敢胡来。李想的老公是大名鼎鼎的西平县委书记刘海云，虽说他和刘海云行政级别上属于平级，但刘海云权力却明显比他硬气。何况李想属于正派女性，通过观察，眼睛从来不斜着看人。说句实在话，广播局长初次接触李想也没有过多想法，接触李想原因只是出于一种好感。广播局长认为李想虽说年纪不大，谈古论今，

政策理论，肚里有东西。在学识上两人能达成共识，就某个话题能唠到一起，能产生共鸣。因此，广播局长与李想接触几次说的都是桌面上的话，“淫秽”话半句没露过。前妻如果不到南方发展，刘海云不蹲监，月下老人牵线也不能把两人牵到一起团圆。谁知刘海云违规成了狱中人，对于防空办主任讲，他也是光棍一人。光棍对独守空房的女人，这是天意安排，让我们花好月圆。要想把李想成为自己人，只有主动出击，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据说财政局长放出话来李想非他莫属。财政局长虽说没啥突出地方，但钱大，不得不防。

18

防空办主任与财政局长由于地位关系，接触李想都有条件。特别防空办主任跟李想以前就熟悉，找个话题就能接触上。财政局长虽说与李想不熟，但凭他的特殊地位，与李父又是师生关系，想接触李想也有一定优势。何况这时候的李想是啥？假使她本人不出众，我这个财神爷能想她，半老徐娘，简直笑话。

财政局长有个特点，看问题总是把自己摆在中心位置，认为自己是树干，别人是枝条；别人是调料，他是佳肴。水平到底如何？一会儿就能见分晓。

擂台摆在了李想家中。两个自作多情的男人——财政局长和防空办主任都是自动寻上门来的。东川城不大，县处级干部谁家住在哪儿一般人都知道。何况两个重量级人物早把李想家的门牌号打听好了，几单元，几楼层，左手门还是右手门，门上有何标志搞得一清二楚，敲错不了门。

对于李想来讲，两个人物夜晚登门造访，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既然来了也不能将人家拒之门外，当面鼓，对面锣，借此机会把话敞开更好，免得他们想入非非。

其实防空办主任与财政局长两人不是一天登门造访的。前面已经交待过，防空办主任属于机灵人，事情除了不干，一旦热衷比谁腿都勤，他为人处事的原则是：凡事对己有利，削个脑尖往里钻，免得吃亏。按他分析，李想的情感世界现在应该到了动摇阶段。事情明摆着嘛，刘海云服刑，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等于人去楼空，何况李想与刘海云在感情上早有裂痕。如果两人感情没有裂痕，这次她也得进去。所以说，面对诸多因素，李想能等他十二年？从迹象看不可能。有人已经证实李想去过法院了，说得有鼻子有眼。现在即使不离婚，事先打听打听法律程序也是为下步离婚做准备。孩子归谁？财产怎么分？再说，李想属于高档人，令人瞩目，追求的人自然很多，没听人说吗？除了下岗的工人之外，追求她的人哪个阶层的都有。当然了，有的人是属于南郭先生——滥

竿充数，凑凑热闹。李想这块肉不是谁想叼就能叼到嘴里的，得有许多条件做陪衬。最具实力的应该说是我和财政局长，别人只能望李兴叹，条件不具备，那没办法。我要是市长，李想得主动往我怀里扑，现在的人都这样，谁也别说谁。可惜自己不是市长，当个处级干部还不在于实权单位，花落谁家，只能看我和财政局长谁能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啥事赶早不赶晚，掌握了事情的主动权也就成功了一半。因此，防空办主任比财政局长先来一步，来时还拎了一兜橘子。他认为瓜籽不饱是人心，登门不能空手，甩钱还不是时候。再说拿个三两万他真费点劲。毕竟挣钱有数，经济基础不行，只好结合自己特点进行“拼搏厮杀”。财政局长可不像防空办主任登门造访拎兜橘子，纯粹糊弄小孩。啥时代了，没钱谁跟你挤眉弄眼。别看财政局长凡事慢半拍，对待事情也有一套打法，说得简单点，一切法宝体现在钱上。话投机，登门给李想扔个三两万不在话下。现如今谁见钱不乐。财政局长尽管比防空办主任晚一天登门造访李想，因为有经济做后盾，“攻关”信心十足。

为了突出戏剧效果，笔者特意将两人“求婚”安排在了有一天晚上，看李想是如何对付两个“色狼”的。

19

防空办主任：李想，自从发稿咱俩相识后，你给大哥印象特别好。今晚这种场合我不是说你人长得如何出众，人如何聪明，把“好”字贴在你的脸上，把你说成一个电影明星。素质低的人可能会这样做，目光只盯这一点。市府大院谁不知道政研室有个李想，聪明、漂亮，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我再重复这些，纯属没话找话打扰你休息。今晚我说的“好”是别人所体会不到的，也是别人所理解不了的。为啥这么讲？说白了，如今有些人太自私，思维只停留在自己的为人处事上。对别人冷暖漠不关心，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我看有失水准。大哥今晚在你面前不是说自己如何了不起，把别人说得什么不是。起码有一条肯定，大哥观察事物要比别人仔细，另外还富有一颗同情心。拿你李想来说吧，你给大哥印象不但看重自己的事业，而且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家庭观念极重。特别海云出事之后，你忍辱负重，一手托两家，自家、婆婆家，两副担子全压在了你一人身上，让泪水默默往肚子流。这事，别说女性，就是男性做出来都会令人感动。大哥想起这些，真担心有一天担子将你压垮。

防空办主任看把李想说得不吱声了，继续施展他的嘴上功夫。他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常常站在阳台上，目睹街道的灯火在想，李想一个多么善良的女性，晴朗的

天空本应属于她，临到中年头顶上却出现了一片云。这云是谁造成的？不是你，不是我，是刘海云。婚姻上，大哥属于一个牺牲品，很不成功。将心比心，现在大哥十分同情你的处境。这种同情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虚假的成分。有时我想，李想要是一个普通人该多好，进退两难中，她会无所顾忌地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为了幸福她会勇敢地卸下包袱，快快乐乐地跟人度过几十年人生。可你不同，你是东川一个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为要一张脸，你会竭尽全力地维护着已经残碎的家庭。李想，你的善良让人可敬、可爱，可你的痛苦有谁愿意为你解愁分忧？每逢这时我就会想到鲁迅那篇《我之节烈观》。女人为了求一个虚名，内心深处遭受巨大的痛苦。最后连一个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前十名是谁恐怕都回答不上来，你还图这个虚名有何用？封建思想太坑人。李想，大哥的婚姻失败后当时我也想不通，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为何要出现这种结局？往后人们会怎么看你？现在看，我和你嫂子分手算分对了，就此两人都解脱了，谁也不牵涉谁，免得要张脸面让自己痛苦一生。虽说海云能说会道，有招人之处。可他所作所为太不争气，太伤人心，弄得亲人都抬不起头来。眼下他的处境谁能帮上忙？像罪行轻，等个三年两载出来了，这叫十二年。对于咱们中年人来讲，人生还能有几个十二年？再说，等这种人也不值。生活如同这兜橘子，有酸有甜。任选其一，为啥我们不吃甜橘子，非要捡酸的吃。道理讲不通。李想，因为你是一个好女人，今晚我才将心掏给你。

李想：大哥，看来你对我是情有独钟了。

防空办主任：那当然。说句心里话，我很爱你。这种爱是一种纯洁的爱，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大哥在东川毕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话不是随便说的，说出来得为自己负责，也得为别人考虑。生活上人家本来就很负重了，你再玩弄感情，从良心上讲会遭到报应的。大哥爱你是有原因的，不是感情冲动。兴趣上咱俩相投，又有共同的追求，咱俩生活在一起别人是无法比的。金钱是买不来兴趣和追求的，这件事，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李想：你说的事我不用考虑，根本不可能。我有丈夫，我有孩子，我有婆婆，我有家。我不能为自己一时幸福什么也不顾，让一个破碎的家庭再破碎，那是不道德的，我也不能那样做。你知道，我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对家庭，对自己都得负责任。日后生活我可能苦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许会发生，有了这次打击，我相信能挺得住。关于海云服刑是他的事情，违法必究，谁也逃脱不了。今天我告诉你，我对刘海云是不会变心的。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活着我是刘家的人，死是刘家的鬼，我家的事不需你操心，有那精力不如好好照顾照顾你那儿子。

防空办主任一听李想把话说到这份上还挺知趣，心里说声“撤”，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登李想家的门。他毕竟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之人，不是社会无赖。这事要是搁上无赖，看上你你不同意，晚上拿石头砸你家房门，逼迫你点头。

据内部人士讲，防空办主任虽说不再追李想了，情绪却不好，上班后瞅谁都不顺眼，目标专对着女同事。有人看见他把压在玻璃板下面的四句顺口溜《好与不好》也撕得粉碎，揉成团，往纸篓里一扔，不干不净地骂句“见鬼去吧”，然后往沙发上一坐，来个一言不发。看来李想这块热豆腐没吃成，心里感到窝囊。

唠完防空办主任，咱们看看财政局长在求婚路上是如何“走麦城”的。

财政局长：李想，大哥今晚来看你，生活中啥困难尽管说，别闷着。在东川，哥说句话，谁不给面子？

财政局长知道自己肚里没有多少文化水，况且口才也不如防空办主任出众，耍起嘴皮子自感不如。别看这样，财政局长也有一套本领，只要认准的事情，他会扬长避短，干脆来干的。财政局长瞧不起防空办主任的做派，认为他能说有啥用，一不顶钱花，二不顶饭吃。生活事虚里冒套话少扯，重点得看实际效果。这时候李想最需要有人帮她。多给她解决点实际问题，天下没有一个女人不会被感动的。

财政局长的一套打法不能说不高。这事搁上一女人，十有八九被“撂倒”。要不怎么说想离婚就离婚，一点不发怵，驾驭对方能力自感胜人一筹。这事偏遇上了李想，看看李想是怎样对付他的。

李想：大哥，咱俩无缘无故，你的一番好意我不敢受领。再说，我和女儿现在过得挺好的，没有到揭不开锅的时候，请你不必为我操心。

李想想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然后委婉地把门一闩，有关婚姻话题免谈，否则这个财神爷不会轻易放过这次登门机会的。

财政局长：李想，看你把话说到哪儿去了，过去虽说咱俩没啥接触，但不能说没缘没故。我作为李老师学生，是李老师一手把我培养成人的。我属于有恩必报的那种人，不报，愧对老师培养我一回。作为师妹，在师兄面前千万别客套。帮忙是我应该应份的。说句心里话，我希望师妹日子过得比我好，越好我越高兴。可是今天晚上我到师妹家里坐坐心里却高兴不起来。一个好端端的家，如今被刘海云折腾得像个啥？我感到心里难受。师妹，听我话，别在这儿窝着了，干脆跟师兄一起生活。我那里要房子有房子，要车有车。不行，南小区正盖跃层，赶明天弄一套，将老师和师母接过去一起过。话我不多讲了，希望你好好想想，顺便将这两万块钱你留下，好好补补身子，这是师兄的一点心意。李想：房子我有，钱我不缺，车我也不坐。我是刘海云的妻子，我凭啥跟

你过？我问你，让孩子缺爹少妈好吗？从今以后我家门请你不要登了，别人看见像咱们之间怎么回事的，这样下去对你我都不好。

财政局长：我不管这些，我爱你。

李想：可我不爱你。

财政局长：你说这话将来会后悔的。

李想：我永远不会后悔。请你走吧。

财政局长：我走倒行。可我想不通。给你甜枣不吃，还想晚上睡觉搂枕头。

李想：搂枕头我愿意。

财政局长：愿意，那你就搂吧。

李想：浑蛋。把钱拿走，显摆啥？

财政局长和防空办主任一样，求婚之路走得很苦也很惨，被妇道人家给撵出来了。话好说不好听。财政局长回到家里也没有琢磨透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是李想不爱钱，还是感情没有处到那份上。几天后，据说财政局长曾往李想家挂了两次电话，一是向其表示歉意，承认那天晚上说话有点过了，希望师妹别见怪。说师兄也是为她好，丝毫没有有什么恶意。再则，借此机会想探探虚实，听听李想对他是否能“回心转意”。结果李想还是坚持自己态度，没有改嫁意思。电话里，李想还跟他说了一句“绝情”话：“啥事别没完没了，到此结束吧。”

气得财政局长背后直骂：“这个死娘儿们，四六不懂。”

说句心里话，自从刘海云“双规”后，李想不是没想过离婚问题。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况且年龄不大，生活中，她也需要一份温情，她也想将生活中的重担让给心爱的人承担一部分。

生活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本来想好的事情，无意中出现了插曲，结果方向改变了，否定了最初的打算。李想就是一个例证。此时她想到了这个家，想到了女儿，想到了父母，想到了年迈的婆婆，她想牺牲自己来顾全这个家庭，一心当好刘家的儿媳妇。令人赞叹的是，李想毅然将婆婆从辽西山区接到城里，与其生活在一起，替丈夫养老送终。周围同事晓知这件事情之后没有一个不佩服她的。普遍认为素质高的人做出来的事情确实不一样。这就是一个漂亮女人经历了人生风雨洗礼之后，所流露出来的智慧、清幽高远和超脱的气质，令人肃然起敬。

志愿门（节选）

田然

内容简介 《志愿门》一书出自一个19岁的高中生之手。作者以自传体小说的形式，以调侃、嘲弄、反讽的叙事语态，真实而又不失幽默的记叙了主人公在人生的重大选择关口——高考前夕，如何做出终生从艺执意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决定；如何在专业考试中过五关斩六将“决战紫禁之巅”，最终榜上有名；回校后如何春风得意在别人都前途未卜奋力拼搏备战高考时，他高枕无忧地度过自感“阳光灿烂的日子”；如何稳操高考胜券，所有的人都认为进北影板上钉钉，一切准备就绪急不可耐地跨入梦想的艺术大门之时，承受意想不到的打击：因自己最拿手的作文不及格，总分未达录取分数线六分之差被踢出了局。此书以大喜过望的成功开头，以令人心痛的结局收尾，在一个开放性的叙事结构里，把叙事线索伸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展现了主人公的视野、识见和早慧，同时也真实地反映生活在特定时代年轻人的双重性格和双重心理，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很有立体感的中学生形象。因此，它多角度、多层面地给人以启示和反思：年轻人应如何在重重压力层层夹缝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丰富提高自己的知识库藏，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设计自己的前途，追求自己的理想，正确面对成功和失败；家长应如何真正关心孩子理解孩子，在孩子选择志愿、取得成绩特别是遭到挫折受到打击时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学校老师应如何因材施教，鼓励和成就有特长的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国家应怎样落实素质教育，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如何改革高考体制，让类似“田二”的悲剧不再重演……

此为该书的第5章。

5

初试开始时间定在上午八点半，今天考的是小说创作。

不到八点，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已经爆满。标有考场号的木板一字排开，考生们对号入队，家长大军在一边遥相呼应。我找到与自己考号相对应的第八考场纵队，和站在队伍前头戴眼镜的老哥打个招呼，和夹在队里的单眼皮碰个面，便匆匆站到队伍最后，看见小清华就站在我身前冲着我笑。

我也朝她笑，问道：“今天状态怎么样？”

她噘着小嘴说：“不好，不好，这么多人，紧张死了。”

我便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放开写，想写什么写什么。”

她说：“哎呀，愁死了。”

听到这里我就冷笑，心里想，少给我装，什么紧张，骗小孩子吗？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中学时班里学习最出众的几个女孩子，一到考试就要娇滴滴地抱怨，哎呀，我都没怎么看，这回准完了。结果最后总能考出个惊人分数让我们直呼要跳楼。眼下小清华回出一辙。搞不懂这叫什么心理，后来翻翻《孙子兵法》恍然大悟。原来这帮女孩子都在玩儿战术，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其实彼此彼此，因为我玩的是笑里藏刀，妈的心里紧张得要命，还能装出眼下如此轻松的表情。

时间差不多了，主楼前挤得水泄不通。

原来我报名所见实属冰山一角，现在看到全景，点面结合，大略一估算，报考导演系的考生，五六百人有余。

这时前面终于开始松动，考生进场。

庞大的考生随行父母队伍也奋力向前蠕动起来，争先恐后要上最后一句金玉良言，叮嘱声、呼喊声不绝于耳。有那么一瞬我竟疑这是中美开战，战士开赴前线，亲友来进行最后告别，此时黄土飞扬，风沙四起，主考官老师拔出腰刀大喝一声：“冲啊！”我们便前赴后继地向导演系办公室冲去，嘴里高叫：“娘呀，忠孝不能两全，儿去了！”后面传来母亲的哭喊：“儿啊，不要管我，为了扬名立万，前进！”

挤着挤着，眼前一下豁然开朗，进了主楼。

小清华告诉我第八考场在八楼，于是整个纵队鱼贯而上，一楼更上一层楼。我跟前面一哥儿们说，北影这一手儿叫考前体检，看谁晕倒就刷谁。那哥儿们体重超载，此刻已是大汗淋漓，叫苦不迭。此言一出，连声称是。

考前体检完毕，全部合格。

我到八楼的男厕所去方便，看到里面挤满了老烟枪，吞云吐雾，这群隐君子十年磨一剑，所以不允许自己到最后关节眼上突然烟瘾发作导致发挥失常，只能考前恶补。

找到考场，对号入座，一抬眼，与戴眼镜的老哥有缘千里来相会，就坐在他前面。

考场不大，零零星星装了二十多个人，两个监考官下来检查身份证和准考证，走到我跟前我才想起身份证竟然没有带来，监考官眉头紧皱，打不定主意，不知道是让我继续坐这儿还是一脚把我踹出去。这时门外走进一个老师，看来是个能拿事的主儿，上来一问，大手一挥，没事儿，考吧。后面的眼镜儿凑上来，在我耳边说，这便是主考官，张建栋。哦，久仰久仰，拍了部反映家庭暴力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叫《别和陌生人说话》。

卷子发下来了，命题小说创作，题目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要求写三千字。

美丽的谎言，其实就题而论不难构思。一个人说谎不足为奇，乃是家常便饭，央视开办的《实话实说》其意也正是在此，即大家平时成天说谎都说得挺累的，到这儿来说几句实话过过瘾。

这样我就决定去写三个故事。

我把第一个故事的背景环境设在了中世纪。话说中世纪海盗盛行，有这样一群海盗终日在大海上漂泊游荡，因为吃不到东西就猛喝海水，喝得肚子胀成皮球，就浮在水面上睡觉，一个闷热的傍晚，这群像皮球一样的怪物漂到了一个游客稀少的航船附近，船上有一个老太太正站在甲板上向下看，一眼望到这堆皮球，尖叫道：“上帝啊，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海盗头子这时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反驳道：“太太，我们不是东西。”后来觉得自己反驳得很不对，却又不知道不对在哪里，就与手下商量如何去惩罚船上的这些家伙。他的手下一致认为，该把他们也变成同自己一样的东西，于是这堆皮球决定偷偷潜上船，然后把整船的人都变成皮球。这个时候，本故事的主人公杰克和露丝正好站在该船的甲板上，听到了这群皮球的话，感到很害怕，他们想来想去，觉得自己除了变成皮球之外别无选择。

杰克说，露丝，虽然我们马上就要变成皮球，但你不要悲伤，不要哀愁，我会一直浮在你的身边，为你分担解忧。我会化作晨时的朝阳，在你最需要温暖的时候，我会奋不顾身，为你抵御水中的猛兽。

露丝说，杰克，他妈的说这么多干什么，Y o u j u m p . I j u m p 。

此时根据剧情需要，空中下起了雨，天色昏沉。

后来皮球们都没有爬上船，因为爬在最前面的海盗头子听到露丝说Y o u j u m p . I j u m p 。他不懂英文，但还是觉得很感动，认为这可能是一句很经典的话，而说出这样经典的话的人是不应该变成皮球的，这就使他忘记了要去惩罚船上的那个糟老婆子，转而对他的手下说，You jump、I jump，于是这群皮球就统统 jump 回去了。

后来有一天，海盗头子后悔起来，他忽然觉得You jump、I jump未必很经典，反而可能是一个谎言，但是他听不懂，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而说谎言的人是应该变成皮球的，

但是杰克和露丝却已经追不回来了，只留下了这句他听不懂的谎言，所以他只好带着这句美丽的谎言，继续漂浮在大海上。

下面是我的第二个故事。

国际机场，下着小雨，一架客机缓缓降落在夜色中。

机场外，站着一对男女，男人伸出了左手，女人伸出了右手，两只手在空中迟疑了一下，还是牵到了一起。

男女牵着手，走进了候机室。

一个看起来约摸十六七岁的长得蛮秀丽的女孩子，像小鸟一样蹦着出来，和这对男女拥在了一起。男人接过了皮包，三个人很愉快地走出了机场。过往的行人看着，心里面在想，一个幸福的家庭。

家里的红木桌前，烛光亮了。

三个人围着坐在了一起。桌上有男人喜欢的红酒，还有女人爱吃的螺蛳。

女孩子一刻不停地说着话，讲她在外面的经历，一面笑着，男人和女人也笑着，男人还小心地喝了一口酒，女人夹了一个螺蛳。

女孩子讲着讲着突然停住了，只是笑，眼里带着晶莹的泪光。

女人帮她擦去，眼圈却也红了。

一家人不再说话，都默默地看着，看着烛光，想着各自的心事。良久男人又喝了一口酒，咳嗽起来了。

电影院里，放着老片子《卡萨布兰卡》，空气里弥漫着怀旧的气息。

三个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在一起看这部片子不少于七八遍了。

银幕上，放到车站告别的一段，男人的眼圈红了，眼泪掉下来，女人在一旁帮他擦去，眼泪从男人脸上掉下来，却掉在了女人的心里。

女孩子要回东京了。临行前她送了男人一条领带，是他最喜欢的牌子；她送了女人一件花裙，是镶金边的那种。

女孩子要登机了，男人和女人站在一起，向她挥手告别。女孩子想说什么，忍了回去，只是挥了挥手，说了句：“爸爸妈妈，多保重。”

飞机起飞了，两只手迟疑了一下，终于分开。

以下是我的第三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乡下人，人们都称他豹哥。豹哥有一天从乡下跑出来打天下，加入了社团，因为敢打敢拼，屡立战功，最后混成了堂主，一得意之下便往老家写信，说自己办了跨国公司，生意兴隆云云。家里正直的小弟对豹哥顶礼膜拜，佩服不已，便书信一封要去看望云云。豹哥一听着急了，抓耳挠腮，最后打定主意，怎么也不能让小弟知道自己大哥进了黑社会。

小弟终于来看望豹哥了，豹哥穿得西装革履，外带一群穿着笔挺的年轻人，就说是公司员工，到码头去把小弟接回来。豹哥带小弟一回来，身旁的“秘书”便提醒道，豹总，今天去养老院，有一个捐赠仪式。于是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养老院而去，豹哥在上面红光满面，下面一切早就打点好，黑社会要向敬老院捐钱，前所未闻，院长自然受宠若惊，虽不知其中原委，却也乐得不闻不问，由他们去乱说，反正好处是得着了。

台上，司仪大声宣布：“下面由银河公司董事豹哥剪彩。”

台下，掌声阵阵。十万元的捐赠款不用说是豹哥掏的腰包。

再后来，豹哥的鬼点子层出不穷，一个星期的胡闹过后，小弟要回老家了，豹哥送小弟去码头，码头人山人海，豹哥忽然感到人群中有什么东西在闪，他本能地一把推倒小弟，从怀里掏出了自己的家伙儿……豹哥的直觉不错，那是支枪，但豹哥显然要快，他的子弹抢先一步，送进了那家伙的脑袋……

后来豹哥入狱了，查出来这是起社团间纠纷，另有一社团雇人要干掉他。

小弟来到监狱看望豹哥。一堵玻璃挡着，这边小弟在哭，那边豹哥在哭。

豹哥说：“小弟，哥哥不对，把你骗了。”

小弟说：“哥哥，出狱了再骗我一辈子吧。”

故事都讲完了。

我要承认我的第一个故事很是荒诞不经，但是因为我一直怀着想搞电影的信念，所以必须要把荒诞不经坚持到底。在如今的影视剧里，我们既然可以让男女主人公从几千米的悬崖上掉下来还摔不死，可以让大无畏的主人公在枪林弹雨中不着一弹，可以让男男女女终日大谈爱情而不用为生计发愁，也就应该同样宽容地接受，在中世纪出现这么一群像皮球一样的海盗，他们因为一句搞不懂的 *You jump, I jump*，而没有把一船的人都变成皮球。

天知道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

所以毫无疑问，这就叫艺术。

我要承认我的第二个故事很是故作姿态，如今的婚姻，过不成就换班子，都看得开了，儿女也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离不离婚只是个形式问题，如此说来这个故事的确别扭。

我要承认我的第三个故事很是没有新意，明摆着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但这绝对是一出经典的通俗剧模式，这里面既有动作成分，还有情感成分，而且大可从中衍生出各路戏，千变万化，下面让我试着一一变来。

豹哥出狱后洗心革面做起了正派人士，而后果真办起了跨国公司。——励志片

风云突变，豹哥在狱内被刺致死，小弟悲痛欲绝，决心承担兄业。——蛊惑片

小弟这时查出豹哥原来是警方的线人。——悬念片

小弟怀念起与豹哥的童年生活。——亲情片

这时小弟爱上了大嫂。——伦理片

豹哥此时复活。——恐怖片

小弟与豹哥怒发冲冠为红颜，同归于尽。——黑色喜剧片

小弟与豹哥携手大破黑社会三K党。——英雄片

三K党首领原来是外星人。——科幻片

最后双方签订各不冒犯各自的星球，并友好往来。——大陆主旋律。

电影交了卷子上去，下了八楼，走出门去。

站在外面的，净是望眼欲穿焦头烂额的老爸老妈。

这时我在想，人的一辈子，确实需要一些美丽的谎言。

6

笔试分两部分。

昨天考的小说创作不过是小试牛刀，今天要看一部电影，然后当场写影评。

不到八点，木板前的长队，已经排得井然有序，排在队里的人看着都像没睡醒。小清华显然看起来精神状态也没有昨天好，无精打采的。我手舞足蹈讲了几个笑话给她听，排在我前面的几位老哥对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前面的老师带路，长队走过了主楼，进了旁边的另一白楼。门口有一老师堵门，往进门的考生手里头塞一张白纸，以防人有三急。

进了门，里面是一校内的剧场，规格还真不小，把这五六百号人全装下绰绰有余，我们这一队按次序全坐在了第三排，眼镜儿在我右侧，单眼皮在眼镜儿右侧，小清华不知去向，向后一望，原来坐到了后排。方一坐定，看见外面一队老师进场了，像大爷一般坐在了最前面，眼镜儿便凑过来给我指，说，你看那个精瘦的，就是系主任谢小晶。

接着又给我说了些名字，这里面张建栋是见过的，其余的都是导演系的教授，反正来头听着都不小。

前后望望，座无虚席。

这样的场合我是见多了的，记得《泰坦尼克号》在大连首映那场，连过道都挤满了人，都花钱到电影院里去看海难了。结果露丝要脱衣服的一部分还剪去了，招来全场的齐声谩骂。

眼镜儿这时从包里拿出来个小手电筒，然后又拿出了一支笔，这让我明白进来时老师塞的白纸并不是用来人有三急，而是另有妙用，便也找眼镜儿借支笔夹在耳朵上。

后排有一女生的声音渐大。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大姐，大二大三光景，体形臃肿，昨日在第八考场见过的。这位大姐眼下正兴致勃勃地给身旁的一个小妹指点，说，昨天的创作，你要突出镜头感，镜头感懂吗？算了你肯定不懂……实话告诉你，我其实原来想去考表演的，但是祖国的导演事业也需要人才啊，咱不能不闻不问的是吧，多会儿导则优则演吧。这一席话说得我感动万分，并下定决心以后不再嘲讽一切不自量力之徒，因为从理论上我们不能排除该大姐有朝一日成为知名影星，并为国家的演艺事业贡献力量的可能性。

林心如，你再出唱片我保证不再骂你五音不全骗我金钱。

苏有朋，你以后再演戏我也保证不说你死鱼疙瘩木头一块了。

幕黑下来，银幕上现出了红底白字——影片上映许可证。全场一片肃静。原来不是想象中放个《小武》之类的地下制作，略有些扫兴。

一阵悠扬的长笛声响了起来，为之一振。然后是连绵的山景映入眼帘，如诗如画。银幕上打出了片名——《那人，那山，那狗》。眼镜儿开始大声嚷嚷，嗨，霍建起的片子。

这片名显然刺激了下面的观众，一阵哗然，接着骚动起来，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过去问眼镜儿怎么了，得知此片在电影频道上放过，稍一发愣，悔得咬牙切齿，都怪平日视电影频道为鸡肋，总觉食之无味，谁知一堆破骨头里面还能找到货真价实的麦当劳鸡翅。

骚动没维持多长时间，一切又回归到平静状态。

眼镜儿开始往纸上记东西，而此时银幕上连人都没出来一个。那边单眼皮开始比划着说道，你瞧这片子啊，一开始就用了个长镜，拉得有多好！……注意到配乐没有？说你素质低还不承认，那哪能是长笛啊，那是管笛。打赌啊，输了他妈是你孙子！

我决定静下心来片子。此时一个老头走进了银幕，打起了邮包。然后一个小伙子满脸不高兴地走出来，眼镜儿生怕我不知道，忙喊，那不刘晔吗？演过什么来着，你瞧我这记性，然后再就没了下文。

——电影就这么开始了。

这个片子大致讲了如下的事情：

有一个老邮递员在湖南茫茫的山林中，背着邮包，随身带着水壶和干粮，常年独自一人走在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径，跋山涉水，送了一辈子信。眼下他老了走不动了，要把担子交给自己的儿子。片子开头一幕就是儿子要首次出发，老邮递员千叮咛万嘱咐，放心不下，便带着长年跟随的家狗，要陪儿子走一趟送信之旅。

父子俩走过青翠的田野，一条狗跑在后面。儿子开始惊愕于乡邻对于老邮递员的尊敬，父亲常年在外，他们交流得实在太少，他不知道父亲在想些什么，于是他们默默地走，并小心地说着话。父子走过山间的破屋，那里有一位双眼失明的“五婆”，七八十岁了，孑然一身，很思念她亲手抚养大的孙子，他是方圆百里内惟一的大学毕业生，可是却音讯杳然。老邮差很不忍心，一直自行替代孙子写信给五婆，还念给她听，又帮她回信。现在父亲退休了，儿子接过了担子。银幕上，刘晔俯下身，拿过一张白纸，给“五婆”念起来，“奶奶，我这边都好……”父子俩走过彝族的村落，围坐在篝火前。大方热情的彝族姑娘和儿子翩翩起舞，父亲望着红红的篝火沉思，他开始体会到这二十多年来自己做父亲的疏忽，以及妻子终日在家等待的无奈。父子俩走过溪涧，溪水冰冷刺骨。儿子背起了老子，老子闭上眼睛，紧紧抱住儿子宽阔的肩膀。雄壮的乐声响起。（场内响起了掌声）

父子俩走过壮阔的山涧，山上的孩子朝他们俩大声喊着：“喂——录取通知书下来啦——我考上大学啦——”两人相对一笑。

父子俩走过驿站，深夜偎依而眠。老子抱着儿子，两行热泪，迎面淌下。

父子俩回到了家里，儿子又要远行。他唤着狗儿，狗儿终于顺从地随他而去了，它跑出几步，回头看了看老邮递员。老邮递员看着儿子；儿子看着老邮递员，看了看狗儿，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我在片子结束的时候还没缓过神，这时亏了眼镜儿提醒我，嗨，上字幕了，把那个演老邮递员的名字记下来，待会儿能用得上，我便去记，名字还挺绕嘴，叫个滕汝俊，忙活一通还记错了，是骏马的骏。一片轰轰声，场内观众都起身了。跟着前面走，走出了剧场，回到主楼，被告知要回昨天的考场，考前体检又来了。

体检过关上了楼。

拿过考卷，看看带出来的那张白纸，像是一张涂鸦，用不上，于是闭上眼睛让整个电影在脑里再过一遍。其实这个片子沿用的是一种最古老、最普遍的“道路与旅途”的情节模式，就是一群人经历了一次旅程，寻找某样东西。

这其实很像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只不过那里面美国大兵走的是一条邪恶之路，他们最后找到了白兰度演的那个上校，杀掉了他并完成了任务，同时却也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邪恶。而在霍建起的这个片子中，一样的旅程，追求的却是一种亲情的回归，一种人性的回归。儿子的第一趟路，也是老邮递员的最后一趟路。这不仅仅是两代间的亲情、经验的传递，更是理想与心愿的延续。乡间是闭塞的，漫漫邮路是坎坷的，然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却是可以沟通并可以升华的。而贯穿其间的，是一种叫做“灵性”的东西。这就使该片构筑出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一串串人性的感动。片尾，儿子由衷地喊出了声：“爸爸！”老人一辈子孤独地工作，从这一刻起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霍建起导演的一种小资情调把这部电影诗化了，散文化了。你能看得出片中镜头总带着一股暖暖的气息。片中有一处，刘晔把手中的纸飞机掷到了山谷之间。这时候给了一个俯瞰的镜头，拉下了悬崖，一瞬间视野空前开阔，呈现出一派雄奇的自然景象。儿子心中渴望冲破隔阂的愿望就这样用有形的手段表现出来了。人与人的交流，亲情的互融，便是那架纸飞机，是群山隔离不了的。而片中的几处可供煽情的段子同样一点也没有浪费。儿子背老子过河的一段、父子相拥而眠的一段，拍得温情洋溢。经过了耐心的铺垫，这种感动水到渠成直打人心。看片子的时候我就想，这家伙倒是挺会煽情的。老邮递员演得很出彩，刘晔也不错，但看得出是本色演出，他在《蓝宇》中的表演要更具颠覆性。陈好演个彝族姑娘，就晃了几下，印象不是很深。

我接下来还写了很多文字，好像其中还有不少呼吁中国导演多多关注人性之类的话。而对于这部电影表达的主题所在，我只字未提。按照我的理论，一部真正好的电影绝对分析不出来它到底在说什么，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都看明白了，把它分析得透彻淋漓，那绝不是部好电影，你越想表达就越乱，电影的神秘感也就在此。

这部片子我之前没有看过，但很多相关它的报道却看得不少。得知此片在国内只卖出了一个拷贝，但在日本极受日本观众青睐，票房爆棚。相形之下这便成了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情。一部返璞归真的片子，如此清新动人，竟在国内无人问津，却让狗日的小日本过足了眼瘾。那我们的审美标准，我们的价值取向，就一定出了问题的。

我们的情感生活到底哪里去了？

有这样触及心灵的东西，为什么仍令我们无动于衷？

那我们到底都“衷”什么呢？

如今我们“衷”的是大辫子，是三角恋，是情杀，这些年多了一个商战，一出场这个老板，那个董事，都长得人模狗样的；还有白领——成群的、眉清目秀的白领。片子里面人物一出场，必定穿梭于五星级饭店，出入于各种沙龙，长得都跟他妈模特似的，嘴里大谈什么几个亿的收购计划。这时常令我惊愕万分，怎么从不知道我们竟然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是“总”的时代，我们竟然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这么有本事，人人都这么牛的时代！

这其实就是一种猎奇心理。都是老百姓在油盐酱醋里跌摔滚打得多了，没有过上层社会这里面的体验，不知道上层社会的人们吃喝拉撒睡什么样。本分老实惧内一辈子了，不知道偷情什么滋味。伺候别人一辈子了，不知道皇上被伺候是什么滋味。穷一辈子了，不知道大把大把花钱是什么滋味。不知道就看呗。

但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看得太多了，看得太滥了，看得精神都空虚了，看得神经都麻木了，我们看得开始逃避说付出，逃避说爱心，逃避去交流，我们看得逃避一切，只有杀人放火婚外恋一类的东西还能刺激我们一下。

当然这一切的荒谬都可以说成是市场需要，因为观众就爱看这口。但换一个角度来说，杀人放火婚外恋我也是看惯了的，但像我这样低俗的人今天看了《那人，那山，那狗》一样的感动。因为我们再怎么毕竟都是高等生物，我们再怎么不可救药，再怎么不可挽回，毕竟都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心中一片纯净。

从考场出来，感到很沉重。

无数考生拥出了门，给他们的爹妈讲着自己是怎么评的，自己用了什么手法，那表情就像是刚看了北极动物的教学片。

哥儿们，扪心自问？

你们真的看懂了吗？

7

考完了小说创作和影评，初试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结束了。昨天临走时被告知三天后要发大榜，而这是一种极端残酷的方式，谁上谁没上一目了然。但是眼镜儿之前有过铺垫，说，过了初试，希望就一多半了。

我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面说，希望是个好词。

这是三天大假的第一天，我决定去天安门看看。因为到了北京不去天安门看看，总觉得说不过去。把时光倒退回十年前，其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我们的音乐老师长得很可爱，还有一头披肩长发，但她在整个学期只教了我们一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该老师就跳槽到一个叫什么门的舞厅当小姐去了。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地方有着特殊的气质，能以自己为轴心向四周扩散光芒，能不动声色地令四面八方向自己靠拢汇聚。北京的天安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一早用过早饭。老胡的早餐讲究营养搭配，吃鸡蛋要吃绿皮的，说这是高蛋白。现在人们普遍都追求生活质量，就拿这绿皮鸡蛋来说，一个两块，倒是真好，质量和价钱成正比。

去天安门要倒车，还要坐地铁。

北京的地铁闻名遐迩。坐公共汽车到了西直门，这里有一个地铁站，站前的一位大叔好心地向我推荐一款二手的松下手机，后未遂，面有愠色。我穿过地下走廊进了站台，三元一张车票，左右两列地铁，呼啸往来并行不悖。找到地铁路线示意图看，原来两列地铁路线不同，纵横交叉，合起来贯穿大半个北京，还分别有两三个换车站可对接，三元钱就可换个够，四通八达，方便顺畅。

这地铁充分显示出了北京人的智慧。其实早该如此，马路上堵得紧，把主战场拉到地下来，等哪天一旦地陷崩裂，此路不通，再往天上转移也不迟。

过了西单，天安门近在咫尺。坐电梯出了地铁站，偌大的一个广场便搁在眼前了。

地铁的出口正对着天安门城楼的正门，省了我好些心思和脚力，我径直一路踱过去，站在城楼的门前。身边净是体态臃肿的金发碧眼大鼻子，忙碌地穿梭出入；耳旁净是五湖四海的庞杂口音，声声入耳。向上仰望，是庄严的城楼；向四周环顾，是嘈杂的人流。

这一簇人流很快开始向城楼内拥去。

前面忽而一顿，聚成了一小撮。上前去看，原来是一旅行团的导游在楼前的洞门站定，嘴里念念有词，身旁站着一脸虔诚的外国游客，我们的老祖宗为我们赚足了面子。

绕过再走，进了拱形门，眼前豁然开朗。整齐的石砖地面向四面延伸，正对面另有一颇具气势的正门，该是去故宫博物院的方向，四周散落着有明清时代特色的屋群，置身于此空地，深吸一口气，感觉便是从三四百年前吹来的风，隐隐有一股肃穆之气。同是旅游，游名胜古迹和游风景的差异也大抵如此，古迹因其中有了古人的活动，沾染了古人的气息，便浑然有了一种底蕴，有了一种精神力量。

这里的经营很有意思，各自为战，好像在摆摊位。主道两旁的屋群内，大都有各具特色的玩物，或是历史遗迹，可供参观欣赏。售票却没有通票，各自门前售各自的票。我走到大道左侧的一家，去看那门匾上的牌子，写着杨贵妃日常起居用物什么的，门票五块，买了票进去看，里面摆着一张极旧的长椅，还有些破布，极普通，因为年头已久，味道也不是太好，这些东西若是扔到街上谁都不会去捡，一旦摆在这里，马上身价陡增。

这让我想起个故事。

说战国时，有个混账燕国人从小随家背井离乡，远赴他地，到了老时想起家乡感伤不已，便打了包裹，向人打听了燕国的大致方向，匆匆上路返乡。途经楚国，在城郊碰到一个楚国人，楚国人指着大楚的皇陵和墓园对他说，这些就是你的老祖宗啊。燕国人一听，便跪到了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楚国人笑得前仰后合，这个燕国人才知道受了欺骗，讪讪的，骂了几句，继续上路。等到他真回到了燕国，真看到了大燕的皇陵和墓园，却再也找不到那种悲哀的情绪，怎么也哭不出来了。

谁能保证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另一处大楚的墓园呢？毕竟我们感兴趣的不在这沓破布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它能勾起我们一些对于贵妃娘娘的遐想，也就算是物尽其用了。

我又转了转，对这些零散户的小玩意儿兴趣不是很大，便上城楼去看。

五分钟后，我历史性地站在了天安门的城楼上，就是开国大典时毛主席站过的地方。

那曾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当年就站在这里，操着浓厚的地方音，慷慨激昂地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而后万众瞩目，举国欢腾，欢乐的泪水和悲喜交加的呼喊凝集在一起。压抑已久的人们走上了广场，呼号，雀跃，相拥而泣。

中国的巨龙腾空而起，这一天令全世界为之动容。

我向后远眺，楼宇林立，在那里，一代代帝王崛起、衰落。

我向前鸟瞰，开阔的广场、川流不息的人群尽收眼底，在这里，一个个时代在咆哮着向我们走近，再逐渐走远。

我照着地图，向着景仁宫的大致方向望去，文韬武略的康熙皇帝便出生在那里。

这绝对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好皇帝。“扬州十日”不属于他；“火烧圆明园”也不属于他，要是弄个古今皇帝排行榜什么的，康熙怎么说也能排个第一第二。康熙大帝8岁继位，14岁亲政，于16岁上铲除鳌拜集团；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蕃；于康熙二十二

年收降郑家后人，归一台湾；于康熙二十八年，击败沙俄侵略军，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于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三次亲征噶尔丹，统一漠北和新疆东部；于康熙五十九年，进兵安藏；于康熙六十一年，进兵乌鲁木齐。一生东讨西征，平定叛乱，消除割据，巩固边疆，恩威并用，雷霆万钧。

大帝当政时，停止圈地、兴修水利、奖励垦荒、赈济灾荒、开放矿禁、开海贸易、改革赋役、节省开支，使得在政时期的封建经济蒸蒸日上。

顺应形势，提倡经、史、文学，优容文人、学者，对各流派、学术兼收并蓄，不轻定是非，特准获释名土方苞，还提倡满族人学习汉族文化，热烈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并大规模地组织了人力物力，出版《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文化气魄铺天盖地。

这样一个皇帝，是相当的了不起的。

他把从父辈手里接过来的烂摊子，整治得昌盛异常。

他的一生，做得兢兢业业，做得气壮山河。

他该是找到了自己的宿命的，该是有一种责任感缭绕在他心间的。

大富大贵的宫苑和此起彼伏的恭维称颂声没有拴住他的心。这种人即便不姓爱新觉罗，也是应当称道的，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

我在城楼上接着走，三步一人，五步一岗，保卫工作做到了一丝不漏。军警们一身军装英姿飒爽，招得老外们连连惊呼，要和这群Chinese合影留念。

开国大典的时候伟人们就站在这里，如今伟人的气息仍在这里浮动，空远而悠长。当时的台下，便是排山倒海的中国军队和团结一致的中国公民。

我摸着雕龙的白玉栏杆，回过头来看广场，那里有一片汪洋的自行车海和万头攒动的黑点。在不同的时空下，人们却在上演着相同的故事——为着生活、为着前途、为着命运、为着社会、为着信仰，奔波不已，前赴后继。

不觉已是烈日当头，觉得肩上火辣辣的，走为上策。我下了城楼，在杨贵妃门前用了个便当，吃不惯，还往地上吐了几口肥肉，贵妃娘娘，小生得罪了。

然后我跟着离去的大军，出了城楼，随后来到了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历史赋予了这里与众不同的沧桑感。走在这广场上，你会思绪飞腾。走在这广场上，任你是谁，都会欣然接受这承载着几千年积淀的洗礼，心灵会受到净化，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

天安门前的国旗下不知不觉聚满了人。快降旗了。向旁人打听，要到五点半。一看表，时间差不多，就赶忙走过去。两名穿戴整齐的战士早就站在了国旗之下，严阵以待。时间到了。国旗下的人们，像是心灵上有了默契，一时间全自觉地静下来。

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站在人群中抬头向上看。没有配乐，红旗缓缓落下，鲜红的颜色在夕阳的映照下愈发夺目。我的眼中看到了一片金光灿烂的图像，那红色愈发肆无忌惮，竟转瞬扩散遍了整个天空，染红了人们的脸，染红了整个广场。旗降下来，漫天的红色却褪不去了。

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最后一个战犯（节选）

刘毅 徐铎

内容简介 作品着力讲述了一个百岁老人的故事。本世纪初，他从小山村走出来，进了日本在殖民地开办的学校求学，并远渡东洋留学。学成之后，他也曾想报效国家，但他当伪县长，也当过国民党和战犯。解放以后，他在监狱里呆了30年的时光。但他始终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去对待生活，面对着依然接踵而来的打击，他依然没有消沉，没有回避，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甚至保持着一贯的信念。在养育自己的那个小山村，他靠着替人写诉状来过日子，一直到了21世纪，他仍然健康地活着，成了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此为该书的引子和第1章。

引子

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我的愿望就是能到大城市的大法院工作，将来能成为一名大法官。没有想到，我却被分配到了金县。金县是我的故乡，我本不留恋故乡，上了几年学，又回到了故乡工作。倒像一个留恋土地的农民。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县法院工作了几年之后，又被任命为三十里堡法庭庭长。三十里堡是一个小镇，这里距离我的老家“狼窝”更近，只有七八里路的样子。这使得我更像一个重返故乡的农民。与我的爷爷相比，人家青年时代就走出了山村，参加了革命，在广阔天地里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我到了21世纪，在北京念完大学，还得了硕士学位，却又重新回到了老家，好在老家的乡亲们根本就不认识我，对我来说，一切从头开始吧。

第1章

上任后没有几天，我就接手了第一桩蹊跷的诉讼案。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蹒跚着一双如今已经很少见的三寸金莲，神秘兮兮地来到了我们法庭，义愤填膺地要控告她的老头儿。她的老头儿不是犯了虐待罪，也不是犯了偷盗地里庄稼的罪，而是犯了偷自己儿媳妇的罪。放在旧社会，这个罪名叫“扒灰”。老人一边说，一边打着哆嗦。从她那皱巴巴长满了老人斑的皮肤和皱纹就能断定，她已经过了耄耋之年。她的声音颤抖着，有些声泪俱下，她说，因为我儿子是电灯泡，碍着

他们的眼，他们俩就合起伙来把我的儿子给害死了。我的儿子死得屈呀，只要我还有口气，我就要为我的儿子讨回公道。

我问她，老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她张开了豁牙漏风的嘴说，我今年八十八了。

当法官的人在这样的场合是不应该笑的，但我还是有些忍俊不禁。我说，老婆婆啊，您的老头儿多大年纪了？

她说，他比我大两岁，他今年九十整啦。

我说，您与您的丈夫是不是结发夫妻？

她说，我和他不是结发夫妻，我们俩是半路夫妻，勺子碰锅沿已经快七十多年了。

我说，你们俩有这么多年的感情，您的老头儿怎能背着您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来。再说，90多岁的老人，应该不可能再犯生活作风的错误了。这法院不是随便能进来的地方，到这里来告状，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没有事实根据的话，不能随便乱说，即使是说自己家的人，也不能望风捕影。

说到这儿，老太太昏花的眼睛突然一亮，她说，这可是千真万确的真事，死老头子背着我在地下埋了好多金元宝。这些日子，死老头子悄没声地把金元宝从地下挖了出来，找银匠，打成了首饰，送给了我那个狐狸精一样的儿媳妇。我现在是掉进了开水锅里的皮球，说是混蛋吧，肚子里还全是气。共产党坐天下已经有好几十年了，我的老头子和儿媳妇竟然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我老婆子活着，只要是共产党坐天下，我就要替我的儿子申冤，我就要告状。就不能让他们当着我的面吃里扒外。俗话说家丑不能外扬，可我就是要把他们通通地揭发出来。我已经告他们告了50年了，虽然没能告倒他们。但是，我的心不死，我相信，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听说咱们法院又来了一个年轻的小法官，我就来找他来了。这里的法官我都认得，就你我不认得，你就是那个小法官了？

我承认，我就是那个刚刚上任的小法官。

人到老了的时候，那心性和脾气就像小孩子，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甚至能做出你想象不到的荒唐事。我安慰着老人，您就是告状，也要有个告状的状子。老婆婆，您回去以后，写一份诉讼状，交给我就行了，用不着你自己跑。

老人说，可我不识字啊。

我说，您找个人帮助你写就行了。

老人说，你说话算话？

我说，老人家，我不会骗您的。

费了半天的口舌，才把这个老太太打发走了。回头一看，书记员刘风和审判员高志同都在捂着嘴乐。我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在乡下民间，什么蹊跷事都能给你端到法庭上来。新官上任，让一个老太太缠了半天。当法官的这几年，息事宁人的本事学了不少。我以为我把老太太打发走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心里有数。因为老太太不识字，也没有人会帮助她把这件荒唐事写成诉讼状。这个儿媳妇傻呀，她跟着一个90多岁的老棺材瓢子能寻出什么风流韵事来呢？

刘风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她走到我跟前说，郭庭长，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打赌？打什么赌？

刘风说，我说不出三天，这个老太太肯定会把诉状递到我们法庭。如果三天之内风平浪静，我请你吃谭鱼头火锅，而且咱们就到鸽子塘水库边上的那家饭馆。咱们吃野生的鲢鱼，不吃水库里饲养的鱼怎么样？

打赌就打赌，到三十里堡来，你们也没正经给我接风。看来这顿接风的酒是要靠自己的运气和能力挣到手啦。

我们另一位审判员高志同跳了起来，我当证人，这顿饭菜的标准不能低于二百元。

初来乍到，我也想和庭里的几个同志在短时间内拉近关系。虽然不能靠着吃喝这种手段，除了刘风和做饭的杜大肚子，我们几个人的家都住在城里。只有到了周末才能回家，平时大家在一起从早到晚像过日子一样。大家平时打平伙的机会不少，都是大伙抢着掏钱，希望这次机会大家能给我。

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在县城法院当书记员，当审判员。几年来，我也碰到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案件。喜欢京剧的爷爷告诉过我，你看舞台上那些古代的大官大将领们，他们审犯人时手里为什么拿着扇子？

我哪里知道这些事，我也不喜欢京剧。

爷爷说，当官断案，什么样的案情都会发生，有的让人忍俊不禁，有的让人会感到毛骨悚然，也有荒唐的程度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审案官手里的扇子，作用就是遮住自己的脸，挡住自己的表情，不能让自己的表情让当事人或者是犯人看出来。犯人看到了你的表情，你在他的面前威严荡然无存，你对他还会有威慑力吗？

现实生活比我们想象得要精彩得多，你想象不到的事物已经在生活当中司空见惯了。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金县法院工作，在参加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我对于生活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解。我的爷爷是1982年去世的，解放以后，他一直从事司法工作。也许是隔代遗传，父亲没当法官，我却当了法官。记得爷爷在谢世前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虽然不是当兵出身的，但在司法这个战场上，也不知有多少敌人遭受到了他的惩

处。在司法战线工作以后，经他的手，他这一辈子也不知惩治了多少罪人，也不知把多少坏人改造成了好人。但是有一个人，也是金县人，而且是同一个村子的人。他们一起长大，一起上学读书。他与他从小就是冤家对头，他们之间斗了一辈子，也互相琢磨了一辈子。直到他快要与世长辞了，他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哪一个是胜利者，哪一个是失败者。在谢世之前，我的爷爷还一直想见见他的这个冤家对头。遗憾的是，爷爷没能见到这个他想见到的人。爷爷病重的时候跟我说过多次，以后如有可能，一定要找到这个人。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也不得而知。我相信，两座山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却肯定能相遇的。这个世界你觉得它很大，有时你也会觉得它又那么小。

也许这就是命运，解放初期，爷爷在金县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轮到我了，没有人知道我郭平就是郭子贤同志的孙子。我的爷爷郭子贤早在1981年就离休了。爷爷最后是在市政法委书记的位置上离休的，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他的一生，两袖清风，一肚子酒精。爷爷的清廉有自己的固执方式，我奶奶去世很早，好像是在爷爷40多岁。但我的爷爷没有再续弦，单身一人走过了自己的后半生。不仅仅是怕他的子女们受继母的委屈，他更害怕的是社会上的风言风语。他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好像再娶一个年轻有文化的妻子，就有悖于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的信念似的。我们老一代人思想感情单纯得都有些可爱，连续娶一房妻子都要与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品德联系起来。相信爷爷不会遗憾，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我非常尊敬我的爷爷，二十多年过去了，在金县，甚至在市内，当有人提起郭子贤老书记的时候，没有人说他的坏话，而都是溢美之词。一个人的名声是相当重要的，历史上的那个刘罗锅根本对人民和社会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贡献，但是，人家做人做得好，口碑也就树立起来了。像文天祥，像寇准，他们都是一些声色犬马式的人物，但是，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着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什么是英雄，这才是英雄。

分到金县法院也没有多长时间，院领导也知道我的出身。因为我是革命家庭的后代，他们是有意识地培养我，在我们同一届人当中，我是第一个当上庭长的人。这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职务，更是责任。许多训诫和箴言都是从爷爷那里学来的，“谦虚谨慎，永远都认为自己不行，这样你才能进步。”这都是我爷爷的语录。

有一出清官戏里，清官大堂上高悬着的一块匾上题着：“慎思守志”。爷爷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我也将这四个字写在自己的工作手册上，与他共勉。虽然自己来到了乡野小镇，这里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大案，但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从小做起。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我都把与同志们打赌的事情忘记了。

到了第三天，一大早，那位状告自己老头儿的老太太又来了。她的手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大信封，看见我，扑通就跪下了，双手把手里的信封高高地举过了头顶，她不再叫我小法官，她简直就像在表演舞台上的戏文——青天大老爷，你可要为民女做主啊！民女冤枉啊！民女的儿子也冤枉啊……

也不知是谁导演了这出戏，我连忙迎上前去，把信封从老太太的手里接了过来，把她也从地上扶了起来。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事，像演戏一样。刘风和高志同他们偷偷地捂着嘴乐。因为他们赢了，而我输了。

当我打开诉讼状，我不觉怔住了，只见那状子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

清正廉明的大法官，明察秋毫的大法官：

民女张王氏，山东平度人氏，今年八十有八。在行将就木之年，仍不忘替儿子申冤，为自己鸣屈，为社会伸张正义。

六十年前，民国三十二年，即公元一九四三年，吾带一子张行良，改嫁孙成全。

改嫁之后那十年里，一家人生活得也算和睦幸福。公元一九五一年，吾子张行良娶吉林榆树人江冬梅为妻。第二年，夫妇两人生下一男孩儿，生活还算美满。谁知美满之下竟然隐藏着阴谋，身为人父的孙成全道德败坏，人性丧尽，他嫌我人老珠黄，他把眼睛盯在了儿媳江冬梅的身上。究竟孙成全采取了什么手段，使用了什么花招，不得而知，但他在暗地里与儿媳江冬梅勾搭成奸。吾儿张行良生性老实为人本分，他曾经多次规劝过自己的妻子江冬梅。对于与公公通奸一事，江冬梅矢口否认。张行良也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可是，孙成全和江冬梅二人为了达到长期通奸的目的，他们沆瀣一气，不知采用了什么手段，将吾儿张行良害死。

此案曾经为县公安局立案，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调查取证，均未查到结果。孙、江二人就这样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个案件虽然过去了整五十年，但在吾心里，却一直未将此案放下。五十年来，吾在暗地里静静观察，孙成全与江冬梅因为臭味相投，全无礼义廉耻。从前还知晓躲避人的耳目。可如今，他们已经明铺暗盖。儿孙已长大成人，他们也老之将至。本应有个老人的榜样，岂不知，他们更加珍惜夕阳西下前的余晖，更加肆无忌惮。吾以为吾儿张行良的冤案永远也得不到昭雪，但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法制社会，如今世界的科学技术也是令人瞠目结舌。五十年前，虽然公安人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破案工作，但没能找到他们犯罪的细节和事实。如今，有了DNA技术，从血液里便可检测出谁与谁有血缘关系。张行良是吾与吾前夫的亲生儿子，孙成全有自己的亲生

子女三人。张行良与江冬梅婚后生有一子，从孩子的长相上便可看出此子是张行良之亲生。但是，江冬梅后来生下的那个孩子，肯定为孙成全的亲生。因为这个孩子的长相就是从孙成全的脸上扒下来的完全一样。空口无凭，从前无法认定的事情如今能够证实。吾今日上诉，就是要讨回吾儿的公道，替他申冤，请求法官能为其做一DNA检测。吾儿在九泉之下，就是要在吾有生之年了却这个夙愿。只要弄清了冤情，想必吾儿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世界上有许多不清不白的冤案，但这个冤案却能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之下真相大白。黑脸包公之所以美名盛传，就是因为他能探幽抉微，明察秋毫。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自从吾儿死后，吾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案件的追究。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吾相信，事实的真相就会昭然若揭。那些邪恶之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如今诉讼状都是电脑打印出来的，而这份诉讼状是用蝇头小楷写成的，从那苍遒的笔力上能看得出来，这个写状子的人年岁也不会小。这字写得非常有功力，而且写得也有才气。能看得出来，虽然不是专业律师写成的，但也绝非等闲之辈。从字里行间能看得出来，这决非婆媳之间鸡鸣狗盗琐碎家务小事，打情骂俏之中似乎隐藏着一件五十年前的杀人重案。它也在告诉我们办案人员，五十年来，这个为人母亲的人，一直没有放弃控告这一对害人的恶人。

也许是一种职业的习惯，诉状中在指点办案的人员，这个案子好像并不复杂，江冬梅与自己的丈夫有一个孩子；按状子上说的，江冬梅与孙成全私通也生下了一个孩子。只要通过DNA检测，立刻就能查清楚这个五十年前的遗案。

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没等我发问，刘风就先开口了，从1953年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名叫张王氏的老太太就告状，告她的老头儿和儿媳妇扒灰，害死她的亲生儿子。自从有了第一任三十里堡法庭庭长的那天起，连同三十里堡的派出所，以至到县公安局，都没有放过这个案子。因为年代太久了，因为时间太漫长了，司法部门才渐渐淡忘了这个案子。后来的人也不是对这个案子不负责任，问起五十年前的这个案子，所有办案的刑侦人员都退休了，也有的去世了。不要说办案的人，如今连一个知情人也找不到了。

就在我发怔的时候，高志同嗤嗤地发笑，庭长，你才到咱三十里堡来，以后，你将会遇到无数莫名其妙的花花事。你也大可不必为这个老太太的诉状而大动心思。你也许不知道，三十里堡这地盘上乃藏龙卧虎之地，这两年来，咱们管辖的地盘上就出现了一个专门给老百姓写状子打官司的人。我一看这状子上的字就知道，这状子就是这个人写的，没有人能写出这笔字来。你的前任，我们的李庭长就栽在了他的面前。

他是谁？叫什么名字？

他叫刘信，今年90多岁，据说他是国民党的战犯，曾经留学日本，是日本的汉奸，当过伪县长。

这个人现在哪里？

从前因为他是战犯，蹲在监狱里。大赦以后，他被释放出来，浪迹天涯数年之后，现在他又回到“狼窝”居住。这个老东西，眼不花，耳不聋，从外地回到老家这两年，专门靠着为人写状子打官司挣饭吃。写一张状子要按质论价，打赢了官司的，听说要好几百块钱，也有上千元的。他现在的名声挺大，也不是随便替人写状子的。他日子过得还不错，看他的精神状态，他能活到100岁。你想见见他，我带你去。

我没有去见这个名叫刘信的写状子的人，而是为了这案子专门回到了县公安局。在那快要腐烂发霉的档案卷宗当中，我看到了1953年关于三十里堡张王氏状告丈夫孙成全与儿媳江冬梅害死张行良的全部记录。所有的审讯口供记录，孙成全和江冬梅矢口否认有通奸这回事，更没有承认他们联手害死张行良。当时也有开棺检查的记录，经过法医解剖和血液检测，胃里的残留食物和血液里均没有发现有毒物质。公安机关认定，张行良为正常死亡。张王氏认为丈夫与儿媳妇通奸并杀害张行良一事，没有事实根据，不能定罪。孙成全与儿媳江冬梅通奸一事，也没有事实根据，即便是有，也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事情，应该批评教育，公安机关不应予以干涉和追究。

按我的个人的性格和工作原则，我不喜欢平庸，不喜欢应付。既然接手这个诉状，就应该认真来对待。如今是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今天，有了五十年前不可替代，也不可想象的先进方式方法。即使五十年过去了，但是，当事人还健在，应该称他们为犯罪嫌疑人。通过基因检测，完全能证实五十年前发生的一切。而且我们市公安局就能做这样的检测，也并不复杂，只要一滴血，就能检测出来。

市公安局检测中心没有多长时间就做出了检测结果，除张王氏的长孙张健以外，次孙的基因与他的父亲根本不相符，而与他祖父的基因却百分之百的完全一致。因为张行良与孙成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诉状当中控告孙成全与江冬梅通奸的事实成立，90岁的孙成全和67岁的江冬梅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带到公安局以后，看着这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审讯人员拿出DNA检测结果来，几乎没有动用什么严厉态度，他们就一五一十地把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通通地交待了出来——

当年孙成全把张王氏娶进门来，为的就是两家人相依为命共度时光。但是人心不古，孙成全看不上包着小脚的张王氏。当张王氏的儿子张行良把媳妇江冬梅娶进门来的时候，那股淫乱祸水便从孙成全的心底油然而生。刚开始的时候，儿媳妇还回避着居心

不良的公爹。时间长了，这个乡下女人便经不住孙成全小恩小惠的诱惑。张行良生性懦弱，身体也虚弱，根本无法满足妻子的情欲和性欲。而江冬梅却恰恰是那种性欲极其旺盛的女人，继父孙成全却身体壮实，性情也刚烈，尤其是那超乎常人的性力，也是导致江冬梅与其通奸的一个因素。江冬梅生下她与张行良的第一个孩子以后，她便与公爹孙成全开始勾搭成奸。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不能不发现他们之间的眉来眼去。张行良在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的老婆与继父之间发生的这件丢人事。他不想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他在私下里规劝自己的老婆，不要再干这些丢人现眼的事情。江冬梅表面上答应丈夫不再做这些丢人的事情。可是时过境迁之后，她还是经不住情欲旺盛的公爹的引诱，继续偷偷地与公爹钻进庄稼地里交欢。张行良看着妻子不思悔改，他也发了狠心，警告妻子，不要欺负老实人，如果把他给惹急了，他会把她和继父的头给砍下来。江冬梅把丈夫的话告诉了孙成全，孙成全和江冬梅两个人下了决心，要害死张行良。那年月的毒药只有砒霜，孙成全从一个老江湖人的嘴里得知，只要天天给要害死的人下一点点剂量的砒霜，用筷子头蘸一丁点，给他下到饭里面去，日积月累，用不了一年的时间，要害的人就会死去。而且鬼神不觉，查也没有法查。这一对偷情的人采用了这个土法，把一个无辜的人害死了。五十年过去了，偏偏害人的人都还健康地活着。如果他们故去的话，也可能不会有人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了。

这个案子移交县检察院了，也许不会过多久，检察院就会起诉这一对沧桑老人，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看看害人的老男人和老女人，一脸的慈眉善目的，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样的人会杀人害命……也许我是个涉世不深的年轻法官，结案之后，我的心却无法平静下来。

这是我上任不久办理的第一个案子，犯罪的人应该得到法律的制裁。案子移交到县里以后，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见一见这个写诉状的人。

我听爷爷说过老家为什么叫“狼窝”这个地名，并不是因为这地方有狼出没，或者狼多才叫它“狼窝”的。所以叫这样一个地名，是因为这个小村庄是个是非之地，这地方出生的男人比一山之隔的邻村的男人更具虎狼之气。这个村庄长大的女性也比别的村屯女人性情刚烈。

刘凤是当地人，与“狼窝”姓刘的家族还沾着本家的亲戚。听说我要到“狼窝”去，她自告奋勇，主动要担任我的向导。

一路上，刘凤给我讲起了有关写诉讼状的那个老人刘信的故事——按辈分算，刘信应该是我老太爷那一辈的人。他那一辈人如今全部去世了，而只有刘信一个人活着。他今年已经97岁，谁也没想到刘信能活到今天。听我父亲说，我们姓刘的家庭所有的人

所遭的罪，通通加起来也没有刘信一个人遭受的罪多。许多一生平安又幸福的人都死了，经历了无数折磨的人却依然健在。上帝也不知是怎么想的，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公平……

我出生在城市，我从来也没有回到自己的老家。这是我平生第二次到“狼窝”来。

“狼窝”地名虽然不好听，可这里的景致却是十分的幽美。起伏的群山环抱着这个小山村，向阳坡上生长着一搂多粗的刺槐树，背阴的坡地，覆盖着成片成片的黑松林。一条不大的河流从村边穿流而过，进村的路两侧全是果树。树边有一座用红砖砌成的小小的土地庙，土地庙跟前的灌木上拴着不少的红布条。在微风中，红布条左右摆动着。通往村中的公路，也铺着柏油路面。仅从这条进村的柏油路上，也能看得出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乡村的进步和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距离也愈来愈小，也许过不了多久，这里也会被城市化。

因为我和刘风穿的是法官的制服，进了村后自然吸引了人们的眼光。有人认识刘风，他们同刘风打着招呼。刘风与他们打着招呼，同时也问他们，老刘家的那位老太爷刘信他住在哪里？

那人也回应着刘风，刘老爷子住在村西头，最西头，那三间盖着苫房草的石头房子。要不要我带着你们去？

刘风摆摆手，谢啦，我们自己找得到。

那人又问，刘老爷子是不是又惹什么官司了？

刘风说，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他能惹什么官司？

那人嘻嘻地笑了，刘老爷子三天不为人打官司，他就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

说话间，我们也到了村子的西头。横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干插石砌成的一个半人多高的院墙，柴扉则是用绵槐条子扎成的。那三间像古老文物一样的石头房子，房顶上盖着的是如今很难见到的苫房草。那苫房草已经变成了黑色，这三间房子至少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屋檐下面挂着金黄色的苞米和红红的干辣椒，屋门前用青石板搭了一个平台，平台上面摆放了几盆花。让我眼睛一亮的是，这几盆花当中竟然有一盆梅花。现在已经是春夏之交，梅花早开放过了，枝头上缀满了绿绿的叶子。住在这样老屋里的人居然能养梅花，足以见得这里主人的心性和品位。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时，一只没有板凳高的长毛京巴狗汪汪汪地叫着，并且凶猛地朝着我们扑了过来。

在所有的宠物狗当中，我一直认为京巴狗最招人喜欢。并不是因为京巴狗是我们中国自己培育的观赏狗，它的可爱之处就是它具有中国式的憨厚。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那双纯净的大眼睛，那个塌鼻梁，它的长相就容易让我们接受……

它的主人出现了，一个个头矮小的老头，年轻的时候，他应该是个中等身材。他的脸膛不大，细目，尖鼻，方口，生着一对贴脑耳。他的头发一片银白，没有一根黑发。剪得非常短，好像现在年轻人时兴的一种什么板寸头。他的眉毛却是黑的，没有一根白毛。他的腰板笔挺，看上去他好像是当过兵的人。他穿着一身月白色的裤褂，干干净净，板板正正。脚上一双黑帮白底的千层底布鞋，没沾一点黄泥巴。他就是刘信。他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之深刻，这哪里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他的脸上没有岁月留下的皱纹，他没有红光满面，也没有普通老人的那种沧桑感。他的表情很祥和，很安宁。他出现的时候，那只京巴狗自然就不再叫了，而是欢快地摇着尾巴。

老爷爷 yē yē，读“噎噎”音，这是后腔音特别重的当地人对曾祖父的称呼！我们庭长看您来了。

庭长？你是谁呀？

刘风提高了嗓门，我是风儿呀，大份儿 兄弟间排行老大的意思 家的孙女。想起来了吗？

刘信应付地点着头，但我看得出来，他没有记忆起刘风是谁。他把眼睛转向了我，从上到下打量着我。人能活到这样的年龄，耳聪目明，如此这般的干净利索，我的尊敬之情也油然而生，便走到刘信的跟前，我也用刘风的称谓说，老爷爷，我们是三十里法庭的。

刘信问，法庭的……你们找我有事吗？

我说，老爷爷，您替张王氏写的那份诉讼状，您记得吧？那个官司赢了。我们听说诉讼状是您老人家执笔写的，我今天特地来看看您。

刘风嗔怪地说，老爷爷，还不把我们庭长请进屋里去，总不能在院子里站着说话吧。

刘信笑了起来，忙说道快进屋去吧，屋里没有椅子，更没有沙发，就坐炕沿吧。

因为是老式窗户，屋子里的光线也不明亮。走进屋里，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老人特有的那种气息。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气味，婴儿身上有奶的气味，男子汉身上冒出来的生硬的光棍气味，女人身上更有一股让人心惊肉跳的体香，而老年人的身上，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年人，他们散发出来的是一种让人感到悲哀和凄凉的信息。这种信息有着极强的感染力，走进来我就被它深深地桎梏着，简直连大气都不敢喘。

老人从一只铝壶里给我倒了一碗清冽冽的凉水，在递给我水碗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他从袖管里面露出的那截短短的手臂是黑色的，好像是木乃伊的皮肉，也好像一段经过燃烧过的已经炭化的树枝。

他说，这是真正的矿泉水，你尝尝，甘甜甘甜的。

这水的确好喝，一点不苦涩，也没有异味，带着大自然的清纯，而且显得非常滑顺，从来也不喝生水的我一口气把一碗水喝光了。美不美，家乡水。话到了嘴边，我还是把它咽了下去。坐在我对面的这个老人，他曾经是我祖父的冤家对头。我如果说出我的出身，我的前辈，他会怎样看我这个仇人的后代呢？

我说，老爷爷对法律很有研究，写出的诉状也有分量。

他摇了摇头，我哪里懂得法律，我替人写状子打官司，就是为了挣一口饭吃。状子写得好，人家就赏给我三百五百的；状子写得不好，官司打不赢，人家也不给我钱，连润笔费也不肯给。我倒是想好好地学习学习法律，可是，老天爷不可能给我时间了。等我学好了法律，我只有到阴曹地府跟阎王爷打官司去了。你这位法官没仔细看，我那状子里面运用的都是情理，没有法理。

我说，老爷爷，您能告诉我您真实的年龄吗？

刘信说，这有什么可保密的。我今年虚岁98，周岁96岁半。唉，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啊！瞧瞧你，小小的年纪，就当上了庭长。可我活了快100岁了，没有退休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甚至连个养老送终的人也没有啊。你说说看，人和人怎么能相提并论哪。

我说，老爷爷，您说得太悲观。人的岁数大，就是一宝。像您活这么大年纪的人，就是活神仙。

刘信笑了，活神仙？老祸害吧。我天天捉笔为人写状子打官司，你们法院的人是不是痛恨死我了，是不是在背后诅咒我快点死呀？

我也笑了，我说，老爷爷，您恰恰说错了。正是您写的那份诉状，破了五十年前一桩人命血案。这不是公安局的功劳，也不是法院的功劳，这是您老人家的功劳。我是初来乍到的，我办理的第一件案子就有您的参与，老爷爷，我和您有缘分哪。

刘信这时脸上浮现出的笑容才是真的，你年纪轻轻的，说话办事和颜悦色，你是块做官的材料。你能如此看重我老头子，我很高兴。你能走进我的家门，也着实让我感动一番。天近晌午，你也不要走了，就在我家里，让我用农家便饭招待你吧。用不着客气，院里菜地，什么样的蔬菜都有。想吃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刘风拦住了老人，她说，来之前，我已经与村长打过招呼了，他已经在饭店里安排好了。如今哪里有在家里招待客人的，老爷爷，到时候您跟着我们一块去吧。

刘信也不再说什么。客随主便，我也不好说什么。

借着沉默的时机，我浏览了一下这三间草房的内部构造和设施。堂屋是烧火做饭的灶间，东屋是存放东西的仓房，西屋是主人睡觉休息的地方。除了炕上的炕席，还有一床被褥。地下放着一张老式三屉桌，桌子很大，占去屋子里的大多面积。桌面上放着一台电视机，一只小半导体随身听，笔筒里插着几支毛笔，一个紫铜墨盒，一沓稿纸。从这些东西的置放来看，主人是个简洁而有秩序的人。刘信给我挺好的第一印象，我也想进一步与他交流交往。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与比我大的孩子交往，因为同大孩子交往，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知识，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社会知识。在交往的同时，也能得到大孩子们的保护。与老人交往，也应该是年轻人得到益处的方式。他们几十年得到的人生经验，在短短的时间里传授给你，使你在一瞬间拥有了丰厚的人生经验。我应该与刘信成为忘年交的朋友，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当然要留下来，我要和他往深层次里谈一谈。

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后记

将大连解放60年来出版的长篇小说节选编辑成集，既是对我们这座城市文学历史的小结，也是一项城市文化的系统工程。6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到了他的花甲之年；对于一个城市来说，那是太年轻了。在世人的眼里，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许多人说起我们这座城市时，总喜欢说大连的文化土层薄，历史的底蕴不深厚。其实这种说法不确切，也不准确。

当你顺延着历史的脉络寻找逝去的往事的时候，那些并不如烟的往事会激起你的无限感慨。早在1946年，我国的著名作家柳青就在我们大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种谷记》。对于柳青说来，这是一部分量很重的长篇小说。1948年，女作家关露就以大连农村为题材写出了长篇小说《苹果园》。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费尽了周折，也没有找到这部作品。

大连长篇小说的创作真正进入黄金时期，应该说是20世纪的80年代。这个时期，我们这座城市出现了达理、邓刚这样在全国文坛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的中短篇小说在全国频频获奖之后，也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达理的《眩惑》，邓刚的《曲里拐弯》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此同时，老作家们也焕发了创作激情，王正寅的《古国的振荡》获得了辽宁省长篇小说奖。董志正的长篇历史小说，邵默夏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以及张琳、闻竹等一批老作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长篇佳作，并且频繁地在文坛获奖。应该说十年浩劫之后，大连市的长篇小说创作才进入了真正繁荣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新生代孙惠芬、津子围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他们又把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孙惠芬的《歇马山庄》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提名。津子围创作的《我短暂的贵族生活》也在全国获得了好评。除此之外，记者出身的作家杨 创作的《爱个明白》、《圣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将这些长篇小说全部收入集中，只能将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收进集子之中。对此，我们也不能不感到遗憾。同时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选入集子中的长篇小说，因为篇幅所限，也只能做一节选。但愿我们所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后人视今，犹今之视昔。希望我们的城市在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我们的后人们依然能读到这部作品。

本卷编者

2005年3月

DALIAN YOUTIUXI WENXUE YISHU ZUOPIN 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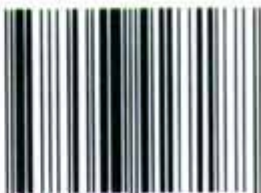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张洪宇 程晓红
封面设计：关慧良

长篇小说卷 · 短篇小说卷 · 诗歌卷 · 评论卷 · 散文卷 · 摄影卷 · 舞蹈卷 · 杂技卷 · 民间艺术卷 · 儿童文学卷 · 戏剧卷 · 音乐卷 · 书法卷 · 影视卷 · 曲艺卷 · 民间文艺卷 · 杂技卷

大连文艺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全集17卷，文字卷12册，光盘5张，收录十七大文艺
门类（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杂文、
随笔、报告文学）、诗歌、儿童文学、文艺评论、戏
剧、音乐、美术、书法、摄影、影视、民间文艺、曲
艺、舞蹈、杂技）

ISBN 7-5039-2718-6



9 787503 927188 >

ISBN7-5039-2718-6/I-1235

定价：全12册420.00元 本册35.00元